武俠世界

鑽戒的秘密（民初山貓王森故事）

王一龍．文

俞大坤是濟南首富，準備在五十壽辰時，眩耀其新近買的大鑽戒，那知鑽戒不見了，王森費很大的勁偵查，剛有了點頭緒，又讓對方先下手爲强，受槍傷人院，緊接着命案接二連三發生，使偵緝大隊疲於奔命……到底鑽戒隱藏了什麼秘密？本故事緊張曲折，情節起伏有致，包你一卷在手，非一口氣看完不可。



$4.00

第２７年

27

編者話

民初時代，山東濟南各地盜匪橫行，命案頻生，治安不靖，本故事∟鑽戒的秘密⌉就是講述當年發生的一宗巨竊案秘密，由王一龍執筆。內容叙述濟南市一個富商，準備在他五十壽辰時，炫耀其新近買進的大鑽戒，詎料鑽戒竟然不翼而飛了。事非尋常，滿城風雨。王森親辦此案，拚勁偵查，當他剛有頭緒時，對方又先下手爲强，將他狙擊受傷，而且緊接着命案接二連三發生，使他一干手下疲於奔命，結果……？故事情節起伏有致，緊張曲折，保証令你閱後拍案驚嘆！

*　　　*　　　*

詭異奇情中篇∟魔界⌉今期終結，故事發展令人莫測高深，出乎意表，敬請萬勿錯過。下期另一新著中篇∟劍影迷踪⌉接着刋出，屆時敬希垂注。

*　　　*　　　*

嘉慶、道光年間，福建及浙江一帶流行的一種賭博名爲∟花會⌉，黑幕重重，陰謀處處。下期東方白的巨型小說∟花招⌉，是描述一個少俠因其伯父突然傾家蕩產，事有可疑，因而來到杭州徹查眞相，事後發覺與∟花會⌉賭博有關，於是……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棟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27期
（總號 136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山貓王森故事／王一龍·文　可飛·圖

鑽戒的秘密



華堂壽宴

小虎子剛上班，朱國明便對他道：「隊長，處長找您！」

小虎子道：「說話沒頭沒腦的，那位處長？」

「王處長！」

王森升了處長之後，另外分配了一間套房，已搬離了原來的宿舍，因此小虎子跟他的接觸，已沒有以前的頻密。當下他拋下報紙走到王森辦公室外敲門。

「進來。」

小虎子推門進去，王森正坐在桌後看文件。他頭也不抬，便知道進來的是小虎子，隨口道：「坐下吧！」

小虎子在桌前的一張椅子坐下，王森這才抬頭，抓起桌頭的一包捲烟，遞了一

衣香鬢影

根給他，小虎子立即要他替他點火。王森道：「俺不抽，最近忙嗎？」

小虎子跟他玩慣了，比刻室內又沒別人，便笑着道：「處長，你是怕別人笑話俺拍你馬屁？」

「去你的！」王森輕罵一聲，「俺今天喉嚨發炎，不敢抽！」

小虎子爲自己點上火，道：「最近靜得很，簡直快給悶壞了！」

「這是匪徒們給咱們一個調節的機會，你該感謝他們。」王森嘆息道：「有時俺眞覺得幹咱們一行，心情跟當大夫和棺材舖老闆差不多！」

小虎子一呆，一時之間不明所以，問道：「您怎地突然扯到棺材舖老闆身上去呢？」

「別說棺材舖，說大夫！」王森瞅着他道：「沒有病人，大夫幹什麼？」

小虎子道：「沒有病人只好轉業幹別的去了！」

「假如病人多呢？」

「那大夫就發財了！」

「他媽的！你簡直沒有一點同情心！病人太多，就不是好現象，難道你希望生病？幹咱們這行的，可一樣！沒案子發生就悶得發慌，幹得最起勁的時候，就是有不好的事件發生！這都不是市民希望發生的！」

「不錯！」小虎子終於知道王森話中之意。「所以您今天叫我進來聊天？」他忽然驚呼一聲，道：「親愛的處長，孔子說過一句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該聽過！」

「你說到那裏去了？」王森驚愕地望着他。「你神經兮兮的，不是想請病假的吧？」

「哎，俺就是怕你學周局長對待你的那一招，放你六個月大假！」

王森大笑：「去你的！你那有這福份，別臭美了！」

小虎子捺熄烟蒂，喜孜孜地道：「這樣說來，你是有任務給俺了！」

「是閒事一件，不過俺却怕會引出大案來！」

小虎子的精神頓時一振。「快說來聽聽！」

「俞大坤這個人，你大概沒見過也聽過吧？」

「哦！他是本市數一數二的富商，怎會沒聽過？你不是懷疑他的財產來源可疑吧？」

「別插腔！俞大坤五十大壽，這人在上海混過，沾染了洋人的習氣，下午在他寓所開生日酒會，宴請本市富翁，名人出席，由於他最近買了一個鑽石戒指，有十多卡重，自然值得炫耀……」

小虎子又插腔：「俺知道了，你怕有人會在那場合中，混水摸魚，所以想俺去看看！」

「你最近聰明了，是服那一帖藥的？」王森道：「你一去，人家還敢動手嗎？你在外面等候，派個生面的混到裏面去，俺自然會通知他！」

「你要引大魚上鈎？」小虎子嘆了一口氣，道：「難怪你要拿大夫來作比較了，有時候大夫生意太清淡，內心也會希望來一宗瘟疫，那就其門若市了！」

王森臉上變熱。「你聽清楚，俺也不希望有事發生，因爲局長也會出席，如果在那種情況下發生意外，咱們的面子便無光了！如果你在現場出現，難免會被人纏住，這也危險得很！」

小虎子收起笑容，道：「俺知道了！俺立即去準備。」他站了起來，忽然又回頭問：「爲什麼你不出席？」

「局長也叫俺去，你知道俺最不喜愛出席那種勞什子的盛會！」

小虎子扮了個鬼臉，道：「那俺只好勉爲其難了！」

王森笑罵道：「你替俺小心點，事情砸了，要你的好看！」

小虎子走出大廳，叫道：「老趙，你過來一下！」

老趙叫趙華國，入行已久，但一向在張店分局工作，最近才提升到省偵緝大隊工作，他身材略胖，外相討好，裝扮起來，倒也像是個發了財的商人，至於年紀也適合，他今年三十五歲了。

× × ×

俞大坤既然是濟南城的數一數二富豪，他的寓所佔地以及氣派自然却有過人之處。

酒會是下午三時開始，一直至五時，五時之後是個餐會，七時便是舞會。

下午三點鐘，偌大的一座俞公館大廳已經擠滿了嘉賓，不但如此，連內廳也堆滿了女眷，這些女眷都是俞大坤夫婦的親屬。

大廳裏衣香鬢影，俞大坤夫婦喜氣洋

洋，周旋在賓客之間，今日能到場的賓客，都深感榮幸，因爲能够出席這樣的盛會，便證明了自己的財富或地位，而俞大坤見這許多本市有頭有臉的人，都忙着巴結自己，心中那股滿足感，和睥睨四方之情，就更非筆墨所能形喻的了！

趙華國三點正便到場，他跟俞大坤打過招呼之後，便混在賓客中，暗中觀察。

周而勇總局長是在三點十五分到場，果然一如王森所料，他立即被衆多賓客包圍了，從來都是朝裏有人好做事，有錢人還不巴結官場中人？

周而勇十分討厭這種場面，不過他的職位却不容許他絕跡，是以時不時也得應酬一下。

俞大坤夫婦對他就更加「熱情」，不時親自替他斟酒之外，更爲他逐個介紹，名爲介紹，實則是爲了炫耀，周而勇自然知道他的用意，不過此時此地，也只能默默被其利用。

這樣好不容易挨了半個鐘頭，忽然有個禿頭的胖子道：「俞翁，你不是說在上海買了件寶貝，要讓咱們開開眼界嗎？現在是時候了吧？」

周而勇認得他是王騰達，也是本市的富商，年紀比俞大坤也輕一點，經營手段比俞大坤更爲刁鑽，他也聽聞王騰達與俞大坤之間，在商場上有點仇隙，當然表面上大家還是很和洽的，而且同爲西藥商會的幹事。

王騰達的話一落，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同聲讚成，周而勇自然不便在這個時候告辭，而趙華國却緊張起來，一對眼睛像刀鋒一般。

俞大坤揮揮手道：「開開眼界這話太重啦，那東西大家都看過，也沒什麼稀奇，只是俞某人送給內人的一件禮品吧了！珮君，你上樓拿下來吧！」

俞大坤的夫人張珮君已四十餘歲，也許補品吃得多，又駐顏有術吧，外表看來比實際年紀起碼少七八歲，當下她向大家點點頭，然後拾級上樓。

俞公館高三層樓，樓下是大廳內廳，中間隔着洗手間、灶房和兩間工人房，二樓是俞大坤的兒女和親戚的住所，三樓是俞大坤夫婦的住房，還有個書房、小廳、大陽台，另外還有一間小房，雖稱小房，實際上比普通人家的大房還大。

張珮君上樓後，賓客又在飲酒，下人們不斷送上些送酒物，不久只見張珮君匆匆下樓，在俞大坤耳畔說了幾句話。

俞大坤臉色頓時一變，向周圍的賓客道：「諸位請失陪一下。」說着挽着夫人的腰肢，不慌不忙地上樓去了。

周而勇直覺上覺得俞家發生了意外，但見俞大坤神情鎮定，又覺自己過慮。果然過了一陣，俞大坤夫婦又相携下樓了，張珮君手上還捧着一個錦盒。

王騰達道：「俞翁下樓了，大家準備開眼界吧！」

俞大坤忙道：「猜是什麼好東西……咳咳，俞某人本來也不打算拿出來現世，不過既然王兄提出了，唯有讓它醜婦見家翁吧！」

王騰達道：「俞翁眞會開玩笑！」

俞大坤神情有點尷尬，道：「俞某人不是開玩笑……」

王騰達又大聲道：「哎唷，那就是挖苦咱們了！」

俞大坤還想說話，不料王騰達又道：「俞翁，小弟有個提議，你將寶貝放在桌上，讓咱們慢慢欣賞，有周局長在場，小弟相信沒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俞大坤還有點猶疑，反而張珮君比較大方，道：「王先生的提議甚好，不管這是什麼禮物，它不代表財富或者任何價值，只代表外子對我的一片情！」

她是見過大場面的，這幾句話立即博得滿堂掌聲。張珮君將錦盒放在桌上，隨即將盒蓋打開，裏面果然是隻鑲着晶瑩通透的鑽石戒指。

鑽石在燈下閃耀着迷人的光采，看過的人都忍不住發出讚嘆聲，周而勇對這種俗物不敢興趣，但禮貌上還得上前「欣賞」一下，只覺得那鑽石大得驚人，也亮得刺眼！

忽然王騰達驚呼道：「俞翁，你沒拿錯吧？這戒指去年小弟曾見過，那是你送給令媛的嫁粧！」

張珮君道：「欵式和重量一樣，實是兩件，去年王先生不是讚不絕口嗎？是我磨着大坤，也訂造一隻給我的，王先生，你再看看它是不是有點不同……」

王騰達道：「小弟覺得跟去年那一隻一模一樣！」

張珮君道：「這樣我就更加高興了，這證明那首飾師傅的本領實在大得很！」

俞大坤對一個下人道：「到裏面請大小姐出來！」

俞大坤的大女兒淑芳是去年出嫁的，他女婿孫仲海，也是出身富豪，他跟俞大坤的兒子俞耀容在廳裏陪客，俞淑芳則在內廳。

未幾俞淑芳出大廳，俞大坤拉着女兒的右手，露出中指那個鑽石戒指，道：「請王兄再仔細瞧瞧！」

王騰達看了一下，讚道：「眞是一模一樣！」

另一個叫齊文儒的賓客也道：「妙哉，眞是巧奪天工！」

張珮君笑道：「王先生如果也有興趣訂造，改天叫大坤替你介紹一下！」

「一定要請俞翁費神！」

衆賓客也隨王騰達獻上諂辭，但心中却暗想道：「既然跟去年『展覽』的一樣，今年又何必拿出來炫耀？」不過這些話却沒有人說出來。

周而勇看了鑽戒之後，便覷準機會向主人家請辭，俞大坤夫婦親自送他出門，趙華國見他夫婦離開，便緊張起來，立即站在桌子旁邊，一對眼睛不離片刻！

快五點鐘了，俞大坤叫夫人收起鑽戒，吩咐下人擺上長桌，自助餐即將開始，趙華國至此才鬆了一口氣，立即向主人告辭。

俞大坤禮貌上留他進餐，但趙華國只覺得在這種場合，頗有受罪之感，婉拒主人的好意。

趙華國走後，王騰達問道：「俞翁，這位趙先生是什麼人？臉生得緊！」

「他來自天津，曾經幫過俞某去那裏推銷一種藥品，剛巧來濟南遊玩，所以俞

某便請他來！」

×　×　×

趙華國出了俞公館，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小虎子和楊鎮在遠處向他招手，他連忙走過去。

小虎子緊張地問道：「怎麼？沒事發生吧？」

「託隊長的福，沒事沒事，現在他們正在進餐，收起那東西，俺便忙不迭告辭了！」

楊鎮笑罵道：「他媽的，你眞小家種，怎麼不留下來大吃一頓？早知道如此等俺去！」

趙華國道：「在那裏吃龍肉也不知其味，俺寧願去老張那裏吃麵！」

小虎子道：「今晚俺就請你們去老張那裏吃麵！」走了兩步，他忽然嘆息道：「可惜沒事發生，咱們還得休息！」

老張開的麵檔，晚上才營業，而且只賣麵，不賣其他的，但他的炸醬牛肉麵，却是一絕，遠近馳名，很多富有人家聞名之後，都想嘗嘗，叫下人去買，但老張却不外賣，要吃俺燒的麵，就請來來俺攤檔上，坐板櫈吃吧。

他這牛脾氣，使他少了一點生意，很多人都笑他儍瓜，却不知博得苦哈哈的勞動大衆的好感，生意越做越旺，因此很多人都說，老張的荷包越來越漲，但他女兒阿花，却忙得越來越瘦。

老張麵檔是塊肥肉，地方上的三教九流自然不願放過，時來勒索，老張爲了息事寧人，忍痛付予，但自從小虎子這一羣人吃上癮之後，這些三教九流的人對老張便客氣起來，不但不敢勒索，而且不敢白吃。

楊鎮他們都取笑小虎子，對阿花有意思，小虎子一個勁否認，鬧到後來連阿花也知道了，每逢見到小虎子來，都故意去招呼別人。

今日因爲去得早，還沒有啥客人，楊鎮便大聲道：「阿花小姐，你今天晚上該來招呼咱們隊長了吧？」

老張除了老婆和兒子之外，就只有阿花帮他們的忙，不過他老婆和兒子都不是招呼人客的料子，所以平日阿花出的力最多！

當下阿花道：「楊大哥這樣說，等於罵我不會做生意！什麼客人上門，咱們都得招呼！嗯，吃什麼？」

小虎子回答道：「外甥提燈籠——照舊！」

阿花道：「平日你們來的時候，都是五六個人，今日才三個，也吃那麼多的菜嗎！」

「炒三盤麵，」小虎子見她落落大方，態度也自然起來，「再來一碟鹵牛筋，一碟炸醬牛肉，一碟泡菜！」

阿花去了之後，提着一瓶白干過來，道：「我爹說這是人家送的，他戒酒啦，今晚請你們喝！」

小虎子忙道：「這怎好意思，多少錢你一併兒算上吧！」

阿花道：「隊長看不起咱們，咱們連一瓶酒也請不起？」

老張在遠處聽見，連忙跑過來，道：「隊長，你不喝就是不賞面，這眞的是俺的一位遠親送的，再說你們都是老主顧，意思一下也應該。」

楊鎮故意跟他開玩笑。「老張如果是你特意買的，咱們就不喝，免得讓人誤會，你在賄賂咱們！」

老張忽然轉身道：「吹，我的親戚來了，不信你們問他！」

小虎子三人轉頭過去，只見一個年紀比老張略輕的胖子，手上托着一個大鳥籠走了過來，老張的老婆上前跟他說話。

楊鎮道：「你的遠親八字好，你看人家已經享起清福了！」

老張說道：「我這個遠親自小便養各式各樣的鳥兒，後來還成爲職業，嗯，我不跟你們說了，改天再談！」他匆匆走過去。

老張走過去之後，那胖子回頭向這邊看了幾眼，又跟老張的老婆說話，不過隔得遠，聽不到什麼。

不久，阿花便捧着麵和菜上來了，楊鎮問道：「那位是貴親？」

「我也是頭一遭跟他見面，娘叫我稱他表舅！」阿花說了也走了。

楊鎮聳聳肩，道：「隊長，你的機會讓這胖子砸了！」

小虎子罵道：「去你的，你別亂嚷，要不以後我也不帶你們來了！」

楊鎮笑嘻嘻地道：「只怕你不帶咱們來，却一個人偷偷來！」

小虎子挾起一根牛筋塞到他嘴巴裏。

「快給我吞下去！」

趙華國跟他倆不太熟，所以靜靜地吃着，却發覺那胖子不時轉頭來望他們，過了一陣，那胖子也走了。

×　×　×

第二天，小虎子一早上班看報紙，這幾天都是如此，上班不過是換個環境看報紙、抽烟、喝茶、聊天，教人悶得發慌。

當小虎子放下報紙，發現王森正向自己走過來，他笑嘻嘻地道：「王處長，昨天俞大坤家，風平浪靜，連屁都沒有人放過，眞教人失望！」

王森沒有笑容，但表情却有點興奮。「我要告訴你，你失望得太早了，俞大坤的鑽石戒指不見了！」

小虎子震地站了起來。「什麼？老趙說親眼看見他老婆將鑽石戒指收起來的，是什麼時候不見的？」

王森沒有正面答覆。「你叫他們準備一下，等下你跟老趙來找我！」

小虎子立即叫楊鎮去找人，隨即帶着趙華國跑進王森的辦公室去。

不翼而飛

小虎子和趙華國到王森的辦公室，王森巳點上一根香烟，小虎子今日巳無閒情開他玩笑。「處長，到底是怎麼回事？」

「俞大坤本來將鑽戒放在房裏，後來却不見了……」

趙華國截口道：「但他昨日却拿得出來！」

小虎子說道：「大概是在晚上不見的吧？」

「不，在俞大坤還沒拿下來『展』出的時候！」王森道：「鑽戒放在錦盒，本來放在夾萬裏，夾萬的密碼只有俞大坤知

道，所以酒會臨開始前，兪大坤將鑽石戒指拿出來，放在床上，當張珮君上樓時，發現鑽戒不見了，只剩下那隻錦盒……」

趙華國截口道：「那後來他展出的可也是鑽戒！」

「去年他女兒出嫁時，訂造了一對，除了這一隻給兪淑芳外，還留着一隻，準備小女兒將來的出嫁時用的！那天你見到的，便是那一隻，因爲兪大坤找不到原來那一隻，所以拿那一隻頂替！」

趙華國道：「那是誰偷走的？」

王森道：「知道是誰還會問你們？」

小虎子道：「一定是家賊，那天兪公館內外都有僕人守着，外賊難以進去！」

趙華國道：「也許動手偷的就是他小女兒！」

王森說道：「可能性不大，一來房門的鑰匙只有兪大坤才有；二來，她小女兒今年才十四歲，偷鑽石戒指的可能性也不大！」

趙華國又問道：「會不會是他兒子偷的？」

「他兒子和女婿一直都在樓下！」

小虎子忽然想起一件事。「俺記得兪大坤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

「他小兒子在東洋留學，本來要趕回來的，但結果沒趕回來！」

小虎子道：「不是家賊就是外賊，那賊可能一早就躲在公館裏面，趁沒人留意的時候……嗯，處長，兪大坤住房的窗子是不是都關着？」

「嗯……只有一個向大街的窗子開了一角。」

「對，竊賊就是由窗口進去的！」

「由什麼地方爬進去？」王森向椅背上一靠，問道：「你去過兪家館沒有？」

「只從外面走過，裏面沒去過！」

王森道：「你現在立即帶人去兪公館調查，局長昨天到場，東西却丢了，這分明是拆咱們的台，要盡快破案，要不咱們都臉上無光！」

× × ×

小虎子自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是故立即帶了幾個得力的手下，浩浩蕩蕩開到兪公館，兪大坤已專誠等候，他一見到小虎子便道：「隊長，請你們別張揚，要不傳出去，兪某人臉上無光！」

小虎子點點頭，道：「請兪老闆帶咱們到處去走一遍！」

兪大坤自然不會反對，於是一行人由樓下逐層走到三樓。他拿出鑰匙來，打開住房房門，道：「這睡房兪某那天一直鎖着，請進！」

兪大坤帶他們進房，那房極大，除了一張六尺西式大床之外，還有一個大衣櫃，一個五斗抽屜櫃，一張化粧桌子。

小虎子問道：「兪老闆，你將鑽石戒指放在那裏？」

「就放在化粧桌上！」

「夾萬呢？」

兪大坤走到大主櫃旁邊，將牆一推，原來那是個活板，裏面就放着個大夾萬。「夾萬的密碼只有兪某人知道。就連拙荆也不知道！」

「兪老闆將放鑽戒的盒子拿出來時，可有打開來看過？」

「有，看過之後，又蓋上了，然後放在化粧桌上，便下樓去了！」

小虎子再問：「那你太太有沒有進來過？我是指酒會之前！」

「來過。」

小虎子點點頭，再去屋裏仔細看了一陣，那開了縫的窗子，雖然是向街的，圍牆雖然高，但如果爬上二樓，外面便看得到，別說是三樓了，而當時他自己跟楊鎮在外面巡邏，斷沒有不發現的道理。

楊鎮推開窗子往下望，道：「隊長，牆壁光禿禿的，爬不上來！」

小虎子道：「上面呢？」

兪大坤說道：「上面是一個水池，那是用來隔熱的，要不夏天到了晚上還熱得很！」

小虎子抬頭望上去，這是西式建築，所以沒有承塵，現在才是四月天，天氣還不熱。「現在有水嗎？」

「早注滿了水，而且沒有門，下人們要注水，都得從陽台爬上去，而昨天陽台的玻璃門一直鎖着，平日沒事，除了我夫婦之外，就是小女兒他們也不上來。」

小虎子道：「請你太太上來，我要向她問話！小楊你們在樓上四處找找，看看有沒有綫索。」

不久，張珮君上來了，他向小虎子行了一禮，道：「隊長找我？請問？」

「昨天三點鐘之前，你進過房？」

「是的，我進來換一對手套，原來那對絲手套，不小心被勾斷了綫！」

「你有看過化粧桌上的鑽戒？」

「有的，我担心萬一鑽戒不放在裏面，所以再打開來看過！」

小虎子緊問一句：「那時鑽戒在裏面嗎？」

「在，完全沒錯！」張珮君道：「我看了之後，就出去了！」

小虎子抬頭望兪大坤，兪大坤忙道：「兪某在門外等她，她離開時，鑽戒還在裏面！」

小虎子心頭一跳，脫口問道：「這樣說，兪太太去看那鑽戒之後，沒將錦盒蓋上？」

張珮君尷尬地一笑：「我記性不大好，好像忘記蓋上！」

兪大坤道：「現在兪某也想起了，當時拙荆是忘記將錦盒蓋蓋上！」

小虎子想了一下，再問道：「後來兪太太上來拿鑽戒時，房裏的東西有被人動過嗎？」

「沒有，一切就像什麼也沒發生過，只不過少了那隻鑽戒！」

「還有發現什麼嗎？」

「什麼也沒有！」張珮君道：「後來我帶外子上來，咱們商量過後，他打開夾萬，取了去年訂造的另一隻下去頂替！唉，也眞窘人的！」

趙華國忽然插腔道：「當時王騰達鬧得最起勁！」

兪大坤臉色一變，喃喃地道：「難道是他故意來拆我的台？」

「你跟他有仇？」

兪大坤尷尬地道：「同行如敵國，是有點不大咬弦，不能說是仇隙！」

小虎子道：「請恕我大胆問一句，兪

老闆別見怪！」

「就請問！」

「你們能肯定不是家賊做的？」

「鑰匙只有咱夫婦才有！」

「兩把鑰匙可以再配，再配上十把也行！」

兪大坤道：「不是兪某人自誇，我那些兒女，都受過教育，都是有教養的人，他們絕對不會偷！」

趙華國道：「你家住的人，除了兒女之外，還有其他人！」

兪大坤不能同意他們的看法，不斷搖頭。小虎子道：「請兪老闆將府上的人，列一張名單來，最好能加上履歷，以便咱們調查！」

兪大坤道：「寒舍人多，這份名單，要明天才能列得出來！」

忽然楊鎮在化粧台下鑽了出來，叫道：「隊長，你看！」

小虎子轉頭望去，只見他兩隻手指夾着一小鐵圈，他連忙拿過來細看，那鐵圈是用鐵綫圍成的，大小就跟戒指差不多。

「兪老闆，這東西是你們的嗎？」

兪大坤夫婦看後都搖頭，小虎子再問：「也沒見過？」兪大坤夫婦又搖頭。

小虎子吸了一口氣沉思，楊鎮喜道：「這是竊匪留下來的！」

小虎子眉頭一皺，道：「這有啥作用？是偷竊的工具？是他自己戴的？」

這鐵綫圈根本不能作爲偷竊的工具，也不可能作爲裝飾的，那有什麼作用？幾個經驗老到的偵緝隊員都被困住了！

小虎子忽然叫道：「再找！小朱，你們都進來，在房裏地上搜，注意床底，櫃底！」

五六個人找了半個小時，連頭髮也沒找到一根，朱國明心頭一動，問道：「兪老闆，那戒指你有沒有買保險？」

兪大坤嘆了一口氣，道：「如果買了保險，報案的自然是保險公司！」

監守自盜的可能性又被排除了，小虎子沉吟了一下，道：「咱們先回去，有了結果馬上通知你！」

兪大坤夫婦送他們下樓，到了樓下，小虎子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兪老闆，昨天下午到晚上，你一直在樓下，爲啥還要打開窗子？」

張珮君道：「房裏舖着地毡呀，濟南泉水多，天氣潮濕，不開窗不通風，地毡會發出霉味呀！」

「以前沒有人在也都開窗？」

「都開，而且不止開一扇，昨天就是有點担心，所以才只開向街那邊的！」張珮君懊悔地道：「早知道就把它關上！」

楊鎮笑道：「幸好你沒關上，要不還得多毀了一扇玻璃！」

小虎子瞪了他一眼，說着已至門口，小虎子向兪大坤告辭，幾個人垂頭喪氣地出了兪公館，小虎子忽然道：「咱們沿圍牆繞一圈！」

五個人繞着圍牆走一圈，牆上都豎着尖銳的鐵枝，沒人在要爬進去都有困難，何況昨天滿堂賓客，圍牆內又有兪公館的下人！

小虎子道：「老趙，你留下來，把兪公館的周圍環境都畫下來！」

× × ×

小虎子望着趙華國那幅兪公館的地圖，眉頭打結，他始終認定，竊賊一定在公館裏，來個地毡式的搜索，只要找到那隻鑽戒，案情便能大白，可是這是沒辦法的辦法，萬一找不到，便顯得自己無能了！

第二個辦法，是笨方法，誰在這個時候離開兪公館，誰便值得思疑！小虎子決定採取第二個辦法，他派了十多個手下，埋伏在兪公館的前門和後門，只要有人出門，便派人跟踪，這是提防有人把賊贓運出去！

第二個辦法，有多大的成效，他完全沒有把握，現在小虎子只有將希望寄託在兪公館的那份名單上！

小虎子點上一根香烟，又派林五嶺去調查王騰達與兪大坤的關係。

快下班了，小虎子腦海裏還亂哄哄的，他忍不住去敲王森的門。當他坐下時，王森便遞了一根烟給他，含笑道：「這就是幹咱們這一行的壞處！沒案子發生，悶得發慌，有案子時，腦袋又沒一刻空閑的！容易破的案子沒意思，難破的案子，又叫人頭痛，甚至後悔入錯了行！」

小虎子說道：「處長，你別再說了，現在最要緊的是將竊賊抓住，俺先向你報告……」

王森道：「剛才俺在厠所碰到小林，他對我說了，你派他去調查王騰達？」

「您覺得他不值得懷疑？」

王森也點上一根烟，道：「表面最像罪犯的，往往反而不是！試想這件案子能够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發生，證明此人城府深沉，謀定而動，他會故意在人前表現，讓人思疑嗎？」

小虎子不由默然，王森又道：「不過調查一下也沒關係，但我要勸你別將精神放在他身上！」

「是！」小虎子捺熄烟蒂，抬頭問道：「那您有什麼指示？」

王森笑道：「俺又不是神仙，而且現在你是一隊之長，總得多操點心！別悶着，今晚俺請你吃飯！咱們邊吃邊研究！」

小虎子一聽到這句話，登時放了心，道：「處長，咱們最近發現了一個好地方，那裏的麵條你吃過，讚不絕口！」

王森瞪了他一眼，道：「爲啥不早帶俺去試試？」

小虎子向他投了個鬼臉。「你最近日日往局長家裏跑，未來丈母娘燒的小菜好吃吧？你怎捨得吃外頭的？」

王森在他肩上搥了一下道：「俺今晚就跟你去，假如不好吃，就有你好看！」

× × ×

老張麵檔的幾張桌子都坐滿了人，小虎子在這裏有「優待」，因此去找阿花。「阿花姑娘，有沒有位子？俺帶咱們處長來吃麵！」

阿花正在洗碗，頭也不抬地道：「你沒有看到嗎？都坐滿了人！」

「今晚兒的生意好像特別好！」小虎子縱目四望，見人頭湧湧，頗覺奇怪。

不料阿花的話令他大出意料：「人沒多，反而少了，因爲爹不在，起貨慢了，每個人多呆一點兒時間，所以位子都坐滿了！」

小虎子轉頭看麵檔，果然只見阿花她娘和她大哥，難怪，他忍不住問道：「你爹病了？」

「你怎麼咒我爹？」阿花抬頭向他皺皺鼻子。「不是我爹病，是俺表舅！」

阿花的大哥忽然大聲叫道：「妹子，你還不來帮忙，只顧着說話！」

阿花揩揩雙手走過去，只見她大哥對她說了幾句，阿花道：「隊長，今晚的炸醬不是爹做的，只怕你不滿意，告訴你們處長，過兩天再來吧！」

小虎子還在猶疑，王森已道：「小虎子，咱們去魯園，改天再來！而且那裏比較靜，也較適合咱們談話！」

意料外的變化

俞公館的名單在第二天早上便送到局裏子，小虎子立即召開會議，幾個人看過名單之後，發現俞公館內的下人，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住在俞公館裏的，除了俞大坤夫婦以及一對兒女外，另有四個保鏢，六個女傭，負責打掃和洗滌的，一位司機，兩位花王兼打雜的，廚房三個人，門公兩位，兩位男僕，尙有兩位親戚，一是張珮君的表叔，任總管，一是張珮君的孀居表嫂，一共二十六個人。

那天請客，特地僱了兩位出名的廚師，負責弄餐，而四個保鏢有兩位是長期跟俞大坤出入的，另外兩位則留在公館裏，負責安全，這四人最少的那位，跟俞大坤也已有六年。

楊鎭首先發表意見：「俺認爲那兩個廚師，最值得懷疑！」

朱國明道：「不，俺認爲張珮君的表叔嫌疑最大！」

黃成是負責監視俞公館的人出入的，他不同意。「這兩天他沒出過門！」

小虎子說道：「別吵，俺認爲那兩位廚師，張珮君的表叔和俞耀容，最值得懷疑！」

趙華國道：「俞耀容是俞大坤的大子，他怎會偷老子的東西？」

「難說得很！」小虎子道：「也許他認爲他兩位妹妹有鑽戒，而他做大哥的反而沒有，懷恨在心，所以把心一橫……」

這一說，獲得大多數人的同意，於是小虎子便分配人員，分頭進行調查！

散會之後，王森又將他找去，他桌上放着那個鐵綫圈。「你想到這個鐵綫圈的作用了嗎？」

小虎子道：「就是想不出來！」王森拿起鐵綫圈，作勢要將它套進手指，但是圈太小，只能套進小指。「小指套圈——戒指的人，太少了，所以這不可能是用來裝飾的……」

小虎子截口道：「事實上也不好看，能做裝飾嗎？」

「要是說做工具，又能做得什麼？玻璃窗根本是開着的，用這個來鈎鑽戒？完全沒可能！」

小虎子撥了一下頭髮，他以前一向剪平頭髮的，當了隊長之後，才蓄長頭髮。「這可能與此案完全無關，咱們不要在上面費精神！」

「如果跟這案子沒有關係，爲啥會跑到俞大坤的房裏？是從窗外飛進去的嗎？他住在三樓！誰敢在俞公館外面向裏面拋東西？三樓乂沒有人上去，是土地公公生出來的嗎？」

小虎子尷尬地一笑，道：「也許是藏在俞大坤的鞋底帶進去的！」

王森抓起電話，叫電話生把綫接到俞記藥廠去，然後將聽筒遞給小虎子：「你問問他，平常會不會穿皮鞋進房！」

電話很快就接通，接電話的是俞大坤的秘書，小虎子叫她喚俞大坤聽電話。俞大坤聽了小虎子的話，立即道：「隊長沒發現我都把鞋子放在房外的鞋架上嗎？俞某平常進房之前就換拖鞋，因爲怕弄髒地毡！」

小虎子道：「那沒事了！」他沒精打采地擱下電話。

王森道：「如果說這個圈子跟案子沒關係，只有一個可能！」他故意頓了一頓才接着說下去：「俞大坤故意給咱們假口供！」

小虎子霍然一驚，脫口道：「不會吧，這對他有什麼好處？而且咱查過，俞大坤一直都做正當生意，跟黑道上的人，不但沒來往，而且態度决絕！曾有人要跟他合作，他一口拒絕，爲了怕對方報復，所以他才僱了四個保鏢！」

「好，咱們再研究這鐵圈子。」王森道：「鐵綫繞了一圈之後，再不斷在鐵圈上繞動，這樣鐵圈不但牢固了，而且也重了，而鐵綫的斷口磨得很平滑，也收得很好，這樣就不容易刺到手！這是鐵圈的特點，但還有一個特點，可能你還沒發現，俺讓你看看！」

小虎子接了過來仔細觀察，看了好一陣，終於發現問題：鐵綫的表面有點凹凸不平，他忍不住問道：「這是爲什麼？」

「這就是咱們要研究的題目！」王森乂點上一根烟。「俺想過，這不是被硬物敲打過的！」

小虎子接口道：「也不像是讓鉗子剪過的。」

「倒像是讓什麼咬過！」

小虎子心頭一跳，道：「什麼東西的牙這麼利？」

王森道：「你再看清楚，不是動物的牙咬的！」

小虎子想來想去都想不出來，也抽起悶烟來，辦公室內一陣沉默。

就在這時候，房門忽被敲響，王森道：「進來！」

只見林五嶺氣冲冲地推門進來，道：「處長，隊長，俺查到消息，原來王騰達偸運西藥進境販賣……」

王森道：「你坐下慢慢說淸楚！」

林五嶺拉着一張椅子坐下，道：「我買通了王騰達的一個手下，這些消息都是他告訴我的！俞大坤自己開藥廠，做的是中國成藥，同時也代理了兩三個牌子的西藥，王騰達的藥廠規模很小，但他做的成藥，由于適應範圍跟俞記出品的不一樣，所以生意也不差！」

說到這裏，他點上一根烟，吸了一口再繼續說下去。「但後來俞記出了一種藥是跟王記一樣效能的，把王記的生意搶了大半，王騰達一怒之下，由上海偸運一些俞記所代理的西藥到本市出售，攪亂了市場，也搶了俞記的生意，兩人之間的關係，也隨之緊張起來！」

小虎子問道：「既然俞大坤是代理商，王騰達還能運藥來嗎？」

「這個問題我也問了，原來俞大坤拿的只是本省的代理權，上海代理商，將藥賣給誰，可管不了，王騰達便是鑽了這個合約上的空子，向上海代理商取貨，在本省發售，他最初只是爲了報復，那知他廉價發售，薄利多銷之下，生意竟然很好，零售商都喜歡向他拿貨，聽說俞大坤現在正和外國藥廠聯絡！」

王森想了一下，問道：「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什麼衝突？」

「聽說俞大坤一直採取忍讓的政策，只望外國藥廠更改合約，堵塞漏洞，但外國藥廠却因爲他將售價訂得太高，影响了銷路，對他也有意見，這件事看來不會那麼快解決！」林五嶺喘了一口氣。「王騰達在這方面雖然打了勝仗，但俞記本身出的成藥，生意亦很好，動搖不了他的根基，所以俞大坤不施報復，兩人之間好像也沒有其他方面的衝突！」

小虎子問：「王騰達跟黑道上的人，有沒有來往？」

「有，不過提供消息的人不肯作進一步的透露！」

小虎子再問：「那人是誰？」

林五嶺爲難地道：「隊長，我向他保證，不說出他的姓名來，如果我失信，以後就很難再進行調查！」

王森道：「你暫時保密，但最好再勸勸他，希望他對王騰達跟黑道來往的事透露一點，如跟那一個帮會的人來往，目的何在！」

林五嶺道：「好吧！我有機會再試試看！」

小虎子問道：「處長，咱們要不要去問問王騰達？」

王森沉吟道：「暫時不要打草驚蛇！慢慢來，心急吃不了燙山芋！這鐵綫圈暫時仍放在我這裏！」

小虎子聽出他在下逐客令，便和林五嶺出去。他剛在自己的座位坐下，喝了一口茶，桌上的電話便响了，他以爲楊鎭他們有消息，連忙抓起電話筒。

聽筒裏飄來一個陌生的聲音，語氣焦慮驚慌，「您是小虎子隊長？」

「俺就是，你是那位？」

「俺是王騰達！小虎子隊長，我有事求你，我現在有危險，請您快派人來保護我！」

此刻，小虎子心頭突突地亂跳，急忙問道：「王先生您在那裏？到底有什麼危險？」

「有人要殺我，就在我藥廠裏！」王騰達的聲音忽然壓低：「請快，他們過來了……」

「喂，到底是誰要殺你？」小虎子趕緊再問一句。

聽筒裏傳來一道槍聲，接着是「卜」的一聲响，似乎是聽筒跌落地上，小虎子大急，連聲喊叫，都沒人回答。他立即擱下電話，大聲道：「小林，快找人，開車去王記藥廠，王騰達有危險！」

林五嶺在他接電話的時候，已猜到事情突然有了變化，是故也不多問，抓起桌頭上的槍便往外跑，一邊高呼集合。

小虎子一邊抓槍，一邊扣鈕，快步向王森辦公室跑去，也不敲門便闖進去，王森正在打電話，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便道：「處長，剛才王騰達來電話，說他有危險，說了一半，聽筒傳來槍聲，電話便沒聲了，我現在就帶人去王記藥廠，您駐守大營吧！」說罷便轉身就行。

王森接着話筒道：「喂，你火燒屁股的幹啥？再說一遍！」

小虎子扼要地複述了一次，王森道：「我跟你去，等等我！」他乂對電話道：「小紅，我有緊急任務，告訴你媽，說我今晚上不能去吃飯了！」

他收了綫，伸手到抽屜裏拿了佩槍，道：「去吧！」

王森跟小虎子跳上車，司機道：「林中隊長巳經帶了幾個人先出發了！」

「快去！」小虎子立即下令。

王森的脾氣跟他不一樣，情況越緊急，他越是冷靜。他在車上點了烟，轉頭望前額角沁汗的小虎子道：「隊長，你能保證王騰達不是騙咱們的？」

小虎子一怔，反問：「他騙咱們幹什麼？」

「俺只是順口問問！也許這是調虎離山之計，也許藥廠裏面有個陷阱巳等着咱們！」

小虎子臉色一變，結結巴巴地道：「聽他的語氣，不像是裝出來的！」

「俺告訴你，到了現場，要把人手分配好，以防萬一！」

「是！」小虎子問道：「還有什麼指示？」

「到了那裏再說！」

× × ×

王記藥廠在城裏的東北角，吉普車像箭一般，很快便到達目的地，只見那裏也停着一輛同樣的車子，林五嶺帶着四位偵緝隊員巳在廠房外。

「處長，隊長，咱們剛到，什麼也沒發現！」

王森向周圍看了幾眼，王記藥廠的廠房雖然不大，但四面單邊，如今連自己只有九個人，的確少了一點，他略爲考慮一下，令兩個司機守着正門外，另外三個偵緝隊員，各負責看守一邊，林五嶺在外面策應，他則帶着小虎子跟趙華國進去。

林五嶺忙道：「處長，我很想換個位子！」

王森道：「裏面比較危險，難道你經驗比我好？」

「我相信可以應付得了。」

「別再廢話，這是命令！」王森示意趙華國撞開窗子。窗子是木的，撞了三下才撞破，裏面沒有反應。

小虎子掉頭望了一下，道：「不見有人！」

王森望了上面一下，道：「你們兩個想辦法進去，我爬上屋頂！」

司機老何十分機警，立即跑到牆前蹲下，王森雙脚踩在他肩上，老何慢慢直起身來，王森雙手剛好可以扳住屋頂，他慢

慢用力，身子便引升上去，再猛地一擰腰，便翻上屋簷。

屋頂鋪着瓦，有許多天窗，不過這時候天窗關閉着，而且全部都是木板的，看不到下面的情況。

王森慢慢地走着，每到一個天窗，他便蹲下拉動，但窗板都自內扣上，拉之不動。

不過王森並不死心，終於讓他拉開了一扇天窗，但一個念頭隨即泛上他的腦海，這窗子是廠內的人忘記閂的，是否經由此進去行兇的？是有人佈下陷阱，故意引自己跺下去？

這些念頭一閃而過，王森掏出了槍來，拉下機頭，冒險向下探望。下面堆放着許多藥盒，却不見有人。陽光燦爛，日頭在當中，光綫異常充足，盒子堆後不見人影，王森一咬牙，輕輕跳了下去！

他身手輕靈，是全局出名的，雙腳落地，立即歪身閃到一根柱子後面！

四周靜寂如死，王森慢慢探頭出去，就在此刻，他忽然聽到一個輕微的呻吟聲，這個時候，他山貓的本色便顯露出來，只見他一個急竄，已來至一個門外，將耳朵貼在門上，呻吟聲果然是由裏面傳出來的！

王森一對利眼再周圍一掃，倏地一脚將房門踢開，人頭未露，槍先探進去，目光一及，地上躺着一個手上握槍，身穿西裝的漢子！

王森標前，一手奪下他的槍，低聲問道：「你是誰？」

那漢子艱辛地張開一絲眼縫，喘着氣道：「王……王……騰……」

「你是王騰達？」

那漢子閉上眼默認，王森一邊拿眼觀察，一邊問：「是誰開槍射擊你的？」

王騰達喘着氣：「是……青……」

就在此刻，遠處傳來脚步聲，王森立即伏在廠長室的窗下，凝神閉氣，半晌，只聽小虎子低聲道：「老趙，你掩護俺，我進去看看！」

王森鬆了一口氣，說道：「小虎子，是俺！」

小虎子大喜，立即進來。「處長，你怎麼這樣快？」

王森收起槍，問道：「其他地方看過沒有？」

「大多看過了，不見一人！」

王森抱起王騰達，道：「我立即送他進醫院，你在這裏搜索綫索！」他邊說邊查，很快便到達藥廠大門後，大門虛掩着，他用脚將門勾開，走了出去。

守在門外的兩個司機和林五嶺立即圍上來，王森道：「小林，你進去協助小虎子找尋綫索！老何，開車去醫院，他是王騰達，他知道兇手！」

老何立即跳上車，伸手將王騰達接進去，王森不坐車頭，從車尾跳上去，冷不防車尾對開的一棵大樹上，傳來「卜卜」兩道槍聲！

子彈全向車廂裏射進去，王森哎唷叫了一聲，抽槍還擊，只見樹上跳下一道人影，迅速向遠處掠去！

林五嶺聽見槍聲，回頭冲了出來，王森道：「小林快追！老何，開車！」

吉普車「呼」的一聲，向醫院的方向馳去，車廂顛簸，王森身子一軟，也倒在王騰達身旁！

人餌

老何將車停在醫院門口，立即下車準備帮王森將王騰達扶下車，可是當他走出車後，見王森身上浴血，不醒人事，不由發出一道驚呼！

他定一定神之後，一陣風般衝進醫院，向值班醫生說出情況！王森已貴爲行動處長，他身受重傷，立即引起醫院當局的重視，連忙將吉普車內的兩個傷者抬進去，同時緊急手術室內外，立即緊張起來。

老何氣也不及喘一口，便打電話回總局長，向周而勇報告一切，周而勇一聽之後，臉色立變，即令老何留在醫院，他又忙着發號施令，把俞公館查案的精英份子，召回總局。

副總局長丁一彪早已忍耐不住，親自帶了兩個衞兵，趕赴王記藥廠支援。

周而勇不見胡平原，忙問道：「老胡呢？」

楊鎮道：「胡副隊長到烟台辦案沒回來！」

「你暫時留在總局作調度！」周而勇道：「黃成，你帶幾個人，再返回俞公館，不要進去，埋伏在外面監視！朱國明，你帶人趕赴王記藥廠支援，有事立即打電話來，還有，帶兩輛摩托車去，隨時可作聯系，一定要將兇手緝拿歸案！散會！」

會議室裏的人，立即離開，各自奔赴自己的崗位。周而勇返回自己的辦公室，撥了個電話回家，將消息先告訴女兒：「小紅，我現在抽不出身，你先去醫院，等下我也會去……別哭別哭，大夫說沒有生命危險！」

周而勇擱下電話，點上一根烟，心頭沉甸甸的，王森大小數百仗，受過無數次輕傷，但從沒有像今次這般嚴重！假如排除運氣的說法，那麼今次的對手便比以前任何一個都可怕！

表面只是一宗鑽石失竊，怎會演變成殺人，甚至連政府官員也不放過？

周而勇又想到一個問題：王騰達被槍擊，跟俞大坤鑽石失竊是否有關連？

想到此，他又抓起電話，駁到醫院院長室，「方院長 我是周而勇，王森的命一定要救，另一位傷者也要全力搶救！」

方院長在電話中對他道：「周局長，我們了解你的心情，當然咱們對每個傷病者，都會盡心盡力……」

周而勇討厭他這種官腔，大聲說道：「王處長對本省治安，立下無數功勞，而且將來還要仰仗他的大力，這個你知道嗎？那位傷者可能跟一宗大案有關，只要他能夠活下來，對山東省的治安有莫大的好處！」

方院長道：「我現在還未知道情況，一有消息立即打電話給你，我再說一遍！我們一定會盡力，如果挽救不了，也沒話好說。」

「我要封鎖消息，你警告院裏知道此事的人，不得洩露出去，更不希望讓記者知道！」周而勇怒氣冲冲地擱下電話，心境依然沒法平靜，便決定親自去醫院走一

趙！

× × ×

林五嶺知道槍聲的方向，是故衝出藥廠，便向樹後飛奔過去，他手中的槍早已拉下了機頭。

林五嶺奔至樹後，見一個穿灰色衫的漢子在前亡命飛奔，他雙手舉槍，喝道：「站住，要不就開槍。」

那漢子依然狂奔不止，林五嶺正在考慮，要不要開槍，他已轉身提槍，先開了一發！

林五嶺立即滾落地上反擊，那漢子半跑半跳，又跑之字，林五嶺連發三槍都落空！他不甘心失敗，自地上竄起，彎腰急追。

那漢子的身形很快便沒入草叢中，林五嶺連忙放慢速度，慢慢走進，短短的一段路，似有十里長般，他生恐對方在草叢中施放冷槍，是以緊張得連握槍的掌心，也沁出汗來。

草叢裏沒有一絲動靜，林五嶺咬咬牙，冒險一跳過去，只見背後是一條河，附近那裏還有人？

林五嶺在河邊跺跺足，他一時之間想不起來，小清河就在這裏，這條河一直通至羊角溝出萊州灣，長數百里，林五嶺望向河面，不見有人，正想轉身回去，忽見下游方向，有個人頭浮上水面，距離數十丈。

林五嶺一聲不响，提槍沿河而奔，那漢子似乎聽見聲音，長吸一口氣，又沉下水中。

林五嶺是旱鴨子，不敢下水，只氣得他連連跺腳，一個念頭忽然閃上他腦海，當下立即提氣，沿岸向下游急奔，心想不怕你能潛多久，終需要上水面換氣，老子一槍撂過去，不讓他不浮上來！

跑了一陣，仍不見那漢子浮上水面，他不禁又猶疑了，心想莫非自己跑過頭了，忙又停下來，四處觀望，原來那人果如他所料，遠遠落在他後面，不是他的泳術不精，而是有意迷惑林五嶺，故意在下游露面，再潛泳向上游，林五嶺自作聰明向前跑，那知反將距離拉開。

林五嶺在岸上咆哮，來回奔突，正在這時候趙華國帶着丁一彪的一個衞兵跑過來，問道：「中隊長，有什麼綫索？」

「他媽的！讓他跑掉了！」林五嶺沒好氣地將情況說了一下。

趙華國道：「丁副局長來了，咱們回去向他報告吧！」林五嶺還敢反對嗎？只好跟着他倆回去。

當他們返回王記藥廠，朱國明帶來的人也到了，林五嶺首先將情況向丁一彪滙報。

丁一彪說道：「小林，你帶幾個人，沿河搜索……嗯，不要只注意下游，提防他回馬槍，游向上游，最好找船家帮忙搜索！」

林五嶺帶人走後，丁一彪又令小虎子在附近搜索，他帶朱國明進廠房裏研究現場，再過一刻，又來了一隊偵緝隊員，加入搜索行動。

× × ×

大隊人馬返回總局是下午四點鐘，周而勇還未回來。丁一彪吃驚地問楊鎮。「總局長有沒有來電話？」

「有，他說王處長已無恙，但王勝達卻死了，交代咱們不許透露消息，他等下便回來跟您研究！」

丁一彪道：「大家休息一下，沒吃飯的，趁這時候去解決。」

小虎子道：「副局長，俺想去醫院看看王處長！」

楊鎮又道：「隊長，局長交代過，今天不許有人去打擾他！」

朱國明插腔問道：「醫院那邊可有特別的保護措施？」

「局長說一切有他安排！」

丁一彪道：「大家放心了吧，等下會議室內見，匪徒在總局長在場的情況下偷去鑽石，又打傷了王處長，分明要給咱們難看！」

朱國明截口道：「咱們也不是好惹的，他奶奶的，讓俺抓到他，老子就一槍要了他的狗命！」

丁一彪瞪了他一眼，沉聲道：「你是中隊長，這種話能在這地方說出來嗎？一槍要了他狗命，這宗案子怎麼了結？亂彈琴！」說着轉身走了。

朱國明吐吐舌頭，不敢吭聲，其他同僚都覺好笑，小虎子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別說你生氣，大家心裏都不好受，吃咱們這口飯的，隨時都要接受匪徒的挑戰，他們越猖狂，咱們就越得冷靜！」

不管小虎子如何勸說，偵緝隊連番被人拆台，大家心中都窩着一團火！

× × ×

周而勇趕到醫院，王森尚在手術室未出來，周小紅等候在外面，急得加熱鍋上的螞蟻，一見到父親便迎了上去。「爸爸，手術還未做完！」

周而勇自己也十分緊張，卻擠出一絲笑容，道：「放心，小王一定能沒事！」

老何見到周而勇到也走上來，周而勇問道：「你知道傷在那裏嗎？」

老何猶疑了一下，道：「好像是上身……胸膛！」

周小紅心頭一沉，帶着幾分責備的語氣。「你跟他在一起，怎會不清楚？」

「俺開車，他在車廂裏……抬出來的時候，胸衣都染了血……」

周而勇揮揮手，道：「你先回去吧，回去之後，別亂說，影响軍心！」

這時候，手術室門打開了，大夫疲乏地走了出來。周而勇奔前一步，問道：「大夫，他情況怎樣？」

大夫臉色陰霾，搖搖頭道：「咱們已經盡了力……他失血過多！」

周而勇如被人刺了一刀，倏地一把抓住大夫的白袍，沉聲道：「失血過多，這也是理由？血庫裏沒有血液？」

那大夫料不到他這般衝動，吃了一驚，訥訥地說不出話來，他那裏知道周而勇不但視王森是徒弟，甚至視之爲子侄，何況還想將女兒許配給他，他倆的感情已遠遠超出上司跟下屬的關係！

周小紅亦奇怪一向冷靜鎮定的父親，爲啥會突然衝動。只聽周而勇道：「你知道他是本省治安部門的奇才嗎？我敢相信將來也不一定會有他這樣的人才！」

周小紅這才知道父親誤會，連忙上前

道：「爸爸，王大哥的手術室是這間！」

周而勇呆了一呆，問道：「大夫……那你替誰做手術？」

「不知道，傷者進院已經休克！」

「多大的年紀？」

「快五十了！」

周而勇鬆了一口氣，向他致歉。「對不起，是我魯莽，弄錯了！」

那大夫年紀已不小，大概亦經歷過這種場面，只淡淡一笑，便走了。

周小紅埋怨他。「爸爸，你怎麼攪的？比我還要緊張！幸好沒鬧出什麼大笑話來！」

周而勇輕聲笑道：「爸爸一半也是為你緊張的！」周小紅粉臉「刷」地染紅，不過在這地方卻不容許她撒嬌。

這時候，另一間手術室的房門也打開了，周而勇父女立即緊張地站了起來。只見裏面推出一輛臥車，跟着兩個護士。

大夫在最後面，他一見到周而勇邊解下口罩，邊含笑道：「您是周局長？處長情況良好，放心！」

周而勇伸手跟他一握。「謝謝您，辛苦了！大夫貴姓？」

「殷懷恩！」大夫說道：「他彈頭剛好夾在兩根肋骨中間，對內臟沒有破壞，大概移動身體時，引起劇痛，所以才會昏迷！」

「需要休息多久？」

殷懷恩想了一下，道：「他體質好，一個禮拜後就可以拆綫，相信十天後，便可以做着案頭的工作，要完全恢復，當然需要一段時間！」

「謝謝！」周而勇一轉頭，已不見了那輛臥車，忙問：「他病房在那裏？」

「三〇七！」

周而勇上樓，找到三〇七號房，王森已被抬上病床，而他也在這時候甦醒了。

周而勇對周小紅道：「大夫說他一個禮拜後，便可以拆綫！」

周小紅急問：「他到底那裏受傷？」

王森道：「是左脅……沒事的，不用担心……」

周小紅忙道：「您別說話！」

周而勇走至床前，說道：「小王，我詳細問過大夫了，彈頭卡在你兩條肘骨中間，所以身體移動時，引起了劇痛才會暈迷！」

王森露出一絲笑容：「幸好距離比較遠……如果沒有傷到內臟，那很快就可以復原！」

護士在旁邊道：「他剛做完了手術，你們別多談！」說着出去了。

周小紅輕聲問道：「王大哥，您覺得怎樣？」

「沒事呀！」王森故作輕鬆地道：「大概麻醉藥力未過，只是頭有點昏！」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局長，你可知道王騰達……」

「返魂無術！」

「可惜！假如他未死的話，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周而勇忙安慰他。「就算他死了，也難不住咱們！你好好休息吧，這宗案子不用你管，一切還有我哩！小紅，咱們走吧，明天再來看他！」

王森忽又道：「局長，俺有個提議，俺不住個人房，讓我住大房！」

周而勇與他同事多年，如何猜不到他的心思？沉吟一會道：「不必要用這個辦法吧？」

「爭取時間！這一點是您經常提醒我的！」王森道：「我相信王騰達之死跟俞大坤鑽石失竊，二爲一！假如沒看錯的話，那這一宗案子就絕不簡單！」

周小紅担心地道：「爸爸，你別老跟他談公事，他，談公事就沒完沒了！」

周而勇道：「我基本上同意，這件事明天早上進行，我替你安排！」

「還有，王騰達死亡的消息一定要封鎖！」

「而且你也得假裝昏迷未醒！」

王森快口道：「所以你得立即進行，否則明天便要露出馬腳！」

周而勇沉吟了一下，道：「好，我會派人保護你！」他拉着周小紅出去，道：「小紅，你立即回家去！」

周小紅道：「爸爸，你到底跟他商量什麼？保護他？你還要他冒險？萬一失敗了……你剛才對大夫說些什麼？」

周而勇心頭登時沉重起來，覺得王森這以人爲餌的計劃，危險性的確太大，不過這也是個好辦法，而且是最有效的！

他考慮再三道：「他一定沒有危險，你立即回家……不，等等我！」原來他怕對方會轉移目標向女兒下手！

周而勇快步走到院長室，向他提出要求，還要放出消息，說醫院暫時沒有個人房！

只要周而勇肯負一切責任，方院長自然不加反對。他查了一下，便決定將王森安排在一間八人大房的病房裏，周而勇要求空出一個位來，讓他安揷人手，暗中保護！

方院長去安排時，周而勇又打電話回總局找丁一彪。「老丁，是我呀！小王情況良好！喂！你聽我說，小王提出一個計劃……」

丁一彪聽後，道：「危險性很大！對方是神槍手！」

「所以我要你找幾個生面的人來保護他，要機警和槍法準的！小楊，小朱他們露過面都不行！」

丁一彪想了一下，說道：「我替你準備六個人，因爲人太多不行！」

「好，叫他們裝作病人進院！」周而勇道：「你派老何開車來！」

周而勇擱下電話，又到王森房中，護士已開始來準備，又將他抬上臥車，周而勇悄悄將自己的槍塞進被底，王森向他點點頭。

周而勇沉聲道：「諸位都知道搬房的行動十分重要，希望你們口緊一點，如果讓咱們查出來，有誰向別人透露半句的，以從犯論！」

那幾位護士都有點緊張，周而勇道：「快去！」

大房在四樓，王森被安排在四一三號房，不久丁一彪派來的人也到了，周而勇把四個人安排在樓下，包括花園和走廊。一個與王森同房，另一個在四二八號房，也就是長廊的盡頭，靠近後梯。

老何到了，周而勇吩咐他送女兒回家，回頭再來接自己。當他到各處巡視一遍，覺得都滿意後，老何又到了。周而勇向方院長辭別，跳上汽車，問道：「老何，他們人呢？」

「都在總局等你！」

「去總局。」

初步結論

汽車平安抵達總局停車場，周而勇下車快步走進去，楊鎮長身道：「局長回來啦！王處長怎樣？」

「蠻好！他們呢？」

「已在會議室裏等你！」

周而勇看看腕錶，已經六點鐘，道：「弄些飯來吃！這個會要開很久！」他剛走了兩步，回頭又問：「黃成回來了沒有？派人把他替回來！」

周而勇先到衞生間洗了個臉，振作了一下精神，然後回辦公室拿他的烟斗和烟絲，最後才到會議室！

會議室裏坐着丁一彪、岳華山、凌志風、小虎子、朱國明和趙華國等人，大家一見到他，都站了起來。周而勇道：「坐下坐下！」

服務員替他斟了杯熱茶，周而勇向他點點頭，示意他出去。「我先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王處長傷得不重！也可以說是運氣好，彈頭被兩條肋骨夾住，沒傷及內臟！一個禮拜之後，就可以拆綫！」

會議室內一陣聳動，但都是高興的聲音，朱國明道：「處長不是運氣好，是老天爺有眼，不讓好人夭折。」

小虎子瞪了他一眼。「甚麼夭折，別亂彈琴！」

周而勇一邊裝烟絲，一邊道：「小虎子，你先將俞大坤鑽石失竊案說一說！」

小虎子喝了一口茶，將前因後果說了一遍，道：「那鐵綫圈在王處長處！」

周而勇叫朱國明到王森辦公室找，抽屜都鎖着，朱國明依實回報，周而勇立即派人到醫院，取回王森進院時，被醫院保管的物件。

剛好黃成回來，周而勇問道：「可有發現甚麼值得懷疑的嗎？」

「沒有！奇怪，他們都不出門，只有廚師出去買菜，咱們一直派人跟着，沒有甚麼值得思疑的地方。」

丁一彪轉頭望着周而勇，問道：「局長，你看俞大坤怎樣？會否他得罪了甚麼人，自知身上不乾淨，所以力求清白！」

黃成道：「但他們一直都很規矩！」

岳華山道：「你剛才不是說俞公館的人都不出門嗎？這許多人只有廚子出去，顯然不尋常，這叫做欲蓋彌彰！」

衆人聽他這樣一說，也覺得有疑。周而勇問道：「俞大坤本人呢？」

「他照常帶兩個保鏢上班，俺來之前的一個鐘頭，他已回家了！」

丁一彪心頭霍然一動，再問：「他兒子女兒也沒離開家？」

「沒有！」

趙華國叫了起來：「這就奇怪了，他一向帮他父親做生意，爲甚麼這兩天足不出戶！」

周而勇點點頭，叫小虎子將王騰達打電話來求救的事說起，剛說了一半，楊鎮便來敲門了。「局長，飯菜來了！」

晚飯倒也豐富，幾碟小菜，一大盤饅頭，一碟蒸水餃，還有幾碟炒麵，周而勇叫他也坐下來吃。

在場的人，開會時邊吃邊討論的經歷，都十分豐富，跟上司同桌吃飯的次數亦不少，因此也不客氣，舉筷便夾，一陣風捲殘雲，已碗底朝天。

楊鎮叫人收拾出去，並爲各人斟了熱茶。飯後一杯熱茶，一根香烟，最是逍遙，抽了烟，小虎子又繼續說下去，直至說至丁一彪趕到爲止。

丁一彪接道：「現場牆上有槍彈，根據檢驗，那是屬於王騰達的。因爲他那左輪槍槍膛是少了一顆子彈，由此推測他是在中了槍之後才反擊的！」

「除此之外，尚有甚麼？」

「沒有！對方只發了一槍！一槍中的，槍法可不輸咱們的王處長和小黃呀！」

丁一彪瞟了黃成一眼。「不過，照足跡看來，對方好像有兩個人！」

岳華山問道：「他們暗殺王處長，是有預謀的，還是湊興的？」

丁一彪道：「照我估計，兩個都有可能！但以後者的可能性較大，林五嶺去得快，他們來不及走，只好分開匿在樹上，及後見王處長抱着王騰達出去，發現王騰達未死，只怕他向王處長吐露秘密，所以迫得冒險開槍！」

周而勇道：「我讚成老丁的看法，因爲在那種情況下開槍很危險，而看他們逃命時又沒人接應，這便證明這不是早有預謀的！」

他裝上烟絲！用火點燃，然後將王森以人爲餌的計劃說了出來。「他們可能還會去殺王處長，因爲要趁他尚未醒來時動手，免得洩露秘密！」

小虎子吃驚地道：「那麼王處長現在不是很危險？」

「我已安排了人手，但不怕一萬，最怕萬一，所以今天晚上，留一半人手在總局隨時準備出發！」

凌志風說道：「局長，事情的來龍去脈大家都已經清楚，現在該深入研究案情了！」

小虎子道：「老趙，你把俞公館和王記藥廠的地形圖畫在黑板上！」

趙華國也不推辭，走到黑板前，拿起白粉筆勾畫。

就在這時候，房門「篤篤」地响起，凌志風問：「誰？」

外面傳來林五嶺的聲音：「凌科長，我是林五嶺！」

「進來！」凌志風因爲座位靠門，所以開門的也是他。

林五嶺滿頭大汗地走進來，還不停地喘着氣，周而勇愛憐地問道：「小林，吃了飯沒有？」

林五嶺搖搖頭，道：「局長，俺沒用，搜不到兇手！王處長現在怎樣？」

凌志風遞了一根烟給他，道：「先坐下再說！」楊鎮替他斟茶。

林五嶺一口氣將那杯茶喝光，他喘了一口氣才道：「咱們向下游挺進十餘里，一路打聽，都沒有消息，另一路向上游出

發的，却探到消息，有個小孩發現一個穿灰色唐裝衣褲的漢子，濕濡濡地在街上閃過……」

楊鎭脫口說道：「這樣說，他還在城內！」

「俺趕回城，聽到這消息，立即根據那小孩的提供，在附近一帶搜索，搜了幾條小巷，但都得不到要領，也許那人換了衣服，轉移地區了，亦有可能乘火車溜掉了！」

周而勇安慰他：「我相信這宗案子那開槍的，不是主謀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小趙，你開始吧！」

趙華國將兩個建築的各處解說了一次，周而勇道：「先討論兪公館！」他忽然醒起一件事來，急道：「小黃，你現在立即帶人進兪公館，調查兪耀容不上班的原因，要小心！」

丁一彪挿腔道：「多帶兩個人去！」

黃成剛離開，到醫院取王森身上物件的衛兵亦到了，他將那袋東西交給周而勇，道：「報告局長，醫院裏風平浪靜。」

「好，你去休息吧！」周而勇掏出鑰匙，抛給小虎子，「看看能不能够找出那個鐵綫圈來，小趙，你繼續吧！」

趙華國乾咳一聲：「從種種跡象看來，竊匪從外面進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咱們當時都認爲一定是家賊！但兪大坤一口否認了！」

楊鎭道：「那隻鑽戒很値錢，足以令人引起貪念！」

朱國明道：「所以咱們認爲兪耀容兪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總管梁多！因爲他們上落比較方便！」

凌志風道：「能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進房的，一定要有鑰匙，偸配鑰匙，也以這兩人的機會最多！」

楊鎭說道：「本來咱們也懷疑那兩個厨子，但經過調查，一致認爲不可能，因爲那兩個厨子在公館內的行動，一直受監視！」

朱國明接道：「但據悉，兪耀容跟梁多，那天二點半之前，便已在大廳指揮下人準備一切！兪大坤的大女兒和孫仲海到兪家吃午飯，之後一直沒上過樓。」

岳華山問道：「兪大坤的小女兒淑芬呢？」

「她由中午開始，便一直陪着她大姐，聽公館裏的人說，她倆姐妹感情一向很好！」

丁一彪忽然吸了一口氣，道：「你們是不是忽略了兪大坤小兒子兪耀基，照理，他不可能不從日本趕回來！」

楊鎭嘆了一口氣。「咱們沒有忽略過，而且對他也寄予極大的『希望』，誰知張珮君拿出兪耀基從日本拍來的電報，原來他那寶貝兒子，在日本跟人爭風呷醋，被人打傷，躺在醫院裏！」

朱國明接口道：「事後咱們打電話到各碼頭和外務廳查過，都沒有兪耀基入境的消息！」

岳華山點上一根烟，用力噴出一口，「照這樣看來，除了兪耀基是偸渡回來之外，那顆鑽戒根本不會不見！」

楊鎭道：「但它明明又不見了！」

「張珮君會不會有問題？」周而勇提醒大家。

「咱們查過，兪大坤這人生活檢點，他父母早亡，對太太外家也一向很照顧，倆夫婦的感情也很好，似乎沒有可能！」

凌志風的手指頭不斷在桌上敲着：「關鍵在什麼地方？」

林五嶺趁這機會將王騰達的資料叙述了一遍，就在這時候小虎子進來，他立即道：「向你提供資料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現在他主子死了，情況有變化，可得去找他！」

情況突變，林五嶺也覺得有需要再去找他，便道：「他叫林小峯，因爲他的名跟我的名好像帶點關係，所以自然跟我有緣！」

周而勇立即道：「你立即派人去保護他，你自己也去找點東西吃！要暗中保護，天亮之後，再『請』他來一趟！」

小虎子將鐵綫圈遞給周而勇，周而勇看後，又傳給丁一彪，依次傳遞下去。小虎子道：「處長經研究後，覺得鐵綫圈好像讓什麼東西咬過，所以表皮有點破損，顯得凹凸不平，但是又認爲不是動物所咬的！」

周而勇道：「大家再仔細瞧瞧！」雖然大家都仔細觀察，用心推敲，但都得不出結論。

輪到凌志風時，他看了一下，忽然將鐵綫圈放在鼻端聞了一下，道：「味道腥，還有點像向日葵子的氣味！」他將鐵綫圈遞給岳華山。

岳華山依樣畫葫蘆，也嗅吸了一下，同意他的看法，不過其他人都嗅不出什麼來。

周而勇問道：「先假設這氣味，的確是向日葵子，凌科長，你有什麼看法？」

「有一種動物，牠是以向日葵子爲主要食糧的，牠曾經咬過這圈子，而且長期咬！」

岳華山接問：「什麼動物，以向日葵子爲主食？」

楊鎭立即道：「鳥類！以前俺家裏曾經養過鴿子，鴿子雖然雜食，綠豆、紅豆、玉蜀黍子、穀類，有時也吃向日葵子，但向日葵子比較貴，所以就很少買來作飼料！」

凌志風問：「假如養鳥的人是爲了玩，或觀賞的，家裏又有錢，長期餵養向日葵子可以嗎？」

楊鎭想了一下，道：「每種食物除了充飢之外，還有它的一定作用，但相信以向日葵爲主食，再配以其他的飼料，估計沒問題！」

「什麼鳥多數以向日葵爲主食？」

楊鎭尷尬地一笑，說道：「這俺就不知道了。」

丁一彪說道：「不管是什麼鳥，假如體積比較大的，牠能叨得動一個鑽石戒指嗎？」

此語一出，在座之人，都「啊」地叫了起來，叫聲充滿了喜悅和讚嘆！

楊鎭道：「應該可以！」

丁一彪神情也甚興奮，道：「人不能進兪大坤寢室，但鳥兒却能够由窗隙裏飛進去！」

小虎子抓抓頭，道：「鳥兒也知道鑽

戒値錢，懂得將它叨走？」

凌志風道：「普通的鳥兒也許不懂，但有些鳥很聰明，可以訓練！」他指一指那鐵綫圈，續道：「這便可能是訓練鳥兒的工具！當鳥兒叨着此圈進入房內後，發現有個差不多的東西，比自己叨的更漂亮，牠放下這圈子，改叨鑽戒，這並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衆人想了一下，覺得這個假設十分大胆，但細想一下，又覺並不荒謬，何况除此之外，實難有人可在那種情況下到兪大坤的房間，將鑽戒偸走！

一時之間，會議室內，一片沉默，只聽到沉重的呼吸聲和翻騰的白烟。

周而勇也覺難以作出結論，良久才乾咳一聲道：「這是到此爲止，比較接近的結論，暫時擱下，咱們研究王騰達被殺的過程！」

這個問題比較簡單，大家一致認爲兇手是由藥廠屋頂的天窗爬進去的！今天是五月一號，王記藥廠趁時髦，响應國際勞動節，全廠放假一天，因此當時廠裏無人，但既然工人不必上班，王騰達去那裏幹什麼？

這個問題只能待進一步調查後才能作出結論，於是周而勇叫小虎子安排人員進行調查。

黃成去而復返，道：「報告局長，原來兪耀容這兩天病了，所以沒有上班！」

「什麼病？」

「胃病？」

周而勇站了起來，道：「會開到此爲止，小虎子你安排人手値班，今晚可能有事發生，有事打電話到我家裏！」

丁一彪道：「局長，你休息吧，今晚兒我留下來値班！」

周而勇趕着回去安慰妻女，也不客氣，點點頭道：「那就辛苦您了！」

深夜，總局長各處仍然燈火通明，留守人員的心情都十分矛盾，旣希望王森的人餌計劃能奏效，又希望無功，以免他們尊敬的王處長發生危險！

時間過得很慢，大家焦慮的心情又隨着時間而加重。小虎子一直守在電話機旁邊，手槍沒有一刻離開過腰帶。他那包烟早巳抽光，不斷向同僚「借」烟。

黑夜終於過去，小虎子緊張的心情才逐漸放鬆下來。就在此刻，電話鈴聲却响了起來。小虎子一把抓起聽筒，喂了一聲：「這是總局！」

打電話來的是保護王森的偵緝隊員。

「報告隊長，安全無事！」

「繼續盯着，不可放鬆，我派人來換班！」小虎子擱下電話，翻腕一望，巳是次日的七點一刻。

「平安無事最好！」黃成打了個呵欠，往椅上一坐。

意外的發現

小虎子見他有睏意，便道：「小黃，你累了，回去休息吧，看來不會有事發生了！」

黃成扔了一根烟給他，自己也含上一根，道：「不，最少也要等他們上班才說！」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醫院的消息你不通知丁副局長！」

小虎子自己也因忙了一天一夜，腦袋有點混沌，黃成的話提醒了他，他敲開丁一彪的辦公室，丁一彪正在看文件。

他聽了小虎子的報告後，含笑道：「你也該休息了，下午再上班！我會通知局長！」

小虎子忙道：「不，我不累！」

丁一彪拉開抽屜，掏出一包烟抛給他：「你的應該抽光了吧！」

小虎子笑嘻嘻地道：「副局長眞會體貼下屬！」

丁一彪笑罵道：「你小心喉嚨，別抽得太凶！小鬼，去吧！」

小虎子走回大廳，把烟丢在黃成桌子上，「副局長的贈品！」

「您留着抽吧！」

說着林五嶺等人巳陸續上班了，小虎子道：「小黃，你挑幾個去醫院換班，就回去睡覺吧！」

黃成精神一振，笑道：「你忘了一句：順便替俺問候王處長！」

「他媽的，給你一個好差使，你就連那句話也不會說！說大家都關心他，要他好好休息，萬事有咱們頂着！」

黃成挑了五個隊員，乘老何的車去醫院，他先將埋伏在樓下的四個同僚撤回，再到四二八號房換班，假扮傷者住進四一三號房的是何新華，爲了避人耳目，他當然不能換！

黃成走進病房，病人大多巳醒了，能下床的都巳下床料理起居，還躺在床上的只有三個人：王森、何新華、另外還有一位四十多歲的胖漢！

那胖漢一見黃成走近王森的床位，便艱辛地轉過身去，以背相對，要是小虎子和楊鎭代替黃成來，一定會心頭狂跳！

黃成走近王森旁邊，輕聲喊道：「處長！處長！」

其實王森早巳醒了，他聞聲之後，才裝作剛醒來的模樣，謎着眼，傻兮兮地呻吟着：「你，你……是誰……」他邊說邊向黃成打眼色。

黃成一向比較沉實，但這時候他明白了王森的意圖，便長嘆一聲：「處長，俺是黃成，你瞧清楚！」

「黃……成？俺頭暈得很……黃成是誰？」

黃成唉地一嘆：「處長……你眞可憐，俺跟你們出生入死好幾年了，你連俺都記不起來？」

王森又閉上雙眼，黃成向四周一瞥，見有不少病人都望着他，他又道：「處長，大伙兒都關心您，叫你安心養傷，萬事有咱們頂着，傷你的人一定逃不出去！」

王森沒有作聲，但黃成巳發現王森靠近他那邊的手臂在輕輕動着，黃成揣摸了一下，發覺王森在暗示，隔隣病床的那位胖子，他一顆心立即揪緊！

只見王森又睁開雙眼，輕輕搖頭，好像叫他不要打草驚蛇，這時候護士進來了，見到黃成，道：「你是誰，現在不是探病時間，九點鐘才來吧！」

黃成沉吟一下，道：「處長，俺先走了，下午再來看你！」他下樓找到一位隊員，道：「小蘇，九點鐘之後，你假扮探病的，上去告訴何新華，說王處長叫他留

意他隔壁那個胖漢！小張，你到四樓去，一切謹慎，尤其在探病時間更要注意！一有事，立即打電話向總局報告！」

黃成是中隊長，那幾個偵緝隊員自無不聽之理，都連聲答應，黃成立即鑽進老何的車子，道：「累死了，送俺回宿舍去吧！」

×　×　×

林小峯是在八點半左右，被「請」到總局的，小虎子和林五嶺堆下笑臉，帶他到密室裏。

林五嶺先遞一根烟給他。「小林，不用緊張，咱們不會為難你！」

林小峯故作鎮定地道：「俺老闆不幸被殺，俺也有什麼顧忌！俺本就要跟你們合作，怎會緊張？」

小虎子將茶杯推到他面前，道：「那咱們開始吧！」

林小峯抓抓頭皮，好像有所顧忌，小虎子經驗豐富，忙道：「小林，只要你提供的是事實，即使你本身是黑道中人，咱們也不跟你算賬！」

林五嶺接道：「當然，如果你以後再犯，咱們自不會坐視不理！」

林小峯吸了一口氣，道：「其實俺已跟老闆一樣，洗手不幹了！咱老闆是費縣人氏，小時候家境不好，但他為人聰明能幹，對人又有義氣，所以年輕時，便有很多人自願跟隨他。」

林五嶺插腔問道：「你也是費縣人氏嗎？」

「是的，不過俺是後來才跟他的！那時候我大哥跟他，俺大哥有次不幸……死了，王老闆念情，叫人到鄉下，把俺帶出來！」

小虎子有點不耐煩。「五嶺，你別打岔，讓他先將重要的說了再提問！」

「王老闆十九歲時候，便在縣城混，也混不出啥名堂來，二年後他便帶了幾個人，包括俺大哥去上海打天下了！在上海起初也沒什麼出息，所仰仗的大哥，胸無大志，只滿足於目前的小地盤，王老闆底下的兄弟都勸他另投明主，但是他堅決不允，因為他認為，這樣是自己的一個好機會！」

說到這裏，林小峯喝了一口茶，然後才繼續說下去。

原來王騰達深謀遠慮，經過年餘的時間，便取得手下的信任，結果設計迫走原日的大阿哥，自己取而代之。

王騰達經過三個月的籌備，偷襲隣區地盤成功，並得以鞏固，同時跟遠一點的區域的龍頭大哥結義聯盟，此後他地盤慢慢擴充，地位亦得以鞏固，雖然如此，他在上海這十里洋場，仍然是個小脚色，不過他的收入却漸漸多了。

王騰達的地盤發展到一個程度之後，便自動收斂，很多手下都不明所以，王騰達也不說破，只有對自己的幾個心腹透露過，要在上海黑道上立足，除了黑道要有人緣，而且跟場官上和洋場上的大人物，也要有交情，這才能夠立於不敗之地！何況自己是個外鄉人！

王騰達在上海的生活十分有規律，別的大阿哥無不夜夜笙歌，他則適可而止，生活亦頗節儉。不過王騰達的手下大多是上海人，他們不能理解王騰達的處境，總以為已有足够的實力擴充，不時跟隣區的幫會衝突，終於爆發了一場血戰！

這戰的結果，林小峯的大哥死了，王騰達折了不少弟兄，幸而仍能險勝，保住了地盤。但王騰達却決定拉人回山東，把地盤留給在上海收的徒弟。

他回到山東，最先在濟寧城做點小生意，也在濟寧娶了個草藥郎中的女兒，跟藥沾點邊緣，他便立志開藥廠，起初他的藥不能暢銷，後來到濟南，改了個牌子，經過幾年的經營，終於打出了名堂，在藥界除了俞記之外，山東數王記的最吃香，亦形成了兩個集團的磨擦和矛盾，雖然王騰達有點咄咄迫人，但俞大坤處處忍讓，求財不求氣，所以並沒有太大的衝突！

小虎子開始發問：「你是在什麼時候跟王騰達的？」

「他在濟寧的時候，那時候俺根本不用工作，只跟幾個師父練拳學武！一直學到濟南，然後當他的保鏢，前後少說也已有十年時間了！」

「王騰達回山東之後，還有沒有跟黑道上的人來往？」小虎子點上一根烟，「你得老實回答。」

「有，但到他在濟南站穩了脚之後，便斷絕了，他決定行正途。」林小峯道：「您別誤會，他跟黑道人的朋友來往，只是賣交情，完全沒跟他們幹犯法的事！在濟寧創業時還要求黑道保護，和假借黑道的勢力推動生意……」

「你在這方面說清楚　！在濟寧借那股黑組織的力量？」

「王老闆時常跟小龍帮的兩位大哥在茶館酒店吃飯，於是人人均以為王老闆也是小龍帮的人，他去做買賣時便方便多了，一些店舖是屬小龍帮『保護』的，自然也會買他的貨！」林小峯道：「就是這樣而已，聽說這幾年來小龍帮已經七零八落了！」

小虎子沉思了一陣，問道：「上海帮會中人，可有甚麼人來找過他？」

「這個俺便不知道了！因為王老闆跟俞老闆不一樣，很多時候是不用咱們跟着他！」

「最近幾天來，可有什麼人來找過他嗎？」

林小峯想了一下，道：「是有幾個人來請他吃飯，是外地人！」

「那幾個人你以前見過沒有？」小虎子精神大振，「他們為什麼請你們老闆吃飯？」

「俺不在場不知道！」林小峯回憶的語氣地道：「大概是一個禮拜前吧，忽然有兩個胖胖的漢子來廠裏找他，王老闆跟他倆在廠長房裏談了一陣話，便出來了，只告訴俺說跟他們去吃飯，叫俺打電話告訴太太，晚飯不用等他！」

「就這樣？你們沒跟着去保護他？除了你之外，他還有幾個保鏢？」

「以前有三個保鏢，後來阿勝哥回鄉結婚，就剩下俺跟『老鼠』了，『老鼠』長駐老闆家裏，俺則多數到藥廠裏去。因為長年累月以來，總沒出過什麼事，所以咱們都放心得很，事實上第二天早上，老闆上班並沒有異樣！」

林五嶺也問道：「以後那兩個人有再來嗎？」

「沒有！那兩個中年漢子像是生意人，以前也未見過，所以俺認為他倆是外地人，而事後老闆也沒再提這件事！」

「五月一日工廠放假，王老闆還回廠幹什麼？」

「他事事親力親為，經常放假也上班，不是看帳簿，便是坐在辦公桌後想東西！唉，做生意的人也苦得很！」

林五嶺冷哼一聲，道：「他是老闆還苦？」

林小峯道：「平日你們的工作比局長多得多，但你說你們局長會不會比你們輕鬆？」

小虎子和林五嶺都沒話好答，半晌，小虎子道：「五嶺，你叫他詳細描述一下那兩個中年漢的相貌，然後到城內各飯館調查一下！」

林小峯忙道：「那兩人不一定跟老闆被殺有關！」

「不要緊，咱們就算要抓人，也得有證據！」小虎子說罷便走了出去，他到周而勇辦公室，詳細向他報告。

周而勇眉頭一皺，道：「有關王騰達在上海的資料，我可以通過上海有關部門找一找！小虎子，你一對眼睛都生了紅絲，還是回去睡幾個鐘頭吧！」

小虎子忙道：「俺不累！」

周而勇笑道：「你跟你以前那位隊長一樣！現在不睡，晚上能支持得住嗎？今晚支持得住，明天又行嗎？」

小虎子尷尬地一笑，道：「那我下午回來，請您多操點心。」他走出總局，仰天吸了一口氣，外頭空氣清新得多了，他覺得精力好像旺盛了，忽然想起王森，又見老何的車就停在旁邊，於是走了過去。

老何推開車門，笑問道：「隊長要去醫院探病？」

小虎子微微一笑。「嗨！倒讓你猜着了！」

吉普車風馳電掣，很快便停在醫院的門口，小虎子邊下車，邊說道：「你等等俺！」

老何在車廂裏叫道：「在四一三！」

這時候已經十點多鐘，正是探病期間，病房裏多了許多探病的人。

小虎子一到，何新華躺在床上向他打了個眼色，表示毫無動靜。小虎子走到王森床前，叫道：「處長！」他連叫幾遍，王森才睜開眼來。

「處長，您覺得怎麼樣？」

王森用惘然的目光望着他，小虎子有點奇怪，但隨即明白他的用意。「處長，你不認得我啦？俺是小虎子呀！」

王森目光依然不變，一個護士走了過來，道：「這位病人還未完全清醒過來，請不要打擾！」

「俺不打擾沒有關係，但是，你看這裏這麼吵，你能安心養傷嗎！你知道他是誰嗎？」

「知道知道！但現在咱們沒有單人房嘛！」

「什麼時候才有？」

護士道：「再過一兩天吧！」

「不行，明天如果不給他換，咱們就抬他回家睡覺！俺去找你們院長！」小虎子故意裝作怒氣冲冲的神態，轉身向何新華打個眼色。

當小虎子一進來，躺在王森隔隣的那位病人，便轉身以背對着他，因此小虎子一直未跟他朝過相，小虎子出房後，他才轉回來。

小虎子到梯口見到小張，忙將他拉到一旁，低聲問道：「小張，有沒有甚麼情況？」

「今早黃中隊長來過，他交待過，要俺守在這裏，小蘇假扮探病的進去跟何新華聊天！」

小虎子眉頭一皺，道：「這會引起對方注意的！」

「但黃中隊長說，王處長暗示了他的隔隣那位病者有問題，是個胖胖的中年漢子！」

這幾個字一入耳，小虎子心頭猛地一跳，他一聲不响，扭頭又走過病房。那胖漢料不到小虎子會去而復返，跟小虎子打了個照面，他立即轉頭別開！

小虎子覺得他有點眼熟，退了出去，心想林小峯口中的胖漢，為何自己有眼熟之感？俺到底在那裏見過？

小張見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問道：「隊長，有問題嗎？」

「那胖漢好像在那裏見過……」驀地一個念頭翻上他腦袋，這人是阿花的表舅！那天在老張麵檔見過他！他還提着一籠鳥！

一籠鳥！這三個字像三個悶雷在他心中炸响！

丁一彪認為俞大坤的鑽戒是被鳥叼去的，這個「表舅」是個養鳥的能手，還成了職業，這宗案子跟他有沒有關係？為什麼他在這個時候進了醫院？

這一連串的問題，翻上心頭，小虎子興奮得有點手足無措，他掏出一根烟點上，對小張說道：「那個人的確是有問題，你也進去吧，不要露出身份，但假如處長有危險，要你的好看，快去，俺要去打電話！」

小虎子一陣風般跑進方院長的辦公室，問道：「四一三號房，睡在王處長旁邊的那個胖子，是因什麼進院的？」

方院長放下筆，道：「他有問題嗎？我打電話叫人查！」

「電話我要用，你走路吧！」小虎子抓起話筒，掛給周而勇，方院長見他滿頭大汗，也有點着慌，連忙去找人翻查病歷卡。

電話接通，小虎子道：「局長，俺是小虎子，我在醫院，躺在王處長旁邊那個病人有問題……」他將自己的看法說了一遍，「現在怎麼辦？」

周而勇亦十分興奮，沉吟道：「別急……暫時監視他，你先去阿花那裏查一查！我叫老丁帶小楊趕去醫院。」

小虎子道：「叫他們先來找方院長，查他是因什麼事進院的！」他興奮得連聲音都發顫！

「慢，他知道你已經發現他的身份沒有？」

「不曉得！」

「把守在樓下的隊員，全調去四樓，

一定不能讓小王發生危險！」

「是！」小虎子擱下電話，立即跑到樓下，把埋伏在下面的兩個隊員找來，交代了任務，他顧不得擦汗，便跳上車去：「老何快開車！」

老何慢慢發動機器。「回總局還是回宿舍？」

小虎子道：「不，去找老張！賣炸醬麵的老張！」

「去那兒？」

「什麼？你不知道？」小虎子自己也傻了，老張是晚上才開檔，這時候自然不在，他家在那裏可不知道！

連番意外

老何不知他何事傻了眼，道：「只要你能指點路徑，俺就有辦法送你去！」

小虎子心想到老張晚上營業的地方去問一下，也許可以查到他家住址，於是說了街名，老何立即開車，汽車很快便停在目的地。

小虎子跳下車，在附近的店舖查詢，問了三家才知道老張住在那一條巷，却不知門牌。小虎子甫上車，直趨小東巷。

這條巷子很短，吉普車就停在外面，巷子只有小孩在踢毽子，小虎子一問就知道老張的住所，當他臨走時，一個小孩子道：「眞奇怪，今天爲什麼有許多人要找張老頭？」

小虎子心頭一動，忙問道：「剛才也有人找過他？」

「兩個，剛剛上去不久！」

「是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二三十歲！」一個大孩子道：「身子比你還棒！」

小虎子心頭一沉，立即跑出巷口，對老何說道：「老何，有人去找老張，看來不是好東西，你埋伏在梯間，俺上去！」

兩人又進巷，小虎子上樓去了，老何伏在樓下，抽出槍來。

樓梯是木板的，小虎子盡量放輕脚步，以免驚動上面的人，他來至二樓，將耳貼在門板上，裏面似乎有個「唔唔」的聲音，小虎子再不猶疑，抽出槍來，倒退兩步，再來一個急衝，右脚一踢，木門「砰」的一聲被踢開。

裏面的响聲更大，小虎子急冲進去！他尚未看清裏面的環境，已覺一道黑影向他撲至！

小虎子能够成爲王森的接班人，當上偵緝大隊長，自然有他的本領，只見他身子一掠一旋，左脚用力在地上一蹬，肩膊便向左邊撞過去！

「哎唷」一聲呼叫，那人影料不到小虎子有此一着，登時被撞飛！

小虎子即時長身抬槍，說時遲，那時快，背後忽然伸出一條胳臂，勾住小虎子的脖子！

小虎子冷不提防，上身向上一仰，手指下意識地一用力，只聽「砰」地一道槍聲响起，他面前那漢子急忙往地上伏去。子彈射在牆角，但小虎子左脚用力向後一撞，橫肱中的，但因非撞中要害，背後那人手臂一鬆再緊。

前面的那漢子向他滾去，小虎子手臂一低，槍聲再响，「哎唷」的一聲叫，那漢子中了一槍，急如喪家之犬，向後頭爬去。

小虎子背後那漢子飛起一脚，膝頭頂着小虎子的後胯，如此小虎子便無計可施了！

小虎子呼吸越來越急促，一張嘴張得塞得進一個饅頭，連眼睛也凸了出來！他只覺腦門發脹，眼前的景物逐漸模糊。

就在此刻，小虎子的右臂轉了回來，槍管指着那人的手臂，用力按動扳機。

「砰！」背後那漢子大叫一聲，那條胳臂無力地垂了下來，但他十分驍勇，右脚用力一蹬，小虎子便像皮球般地向前跌去！

大門之後便是個小廳，小虎子脚跟勾着一張椅子，立即摔倒在地上，連手上的槍也飛到一邊去！

這時候他頭腦尚未清醒，隱隱聽到外面傳來一道槍聲，他腦袋倏地一清，他絕對不能讓對方拾起地上的槍，心念一落，手臂一撥，那張椅子便向那大漢飛過去！

大漢伸脚一蹴，椅子反向小虎子飛去，同時邁步向手槍的所在處撲去！

小虎子心中只有一個信念，把槍抓在手中，便是勝利，他眼看自己不如對方快，急中生智，雙手在地上一按，雙腿伸長兩尺，將槍踢進櫃底。

大漢大怒一個反身，踢了小虎子一脚，小虎子忍着痛，極力使自己頭腦冷靜下來。大漢第二脚踏至時，他覷得眞切，雙手抓住他足踝用力一扳，那大漢冷不提防也跌倒在地上。

小虎子奮起神勇，爬起向漢子壓去，不料那大漢忽然掏出七首來，反向小虎子刺去！

小虎子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後退閃開，可是一來，因動作太快，以致失却重心，摔倒地上，大漢獰笑一聲，持刀翻身，騎住小虎子，舉刀就戮！

「砰！」槍聲在小廳裏迴响着，小虎子魂魄未附，直至那大漢倒下，他才轉頭望去，原來開槍的是老何！

老何向兩旁探頭探腦，小虎子道：「沒有別人了！」

「俺聽見槍聲，所以上來看看！」

小虎子想起剛才情況之危急，又出了一身冷汗，只覺四肢無力，道：「你進房裏看看！」他在地上爬着，伸手到櫃底摸到自己的槍，一顆心才踏實！

老何進屋之後，發出一聲驚叫：「隊長快來！」

小虎子振作精神走過去，只見老張跟他兒子都躺在床上，渾身鮮血！

「老何，快抱他們下樓去！」小虎子又跑到一間房去，只見老張的老婆身上也染滿了血，而阿花則四肢被縛住，繩子的末端繫在床脚，嘴裏塞着一塊布，上衣不整，下裳半褪，驚慌的目光接觸到小虎子，立即變成羞澀！

小虎子也有點尷尬，老何在隔壁叫道：「隊長，來帮手！」他霍然一醒，快手解開阿花四肢上的繩子，再拉開嘴裏的破布，阿花「哇」一聲哭了出來。

小虎子低聲道：「快穿好衣服！」說罷出去，可是又走回來。

阿花急忙翻過身去。「你，你……」

小虎子臉上發熱，說道：「阿花姑娘，你千萬別瞧不開呀，咱們一定會替你報仇！」

阿花哭得更响，小虎子手足無措，他無計可施，忙道：「老何，你回總局報告，順便通知醫院。」

老何應了一聲三步併作兩步地下樓了，小虎子越安慰阿花，阿花哭得越厲害，哭得小虎子又是心慌意亂，又心如刀割！

半响他跺跺脚，說道：「請你別哭了，再哭俺更沒主意啦！你把經過說給我聽吧！」

「我不想活了！」阿花從床上爬起來，推開窗子，探頭出去。

「使不得！」小虎子大叫一聲，顧不得男女之別，猿臂暴長，扳住她的腰肢，向後一拉，不料阿花手掌抓住窗緣，他一拉拉不動，心急之下，用力一扳，阿花敵不住他的蠻力，手指放鬆，小虎子收不住勢，兩人跌倒在一堆！

孤男寡女，倒在一堆，而且小虎子雙手還放在她腰肢上，阿花一張面比夕陽還紅，那裏還哭得出來！

小虎子心頭又是突突亂跳，輕輕將她扶起：「你怎會這般傻？你死了，誰來替你爸媽報仇！」

阿花坐在床緣，雙手按住衣脚，小虎子點了一根烟，鎭定一下，阿花顫着聲問道：「小虎……我爸媽怎樣啦？」

「我還未看清楚，許是暈倒了！」

「我……我一見到血，雙脚就發軟，你替我過去看看吧！」

「我又怕你會找短見！」

「不會……我……你說得對，我要活下來替爹媽報仇！」

小虎子拿話激她：「你就是想死，也得等你把情況全告訴了我才死！」

阿花啐了他一口，道：「你才要死！」小虎子見她薄怒中帶着幾分嬌嗔，這才放下心，他到睡房查看了一陣，老張跟小張不醒人事，脈搏也很弱，失血又多，如果救治不及時，只怕生存的機會極低！

他返回阿花的房，查看老張的老婆，她失血過多，早沒了呼吸，小虎子不忍心將眞相告訴她，結結巴巴地道：「他們都暈倒了！」

「痲煩隊長喚醒他們！」

小虎子心頭一沉，期期艾艾地說道：「這個……俺……俺不是大夫，他們傷得又不輕……阿花姑娘，大夫就快來了，咱們到廳裏，你將經過告訴我……」他扶着阿花出房。

阿花在一見到地上那漢子躺在血泊，哭叫一聲，整個人軟倒在小虎子懷中，小虎子萬料不到阿花平日帶點潑辣，做事有決斷，但見到點血竟會暈倒！他抱起她到灶房，然後將她搖醒。

阿花一醒來又哭了，小虎子忙道：「你現在不把情況告訴我，等下他們來了，還是要問你的！」

這句話果然有很大的效力，阿花這才收淚，等了好一陣她期期艾艾地道：「幸好你來得及時，那兩個畜生才……我才能……保……清白……」

小虎子初涉情場，對異性心情，全不了解，這時候不先說最重要的，却先說這個幹嗎？當下乾咳一聲：「阿花，你由頭說吧……啊不！那天晚上那個表舅，現在在什麼地方？」

阿花沉吟了一下才道：「他……在醫院……」

「可是四一三號號房？」小虎子又急問：「他犯什麼病進去的？」

「是讓人用槍打傷的，後來幸虧逃到咱們這裏來，爹跟大哥便送他進醫院。」忽然阿花也叫了起來：「這件事跟他有關係？」

× × ×

醫院上午的探病時間，十一點鐘截止，是故十點半後基本上已無人來了，不過在十點四十五分左右却有個老頭子走了進來。

老頭子穿長袍，他一直向內慢慢走，何新華與小張都緊張起來，雙眼瞪着他！

老頭喃喃自語：「哎……人老了，眞沒用，記錯房間了！」說着他轉過身去，就在此刻，他動作忽然快了，右手從袖管中抽出一柄手槍來，向王森的隣床連開三槍！

當他拔出槍來時，王森已經發覺不對，他一面翻身下床，一邊伸手到枕頭下摸槍！

槍聲响後，老頭突然向外衝去，小張喝道：「站住！」他的槍亦已拔出來。

那老頭比他更快，一轉身立即開槍，「砰砰」兩聲，小張也在此刻拉動扳機，槍聲過後，小張應聲倒下！那老頭負傷而逃，何新華站下床開槍。

王森叫道：「不要打死他！」他走了過去，掀起隣床病者的被子，那胖漢瞪着一對眼珠，臉上表情頗爲痛苦，他胸膛上疊着枕頭，枕上有三個彈洞！

王森心想這人十分狡猾，當下推開他的枕頭，提槍指着他，胖漢聲音發抖：「我……受傷……」

走廊上傳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偵緝隊員找醫生一齊衝進來，四一三房裏的病人都嚇得渾身發抖。

王森道：「黃醫生，我沒事，這個人受傷，請立即搶救！」他慢慢走出去。

黃醫生連忙拉着他說道：「你現在不要移動，請上床！」

王森叫道：「小蘇！」

小蘇跑了進來，道：「處長，那老頭子原來是僞裝，他年紀不到三十歲！」

王森大聲道：「我不是要知道這些！他死了沒有！」

「還有氣！」

「黃醫生，請快點，這兩個人都很重要！」

丁一彪亦由三樓上來，一邊指揮，一邊走進病房，道：「小王，移轉到個人房去，你的計劃已經完成了！」

「但他們要殺的不是我！」王森還想再等下去。

丁一彪道：「他們剛才不殺你，以後也不會殺你！」他先前一步，附耳低聲道：「假如他們知道王騰達一早已經死了，還來殺你幹嗎？他們要殺的，都是些知道內情的人！」

王森臉色一變，咬牙道：「想不到他們的耳目這般靈！」

丁一彪安慰他道：「剛才總局長來電話，小虎子已有了新綫索，那也是滅口行動，不過有一個生還者！」王森這才鬆了一口氣！

× × ×

大隊人員到達老張家，老何作响導，首先進屋，小虎子道：「老何，剛才你在樓下有沒有開過槍？」

老何愕然道：「沒有呀？我自始至終只開過一發！」他指指地上的屍體！

「剛才有兩個大漢，其中一個負傷……好像從後面跑去……不久便有槍聲……」小虎子忽然大叫一聲：「不好！你們快到後房搜一搜！」

朱國明立即帶了一個人下樓去了，其他人都忙着抬老張一家人下樓。老何問道：「阿花沒事吧？」

「她不能見到血，我將她安頓在灶房裏！」

「我看你還是送她到醫院去住兩天好一點，反正處長在醫院，那裏保安措施不會撤消！」

小虎子也同意，他到灶房拉着阿花出來，阿花閉着眼不敢看，一直至樓梯口才睜開眼睛。當他帶她到吉普車時，朱國明過來報告：「隊長，後巷有個漢子，身上中了兩槍，死了。」

小虎子立即想到這是殺人滅口，他警覺地向四圍看了一下，連忙趕阿花上車，他隨即跳上去，坐在前排。「小朱，這裏交給你，回頭總局見，老何開車！」

老何上了駕駛位，一忽，車子便像箭射出。

阿花見車子停在醫院外面，她吃驚地道：「我……我……沒有事……我不找大夫！」

小虎子道：「你去醫院裏避避風頭，他們不會放過你的，再說，你也該留下來服伺你爹媽！」

這一說阿花自不會反對，小虎子拉着她上樓，在梯口碰到丁一彪，他立即扼要地將經過告訴丁一彪，丁一彪道：「先安排她住在小王隣房！」

「處長住在那裏？」

「三〇七！」丁一彪道：「我回總局等你！」

小虎子把阿花帶到院長房內，請方院長替她安排，他對阿花道：「阿花姑娘，你先住下，俺一有空就會來看你，醫院裏有咱們的人，他們會保護你，萬一眞的有什麼事，你就到三〇七找王處長！」

小虎子說罷便先到三〇七房找王森，王森剛安頓好，他一見小虎子便道：「聽說你有了新綫索！」

小虎子將阿花一家的遭遇說了，王森道：「假如她表舅未死的話，這件案子便有眉目了！」

小虎子一呆，問道：「他有生命危險嗎？」

王森也將剛才發生的事告訴他。「我看他活下來的機會，超過八成！」

小虎子道：「處長，你安心休養，我相信一定可以抓到兇手的！我有空會來看你！」

「沒事不要來，查案要緊，要注意車站跟碼頭，提防他們溜掉！」

偵緝大隊的精英份子，又開了兩個小時的會，對這件案子，大家還沒有結論，不過，晚上醫院打電話來，說阿花的表舅李光祖已經脫離危險期。

小虎子將他從阿花口中查到的資料抖了出來。

李光祖是老張老婆的表哥，今年四十六歲，因爲家裏有錢，自小便學會了吃喝玩樂，尤其是玩雀，老張老婆家窮，地位懸殊，所以兩家人一向很少來往。

李光祖原籍十里舖，那是在兗州西南，他游手好閒，常到城裏玩，認識了一大批花花公子，後來因爲玩雀，還學人鬥雀，常被人騙錢。

李光祖的父母死後，李光祖賭得更兇，很快便把家產敗得七七八八，人人都說李光祖是因爲玩雀才敗家的，在村裏頗受歧視。

李光祖痛定思痛，決定研養雀之道，幾年之後給他養出名。很多人要來向他學習養鴿養雀之道，他收學費，還是有不少人肯付。

後來，他代人飼養鬥雀，因爲飼養訓練得法，經常取勝，他固然解決了生活問題，也大大出了名，可是也惹上了帮會麻煩。

李光祖這個人拿得起，放得下，思量自己鬥不過帮會人馬，便不再替人養雀，只養鴿販賣爲生，他培育的良種信鴿，也很著名，甚至軍隊也向他買種，這樣也可以養活一家大小有餘！

李光祖除了養鴿之外，閑時自己也養幾隻鳥兒解悶，他對雀兒的特性是越來越了解了。一次不知是誰請他來到濟南，付了一筆很可觀的費用給他。他因爲到濟南城，便順便探望了多年不見的表妹和表妹夫！

就在小虎子見到他的第二天，他在路上被人襲擊，所幸機警，負傷逃到老張家，老張父子便送他進院。

至於李光祖到濟南所爲何事，是誰襲擊他的，他可能告訴了老張，但阿花並不知道，不過對方防着這一點，所以要殺死老張一家！

小虎子一口氣說罷，朱國明接道：「至於去殺老張一家的那兩個漢子是本地的『同勝會』的兩個小角色，這兩人在帮會裏的地位雖然不高，但殺人的經驗豐富，武功又好，常充當殺手的角色！」

周而勇問道：「去『同勝會』查過沒有？」

「查過了，『同勝會』的幾位大阿哥都不在濟南！留守的頭目叫彭開，他說他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小虎子怒道：「咱們有空的時候，遲早要對付這些渣滓！」

周而勇道：「這件事以後再商量！小虎子，你明天下午到醫院錄口供，這兩天大家都累了，今晚早點休息，散會！」

偵緝大隊成員，自小虎子以下，全部回宿舍或回家睡覺了。但周而勇、丁一彪、岳華山和凌志風四個人仍留在會議室內，他們再研究了個多小時才散會。

× × ×

調配處長岳華山在昨天已調了許多人員把守碼頭和車站，今日一早又調增人員，連大路也設檢查站。這是他們昨晚商量的結果，故意擺出「大戰」的架勢，迫對方沉不住氣。

小虎子昨晚回宿舍後，躺在床上想了好一陣才睡覺，今日他七點便上班，其他偵緝大隊的精英份子，不讓他專美，都提早上班。

王騰達的案子，有了點新消息！不過對小虎子來說，並不是好消息，原來那天王騰達根本沒去城內的飯館、麵店、酒樓吃飯，就連風月場所也沒去！

那麼王騰達跟那兩個人去那裏吃飯？不在公衆場所，必去民居！

小虎子又派出大量人員到里弄裏去查問，並要求公安部門協助，整座濟南城就像在風雨中！

俞大坤那邊都沒有新的發現，不過他一家大小接受小虎子的勸告，深居簡出。岳華山撤回守在那裏的偵緝隊員，改由公安人員保護俞家！

最後小虎子又派楊鎮去王騰達家作進一步的調查，希望能在其家人口中挖到消息，王家的人不用公安人員保護，而是住進了兩個偵緝隊員。

小虎子忙了一個上午，覺得自己做了很多事，但又好像沒做過一件踏實的事！他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凌志風年紀較輕，素來跟年輕的偵緝隊員較談得來，他索性離開辦公室，到偵緝隊的大廳來。他遞了一根香烟給小虎子，道：「王處長以前碰到疑案、難案也很多，但他從不像你這樣坐立不安的！人下午到醫院，得順便問他有甚麼秘訣！知道嗎？」

小虎子知道他說話素來半認眞半開玩笑，因此也不生氣，只嘆了一口氣。「假如你是俺，也許你也是這樣！」

「也許！」凌志風說道：「不過，你急也沒有用病！對咱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辦法！」

「這句話誰也懂得說！」小虎子這次提高了聲調。

凌志風依然笑容滿面。「假如下午你從李光祖口中得到綫索，一切難題迎刄而解，到時你就會覺得現在這副模樣十分好笑！」

小虎子聽得精神一振，忙說道：「有理。」

× × ×





那老頭子突然轉身向王森隣床的病人連開二槍。

小虎子吃過午飯，便帶着趙華國，乘老何的車去醫院，他臨走時交代，所有的人留在總局等他的電話！

老張及其老婆兒子都返魂乏術，阿花整晚都呆呆地坐在床上，不眠不吃。

李光祖跟她住一間病房：三〇八。守在房外的是何新華！他一見小虎子便低聲對他說了幾句。小虎子想了一下，反而推開三〇七號的房門，一推開門，他又立即拉上，但是裏面却傳來了王森的聲音：「小虎子，你幹麼進來了又縮回去！你快進來！」

小虎子這才再推門進去，原來周小紅來探王森，正坐在床緣餵他喝湯。

「對不起！」

周小紅紅着臉向他點點頭，猶疑了一下，又繼續餵王森喝湯，小虎子向王森扮了個鬼臉。「處長，大概你出院之後，就要請咱們喝喜酒了吧？」

周小紅剛褪色的臉孔，又再泛上紅潮，王森道：「小虎，你跟阿花姑娘又怎麼樣？」

這次輪到小虎子不好意思了，周小紅道：「小虎子一向叫你大哥，他心裏自己急得要命，又不好意思趕頭，所以一個勁催你！」

王森哈哈笑道：「是不是這樣？」

「那有這種事？俺根本……根本連對象也沒有！」

周小紅道：「那我等下就告訴阿花姑娘，叫她早早死了心！」

小虎子連咳幾聲：「處長，俺要到隔壁房錄口供，你一起去好不好？」

周小紅回頭瞪了他一眼：「大夫說他還不能動！」

王森已經爬下床，道：「俺慢慢走，才幾步路而已！」小虎子向周小紅扮了個鬼臉，扶着王森到三〇八號房！

趙華國早已搬了椅子到房內了。小虎子叫王森躺在阿花的床上，阿花默默地挪一挪位，小虎子只覺心頭一痛。

李光祖經過兩次手術，精神還很差，王森道：「小虎子，開始吧！別問廢話，細節慢慢再由俺問！」

「是！」小虎子示意趙華國記錄，「李光祖，是誰請你來濟南的？」

李光祖吸了一口氣，道：「俺表妹一家因俺而……咳咳……俺良心難安，不爲自己也得爲甥女阿花，一定跟你們合作……」他聲音微弱，說話斷斷續續，小虎子和趙華國立即將椅子拉近。

李光祖歇了一下，才道：「四月廿二日……有一個自稱姓梅的人來找俺……說他是做生意的，喜歡玩雀，要請俺到濟南玩一趟，不但包起所有的花費！而且每天給俺三個大洋，要俺教他一些養鸚鵡的方法……」說着又喘了。

小虎子道：「你便跟他來濟南了？」

「俺想自己只在十多年前來過一次濟南，這買賣又不錯，便答應了。咱們在四月二十五日出發，二十六日黃昏到濟南，住在他家裏……」

小虎子截口問：「他家住在那裏？」

「東交大巷十七號，那屋子很大，還有一個後花園。」李光祖喘着氣，說道：「第二天，他先帶俺到各處遊玩，他出手闊綽，說話很逗人歡心，俺便盡興玩了一天。」

趙華國趁他喘息時問道：「他叫甚麼名字？你以前見過他嗎？」

「他告訴俺叫梅再發，以前未見過，說是聽朋友提及俺的！」李光祖續道：「二十八日他還是帶我去大名湖遊玩，絕口不談養雀之道。俺也樂得逍遙一天。但到晚上吃飯，却在他家書房內了。當時只有我跟他吃飯，但是旁邊却站着兩個大漢。

「俺起初還以爲是甚麼回事，原來他要俺指揮俺那頭藍嘴鸚鵡表演幾個動作。他對鸚鵡叨東西特別感興趣。

「俺那鸚鵡屬異種，來自婆羅洲，是俺當時以六十個大洋向一個海員買來訓練的，這種鸚鵡善解人意，也能說簡單的人語。」

王森截口說道：「這些細節以後再說吧！」

李光祖吸了一口氣。「後來他願付五百個大洋向俺購下鸚鵡，最後以六百成交，但他有個條件，要俺帶鸚鵡到一處地方表演——飛進人家屋裏叨東西，再飛回來。而他願多付我一百個大洋！」

「俺知道他幹的必是見不得光的事，但因爲一時貪心，便答應了他們。事實上俺不答應他也不行，他在房內安排了兩個大漢，便有脅迫的意思。

「四月二十九日三點鐘，他帶我到一棟平房，又與我爬上屋頂，對面是棟西式的別墅，他要俺指揮鵬鵡由窗隙飛進去。俺照他的話做了，結果鸚鵡飛回來，嘴裏多了一隻鑽石戒指，他帶我下去，又帶俺回到他家裏，嚴重警告俺，不許對外人洩漏一句！」

小虎子插腔問：「你平日訓練鸚鵡是用一個小鐵綫圈作工具？」

「那有兩個作用，鸚鵡如果嘴裏不叨東西，就喜歡四處亂啄，有時啄太硬的東西，便會損了牠的喙……俺平時訓練牠替俺叨甚麼東西回來，通常先讓牠叨個形狀相似的，牠就會知道我的意思！」

「後來呢？」

「後來俺想來想去覺得住在他家不大安穩，所以趁他們不注意時溜了出來。俺不立即乘車離開，因爲假如他們要殺俺的，就算俺跑回家，也不安全。而留在濟南，看清楚形勢才定行止，反而比較上策，所以俺便化名投進旅館！

「第二天晚上，俺找到表妹夫，向他打探消息，又知道你的身份，所以俺不敢多呆，連忙溜掉！」

李光祖說至此，又喘息起來。王森三人對望了一眼。都覺得這宗案子的主謀人，論心智之高，計劃之周詳，都是上上之選！

趙華國嘆息道：「凌科長和丁副局長沒料錯，竊匪果然是隻鳥！後來又是誰追殺你？」

李光祖濕潤了一下乾澀的嘴唇，續道：「俺回去之後，想想俺在旅店也不大安全，所以把枕頭塞在被下，擺成一個人在睡覺的樣子，然後偷偷到鄰房睡覺……」

小虎子插腔問道：「隣房的住客是你認識的？」

「不，沒有人住……咳咳，俺懂得一點開鎖之術，所以能進去。睡到半夜，俺突然被兩道槍聲驚醒，連忙湊在門縫偷看！見那晚跟梅再發去書房內的那兩個大漢，在走廊走過。

「俺正在暗爲自己機智而慶幸，不料那兩個大漢又回來。俺吃驚便開了後窗，跳了出去，大概因爲俺體重不輕，落地發出聲音，爲他們發覺，便在走廊的窗子向俺射擊！

「俺後背中了一槍，負痛而逃，他們在後面追，由於距離頗遠，終於讓俺撇掉。俺一直挨到第二天的上午才敢去找表妹夫！」

說到這裏，李光祖轉頭看了阿花一眼。「俺表妹夫跟外甥將俺藏在一口蔴包袋裏面，送到醫院求治，詐稱是遇刦中槍受傷！」

王森問道：「昨午在四一三號房向你開槍的人，你見過沒有？」

「沒見過！」

「既然沒見過！你爲甚麼事前會將枕頭塞在被下？」

「因爲俺從他掌背的肌膚發現跟他的年紀不配，所以有了戒心！」

王森心想這人觀察力如何敏銳，心思又愼密，實是偵緝人員的好材料！當下再問：「你那天大概已知道了俺的身份吧？爲甚麼不將這一切告訴俺？」

李光祖嘆了一口氣，道：「如果不是無路可走，俺又怎會說？因爲偷竊鑽戒，俺是個幫兇！」

趙華國道：「咱們回頭再說那顆鑽戒，是不是被梅再發拿走？」

「是的！後來俺也沒再見到他！」

小虎子問道：「你以前見過王騰達沒有？」

「誰叫王騰達？」

小虎子摸出一張王騰達的相片給他看！不料李光祖竟然說見過，小虎子忙問：「在甚麼地方見過他？」

「就在東交巷十七號那間大屋裏！那是俺剛到那天，梅再發讓俺先休息洗澡，後來俺聽見人聲，便從窗縫望出去，見到梅再發還有一個胖胖的中年漢子！陪着這個人進來，但俺沒正面跟他朝過相！」

「你可知道梅再發找他談論些甚麼事嗎？」

「不知道，他大概是來吃飯的。」

「你吃飯時也沒跟他在一塊兒？」

「那晚梅再發說他臨時有生意上的要緊事要解決，所以讓我一個人在房裏自斟自飲！」

趙華國接問：「王騰達在那裏待了多久才離開？」

「大概兩個鐘頭吧！那屋很大，也不知他們在那裏說話，但一句也聽不到！」

小虎子道：「你住在那裏三四天，還見過甚麼人？」

王森道：「這些問題等下再問，小虎子，你先打電話回總局，對方行動很快，不要讓他又溜掉了！」

小虎子霍然一醒，連忙出房，跑到院長辦公室裏面打電話，他將得到的資料，扼要地告訴周而勇，周而勇表示立即派人去東交巷。小虎子擱下話筒，心頭輕鬆了不少。

「疑兇自殺」

李光祖實在太累了，王森決定明天再盤問，小虎子叫趙華國先回總局，他則扶王森返回三〇七號房。

王森知道小虎子有話跟自己說，轉頭道：「小紅，你出去一下，半個小時後再來。」

小虎子道：「不必叫，小紅又不是外人！」

王森道：「她爹跟我都是吃這行飯，我不想她再沾一絲邊兒！」這句話在感情上的暗示十分强烈，周小紅不嗔反而高興，紅着臉拿着碗出去。

王森說道：「小虎子，你先說，把這宗案子，由頭說一次，先讓俺全面了解一下！」

小虎子不厭其煩地由頭說了一遍，然後道：「處長，俺心中有個疑團。本來只是一點點，現在却越來越大！俞大坤那個鑽戒雖然值很多錢，但那不是現金，賊贜賣出去就不值錢！而且就算值錢，也似乎不足以用殺幾個人，連你也不放過！」

王森因受傷，周小紅不讓他抽烟，這時候忍不住向小虎子要了一根，小虎子替他點上，自己也叨了一根。王森問道：「那你有什麼看法？」

小虎子噴了一口濃烟，道：「俺認爲俞大坤的鑽戒失竊，跟後來發生的命案沒有關係！」

王森長長吸了一口，却嗆咳起來，一咳傷口便發痛，他忙捺熄烟蒂。過半晌才道：「假如沒有關係，他們因何要殺李光祖？難道你認爲李光祖身上另藏隱秘？」

小虎子抓抓頭，說道：「但一顆鑽戒賣出去值得多少錢？值得殺死這許多人麼？須知人殺得越多，他們暴露的危險性便越大……」

「這當然是不合理的現象，但也可能只是咱們不知道內情而已，不能够這樣武斷！」

「那您是認爲這些命案，全都是爲了那個鑽戒而發生的？」

「俺一早便有此看法，到現在還沒有改變過！」王森看着他「吞雲吐霧」，喉頭發淡，只好將眼拿開。「當然你的看法也未嘗無理！嗯……俺提示你辦幾件事。第一，查詢那鑽戒的價值；第二，到王騰達家深入了解他的背景，尤其是上海有關方面……啊！」

說到此，王森忽然「啊」地叫了一聲，小虎子急問：「處長，您傷口發疼？」

王森雙眼望着牆角，用回憶的語氣道：「俺現在才記起，王騰達臨死之前，對俺說過一句話……」

「他說了什麼一句話？」小虎子興奮地道：「處長，您再想想！」

「他不斷喘氣，說得斷斷續續的，好像說了很多話，其實只說了兩個字……」

王森道：「是……青……是青什麼的，他還未說出來，因爲你跟小趙來了，俺以爲是凶手，所以便走開了！」

「只是兩個字？是……青？」

「相信俺沒有記錯！」

「你有問他的話嗎？」

「嗯！當時俺大概是問他，是誰殺他的！」

小虎子心頭又是一跳，道：「這樣說來，其實他只說了一個字！青！這青字是代表什麼？是人名？地名？」

王森道：「姓氏青的俺未曾聽過，如果是直叫名字，除非此人十分出名，例如局長，若只呼而勇，或一彪，大家都立即會想到誰，所以也可能是地名，比如他本欲說：是青島某某人派來的人！」

「青島……」小虎子沉吟道：「青島這麼大，去那裏找一個沒有姓名的人？」

王森噓了一口氣，道：「當然也可能是一個帮會的名稱！快查一查，有那個帮會的第一個字是青字的！」

這總算將範圍縮小了很多，小虎子臉上又有興奮之色。「俺回去立即查！」

「還有，俺一直認爲俞耀基在日本發生事故太湊巧了一點。」

「不過這可難查一點。」

「王騰達爲什麼會跟這件案子連在一起？雖然他們做案乾淨利落，嘿嘿，但也不能不留一丁點綫索！」王森想了一下，道：「小虎子，你先回去吧，有事再聯絡，假如俺有所發現，會打電話回去！」

× × ×

小虎子趕回總局，聽到的消息使他十分沮喪，東交巷十七號那棟大屋，找不到一個人！

小虎子忙問：「屋主是誰，難道也查不出來？」

「屋主舉家去烟台探親！」

小虎子眉頭一皺，道：「老胡還在烟台嗎？打電話叫他調查！要快！」他忙又

去蔽周而勇的房門。「局長，小虎子！」

周而勇叫他進去。「坐吧，不要急，抽絲剝繭，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李光祖的供詞我已看過，對咱們很有用處！」

「剛才俺跟處長在醫院裏談過。」

「他怎樣說？」

小虎子將王森的看法轉述了一次，周而勇立即點起烟斗來。「雖然王騰達只說一個字，但總比沒說的好！」

「局長，俺想把彭開抓來問問，俺不相信他的手下替人行兇，他一點消息都不知道！」

周而勇沉吟了一下，道：「好，最好你親自去一趟！」

小虎子立即站了起來。「那俺先走了！」他走出大廳，叫人查彭開的資料，拿到地址，便帶了幾個人上車。

彭開是「同勝會」的老三，同勝會跟一般帮會組織沒啥分別，但他們還開了一座茶館，既增加收入，也可作爲帮內的聯絡點。

「同勝茶館」座落在大街，吉普車停在附近，小虎子留兩個人在茶館附近戒備，他帶兩個偵緝隊員進去。

茶館人客不多，小二見有人進來，忙上前招呼。小虎子道：「彭老闆在嗎？」

「請問您們是那來的？」

一個偵緝隊員首先竄進去，另一個喝道：「咱們是局子裏來的！快！快叫他出來！」

小二哈腰道：「三位來得不巧，咱們老闆今早出遠門去了！」

小虎子冷哼一聲：「去那裏？」

「俺是小伙計，老闆去那裏，怎敢問呢？」

「誰知道？掌櫃的，過來！」

老掌櫃精神還很足，放下毛筆，走了過來，問道：「長官有何指教？」

「彭開在那裏？」

「昨晚兒他告訴我要去天津辦貨，今早他沒來過，大概去了吧？」

小虎子向小吳打了個眼色，小吳扯着他衣襟，道：「假如你說錯了一句話，叫你吃官司！」

「大人寃枉！老闆是這樣對我說，但他有沒有騙我，我就不曉得了，到時候，您可得明鑑呀！」

小虎子知道這是條老狐狸，不好應付，於是道：「小吳，你跟小三子留下來，不許讓任何人打電話！」他說了便出去，招呼手下上車。「去彭開家裏！」

彭開家是座小院，當小虎子敲開門時，見開門的是位老大娘，不由一怔，沉聲道：「老大娘，您是彭開的媽媽？」

老大娘神情看不出一絲驚慌。「彭開自小父母雙亡，我是他丈母娘，你們是誰呀？」

「局子裏來的！」小虎子微微用力，推開門板走進去。「叫他出來！」

「他……他今早出門去了！」

小虎子把老大娘拉開，招呼手下進來。「大娘，咱們要搜一搜，你跟咱們進來吧！」

「他不在，你們還查什麼？」

小虎子可不理她，進了廳便叫道：「屋子裏的人，全部出來！」

裏面响起小孩的哭聲，不久一個女人帶着三個孩子出來，另外還有一個四十多歲，像傭人的女人。「房裏沒有人了？」

彭開的女人道：「沒有了。」

「進去搜！」

兩個偵緝隊員搜了好一陣，不見彭開的踪影，出來報告。近來小虎子已懂得觀微於細的竅門，他見彭開老婆一直都很緊張，直至此刻尚未放鬆，心頭一動，問道：「你們的柴房在那裏？」

那女人口吃似的說道：「在……在後頭。」

「小劉，看着她們！」小虎子帶另一個偵緝隊員向後院走去。後院果然蓋了一座護厝，矮矮的，一看便知道不是住人的，但門却鎖着。

「快把鎖弄開！」小虎子低聲下令，將槍拔了出來。

那偵緝隊員，將鎖撬掉，一脚把門踢開，只見裏面放着一些乾麥桿，還有一堆劈了的乾柴塊。小虎子見乾柴排列得十分整齊，而麥桿却甚是凌亂，知道另有乾坤，當下冷冷地道：「彭開，你給俺出來吧，咱們已將附近全包圍了！」

麥桿堆全沒反應，小虎子示意手下將麥桿拿開，麥桿搬開三分二，小虎子見地上石板邊緣有隙，便示意手下停手。

他親自蹲下，把石板提了起來，下面是個地窖，黑黝黝的，小虎子拿着槍閃開，喝道：「彭開，快出來，你已是甕中之鼈！」

下面沒有應聲，小虎子輕聲對手下說了幾句話，手下抓起一把麥桿，再將它點燃。小虎子故意道：「你下去看看！」說罷，拋下一塊石頭，只聽下面「砰」的一聲！

小虎子吃了一驚，但怒火立生：「他媽的，你還敢垂死掙扎！」

偵緝隊員道：「隊長，他在暗處，咱們下去很危險！」

小虎子罵道：「好，看誰毒辣！把他老婆孩子，一股腦兒押過來！」

那偵緝隊員和同僚押着彭開的丈母老婆和兒女來。小虎子在周圍搜索過，似乎沒有出口，因此他大聲叫道：「彭開，你聽着，你不出來，咱們便對你老婆兒女不客氣了！」

彭大娘叫道：「你們不能這樣……做官的那有這樣的？」

小虎子冷冷地道：「吃公家飯的人和他們的家屬，便要忍受匪徒用任何手段對付！咱們對個殺人犯，就不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彭開老婆身子亂抖，小虎子道：「先將他丈母娘和老婆推下去！」

彭妻尖叫一聲：「不行……我……阿彭不在裏面！」

小虎子冷冷地問道：「那麼，裏面的是誰？」

「是……」彭妻結結巴巴地道：「是兩個男人……」

「什麼來路？叫什麼名？是不是彭開的手下？爲什麼要藏在裏面？」小虎子一口氣提出幾個問題。

「我不知道……是……阿彭帶他們來的……」

「那他自己呢？」

「他今早眞的出遠門去了，好像說要去天津！」

「去天津幹什麼？」

「他沒說……」

小虎子估計她所說的眞實性很高，沉吟了一下又問：「地窖有沒有出口？」

「沒有……只有通氣的……」

「在那裏？」

彭妻向遠處的烟囱，指了一下。「左邊那根就是通氣的！」

原來隔着一個院子的灶房，屋頂居然豎着兩根烟囱。小劉道：「隊長，俺有一個辦法，將烟囱塞住，再塞住出口，他們便得乖乖出來！」

小虎子另有辦法，道：「你拿着石板爬上去，蓋住烟囱。」小劉去後，他又叫另一位手下，用水弄濕麥桿。

過了一陣，一切準備好了，小虎子便點火將麥桿燃着，然後拋下地窖。由於麥桿濕過水，不斷冒出烟來。過了一陣，那堆麥桿已被拋下四分之一，下面不斷傳來咳嗽聲。

小虎子大聲叫道：「趕快將槍拋上來，乖乖出來投降！」

下面的人仍然沒有反應，不過再過兩盞茶工夫，下面便傳來兩道槍聲。

小劉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小虎子跺足道：「壞了，他們可能自殺了，眞是功虧一簣，不要再拋麥桿！」他退出柴房，又道：「小劉，你立即叫老何駕車回總局，再調幾個人來！」

× × ×

地窖裏的屍體終於弄上來，是兩位二十多歲的大漢，他們太陽穴都有彈洞，無可懷疑，都是在走投無路情況下自殺的。

小劉道：「這兩個可能便是殺死王騰達和射傷王處長的兇手。」

小虎子低聲罵道：「你以爲死就可以一了百了嗎，老子還有辦法將你們的底挖出來，小劉，到殮房叫化粧師傅，拭去血跡，替他們拍幾幅遺照，頭臉，半身，全身的都要，還有，背後的也要！」

× × ×

到東交巷十七號搜索的隊伍已回來，他們查到有位姓梅的賃下那空屋一個月，現在已沒人住，而屋內的傢具，都是原有屋主的，至於姓梅的去了那裏，則沒人知道！

小虎子也將彭開家發現疑兇的經過，告訴周而勇，他心裏着實担心周而勇會責罵自己太過魯莽。

那知周而勇聽後竟然說：「這不能怪你！他們根本已無求生意志，軟的不吃，如果硬拚，他們在暗處，你一下去，生還的機會只有一分！」

「不過……」

「沒有什麼不過，幹咱們這行雖然隨時要有犧牲的心理準備，但犧牲也要看有沒有價值，如果你下去，他們打死了你再自殺，難道對大局有好處，現在咱們還有希望攪清他們的背景！」

小虎子這才安心，他忙道：「局長有什麼指示？」

「剛才我已問過俞大坤，他這鑽戒價值二十餘萬，是在上海訂造的，時間歷個餘月，是俞大坤三月份去上海，親自挑了鑽石，再讓人設計和打造戒指。」

「爲了二十多萬勞師動衆，還殺了這許多人，眞令人難信！」

周而勇道：「我讚成小王的看法，也許鑽戒裏面還有什麼秘密，是咱們不知道的！」

「這點俺可想不通。」

「現在想不通，將來可能想得通！」周而勇道：「你找林小峯跟李光祖，把梅再發的肖像畫出來，這點很重要！」

「但俺想去王家深入調查一下。」

周而勇想了一下，道：「也好，畫像的事，你派別人辦吧！」

這一趟沒有白行

王騰達家的排場，自然不如俞大坤的奢華和氣勢迫人，不過那棟仿青島市的二層高的西式別墅，給人的感覺依然氣派豪華，而且還因爲新建不久，給這新暴發戶下了註脚，只可惜他的命短了一點。

王家這幾天因爲在辦喪事，所以上下的人都十分忙碌，王騰達有一妻一妾，小妾過門才六年，生下一子，而髮妻金氏則產下三兒兩女，家庭關係比俞家簡單，也因爲王騰達遲婚，孩子都未能獨立，單純一點。

王騰達的屍體仍停放在殮房裏，大殮的日子訂在明天，他的妻妾都在殮房裏守靈。

小虎子是去殮房找金氏的，他滿以爲金氏一定會跟政府合作，不料金氏見到小虎子，便一口拒絕。「多謝隊長的好意，未亡人現在無心與你研究，可否請隊長過兩天再來？」

小虎子道：「俺今天來找你，便是希望能盡早捉到兇手，拖延時間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隊長現在跟未亡人說什麼，我都沒有心情，有些細節也未必記得起。」

「咱們了解您的心情，不過……」小虎子也覺得她的話不無道理，於是改口說道：「那請問俺什麼時候來找你才比較適合？」

金氏道：「大後天吧！」

小虎子道：「後天下午好不好？俺相信王先生泉下有知，也希望能早日抓到兇手。」

金氏聽後點點頭，小虎子向她告辭，却暗中向林小峯打了個眼色，林小峯會意，忙道：「隊長，俺送你一程！」

兩人出了殮房，小虎子將手放在他肩上，將他拉到一邊，問道：「王先生的姨太太與王太太感情怎樣！」

林小峯說道：「這件事恐怕要問老鼠，他會比較清楚，俺多數跟當王老闆在廠裏。」

「現在藥廠由誰負責？」小虎子問道：「到底老鼠叫什麼名字。」

「他姓老，叫小三，因爲生得又黑又矮小，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鼠。」

「老鼠可機靈得很哪，王先生對他很信任嗎？」

「如果不信任他，又怎會放他在家裏？」林小峯愕然道：「隊長你爲什麼問這個？」

小虎子道：「你還未答我剛才那句話，你自己也有看法嘛！」

「現在藥廠暫停，王老闆的大兒子今年才十五歲，而且一向在學校唸書，從未做過生意，他怎可負責，所以到現在還未決定，姨太太讚成把生意收起來，或者賣給兪大坤，但太太却不讚成。」

「哦，什麼原因，難道王太太想自己出去做生意？」

「不是，她認爲二夫人比她適合，待過了三年，生意才交給大少爺！」

小虎子哈哈笑道：「女人像她有這種胸襟的，可未聽過，她不怕姨太太挾帶私逃。」

林小峯嘆了一口氣，說道：「所以咱們也都不知道走那一條路才對，假如二夫人另有私心，大權在握之後，不但老闆一副家當和半生心血，一無所有，而且咱們這批老兄弟生活也成問題，但有若將生意收起來，大家又覺得捨不得。再說也沒了工作。」

「這是姨太太高明之處，她以退爲進，你等着瞧吧，最後一定是由她出掌大權。」小虎子道：「你有空替俺留意姨太太的行動！」

× × ×

王騰達出殯那天，岳華山偕小虎子和林五嶺出席，到場拜祭，岳華山見靈堂上那這橫額寫着「大仇待雪」，心中極不是滋味。

三個人懷着沉重的心情返回總局，各自坐在自己的坐位上抽着悶烟，楊鎭見狀，忙問道：「隊長，什麼事兒弄得悶悶不樂的！」

小虎子朝他臉上噴了一口烟。「你明知道，還問什麼！」

「這案子嘛……」

小虎子霍地站了起來。「難道你已經想到辦法！」

楊鎭不由語塞，半晌，才訕訕地說道：「就算一時之間破不了案，也不用苦着臉！」

林五嶺拉一拉楊鎭的衣袖，低聲道：「王騰達的未亡人，在靈堂上掛着牌匾，上書『大仇待雪』！咱們的面子全都丟盡了！」

小虎子問道：「小楊，其他方面都還沒有消息，那位梅再發的身份調查清楚了沒有。」

楊鎭這才想起一件事來。「對啦，老胡剛才打電話來，俺說您不在，他便轉電話掛給總局長。」

「他媽的，這樣重要的事，也會忘記！」小虎子在他肩上打了一拳，捺熄了烟蒂，快步去敲周而勇的房門。

周而勇仍然是一副從容不迫的神情，「回來啦，老胡剛才打電話來……嗯，你先坐下。」

小虎子拉着椅子坐下，周而勇繼續說道：「老胡說他找到東交巷十七號的屋主，也查過此人並無可疑之處，他只是貪一時之財，把那座空屋租給一個自稱姓梅的人！」

小虎子怒道：「這人已經跟有錢，怎還這般貪錢！」

「一個月的租金一百個大洋，反正房子又是空着無人住，爲何不賺，越有錢的人，越會賺錢！」

「他認識梅再發嗎？」

「不認識，是東交巷的一位專做掮客的老陳介紹的！」

小虎子道：「俺立即去找他！」

周而勇看了他一眼，道：「將與兵在職責上是有分別的，假如事無巨細都要將軍一個人去理，你說你可以全部兼顧嗎？我早已派人去找他了，等下你便問他，嗯，還有，老胡明天便回程，他心思愼密，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小虎子慚愧地低下頭，低聲道：「謝謝局長教導！」

× × ×

當小虎子離開周而勇的辦公室不久，小蘇已帶着一位胖漢進來。「隊長，這位便是掮客老陳。」

小虎子便帶他進房中接受盤問，老陳對梅再發根本亦不認識，那是梅再發自己找上門的，他給了老陳二十個大洋作爲代價，老陳便鼓其如簧之舌，說服了屋主將那座空屋租給梅再發，事後老陳到那大屋檢視過，裏面的傢俱完好如昔，交易便完成。

小虎子問道：「梅再發可有說出租一個月有什麼用處嗎？」

「俺問過他，他說因爲來濟南做生意，一時之間找不到適合的房子，所以暫時租一間作爲居所！」

「你還知道些什麼？」

老陳抓抓頭皮，說道：「俺只知道這些。」

「事後他去了那裏，你以前見過他沒有？」

「他去了那裏，又怎會告訴俺？而俺以前也未見過他，因爲他說他自己是外地人！」

小虎子見再問不出什麼來，便叫小蘇送他走，他又再一次嘗試失望的滋味。

偵查工作，到這時候，進入膠着的苦悶階段，偵緝大隊上下都希望盡快找到綫索，也就是希望能有所「突破」，身爲隊長的小虎子，其苦惱的情況，就更非外人所能理解。

能够比較理解他的，只有王森，所以他在第二天上午，到醫院跟王森談了個多鐘頭，互相交換了意見。

當他離開醫院時，心情異常複雜，他因爲有這樣的一位上司，而感到榮耀和安慰，但亦因此而增加他的思想壓力。

誰都知道王森是最出色的偵緝隊長，而他小虎子是接他的班的，所謂珠玉在前，即使他想「蕭規曹隨」也不容易！

× × ×

小虎子帶了趙華國和楊鎭再度拜訪王騰達的太太金氏，金氏臉上仍掛着愁容，招呼他們到王騰達生前設下的會客室。

這會客室是王騰達以前跟心腹談機密的地方，在裏面說話，不怕被人聽見，小虎子對這環境十分滿意。

小虎子開始發問：「王太太你是幾時嫁給王先生的？」

「嫁給他已有十六年了。」金氏有點神魂不附的樣子。「那時候他正在濟寧奮鬥。」

「王先生以前在上海的事情，你知道嗎？」

「他以前的事，他極少在我面前提及，也不希望任何人提及，因爲他認爲那是他個人歷史，不光采的一頁。」

小虎子可有點難以置信，因爲一般人踏進帮會大門，便很難「全身而退」，是以他語氣帶點探究的味道：「王太太，王先生已遭不幸，他以前就算殺了人，但現在這一切對他已沒有任何約制的作用，俺希望你說實話！」

金氏有點不悅，「你懷疑外子改過自新的誠意？如果他不是要痛改前非，不會由上海回山東，到山東之後，亦不會再由濟寧搬來濟南，在濟南打天下時，環境十分惡劣，雖然他可以利用他以前替他賣命的弟兄，爲他創造局面，但他一直沒有這樣做過，假如你不相信的話，大可以到下面去問一問！」

她這幾句話很具說服力，小虎子沒法，他沉吟了一下，才道：「這個咱們相信反駁你，但問題是王先生有意斬斷跟帮會間的關係，不過別人未必肯跟他斷絕。」

「由我嫁進王家之後，都未見過他跟帮會的人來往！何況他跟帮會有來往，是在上海，只要他離開上海，要斬斷關係，並不太難！」

小虎子這才發覺金氏外貌雖然平庸，但說起話來，却有條有理，不是容易對付的人！

楊鎭接腔道：「大嫂，事情不一定像你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就說王先生遇害的事，對方佈置嚴密，凶手又是神槍手，絕不是普通人所能幹的，你認爲他不是死在帮會手中，那會死在誰手中？」

金氏不由語塞，良久才道：「假如我猜得出誰是兇手的話，早就已經告訴你們了！」

小虎子忙道：「大家研究，不用急，王太太，你先生在生意場上，有跟誰過不去的嗎？」

金氏想了一下才道：「據我所知，他除了跟兪先生，好像有點不大愉快的事外，並沒有別人了！」

小虎子故意問道：「那會不會是兪先生僱人殺死王先生的？因爲兪先生失去一隻鑽石戒指，當時他用另一顆頂替，却讓王先生看出來了，當衆指出，使兪先生幾乎下不了台！」

金氏愕然道：「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兪先生是做正當生意的，他不會因爲這樣就僱人殺死我丈夫吧？何況鑽戒雖貴，但對兪先生來說，並不是掉不起！」

這句話說得更爲有板有眼，小虎子對她刮目相看，心想難怪王騰達會改邪歸正，看來他這位賢妻對他起了不小作用！

趙華國插腔問道：「王太太，最近有什麼人來找你先生嗎？」

「沒聽他說過！」

「他有事會不會跟你商量？」小虎子再問：「因爲咱們覺得殺死尊夫的行動，是一項預謀，不是一時衝動幹的，而且當時他曾打電話給我，可惜還未說出什麼，電話筒便傳來槍聲，結果我帶人趕去，已找不到人！」

金氏低頭沉思，小虎子再道：「五月一日工廠放假，王先生爲甚麼還要回廠房？他回去幹甚麼的？」

金氏道：「他平常有什麼事，很少對我說，理由是男人的事，女人最好少管，他不論假期還是平常，日間都很少在家，只有偶然跟咱們到外地旅遊，或者回家鄉，才不上班！」

趙華國一邊記錄，一邊問：「最近你們可有回鄉？」

「已有六七年沒回去了，因爲咱們兩家人上一輩的親戚都已死光，而且他一早便離家，到外面闖蕩！」

「姨太太小咪的家鄉可有回去過？」

「她家在平安店，外子跟她回去過兩次，小咪妹則一年回去幾趟！」

平安店距離濟南只有二十華里，來回很是方便，小虎子又問道：「她的出身如何？」

金氏道：「我相信這件事跟她無關，她是個好人！」

小虎子說道：「等下咱們也會跟她談話的，但是咱們却希望能够先對她有點了解。」

金氏想了一下才道：「說起來她身世也很悲慘，母親早死，後娘待她不好，後來她便跟同村的老頭學唱曲，最後跑到濟南城賣唱，先夫以前常到她賣唱的地方談生意，所以娶了她！」

金氏剛喘了一口氣，又加上一句：「先夫在討妾之前，是先徵求過我的意見的，後來我跟她見過兩次面便答應了！因爲她年輕，又見過場面，可以跟先夫出去應酬！」

「王先生討她回家有多久了？」

「快六年了。」金氏道：「咱們三人之間的感情十分好，我一向視她爲妹妹，她亦當我是大姐，如果你們要問她的話，我上樓叫她來！」

小虎子考慮了一下，道：「咱們是要找她，不過王太太最好在場！」

金氏開門叫人上樓去請小咪下來，她一身素衣，蛾眉不掃，但不掩其清秀，她落落大方地坐在金氏身旁，說道：「只要你們問的是爲了調查兇手的，我必知無不言！」

小虎子開門見山地問：「王先生最近有沒有跟你提及有舊人找他的事？」

「不知你指的是什麼舊人？」

「以前帮會中人！」

小咪看了金氏一眼，金氏忙道：「二妹，你知道的都照實說吧，反正騰達已過世！」

「上個禮拜他不回家吃飯，那晚他回來，我見他有點心事重重的樣子，所以問了他幾句，他說在日上海的兩位朋友來找他談點事！」

這兩個人很可能便是林小峯所提的那兩個，其中也就有一位是梅再發，當下小虎子立即緊張起來，急問：「那兩個人找他爲了甚麼？」

「當時我也問了，但騰達只笑了幾聲，說他們看錯人了，假如我還想跟他們一齊『幹活』，又何必回來山東？」小咪道：「我撒嬌，問他到底是甚麼事兒，他說他已拒絕了，不必再提！」

「原來是上海的！」小虎子抽起烟來

。「他完全沒有再透露一點口風？」

「沒有！」小咪說得很確實。「通常他不喜歡提及的事，我絕對不會再問。」她頓了一頓續道：「但我却發覺，自從那天之後，他一直好像有點心事般，本來他在濟南票號裏存了一箱東西，只有他才能提取，但四月三十日他還要我跟他到票號裏更改手續！」

小虎子精神乂是一振，急問：「更改甚麼手續？」

「加多一個簽名，我也可以提取！」

小咪轉頭道：「騰達遇害的消息傳來，我也跟大姐談過！」

金氏道：「是的，二妹的確將這件事告訴了我！」

小虎子問：「爲甚麼他不叫王太太加一個簽名，却要你？」

「我當時也問過騰達，但他說他這樣做自然有他的理由，只叫我不必多問，還說他對大姐同樣信任！」

小虎子道：「存在濟南票號的那箱東西，你打開過來看過嗎？」

「沒有，騰達只說萬一他有事走不開，我可以代勞去領取，他沒叫我看，我自然不會打開來看！」

小虎子看了兩個手下一眼，道：「兩位現在可否帶咱們去領出來看看裏面的東西？」

裘小咪跟金氏都沉吟不語，楊鎭忙道：「箱子裏的東西可能是破案的關鍵！」

小虎子道：「咱們保證，不動裏面的東西，就算拿了，將來也一定發還，而且會寫收據給你們，俺再聲明一下，卽使王騰達犯過法，只要你們沒沾上手，咱們絕對不會難爲你們！」

金氏大方地道：「隊長這樣說，顯然還對咱們不放心，二妹，勞你帶他們去領吧，趁現在人家還未關門。」

小虎子忙道：「不，最好請王太太也一齊去！」裘小咪首先讚成。

金氏長身道：「那請三位等一等，我先上樓換件衣服！」

「請隨便，我想要電話用用！」

「電話在客廳裏！」

小虎子到客廳，打了個電話給周而勇，周而勇聽後亦十分興奮，道：「我叫副局長帶收據到濟南票號等你們！」

小虎子擱下電話，心情乂興奮乂緊張，這一趟總算沒有白行，最低限度，多了個希望！

希望王騰達寄存在濟南票號裏的那個箱子裏面有他們要找的綫索。

花名册的啓示

江北的票號類似江南的錢莊，但業務比錢莊廣，做法也比較活，如今的銀行像票號，多過像錢莊，最低限度在淸末巳有雛型的支票——銀票，當然銀票跟現在的支票，在使用功率上，大有不如，但最低限度，巳解決了做生意的人，或者出外去遠處的商旅，解決了揹一大袋銀兩上路的困難和安全問題。

濟南票號在濟南城裏的同業間，信譽最好，招牌也好，你莫看它門面看來有點窩囊和破落，但客似雲來，有時候票號裏的是銀根鬆動，存錢進去，不但沒有利息，票號反要向客戶收取手續費，像王騰達那樣將一箱東西存在裏面，不但要交費用，而且還得講情面，當然憑王騰達近期在商場上的威風，要辦什麼事都容易。

當濟南票號的大檔手（相當於現在的銀行經理）打開鐵櫃，取出一隻鐵箱來時，小虎子等人立卽緊張起來，一對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那隻箱子！

大檔手老徐道：「請二夫人檢視，這隻箱子可沒開過，封條也尚完好的！」

鐵箱的面積只有普通的籐篋一般大小，裘小咪看也不看便說道：「咱們信得過你！」

老徐拿出一張紙來，說道：「請您在這裏簽個名，蓋個印，表示你今日來提取過！」

裘小咪辦好手續，老徐便道：「諸位慢慢看，俺到外面等！」他出去時，順手將鐵門關上，這是密室，鐵箱打開之後，只有金氏、裘小咪和小虎子能夠看得到。

小虎子說道：「請二夫人將箱子打開吧！」

裘小咪也有點緊張，她先撕掉箱子上面的封條，再取出一把鑰匙來，雙手有點發抖地將鎖打開，掀起蓋子，只見裏面放着一叠錢，幾條金條，還有一把槍，一包子彈！

小虎子叫裘小咪將箱裏的東西全部拿出來，這乂發現箱底原來還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小虎子立卽伸手過去，道：「二夫人，這本册子可以借我看看嗎？」

裘小咪說道：「可以，但我要一齊來看！」

「沒問題！」小虎子接過簿册打開扉頁，只見裏面用毛筆寫着一行字：上海青龍帮花名册！

這刹那，小虎子像遭電殛般，心頭猛地一跳，他連忙再揭下去，第一頁註明帮主，第一任是汪倫，第二任是王達仁，他指着王達仁的名，問金氏：「王太太，王先生以前是不是叫這個名字？」

金氏點點頭，道：「是的，他在家的小名阿小仁子，上學時才叫達仁的……但他在濟寧開始便改名騰達了，達仁這個名字，我也幾乎忘記了。」

小虎子繼續看下去，裏面都是些人名，有的名字在上面用紅筆打了個交叉，有的則用紅筆勾掉！小虎子道：「這本册子是有關王先生在上海的資料，對你們沒有好處，只有壞處，俺想取走！」

金氏與裘小咪齊聲同意，小虎子蹲下檢查了一下，那些錢是眞鈔，他自然不動，結果他乂取走了手槍和子彈。「俺寫一張收據給你們！」

金氏與裘小咪忙不迭表示不用，她們重新將鐵箱鎖好，小虎子敲門，老徐推門進去，哈腰道：「隊長辦好公事啦！」

小虎子點點頭，轉頭道：「兩位夫人請慢，俺先出去了，假如兩位有新發現的，請掛個電話到總局找俺，如果俺不在的話，亦請交代一下！」

金氏忙說道：「謝謝隊長，要你多操心！」

小虎子剛走了兩步，乂想起一件事來，急忙再走回去，道：「兩位夫人，萬一有人找上門，向你們要這些東西，你就說不知道……嗯，也可以告訴他們，說王先生那個鐵箱，讓咱們拿走了！」

裘小咪臉色有點發白，道：「隊長不派人保護咱們？」

「在未破案之前，咱們一定會保護你們！」

小虎子到大廳，丁一彪巳至，他扼要地向他報告了，然後將東西交給他，丁一彪掀開花名册，看了幾眼，帶點興奮地道：「這次收獲不錯，咱們回去吧！小楊，你留下來問問……」他附耳對楊鎭說了幾句話。

楊鎭道：「俺知道了。」

丁一彪乂對趙華國道：「小趙，你到王家或者藥廠那裏，找幾個跟王騰達在上海混過的人，請他們到總局來一趟！態度要溫和一點。」

× × ×

趙華國尚未返回總局，楊鎭巳先到達了，他向丁一彪報告：「副局長，俺依你的吩咐問過老徐，他說自四月三十日之後，裘小咪沒再到過濟南票號，還出示過手續單，讓俺看過！」

丁一彪點點頭，道：「這樣看來裘小咪這個人還是老實的，她的話咱們還能相信。」

周而勇道：「好吧，咱們大家集中精神研究王騰達的遺物。」

小虎子輕輕吸了一口氣，首先說出自己的見解。「俺認爲王騰達臨死前對王處長說的那兩個字，是指殺人者是青龍帮的人！」

會議室裏的人，大部份都讚成他的看法，岳華山道：「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事情便好辦得多了！咱們將此事以及在彭開家地窖裏自殺的那兩個大漢的遺照，寄到上海，請他們協助調查一下，相信王處長跟他們的關係，卜局長不會推托。」

丁一彪道：「這步棋咱們遲早要走，但大家是不是可以再深入挖掘一下，王騰達離開上海巳十八年，爲什麼當年人家不來殺他，而到現在才進行？」

朱國明問道：「會否因爲他改了名，人家找不到他，至今時才查淸楚他的下落呢？」

楊鎭道：「不可能，王騰達不是無名小卒，而且他還到上海辦西藥。」

凌志風道：「他的死亡會否跟他到上海辦西藥有關？咱們可以在這方面着手調查一下，起碼要知道他跟什麼人接觸，到上海買藥是不是他親自去的！」

小虎子接道：「等下老趙帶人來了之後，就可以問淸楚……」

周而勇道：「慢來慢來，根本問題咱們還未弄淸楚，王騰達之死，是否跟兪大坤鑽戒失竊案有關，這一點咱們一直以來，都還未有確定過！」

岳華山道：「以前我也有懷疑，但現在却認爲，這兩件案子，二合爲一，王騰達之死，根本是鑽戒失竊案的延續。」

丁一彪問：「理由何在？」

「兪大坤那隻鑽戒是在上海訂造的，而殺死王騰達的兇手，却是上海青龍帮的人——假設咱們的猜測沒錯的話，」岳華山道：「兩件案子都跟上海有關係，我看不會是偶然的湊巧。」

周而勇道：「大家繼續發表意見。」

朱國明道：「我讚成岳處長的看法！」

周而勇道：「好吧，咱們就假設這兩宗案子，實爲一宗，但到底鑽戒裏面藏了什麼秘密？」

朱國明道：「我讚成請兪大坤來問一問！」

周而勇道：「現在巳夜了，明天才進行，繼續？」

丁一彪道：「通常一般的謀財害命，除了報復，陷害，便是爲了名、利、權，幾乎無一能脫離這個範圍，所以我大胆假設，那顆鑽石本來是一種權力象徵，當時首飾舖一時不察，賣了給大坤，而事後才發覺，所以便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搶回。」

凌志風不讚成。「假如那隻鑽戒是上海帮會的權力象徵，他們大可以出錢向兪大坤收購，甚至付出比原價高的代價，照理兪大坤不會拒絕。」

丁一彪想了一下，反問：「凌科長認爲那隻鑽戒，乂有什麼價值。」

凌志風道：「我暫時還推敲不出來，但估計那件事總是見不得光的，否則他們可以向兪大坤收購。」

周而勇道：「大家如果沒有意見，我先來總結一下，他環掃在場之人一眼，頓了一頓，才道：「兪大坤在上海訂購的鑽戒，其眞實的價值，遠遠超出賣價，還可能是上海的首飾店一時弄錯了，而實際上鑽戒在帮會中人的眼中，它價值極高，所以不惜遠到上海做案，除了利用李光祖的鸚鵡盜走鑽戒之外，並將一切知情的人殺掉！」

岳華山忽然插腔道：「梅再發爲什麼不殺死捐客老陳？他跟他朝過相，但跟他朝過相的王騰達和李光祖，却先後遭受滅口之災，局長剛才的總結，未將王騰達聯系上？」

丁一彪道：「我替局長解釋一下，因爲王騰達是知情者，青龍帮的人來問他有關兪大坤那隻鑽石的事。」

「不對，」岳華山可不同意：「他們找兪大坤是在四月廿六日，但他們去找李光祖却是四月廿二日，證明他們早巳知道鑽戒是在兪大坤手中，而且憑王騰達昔日跟青龍幫的淵源，假如他只知道這一點丁秘密，以他的性格，絕對不會使對方引起殺機。」

丁一彪反問道：「岳處長的有什麼高見？」

岳華山還未答，凌志風巳搶着道：「王騰達一定還知道更多的秘密，而且這個秘密假如洩漏了一丁點，便會對青龍帮造成極大的損失。」

岳華山道：「我的想法正是這樣。」

周而勇帶點興奮地道：「好！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王騰達到底還知道什麼秘密？」

丁一彪道：「我有個提議，當日咱們在藥廠裏搜索，只表看面上的，至於鎖在抽屜裏面的，咱們完全沒開過來看過。」

小虎子道：「抽屜裏還會有綫索？」

丁一彪道：「也許王騰達當時巳寫下了什麼，將它鎖在抽屜裏未」

周而勇忙問：「這幾天藥廠有沒有人

進去。」

「門鎖了，」小虎子道：「有兩個弟兄守着，有幾個人進去提貨，但出入都接受檢查。」

周而勇担憂地道：「抽屜裏可能另有秘密，但咱們想得到的，人家也可能想得到。」

小虎子「虎」地站了起來。「局長，俺現在就帶人進去搜！」

「好，多點帶人，」周而勇道：「等下王騰達的老兄弟來了之後，請老丁辛苦一下。」

「這是責任，局長說得太客氣了。」

丁一彪道：「小王不在，當然由我來。」

× × ×

趙華國只能找到一個叫王福子的中年漢子來，昔年跟王騰達到上海打天下的，大多巳「告老」回鄉，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了。

丁一彪在密室裏接見他，他首先聲明：「王先生，咱們今日請你來，絕對不是要翻你的舊賬，只是爲了盡快將殺你老闆的主兇捉拿歸案。」

王福子道：「不是說那兩個人巳自殺了嗎?」

丁一彪含笑反問：「王先生認爲那兩個人會是主謀人?」

王福子怔了一怔，問道：「副局長想問些什麼?」

「您是跟王騰達一起到上海打天下的嗎?」

「不，俺是次年才去，是王大哥寫信叫俺帶幾個同鄉去的。」

「王騰達以前叫王達仁?」

「是的。」

「你在青龍帮是担任什麼職位?」

「俺初時是一般的打手，後來才升爲香主。」

丁一彪隨手拿出那本花名冊，還將死在彭開家地窖的兩個大漢的遺照拿出來。

「你見過這兩個人沒有?」

王福子仔細瞧了幾眼，說道：「沒瞧過!」

「這一本花名冊，是王達仁帶回來的?他有什麼作用，回山東之後，你見過沒有?」

「俺一概不知道，因爲俺根本不知道王大哥還抄了這一本花名冊，同時將它帶回山東。」

丁一彪哦了一聲，將冊子推到王福子面前：「青龍帮第三任帮主是誰?你一定知道!」

「徐東滙。」王福子指着一個名字道：「王大哥當老大時，他是堂主，但現在還是不是他，俺就不知道!名字上面打交叉的是死了，打圈的是退出了。」

趙華國立即記錄下來，丁一彪再問：「王騰達在上海辦西藥到山東賣，是他親自去的嗎?多久去一次，最近是什麼時候去的?」

「頭一趟是他自己去的，一共去了十天，嗯，不算在路上的時間，他帶老鼠去的，後來便由許副經理去辦!」王福子想了一下，又道：「大哥大概是三年之前去的。」

「他回來有說了什麼嗎?」

王福子這次考慮的時間更長。「他說去過青龍帮，昔日的弟兄對他都還很熱情，而且有人叫他到上海做買賣，他們全力支持。」

「王騰達答應了?」

「不，王大哥當場婉拒了，說他是山東人，在上海做買賣佔不到便宜，多謝他們的好意了。」

丁一彪瞪着他。「王騰達只透露了這許多。」

「他還說，咱們離開之後，青龍帮有一陣子失去了許多地盤，日子很不好過，但是最近幾年又有了發展，不但恢復了昔日的地盤，而且還擴大了，何況上海比以前更加繁榮，所以帮內的弟兄們日子過得很好。」

「他到了上海一直接受徐東滙的欵待嗎?」

「不，他是住在國際飯店的，不過徐東滙帶人去拜訪過他，還在錦江飯店請他吃了一頓，徐東滙本來要大宴上海羣雄的，但被大哥拒絕了，結果到場的只是青龍帮昔日的一些兄弟和帮內的頭目。」王福子點了根烟又道：「副局長，不是俺替咱們老大說好話，他眞的決心跟帮會斷絕來往，做個正當的商人，擠身上流社會。」

丁一彪頗爲同意他的看法，沉吟了一下再問：「許副經理到上海也沒跟他們來往?」

「他根本未沾上點邊兒，怎會跟那些人來往，他是大學生，在上海唸經濟畢業的，對上海的情況比較了解。」

丁一彪覺得在他的ロ中不能再挖出些什麼，便叫趙華國送他離開，他靠在椅背上冥思，小虎子得到那本花名冊，也不是完全沒用，起碼大致上了解到殺死王騰達的兇手與青龍帮有關。

可是他被殺的原因還找不出來，那隻鑽石戒指，到底藏了些什麼秘密?

丁一彪整理一下思路，便去找周而勇，兩人對面而坐，各自抽着悶烟。

周而勇道：「照片巳經寄去上海，明早我會打個電話給卜局長，咱們這邊明天也有事要辦，不能等着。」

丁一彪道：「明天調查兪大坤和王記藥廠的副經理，不過我不敢寄以奢望。」

周而勇道：「連你也灰心了!」

「不是灰心……不過現在沒有什麼突破，眼看這樣拖下去，也不是辦法，讓兇手溜出去，咱們可就……」

「不要長敵人的志氣，我相信人還在山東。」

丁一彪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假如兪大坤那隻鑽戒是個關鍵，那東西這麼小，要帶出境，根本輕而易舉。」

周而勇仍然安慰他：「可能鑽戒要在山東才能起作用，所以未必巳經出境!」

丁一彪沉聲道：「這件事案子要充份跟上海合作，」他忽然又嘆了一口氣：「爲什麼以前的案子都沒這般棘手?」是不是因爲王處長……」

周而勇哈哈笑道：「你是鬪戰鼓而思良將。」

「他的確是個人材，相信他休養了幾天，精神巳好了許多，你明天抽空到醫院跟他交換一個意見吧。」

丁一彪笑道：「我正有這個意思?」他說着站了起來，桌上的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周而勇抓起話筒，剛喂了一聲，便停住了，只見他臉色一變，却帶着點興奮，對着話筒大聲道：「小虎子堅持下去，我立即派人支援。」

他擱下電話，丁一彪便問道：「局長，有發現?」

「小虎子到藥廠搜索，發現有人進廠，雙方正在耗着!」

「來了多少個人?」丁一彪與奮地道：「我立即帶人去!」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

周而勇忙道：「有需要立即打電話來，我等着你。」

廠房槍戰

小虎子帶人到藥廠外，那裏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他叫楊鎭上前弄開大鎖，就在這時候，有人喝道：「站住!」

小虎子等人立即分散，同時將槍拔了下出來，黑暗中有人道：「快離開這裏，要不就開槍。」

朱國明認出那是小蘇的聲音，輕罵道：「他媽的，大水冲倒龍王廟，小蘇，是咱們，出來吧!」

樹後跑出兩個大漢來，正是小虎子派他們來這裏守衛的。

小虎子問道：「有情況嗎?」

「沒有人!」小蘇掏出一柄鑰匙，道：「這是開大門的!」

小虎子接過鑰匙，叫他們重新埋伏在原來的位置，又派了另外兩個守在廠房後面。當小虎子等人打開大門進去後，老何將吉普車開進樹林。

吉普車只能坐六個人，三個留在外面，進廠房的只有三個，便是小虎子、楊鎭和黃成。三人打亮手電筒，雖然小蘇說沒有情況，但他們仍然不敢大意，分開前進，以免在發生情況時，失去照應。

小虎子跟楊鎭進入廠長室，黃成則在外面戒備。楊鎭開了電燈，室內的一切，大致跟上次來時沒有什麼分別。小虎子拉一拉抽屜，却鎖上了。當天王騰達身上有鑰匙，可惜巳交給王太太，現在再派人去找她拿，費時失事，小虎子找了根鐵綫給楊鎭。「小楊，看你的了!」

原來楊鎭曾跟過一位扒竊積犯學過開鎖術，他接過鐵綫道：「這還不容易!」當下蹲下身，把鐵綫插進匙孔扌動。

不料弄了好一陣，居然沒有一絲動靜，小虎子急道：「你到底行不行?」

楊鎭道：「這鑰不好開，您替俺找塊小鐵片來!」

小虎子取了手電筒出去，到四處找了一陣，才找到一塊寬一分多，長三寸的鐵片。

楊鎭有了鐵片，只撬動了幾下，只聽「咔」的一聲輕响，鑰便打開了，他把抽屜拉了出來，道：「隊長請看!」

小虎子早巳走過去，只見抽屜裏有些現鈔，還有幾本帳簿。他信手拿起上面那一本，打開扉頁，只見上面寫着經銷商欠帳簿，但下面則有一行用紅筆寫的字：零三七Y九。這幾個數目字還被一個大問號包圍着。

小虎子心頭剛一跳，楊鎭巳叫了起來：「這是什麼號碼?」

小虎子繼續掀下去，見每頁紙的右上角都有編號，號碼是由零零一零一開始，共一百頁，最後那一頁的號碼是零零一零零。

小虎子仔細一看，一百頁紙大概只用了四五十頁，每個經銷商佔幾頁紙。他再拿起第二本，那是濟南市零售商的取貨欠帳簿，第三本則是下了訂單，還未送貨的帳簿。

楊鎭道：「隊長，咱們拿回去慢慢再看吧!」

就在這時候，黃成的聲音自外面傳來：「隊長，屋頂好像有人!」

小虎子把帳簿塞在楊鎭懷中，道：「快出去!」他將抽屜關上，順手關掉電燈，竄到廠長房外，匿在一堆紙皮盒後面。

不久，上面傳來一陣「沙沙」的異聲，屋頂的一扇天窗被推開，淡淡的星光透了進來。小虎子瞪大雙眼望去，只見上面有幾道人影晃動，接着跳下了兩個人來。

小虎子不肯打草驚蛇，連槍也不敢拔，忽然眼前一亮，原來那兩個大漢打亮手電筒，白瑩瑩的光柱四處探射，小虎子連忙縮回幾寸，幸而黃成和楊鎭亦藏得密，未被發現。

那兩個大漢互相打了個眼色，邊向廠長室走去，邊掏出槍來，一忽，廠長室內燈光亮起，小虎子忽然向裏面打了一槍，隨即換了個方向!

槍聲一响，那兩個大漢被嚇了一跳，同時舉槍發射!這兩槍只是下意識的行動，根本看不到目標。其中一個快步走前，把電燈關掉。

就在這時候，小虎子叫道：「裏面的人把槍拋前來，你倆巳被咱們包圍了!」

槍聲「卜卜」，子彈都是向小虎子藏身之處射去!不過小虎子有裝貨的箱子遮擋，安全得很，他打亮手電筒，將手電筒滾出去，光柱照向廠長室!

這一着十分聰明，那兩個大漢假如離開廠長室，行藏便會敗露!

對方在暗，己方在明，這形勢十分惡劣，那兩個大漢商量了一陣，慢慢向門口走去。

黃成在偵緝大隊中是出名的神槍手，他沉住氣，慢慢探頭出去，槍管微微一動，只聞「砰」的一响，接着一個大漢巳大叫一聲，摔倒地上，隨即向裏面滾進去!

與此同時，另一個大漢亦向這方開槍，但黃成巳縮了進去，那大漢一槍不中，第二槍再叫响，手電筒立即熄滅。

楊鎭趁黑，慢慢向前移動，小虎子向廠長室不斷發冷槍，只要能跟對方一直耗下去，這兩個大漢巳是甕中之鼈!

可是他却忘記屋頂上還有人，楊鎭在地上匍匐，冷不防上面「砰」的一聲响，他反應雖快，及時滾開，但肩上仍中了一彈!

黃成大驚：「小楊，你怎樣啦?」

楊鎭喘着氣說道：「我沒事，小心上面!」

屋頂上人影又是一閃，小虎子眼快，順手舉槍一瞄，子彈帶火射出!可惜這一

槍並沒有命中！不過這幾道槍聲，卻驚醒了守在外面的四個偵緝隊員，他們立即緊張起來，慢慢向廠房靠攏！

小虎子輕聲道：「小黃，你顧上面！」他換了一個方向，忽然將藥箱撞開！

廠長室裏立即射來幾顆子彈，小虎子已跳到楊鎭身旁，把他拉到一旁。「小楊，那裏中槍？」

楊鎭咬牙說道：「他奶奶的，傷在肩膊！」

小虎子心頭十分急，他不知道上面到底有多少個敵人，又懸掛外面的手下，不知生死如何！

廠長室裏沒有一絲動靜，但外面卻傳來一陣陣槍聲！槍聲一陣緊過一陣，小虎子忍不住又喊道：「他媽的，你們再不投降，老子就把手榴彈丟進去！」

話音未落，裏面已响起一個槍聲，緊接着又是「嘩啦啦」一陣暴响，只見廠長室的玻璃窗破碎，一條人影自裏面飛了出來！

小虎子一槍擲去，彈頭留在牆壁上！原來那大漢眞的害怕小虎子丟手榴彈進去，所以打死受傷的同伴，奪了他的槍，撞破玻璃自窗口跳了出來！

那大漢很快便消失在藥箱後面，小虎子急衝進廠長室，把電話機搬到桌下，搖了一個電話給周而勇！

黃成這時候也十分緊張，他一邊要防着上面，一邊又要防着那位衝出來的大漢，一對眼睛瞟來瞟去。

小虎子打了電話，又慢慢爬出來，他爬到黃成身旁，問道：「那人呢？」

「不知道！」

「他媽的，如果讓他溜掉，咱們也不用再混了！」小虎子當機立斷地道：「小黃，你兜一圈，悄悄守在大門那裏，不能讓他溜掉！」

「那你呢？」

「俺留下來，慢慢把他迫向大門，讓你下手！不過不要打死他！」

黃成猶疑了一下，道：「隊長，你小心！」

「去吧，別担心俺！」小虎子迅速飛向對面那堆紙箱，一步一驚心地向後面轉去……

× × ×

進襲王記藥廠的人，共有五個，他們從左邊爬上屋頂，由於偵緝隊員在防守上有疏忽，只守住前後兩端，其實廠房是呈長方形的，兩旁的面積比前後大得多，而老何車子停泊的又是在另一邊，所以當他們趁着夜色翻上屋頂，外面那四個偵緝隊員，居然毫無所覺！

到裏面卜卜的槍聲傳出來，四個偵緝隊員還以為小虎子是跟藏在廠裏的匪徒開火，因此便守在前後門處。這時，老何亦把車子開了過來，跳下車，匿在一棵大樹後面。

屋頂的三個幪面大漢走至邊緣，下面的偵緝隊員立即發現，一邊舉槍，一邊喝令對方投降！那知那三名幪面大漢一言不發，一梭子彈掃過去！

偵緝隊員同時還擊，但對方居高臨下，威力無邊，兩位偵緝隊員，大叫一聲，倒在血泊中！

與此同時，老何和另外兩位偵緝隊員，都向廠後奔去。老何因為距離較近，早到一步，這時候那三名幪面大漢，已由屋頂跳下來！

月光下，兩位偵緝隊員倒在血泊中的情景，看得分明，他睚眦欲裂，毫不考慮，立即舉槍發射！可惜他一來心情激動，影响準確性，二來他職業是司機，提槍捉匪只是他的「副業」，訓練少槍法自然不準，是故雖然他從背後偷襲，竟然無一命中！

這幾槍引起對方的反擊，幸而老何早匿在樹後，伺機回擊！那三個大漢亡命向黑暗中逃奔！

就在這時候，對面樹林裏，忽然射來一陣子彈！剎那間，三個幪面大漢都倒在地上！其中只有兩個還可以還擊！

老何見機不可失，探頭出去，連發三槍，又解決了一個！直至此刻另外那兩個偵緝隊員才趕至，三人成品字形，蛇行鼠伏，向最後一個幪面漢迫進！

小蘇勢不可當，一個虎跳，已撲在他身上，可是那大漢仍不動彈，他伸手一探鼻息，叫道：「老何，這傢伙還有呼吸，快送他進醫院。」

老何緊張地道：「對面樹林裏還有人，剛才那一陣槍，是從樹林裏射來的！」

小蘇愕然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大概是殺人滅口吧！」

小蘇道：「先將他送進醫院，希望能留個活口！」

× × ×

小虎子忽然一個箭步，轉身跳到箱後，雙手持槍平舉，可是箱那裏有人？他想也不想，立即轉個方位，貼牆而立，以免背後受襲！

那大漢並沒有在背後，小虎子慢慢移動，向另一堆紙皮箱前進，他緊張得像拉緊的弓弦！

「砰！」遠處忽然傳來一道清脆的槍聲！小虎子立即向槍聲來源奔去！

一忽，他也聽見一個急促的腳步聲，連忙伏在一角，向前開了一槍！

他發一槍，對方還了兩槍，小虎子不敢浪費子彈，自箱後的另一端探首出去，黑暗中不見有人影，他不敢貿貿然走出去，大家都在黑暗中堅持着。

過了兩分鐘，小虎子首先耐不住性子，抓住一個紙箱向前拋去！

「蓬！」紙箱落地，發出一道巨响，但並沒有引來槍聲。小虎子冒險自箱後走出去，一對利眼四處掃射。

忽然他聽到一個輕微的腳步聲，他忙匿在柱子後面。腳步聲忽然停住，有人咳了一聲，低聲叫四號。四號是偵緝大隊長的代號，小虎子鬆了一口氣，問道：「是小黃？」

「唔！」

「捉到那個人了？」

「不見了！」

小虎子正想探身出去，忽覺有異，當下把槍透出去，再慢慢探頭。

「砰！」小虎子急忙縮回來，子彈貼耳飛過，他心中暗叫一聲好險，想不到對方竟然這麼狡猾，冒充黃成引自己上當！

小虎子冒險再探頭出去，「砰」的又

一聲槍响，小虎子再度縮到柱後，却出了一身冷汗！小虎子見黃成沒有行動，一顆心一直往下沉，忖道：「小黃是不是已經遇害！」

時間一點一滴溜過，小虎子不敢再冒險，而握槍的掌心，已沁出汗來！

過了好一陣，他忽然聽到一陣沓雜的腳步聲，心房再度懸起，幸而一個熟悉的聲音及時傳來：「隊長！你無事吧？」

小虎子認出是黃成的聲音，長長吐了一口氣，道：「你小心，那傢伙還在！」

由於他鬆弛了神經，不自覺地靠在柱子上，無意中發現一團黑影，正由天窗爬上去！他像一頭凶猛的豹子，立即竄前，朝上放了一槍！

「砰！」那團黑影應聲跌下來，跌在紙箱上！小虎子一個箭步標前，槍膛抵在黑影的胸膛上！

奇怪的號碼

距離王記藥廠槍戰的兩天。那是一個晴朗的早上，太陽一早已爬了上來，小虎子帶着黃成和趙華國，坐老何的車子到醫院。

當吉普車剛停在醫院門口，小虎子已急不及待地跳下車，向醫院大樓走去。他來到三樓的梯間，守在那裏的偵緝隊員何新華，向他敬禮報告：「報告隊長，處長還在手術室裏拆綫！」

小虎子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俺先去看楊鎭！」

「他就在三〇九號房，剛喝了一杯牛奶！」

小虎子點着頭走上去，輕輕敲動房門，一忽裏面有人來開門，開門的是個護士。小虎子低聲問道：「他沒事吧？」

「剛吃了藥！」護士對於這位孩子臉的隊長，並不靦覥，「三〇八號那位姑娘吵着要找你哩！」

小虎子臉孔「刷」地染紅，說道：「知道了！」他先到床前，見楊鎭面色蒼白，雙眼緊閉，覺得自己沒能保護他，頗為內疚。

那知楊鎭忽然開腔道：「隊長……俺沒什麼事……你還是去看阿花姑娘吧！」

黃成在背後哈哈地笑着。小虎子把羞憤全發洩在他身上，轉頭瞪着他罵道：「你不知道在醫院裏不許喧嘩吵鬧嗎？笑什麼？他媽的，骨頭癢啦？」

黃成連忙含笑止聲，楊鎭又說道：「隊長，你這麼大聲，也要犯了醫院的規定的！」

「他媽的！」小虎子一回頭見楊鎭睜開一隻眼睛，臉上神情十分可惡。不由怒道：「俺好心來看你，你還——好，這筆帳俺記着，以後再慢慢跟你算帳！」說着開門出去了。

黃成等又發出一陣笑聲，小虎子走回來，瞪着他們道：「還不跟俺走？」

趙華國訝然道：「隊長，咱們去方便嗎？」

「他媽的，你們想到那裏去了？」小虎子怒道：「跟俺去錄口供！」

在廠房外受傷被老何送進醫院的那位大漢，至今尚未脫離危險期，在廠房內被小虎子一槍放倒的那個，情況就較好。他住在三〇六號房，當小虎子他們走去時，他躺在床架上瞪大一對眼睛，見到小虎子他們，神色立時一黯。

小虎子拉了一張椅子在床前坐下，道：「你醒了那就好，叫什麼名字？」

那大漢囁嚅地道：「大夫……說俺……還不宜多說話……」

黃成罵道：「他媽的，你敢情是討打，一個人的姓名最多不過四個字，你剛才那句話一共說了幾個字？」

那大漢沒奈何地道：「司徒森！」

「幹什麼職業的？住在那裏？」

「失業……居無定所……」

小虎子耐着性子續問：「是誰叫你去王記藥廠的？目的何在？」

「那人俺不認識……他只叫俺跟老施將廠內可疑的東西全搬回家，然後他會來向咱收買！」

黃成怒喝道：「眞他媽的！甚麼叫可疑的東西？莫不成要將廠內的東西全搬回去？」

司徒森沒話可答，小虎子却冷冷地說道：「你剛才說他叫你們把東西搬回家，你剛才又說居無定所，你家裏的地址在那裏？」

「是……」司徒森結結巴巴地說道：「是……是老施的家……詳細地址俺也不知道……」

黃成咬牙道：「隊長，他傷在那裏？老子不相信在他傷口上捏幾下，他還能挺得住！」

小虎子道：「司徒森，俺老實告訴你，老施是讓你殺死的！你莫以為把一切推得乾乾淨淨，便可以逍遙法外！沒這般容易！」

司徒森本已發白的臉孔，現在更像冰雪了。「俺沒……你們不能寃枉好人！」

「寃枉好人？」小虎子冷笑一聲：「老施身上有兩個彈孔，其一是在大腿上，另一是在胸膛！射在大腿上的子彈跟胸膛上的大小不同，咱們證據確鑿，你是抵賴不了的！」

司徒森的臉色更加難看，小虎子緊迫一句道：「假如你坦白招供，對你總有好處！」

司徒森吸了一口氣，問道：「俺有什麼好處？」

小虎子怒喝道：「你現在沒有資格跟我討價還價！招供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俺再提醒你一下，假如咱們破了案，就算你不說了，人家也會認定是你出賣了他們！」

「好好……俺說，是梅再發叫咱們替他搜索一下王騰達的抽屜的！」司徒森喘着氣道：「但他並沒有說出他想要的是什麼，只叫咱們把抽屜裏的東西帶回去給他，或者放一把火燒掉！」

「梅再發到底是誰？他現在何處？你到底是那條綫上的？」

「俺是同勝會的……俺對他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由上海來的……」

「他說上海話嗎？」

「俺聽說他本就是濟南人，後來才去上海的！」

小虎子再問道：「他到底因何事來山東？」

「是爲了一隻鑽戒！嗯！就是俞大坤家裏的那一隻……」

小虎子吸了一口氣，心想又是這件東西，黃成却接腔問道：「他取了這隻鑽戒有什麼目的？還有，你還未答俺，他到底藏在那裏？」

司徒森猶疑了一下，道：「他跟咱們三哥在一起，是躲在同勝茶館的地窖裏的！至於鑽戒……咳咳咳，大概它值很多錢吧！」

小虎子道：「就算它值一百萬，他早已得手，還留在山東幹什麼？」

「俺眞的是不知道……也許三哥會知道……隊長，俺什麼都招了，你可要保護俺！」

「廢話！」小虎子續道：「你們老大跟老二呢？」

「上月下旬就不見了，咱們都不知道他們去了那裏！」司徒森還怕小虎子不相信，又說了一遍：「眞的，俺什麼都招了出來，還會瞞騙你嗎？」

小虎子想了一下，續問：「昨夜當你跟老施進入藥廠，外面你倆的同伴，被人打死，這情況你知道嗎？」

「俺在裏面，怎會知道！」

「俺再問你一句話，你爲什麼要打死老施？」

司徒森喉頭聳動了一陣才道：「是三哥交代的，說誰萬一跑不了，便自殺了斷，家人的生活由帮會負責！」

小虎子立即道：「小黃，你跟老趙再問，等下陪隊長回總局，俺現在就帶人去同勝茶館搜查！」

趙華國忙問：「隊長，你不跟阿花姑娘先見個面？」

小虎子猶疑了一下，道：「不啦，你替俺向她說一聲，等事情解決，俺再來接她出去！」

× × ×

小虎子帶了十多個偵緝隊員趕到同勝茶館，只見茶館內椅桌歪七倒八的，一片凌亂，却不見有一個人，他呆了一呆，道：「小朱，你帶幾個人進去搜索，老胡，煩你帶人到附近調查一下！」

原來副隊長胡平原剛在昨晚返回濟南，今早他便上班了，當下他帶了幾個人在附近調查，不久他便回來報告了：「隊長，剛才有十多個人來挑衅，跟茶館裏的人打了架，後來雙方都散了！」

小虎子一拳擂在自己的掌心中，喃喃自語：「這是誰幹的！」

話音剛落，朱國明亦出來報告：「隊長，地窖裏沒有人！」

小虎子牙齒咬得格格亂响，他跺足道：「哼！他媽的，他們怎麼老比咱們快一步！」

胡平原提醒他，說道：「隊長，同勝茶會的人不少，咱們去抓幾個來問問就知道！」

小虎子喜道：「不錯！不怕他們飛上天！老胡，你比較冷靜仔細，這件任務就交給你！小朱，你留下來再搜索一下！」

× × ×

也難怪小虎子像火燒屁股般，由案子開始，偵緝隊便一直處在下風，被人拉着鼻子走，損兵折將之餘，還未有絲毫的進展！

會議室裏又擠了人，但這次人數不比以往多，不過却多了一個王森！

小虎子一回到總局，便問黃成：「司徒森還招了什麼？」

「他不知道那組號碼是什麼意思，也許那是王記藥廠的帳報編號！」

小虎子瞪了他一眼，道：「小林不是已經去問過了嗎？王記藥廠根本沒有這個帳號！」

丁一彪開門說道：「你們兩個還不進來？」

小虎子進門先向局長滙報同勝會的情況，周而勇轉頭問道：「小王，這些天發生的事，你都清楚嗎？」

王森道：「大致上已經知道！」

丁一彪將一張紙推到王森面前。「這是從王騰達的一本帳簿撕下來的，你看這一組號碼是不是另有含意？帳簿裏，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可疑的地方！而咱們也查問過，這組號碼不是王記藥廠的帳號，他們從未用過英文字母！」

王森指着Y字問道：「這是什麼意思？怎樣唸？」

凌志風道：「這只是一個字母，完全沒有意思，它唸——」他緩緩地將Y字唸了兩遍。

「歪？」王森笑笑道：「零三七歪九？」

小虎子問道：「處長，您猜得出他們葫蘆裏的藥嗎？」

「上海的帳簿，俺也曾見過，一般用英文字母代表甲乙丙丁的，如果不是放在前面，便是放在後面。所以俺也同意這不是帳號的看法！」

小虎子急道：「對呀，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丁一彪瞧了他一眼，道：「你以爲王處長是神仙嗎？讓他想想！」

周而勇道：「大家也都想一想！」

王森問道：「局長，上海那邊有消息沒有？」

「有，今早卜局長打電話來，說上海青龍帮老大徐東滙最近不見了，連他的一些弟兄也好像銷聲匿跡了！」

王森插腔問道：「是不是在上海，還是躲了起來？」

「在上海不見露面，實際情況，他們還未查清楚！」周而勇道：「他見過咱們根據林少峯及李光祖而繪下的梅再發肖像，認爲是青龍帮的老二許紹發！據他們檔案裏的資料，許紹發是山東人，但很早便到上海混，起初是做小買賣，後來攀上徐東滙，很快便爬了上去……」

小虎子脫口道：「不錯，根據司徒森的口供，梅再發是濟南人，後來才去上海！看來這件事是青龍帮搞出來的好戲，當無疑問！」

周而勇續道：「卜局長說他們還發現一件奇事，上海的另一個帮會北斗帮最近也有異常的跡象，根據他們搜集到的資料，該帮中七個頭目經常閉門開會，手下也有調動的情況，好像有什麼行動！」

王森問：「只是這些？那兩個在彭開家自殺的……」

周而勇道：「是青龍帮的殺手！最後

他還要我代他向你問候，還說上海有關當局也十分關心你！」他笑笑。「我已代你向他致謝了！」

丁一彪吸一口烟，道：「現在咱們將這些事串連一下！北斗帮是否跟青龍帮有心病？」

周而勇忙接着道：「對，我說漏了，北斗帮是上海三大帮會之一，而且有錢得很，很多富翁暗中都是帮徒！青龍帮崛起雖快，但實力還不足跟他們拚！除非青龍帮另有安排！」

丁一彪接道：「我認爲在王記藥廠外，殺死同勝會殺手的，必是北斗帮的殺手無疑！」

岳華山吃驚地道：「這樣說來，現在上海已有兩個帮會到本省做案！」

林五嶺抓抓頭皮：「他們到底來幹什麼？」

凌志風道：「爲了那個鑽戒！局長，關于這方面，上海那邊又有什麼消息？」

「俞大坤那隻鑽石戒指是向上海東榮金器店訂造的，鑽石是他在一個英國人舉辦的展覽會上買下的，然後拿到東榮請人打造戒指裝嵌，他們在東榮查過，沒什麼大問題，但奇怪的是金器店裏的一位師傅在交貨後，便辭職回鄉，後來上海當局派人查過，那位師傅回去不久，便跌崖死去了！」

王森緊張地道：「是失足跌死的，還是另有內情！」

「當時我也這樣問了，卜局長說，依照表面證供，似乎是失足跌死的，當時死者上山砍柴！」

王森道：「俺看這裏面有問題，一個打金大師傅的收入，遠遠高出樵夫，他有什麼理由拋棄高薪回家砍柴？」

周而勇嘆了一口氣，道：「這是一個破綻，所以卜局長已派人去調查了，一有發現，便會打電話來！」

凌志風道：「我認爲那隻鑽戒，關係到另一項更有價值的東西，所以才會引起北斗帮和青龍帮，不惜遠來山東爭奪，而且連同勝會也牽涉上了！」

管檔案的梁科長道：「同勝會的老大余啓勝，以前打手出身，後來去了幾年上海，回來之後才組織同勝會的！」

小虎子問道：「同勝會成立了多少年了？」

「十八年。」

小虎子嘿嘿冷笑：「說不定他認識王騰達！」

林五嶺道：「他會不會因爲北斗帮跟青龍帮來了山東，所以便匿了起來？」

房門忽然敲响，進來的是胡平原跟朱國明，兩人一坐下，小虎子便問：「老胡，查到什麼嗎？」

「根據隣店夥計的提供……」胡平原本着他一向說話慢吞吞的態度，邊說邊掏烟杆來裝烟。「今早有十多個大漢衝進茶館，好像要到內堂，後來跟茶館裏的人衝突起來，後堂裏衝出同勝會的一些打手，雙方大打出手，好像有不少人受傷，後來那十多個大漢作鳥獸散，不久茶館裏的人也散了！」

「只能够查到這些？」

胡平原噴了一口烟，道：「根據他們描述，那十多個大漢不像是本地人，有些還穿着洋裝！」

小虎子道：「是北斗帮的人，可知道他們跑到那裏去？」

胡平原搖搖頭：「咱們就是因爲要查這點，所以才拖延到這個時候！」

凌志風道：「他們到山東，一定住在旅館裏，派些人到城內各旅館搜查一下，一定會有綫索。」

胡平原道：「我已派人去查了，不過我沒敢寄以太大的希望，只是死馬當活馬醫！發生了這件事，就算他們原來住在旅館裏的，現在也不敢回去！」

岳華山道：「我可以再調動二百個人，在市內進行大搜捕，不但可以找出上海來的人，也可以找到彭開和余啓勝！」

王森道：「搜捕行動不妨進行，但若有所發現最好不動聲息，再暗中監視或跟踪，因爲現在咱們還不知道他們這次的目的，捉到人未必能够破案！」

丁一彪點頭道：「我贊成王處長的看法！」

周而勇道：「這件事由岳處長統辦，副隊長你協助他，最好在下午便開始！」

他轉頭問道：「凌科長，你還有什麼看法？」他一向頗看重這位善動腦筋的偵察科長。

凌志風說道：「零三七Y九，這個『密碼』，一定要盡快勘破，這是秘密的關鍵！」

王森說道：「老凌，你有什麼可提供的？」

凌志風道：「假如咱們的假設沒有錯，我便大胆設想，青龍帮的老二許紹發去找王騰達，一定是要求他協助進行某件事，却讓王騰達拒絕，但這個密碼出現在他的賬簿裏不合情理，唯一的解釋，這是他臨死寫的，是希望咱們借此破案，當然這個密碼是許紹發給他的了！問題是咱們不知道許紹發跟王騰達一共有幾次接觸？」

小虎子道：「根據咱們調查所得，他們方面的接觸只有一次！」

「見面是一次，但電話來往呢？」

小虎子不由語塞，王森接道：「假如他們接觸不止一次呢？」

凌志風想了一下，道：「那麼這個密碼可能是在許紹發得到鑽戒之後，才給王騰達的了！」

小虎子訝然道：「既然他能放心將密碼給他，又怎會殺死他？」

凌志風嘆了一口氣，說：「他們之間的恩怨，我不知道，這就無從推測了，總之這個密碼，跟他們這次行動有絕對的關連！」

王森道：「王騰達除了藥業的生意，還有其他生意嗎？要仔細調查一下，包括暗中經營的！」

周而勇道：「今日會便開到這裏，小虎子你辛苦一下，再走一趟王家，有消息大家再碰頭！」

來龍去脈逐漸清楚

衆人離開會議室之後，周而勇說道：「小王，你身體還未痊癒，回去休息兩天吧！」

王森笑道：「大夫已准我離院，你還

要我休息，現在又不需要我去打仗！」

周而勇笑道：「我也知道沒法勸你，咳咳，你知道我太太受不住醫院那陣藥味，所以才沒去探你，其實她對你進醫院一事，緊張得不得了，趁現在有空，你到家裏吃頓午飯吧！」

王森臉上發熱，他沉吟道：「也好，俺這就去！」他站了起來。

周而勇笑道：「告訴她，說我能抽出時間的話，也會回去吃！」當王森離開時，他已急不及待，先打個電話給太太，叫她準備飯菜了！

× × ×

周而勇太太葉君兒煮了一桌子的菜請未來女婿，當然她兩個女兒也都在座，她甚至連小女兒的情侶歐陽匡正也請來了。

五個人坐着等周而勇已好一陣了，還不見踪影，葉君兒難免埋怨老伴幾句：「而勇也眞是，說要回來吃，到現在還不到，也不曉得他在忙什麼？別等了，咱們先吃吧！」

王森道：「再等一會兒吧，局長說要來，一定會來。」

歐陽匡正也忙道：「是的，一家人一齊吃比較開心嘛，再說這種機會也不多！」好傢伙，他直認是一家人似，生似周小英非他不嫁般！

周小英用手肘輕輕撞了他一下，周小紅抿嘴而笑，王森只當作沒看見般！

幸而不多久周而勇也到了，他一邊脫下外衣，一邊道：「你們先吃吧！」

葉君兒冷冷地道：「周總局長不吃，王處長怎敢動筷！王處長不吃，咱們只有挨餓的份兒！得啦，你快去洗手吧！」

「瞧你說到那裏去……」周而勇嘴上這麼說，還是乖乖去洗了個手才入座。「來，大家一齊來！」

葉君兒先替王森挾了一箸菜，再替歐陽匡正挾一箸，周小英撇撇小嘴，道：「媽媽重男輕女！」

「胡謅！」葉君兒白了女兒一眼，又替老伴挾了一塊鷄肉。

不料周而勇轉頭跟王森說話，根本不知道。「剛才小虎子回來報告，原來王騰達還有兩艘帆船，放在嶗山灣，賃給人打漁！」

「以前不知道嗎？」

「他一向將船交給他姨丈打理，他姨丈是個漁民，年老了不能打漁，所以王騰達買了兩艘漁船給他打理，讓他賺得佣金過活，這個人還念舊！」

葉君兒又白了他一眼。「得啦，我的大局長，你不吃飯，也別叫人吃不下！」

王森連忙道：「局長，吃了再說！」

周而勇哈哈笑道：「別緊張，就是這幾句，沒啦！」他吃了飯披上外衣又上班去了。

王森坐了一回，也要告辭，葉君兒忙道：「你剛出院，別趕着上班！局子裏人多得是，也不在乎少你一個！」

「不，俺想回宿舍睡覺！」

「要睡覺這裏沒地方嗎？」葉君兒不由分說攔住他，道：「小紅，帶他到客房休息！」

周小紅向他扮了個鬼臉，道：「王處長請來！」

王森到客房往床上一坐，道：「小紅，你替俺向你媽說幾句好話！」

周小紅道：「今天不行，你乖乖在這裏睡一覺，吃了晚飯再說！」她說罷便將門關上，順手將門鎖上！

王森苦笑一聲，沒奈何只好往床上一躺，這幾天在醫院裏習慣午睡，躺下不久便睡着，到四點多才醒來，周小紅拿水給他盥洗。

王森洗了臉，第一件事便是打電話回局子裏給周而勇，說道：「局長，有沒有情況？」

「大搜捕行動已開始，可惜到現在還沒有好消息，而旅館那裏也完全沒有北斗帮和青龍帮的消息，不幸被老胡料中！」

王森皺着眉道：「他們人多，怎會找不到一絲綫索？」

「現在才進行了不久，也許等下會有消息！」周而勇道：「我怕他們由小路離開，先前算漏了一點！」

「有消息打個電話回來！」

「你在家裏，哈哈，好得很，我也贊成你多休息一天！」

× × ×

周而勇晚上七點回家，帶來了一個消息。「有人發現今早有一批人乘船下小清河！」

「不派人追趕？」

「老胡已帶人追下去了！」周而勇道：「咱們先此聲明，我吃了飯就回局子，你得回宿舍，明早再見面！」

晚上王森躺在床上，翻來覆去都睡不着覺，他腦子裏一直想着零三七Y九這五個字，可惜，想來想去都想不到什麼來！

第二天他一早便回到總局，一坐在辦公桌後，打開抽屜，習慣性地伸手進去，却摸不到烟，連忙叫人去買，在等抽烟的時候，他不斷用筆在紙上寫着字，來來去去都是零三七Y九那五個字。

老胡還沒有消息回來，大廳裏的偵緝隊員都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大家都一籌莫展。

九點鐘，王森忍不住掛了個長途電話到上海給卜局長。卜局長聽到他的聲音十分高興。「王處長，祝你早日痊癒！」

「謝謝局長的關心，我已痊癒了！」

「王處長，身體是工作的本錢，要看遠一點，千萬別趕着工作呀！」

王森拔了一根香烟啣在嘴裏，劃火柴點上。「卜局長，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打電話給你，除了要答謝你的關懷之外，另外還有一件事要求您！」

聽筒裏傳來卜局長爽朗的笑聲：「王處長，您爲咱們上海辦了許多事，咱們還未答謝哩！幹嘛說話這般客氣？有什麼事要說吧！」

「東榮金器店那位打金飾師傅的死因調查清楚了沒有？」

「是有可疑，他的老娘跟妻子都說死者是突然回家的，只告訴家裏說是店裏生意不好，先回家團聚兩三個月，他家人根本不知道他已辭職，而他回家之後，却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也沒人找上門！」

「我想知道那打金器師傅是不是東榮最好的？」

「不錯，他不但手藝好，而且心思玲瓏，設計的欵式很受買家歡迎！」

「最近有沒有打造兩個同樣的戒指——跟俞大坤那隻一樣的！」王森問：「還有，他可有跟什麼人接觸過？」

卜局長微微一怔，反問：「這些對你們有很大的帮助？」

「不錯，希望您代查一下，咱們感激不盡！」

「好的，我盡快替你查清楚！」卜局長道：「還有沒有別的？」

「北斗帮跟青龍帮的人是不是有外出的現象？」王森老實不客氣地提出問題：「他們做的都是些什麼生意？尤其是北斗帮，帮中要人的生意有沒有問題，我想了一夜，估計他們爲的是錢，不是權力！」

「都替你查！」

「就這麼多，謝謝，改天到上海，一定再去拜訪您！」

「聽說你快結婚了，帶新娘子到上海渡蜜月吧！」

× × ×

王森擱下電話，又低頭望着那組奇怪的數目字，看了一陣，他掛了電話給凌志風。「老凌，你想通那組數目字沒有？」

凌志風的聲音有點疲倦。「想了一日一夜，還理不出個頭緒來！」

「過來一齊研究吧！」

「好的——啊，不，還是你過來吧！」凌志風道：「我一個朋友送了一包印尼咖啡給我，我正在煮，你過來嘗嘗吧！」

「好的！」王森收了綫立即走去找凌志風。他跟凌志風年紀相當，雖然知道凌志風辦事作風不够乾脆和堅決，但他的腦袋頗爲管用，也許是識英雄重英雄吧，對凌志風來說，王森是他最談得來的同僚！

王森一推開偵察科長室的房門，一陣芬芳刺鼻的咖啡香味，便使他腦袋一陣清醒，他忍不住讚道：「這是好東西！」

「想不到你也識貨！」凌志風連忙拉了一張椅子讓他坐下，道：「我平日不大喝這種東西，不過它比吸烟更能提神！」

房裏的一角放着一隻小炭爐，咖啡已沸了，凌志風拿起上面的咖啡壺，把一隻盛水的壺子放上去，然後又是放糖，又放牛奶，最後兩杯芬芳的咖啡，便擺在桌上了。

王森喝了一口，也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只覺思路清晰起來，凌志風也喝了一口，問道：「老王，你有甚麼看法？」

「你知道王騰達買了兩艘船，給他姨丈管理出租的事嗎？」

「知道，是昨日小虎子查到的！」

「俺懷疑這可能是個重要的綫索，也許青龍帮找上王騰達是爲了這件事！」

凌志風皺着眉頭道：「這件事跟那組數目字有關？」

王森停了半晌才道：「俺不知道，這只是俺的直覺！王騰達已經洗手不幹，而盜鑽戒的人手也已經有了，他們何必再找上他？」

凌志風微微一笑。「要找兩艘船，並不困難，何必找王騰達？」

「要做得秘密，也不大容易……」王森忽然走到牆前，那裏掛了兩幅地圖，一幅全國地圖，另一幅是山東省地圖。王森這才覺得自己的房裏還缺少這件東西！

凌志風也緊張起來，霍地把杯中的咖啡喝乾，也走到牆前，問道：「你有什麼發現？」

王森眼睛仍瞪在地圖上，道：「青龍帮找上王騰達可能還有一個原因，王騰達那兩艘船靠近他們要去的地方——船上的人對那一帶的水域一定比較熟悉！」

凌志風始終覺得王森在鑽牛角尖，不過現在沒有頭緒，也不反對他，相反陪他看地方！王森一邊看一邊唸：「零三七Y九……零三七Y九……」

凌志風忍不住笑道：「地圖上不會有這個地名！」

王森忽然轉過頭來，兩眼炯炯有神。「老凌，這是暗號是不是？這個暗號本來是應該北斗帮得到的，但後來却讓青龍帮得到，可是他們也猜不出其中玄妙，所以四處問人……」

凌志風思想有點跟不上，忙道：「慢慢來……你認爲青龍帮這個密碼是得自鑽戒的？那麼這件事跟俞大坤有關係嗎？」

王森的思路給他一打岔，又斷了！他嘆一口氣，重新坐下，提起杯子，一口氣把咖啡喝乾，凌志風連忙又替他斟了一杯，當然他不會忘記給自己加一杯，他這人沒甚麼烟癮，但咖啡癮極大。

王森剛呷了一口，房門忽被敲响，他轉身將門打開，趙華國道：「處長，長途電話找你！」

王森立即到自己辦公室，抓起電話，剛喂了一聲，隨即放軟聲調。「卜局長，您好！」

聽筒傳來卜局長的聲音：「王處長，咱們已經查過東榮金器店了，原來替俞大坤打造金器的那位師傅姓尤，在俞大坤訂造鑽戒的次日，又有一個日本商人訂了一隻式樣相同的鑽石戒指，日商趕着回日本，將單交給一位本地商人，叫他代領，屆時寄去日本給他，但事後本地商人領了鑽戒之後，却退了回來，說戒指錯了。」

王森問道：「錯在何處？當日日商所訂造時，本地商人有沒有在場，如果沒有在場，他又怎會立即知道取錯了？」

「他是第二天才拿出去，說店裏的夥計給錯了！」

「沒有理由，那日本人已回日本了，一日之間，他不可能知道的！」王森道：「關鍵便在這裏！」

卜局長道：「你先聽我說，負責調查這件案子的是張耀邦偵察科長，當時他也覺得奇怪，於是繼續調查，原來鑲嵌鑽石的那天，尤師傅剛巧病了，便由他的助手代爲鑲嵌，以爲沒有問題……咳咳，但問題便出現在這裏了！」

「那個本地商人有問題！」

「可惜他是名流，一向做的又是正當生意，咱們沒有證據捉拿他！」

王森再問：「他可有說出戒指錯在何處嗎？」

「他說戒指上有一組阿拉伯數字，那是日本商人跟她太太的結婚日子，但他取去的那一隻却沒有！金器店要另外替他弄過，他不肯，只要原來那一隻！」

「尤師傅呢？」

「當那本地商人在吵鬧時，他便悄悄溜掉了！」

「除了那本地商人之外，還有誰去查問過這件事？」

「沒有！」

王森道：「我手上有一組密碼，那是零三七Y九，不是結婚日期！」

「這是什麼意思？」

「咱們還未查出來！局長，那位日本商人可有調查過？」

「咱們到日本領事館查過，原來那日本商人因心臟病發在船上死了！」

王森吸了一口氣。「原來是這樣，難怪他們這般緊張！我估計那本地商人跟北斗帮必有聯絡，他們可能跟日本有什麼交易，交易只認信記，不認人，那隻有密碼的鑽戒，便是信記，北斗帮無端端失去此戒指，自然十分緊張，而這件事卻無意中讓青龍帮知道了，他們立即來山東策劃盜走俞大坤的鑽戒！」

卜局長同意他的見解。「王處長，希望你們早日破案，這對咱們也有好處！」

「謝謝貴方的帮助和協助，咱們繼續保持聯絡！」

× × ×

當王森向周而勇報告上海有關方面的調查結果後，周而勇十分興奮，道：「現在咱們已把謎揭得七七八八了，來龍去脈也大致弄清楚了，可是他們交易的地點在那裏？還不知道！」

王森也急得連連吸烟。「假如咱們不知道他們的交易地點，不能及時去阻止，以及將其一網打盡，這宗案子咱們便失敗了！」

周而勇用力敲掉烟灰，抬頭問王森：「要怎麼進行調查？」

王森見他雙眼紅絲滿佈，對這位上司肅然起敬，連忙安慰他，道：「慢慢來，不要像沒頭蒼蠅那樣，到處亂哄！」

「慢慢來，咱們還有時間嗎？」周而勇第一次在這個愛將面前發脾氣！

王森不由呆了一呆，周而勇又叫了起來：「立即開會！」

「不要！開會未必能解決問題！我相信秘密就在那組數目字中！」王森打開房門，道：「給俺時間跟凌志風研究。」

周而勇道：「好，我給你一日時間，所有的人都整裝待命！這可能是咱們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案子！」

王森聽了他這幾句話，心頭又重了幾分，他點了一根烟，再去找凌志風。

攻破最後一關

凌志風一見到王森，便含笑問，道：「老朋友，問題解決了吧，不用再喝咖啡了！」

「俺不喝！要喝你自己喝！」王森又走到地圖前，邊看邊將卜局長查到的消息轉告他！

凌志風一拳擊在自己的掌心，喃喃地道：「還以為很複雜，原來也不過如此而已。」

「簡單也好，複雜也好！猜不出那組密碼，咱們的任務無從進行下去！」

「既然是密碼！咱們毫無根據！如何研究？老王，我已想了一日一夜，一點頭緒都沒有，還是另想辦法吧！」

「你還有甚麼辦法？」王森一對眼睛仍然不離開地圖。

「只要咱們查到北斗帮和青龍帮的去向，跟着他們，再將之一網打盡，任務就完成，何必猜這撈什子的東西！」

「嘿嘿，問題是能不能調查到他們的去向！」

「可能這組數目字根本沒有另外的意思，只是作為一種記認，以便交易！老王，這次你的做法，我可不欣賞！」

凌志風一呆，脫口道：「你到底有沒有聽見我說的話？」

王森粗暴地道：「快唸！」

凌志風有點不服氣，不過現在王森的官職在他之上，他不能不服從，悻悻然地說道：「零三七Y九！」他故意唸得很含糊。

王森道：「正經點！唸清楚！」

凌志風大聲唸道：「零三七Y九！」

「靈山溪外九！」

「你說甚麼？」

「靈山溪外九！」王森指着地圖道：「你過來看！」

凌志風聽他聲音興奮得發抖，忍不住走過去，只見王森的手指着地圖上的一座小島：「這是靈山島！」

零三跟靈山是同音，凌志風掩住興奮的心情，說道：「這是靈山島，不是靈山溪！」

「靈山島上，有沒有一條叫做靈山溪的？」

「就算有！底下那兩個字又是甚麼意思？」

「靈山溪出口之外九里之處！」王森大叫一聲：「這是他們進行交易的地點！」他一轉頭，見凌志風目無表情，不[illegible]呆。「你怎不說話？」

「這只是你想當然的！」

假如靈山島上眞的有一條叫靈山的山溪，可能性就很大。」

「交易日期呢？」凌志風一句話未說罷，王森又一陣風般衝了出去，向周而勇報告了。

周而勇聽後亦十分興奮，道：「你去通知岳處長，叫他調動人手和交通工具，我打電話去調查！」

× × ×

岳華山桌頭的兩個電話機忙個不停，而小虎子也到處召集偵緝隊員，在本城的立即回總局報告，在外地的則集中到幾個地方等待。

王森返回辦公室，桌頭上的電話機已響了起來，他一把抓了起來，只道電話是卜局長打來，那知卻是胡平原。「處長，俺是老胡，隊長的電話老是打不通，所以只好打給您！」

「你現在在那裏？」

「在魏家橋！」

魏家橋離濟南百餘華里，胡平原帶人去一日一夜趕了百多里路，也眞夠嗆的，但王森並沒有安慰他。「有情況嗎？」

「已經查到他們乘船在前頭，可能要出海！」

「是北斗帮、抑或青龍帮還是同勝會的？」

「還沒查到！」

王森想了一下，覺得假如他們在羊角溝出海，再乘船繞過山東半島，到靈山島，足足有四五百公里水路，假如已方乘火車，必可趕得及，由此亦可見交易日期尙未到！他鬆了一口氣，道：「老胡，你留下兩個弟兄，乘船再跟踪，你帶人立即趕到張店火車站，要快！他們可能是去靈山島外九里交易！」

胡平原囁嚅地道：「俺現在只有十多個人。」

「混蛋，總局已集合了百多個人，另後青島治安部門也在安排人手配合！快，趕火車，到張店去，打電話回來問列車班次！」

× × ×

周而勇打去調查的電話，兩個鐘頭之外才有回復，靈山島上果然有一條山溪，由島上的一座小山流下，向東出海，島外八里有座燈塔！

周而勇立即召開個人緊急會議，會上大家聽了王森對整件案子的分析之後，周而勇說出「零三七Y九」是個諧音密碼，王森譯之為靈山溪外九（里）。

絕大部分的人都贊成王森的分析，即使心中存疑的話，在沒有更好的解釋之後，只好抱着姑妄一試的心情，因此無人反對！

周而勇道：「時間就是勝利的本錢，事不宜遲，立即出發，老丁，此次由你統率大軍，到那裏之後，人手的分配，由你安排！」

丁一彪笑道：「這種盛會，我怎能錯過？」他目光由衆人的臉上掃過，道：「去青島的火車還有兩個鐘頭另三十七分鐘，上車之後，最好分開車廂來坐……」

王森插腔說道：「不，咱們包下兩個車廂，最後的那兩卡車廂，避避免走漏消息！」

周而勇道：「我贊成！」

王森道：「俺還有一個請求，正如副局長所說，這種盛會，俺怎能够失之交臂？請局長准俺同行！」

丁一彪眉頭一掀，關心地道：「您身體行嗎？」

「行、坐車、坐船，又不是去跑步游水！」

丁一彪拿眼看周而勇，周而勇終於同意。「好吧，不過你不許衝鋒陷陣，協助副局長指揮一切！」

王森當然滿口應承，心想到了那裏，您還管得了我嗎？

× × ×

由魏家橋抄小路到張店，又是百多里路，胡平原率領的十多個人，乘汽車趕到張店分局，打了電話到總局，問了大隊所乘的火車班次，再一口氣趕到車站，剛好趕得及跟王森他們會合！

丁一彪拍拍他的肩膊，老胡年紀已不少，在路上這般折騰，可不容易挨得住。

「辛苦啦！你們吃過飯沒有？」

胡平原苦笑一聲：「路上連水也沒顧得喝一口，早上吃點乾糧到現在！」

「快坐下休息，小凌，叫列車長立即準備食水飯菜，派人送來！」

王森拉着他坐在自己的硬臥鋪床上，遞了一根烟給他。胡平原喘着氣道：「喉頭乾得直冒烟，不敢抽！」王森輕輕將他扳倒，讓他躺下。

「你有話等吃了飯再說！老胡，你對工作的熱情和不辭勞苦的精神，咱們大家都很感動！」

胡平原在偵緝大隊是資格最老，他樣樣都好，就是有點驕傲，胸襟也比較狹窄，所以人緣不大好，以前他也看不起王森，對周而勇破格提升一個後生小子，當他上司，甚為不滿，但後來他終於心誠悅服，知道自己比不上王森，自此之後，他便孜孜不倦地工作。

直至現在，即使小虎子已當上隊長，他佩服的也只是王森一個！

那句話，出自別人的口中，他可能不覺得怎樣，但出自王森之口，他大為中聽，就像大熱天喝了一碗冰鎭蓮子羹般，覺得一切辛苦都有了補償！

× × ×

列車停在青島火車站，偵緝大隊成員，等所有的乘客都走光，然後才下車。

青島分局派來幾輛軍用卡車，將他們載到招待所。丁一彪給大家半個小時洗面和大小便。他身為統帥，當然不能休息。

招待所的頂層也有一個會議室，牆上掛了一幅手繪的大地圖，王森一看便知此乃靈山島的詳細地形圖。

會議室內，除了青島分局新任局長宋開魯及隊長傻豹之外，都是總局的高級人員。

宋開魯敬了烟茶之後，便拿着一根細籐條子，指着地圖，詳細解釋。島上有九條山溪，最大的一條便叫靈山溪，它橫流在東邊出海，直綫就像用尺畫出來，其入海之處八浬外，就有一座燈塔，假如王森的猜測沒錯，那麼交易地點，是在燈塔東面一浬。

丁一彪首先發問道：「島上有人居住嗎？」

「只有幾戶漁民。」傻豹道：「咱們已派了十多個人駐守靈山溪。」

王森續問：「船隻安排了沒有？」

這次開口的是宋開魯：「俺想先了解局長的意思，你們想乘什麼船去？青島是個港口，調集船隻十分方便！」

小虎子搶着道：「有快艇嗎？咱們不能落在後頭，要不全功盡廢！」

「不，最好是機動帆船！」王森道：「俺不想打草驚蛇！」

小虎子道：「只怕來不及！」

丁一彪道：「可先派一艘快艇作先鋒，機帆隨後出發！」

王森說道：「問題又來了，咱們不知道交易的日期，太早到那裏，引起對方的注意，臨時撤消交易，沒有證據，還是不行！」

丁一彪也道：「宋局長有什麼好建議嗎？」

宋開魯沉吟了一下，道：「有一個辦法，不知行不行得通？」

丁一彪道：「大家就像一家人，什麼不好商量？」

「我想先將大家送往靈山島東南四浬的一個小荒島上！」宋開魯在地圖上指了一指。「這小島嚴格來說是一座石頭山，所以沒有人居住，那裏距離交易地點不遠

，到咱們發現對方出現之後，再趕上去，相信來得及！」

小虎子道：「再近一點的行不行？」

宋開魯道：「如果距離再近一點，又恐怕被發現，那無名小島還有一個好處，小島呈馬蹄鐵形，中間凹了進去，剛好可以藏幾艘船在那裏，十分隱蔽！」

丁一彪道：「那就決定去那裏，另外咱們以快艇作聯絡，先鋒和『踩道』，青島海灣也留一些人手，必要時配合，南北合攏，被他們溜掉的機會便少得多了。」

傻豹道：「至於食物和食水，咱們已準備了一部分，現在還在加添，天黑之前，就能解決！」

丁一彪道：「那就趁天黑出發吧！」

宋開魯道：「每艘船咱們都有熟練的舵手，並由他們帶路！」

會議開到此爲止，會後丁一彪和王森又分配了人手，爲安全計，這次他們還帶了兩挺輕機槍，和一批新式步槍。

本來丁一彪要親自率人去無名小島，但王森堅持要他留在青島作總指揮和聯系，去無名小島的人由他統率。

丁一彪說不過他，最後只好答應他的請求。

晚飯大家飽餐了一頓，王森下令大家在床上睡一陣，九時集合，九時半出發。

九點半鐘，三艘加上推動器的帆船和兩艘快艇，由青島小港出發，船上黑燈瞎火，五艘船很快便與黑暗融爲一體。

意外的戰役

由于順風又順水，凌晨四點鐘，機帆巳到達無名小島，快艇在附近兜了一圈，不見有其他船隻，於是船便駛進凹位。

那是一個天然的避風港，外窄內寬，五艘船泊定之後，尚可停泊幾艘船。王森指揮幾個偵緝隊員上山防守，這隊人便由小虎子和朱國明負責，其他人便宿在船艙裏。

避風港內波平如鏡，加上夏天在船上睡覺，格外涼快，大伙兒一躺下，大多數人很快便進入夢鄉了。

小虎子和朱國明領着十多個人上山，他將人分成四組，每組四個人，他們在山上巡邏了一陣，見山上沒有其他人，便放心分四邊防守和觀察海面。

時間慢慢溜過，天巳朦朦亮了，朱國明負責北面的防守，他拿起望遠鏡觀察，遠處有兩艘漁船，正迎面駛過來，看其速度，分明亦裝了推進器，來勢頗快。他暗吃一驚，連忙叫手下去通知小虎子。

小虎子聞報趕過來，用望遠鏡看了一陣，肯定這兩艘船是向無名小島駛來。當下立即下令山上的人都躲在樹木和山石後面，不准暴露，又派人上船向王森報告。

王森剛睡着了，聽了這個消息，睡意全消，忙道：「你上山告訴小虎子，叫他們繼續觀察！」轉頭叫醒小蘇，道：「快過去那邊通知大家作好準備！」

不久，山上又有人來報。「那兩艘漁船，船頭也有人用望遠鏡觀察，看情況是來這裏的！而且沒有發出暗號，肯定不是副總局長和分局長派來的人！」

王森忙問舵手。「老洪，這小島還有別的地方可以停泊船隻嗎？」

「有是有，但是難以攀登，除非他們是過路的，要不必定會來這裏！」

「山上有沒有食水？」

「有也不多！」

王森這便肯定來者必是北斗帮、青龍帮和同勝會的人，當下又令林五嶺帶一批人登山，躲在入口的兩岸，見機行事，其他人則仍匿在船裏，專等對方的船駛過來，然後來個迎頭痛擊。

兩艘快艇各有一挺輕機槍，泊在入口兩側的石後，預備追趕！

一忽，小虎子又派人來報告：「船巳到達小島附近，正繞圈過來！」

「好，叫隊長居高臨下應戰，不要讓對方溜掉！」

約莫過了五六分鐘，大家便聽見一個「營營」的機器響聲，不久，港外便見到兩艘漁船駛進來，可是一到港口，船上便叫起來了：「裏面有船，快掉頭！」

王森向天連發兩槍，山上的槍立即叫響，槍聲密得像炒豆一般，好不熱鬧！

小虎子見對方的人都閃縮在船上，連忙叫人拋石頭下去，石頭撞在甲板，發出「蓬蓬」的響聲，雖然造成損害，但對整體沒有影響！

林五嶺搶過一根長槍來，把槍架在石上，連發兩槍，一艘後退的船的舵手，中槍跌落大海！

王森見那兩艘船逐漸脫離射擊範圍，又向天開了兩　，山上的人立即停止射擊，但兩側的快艇，則響起一陣　耳的馬達聲，噴起兩條白浪，箭一般射出避風港。

那兩艘漁船見對方用快艇追擊，船上的人亡魂喪胆，不斷探頭射擊！

第一艘快艇的指揮員是黃成，他叫道：「機槍射擊！」

「格格格」地一陣槍響，子彈成排掃過去，漁船上慘叫連聲，未死的人再也不敢探頭，快艇很快便巳咬住對方的屁股！

第二艘快艇的指揮員是胡平原，他着令舵手全速前進，繞圈過去，準備在前面攔截，與此同時，港內的三艘機帆也開動了！

黃成手提步槍，不斷瞄準，他幾乎彈無虛發，一連射殺了三四個大漢，對方再也不敢冒險。黃成叫趙華國帶人快跳上漁船。

四個偵緝隊員上了船之後，黃成才大聲喊話：「船上的人聽着，咱們已將你們包圍啦，插翅也飛不掉，趕快將武器拋出來投降！」

他連喊兩遍，漁船仍沒有反應，黃成便向趙華國打手勢，趙華國等人慢慢前進，來自艙口，忽然躍起，向艙裏射了一梭子彈！

這梭子彈，使窩在艙裏的人，更加是三魂不見了六魄！

黃成又喊道：「你們不投降是死定了！咱們可以鑿穿船底，也可以將手榴彈拋進艙裏！無論是那一條路，你們都沒有生路！俺喊三聲，咱們便開始行動！」

他剛喊了一個一字，艙裏巳經有人叫道：「不要拋手榴彈，咱們投降！」只見艙裏飛出幾柄槍來。

趙華國叫道：「還有！快！」

「砰」的一道槍聲在艙內響起，趙華

國嚇了一跳，一會兒不見有異狀才安心，大概是有人不肯投降，裏面發生內鬨！

黃成叫機槍手將輕機槍架在甲板上，另一方面胡平原亦巳成功地截住前面那艘漁船，一陣機槍掃過了，巳控制了局面。艙裏的大漢都不敢探頭出來，偵緝隊員也攀上漁船，迫令投降。

拋上甲板的槍械越來越多，趙華國撿起一柄，叫手下把槍拿到一旁去。「還有沒有？好，開始出來，一個個舉起雙手上來，誰不舉手，咱們便不客氣！」

只聽艙裏有人出聲，道：「你們到底是誰？」

「省裏的偵緝大隊。」

「咱們找王森說話！」

趙華國不禁猶疑起來，生怕王森來時，遭他們下毒手，當下喝道：「你們不投降便得死！」

艙裏有人道：「咱們要跟王森談條件，假如他不答應，咱們寧願自殺！告訴你，咱們艙裏有炸藥，咱們死了之後，你們便一無所知！」

這事非同小可，趙華國不敢作主，只好向黃成轉達，黃成自然也不敢作主，便下令向王森的船打旗號。

不久，王森的船趕至，黃成便向他報告，王森冷冷地說道：「叫他們派代表上來！」

趙華國傳話之後，但對方堅持要王森上他們的船。

王森向趙華國打了個手勢，偵緝隊員便搬槍過來。王森又派幾個精水性的隊員帶刺刀下水。

另一方面，胡平原截住的那艘漁船，也被另一艘機帆追上了，可是那艘船的情況基本上一樣。

黃成咬牙道：「他媽的！想不到他們還來這招！」

王森冷笑一聲，道：「看他們堅持得多久！槍手準備，只要有人探頭出來便開槍！」

船艙裏的人見對方久久沒有反應，心也亂了，吵了一陣，一個大嗓門的道：「王森，你到底聽到沒有？」

王森大聲叫道：「你們另一艘船的同伴巳經投降了，俺正等你們點炸藥哩！反正最近監獄早巳客滿，俺也不想山東百姓養你們這些爲非作歹的上海人！」他一面說，一面向在海面游泳的隊員打手勢。

那幾個偵緝隊員立即游過去，用拳頭打船艙，造成鑿船的跡象，這一着擊中對方的弱點！只見艙口湧出一批人來。

機槍叫響，又將他們迫下去，王森下令他們一個個上來，高舉雙手，那些大漢乖乖聽令，一個個挨次上來，舉起雙手。

黃成帶人跳過去收拾殘局，這邊一投降，胡平原那邊的情況也有了轉變，不久也投降了。王森下令連人帶船都押返避風港。

× × ×

王森在船艙裏提審那位頭目。原來這批人是上海北斗帮的。而整宗案件，正如王森先前所預料的那樣，不過亦證實了幾件事。

不過有一件事令王森大感意外，原來他們不是跟日本交易，交易的對象是泰國毒梟，那日本商人只是中間人。

數量之多，又大出王森之意料，竟然有三噸鴉片烟！難道他們不把那顆鑽戒看在眼中！

日本商人做事十分謹慎，計劃周詳，爲了害怕泰國毒梟能跟中國毒販直接交易，便採取認信記不認人的交易手法，信記便是一隻鑽石戒指，戒指與鑽石接觸面，刻了「零三七Y九」的密碼，日本商人臨上船才告訴他們密碼的意思，也是交易的地點。

由於尤師傅病了，他助手粗心大意，以爲戒指的欵式一樣，重量又一樣，所以鑲嵌時便弄錯了。

事後尤師傅知道闖了大禍，連忙離開東榮。

尤師傅有位徒弟，巳經出師在另一家金器店工作，是青龍帮的弟兄，尤師傅事後曾去求他，要他暫時在經濟上支持他，結果這件事青龍帮便知道了，是以到山東設計偷去俞大坤的鑽戒！

可是青龍帮雖然得到鑽戒，一時之間又不知道密碼的含意，亦不知道交易的日期時間，所以還是沒有用！當然他們可以慢慢查出來。

王森截口問：「他們怎樣查？」

「青龍帮抓走了咱們兩個弟兄，所以咱們採取報復，在王記藥廠外，殺死他們幾個人！」

「原來如此！」王森再問：「交易的日期和時間，是在什麼時候？」

「就在今晚十二點鐘左右，靈山島上靈山溪對出的九浬附近，以掛四盞燈籠爲號！」

「你們既然得不到鑽戒，還留在上海幹什麼？」

「等青龍帮交易完畢之後，便在半路搶劫！」

「青龍幫這許多本錢嗎？」

「他們一時間籌備不了，所以跟貴省的同勝會一起合作，得貨之後，一半在山東推銷，另一半運到上海！」

王森哈哈笑道：「眞所謂人算不如天算！那日本商人，千算萬算，也算不了自己會突然犯了心臟病致死，更想不到東榮的尤師傅會將兩個戒指掉轉了！」

審問至此完結，一切都巳清楚，數十個犯人留在小島，不但不安全，而且食糧和食水也成問題，所以王森派胡平原帶人押送，將這些人連船押到青島去，等候發落。

有了對方交易的日期和時間，王森和手下都鬆了一口氣。他在吃過午飯之後，便下令手下睡覺，以便在晚上有足够的精神應付大戰！

海上爭奪戰

夜幕將大海和大地吞噬，無名小島也是一片黑暗，除了在山上巡視監察海面的少數偵緝隊員之外，所有的人都早巳上了船。

十一時一刻，王森用力吹哨子，哨子聲劃破黑夜的寂靜，山上的偵緝隊員立即下山，跳上漁船，五艘船依次駛出避風港，向東北方駛去。

（以下轉入第一壹二頁）

美蘇星球大戰爭霸錄／羅唐納・文

紐約攻防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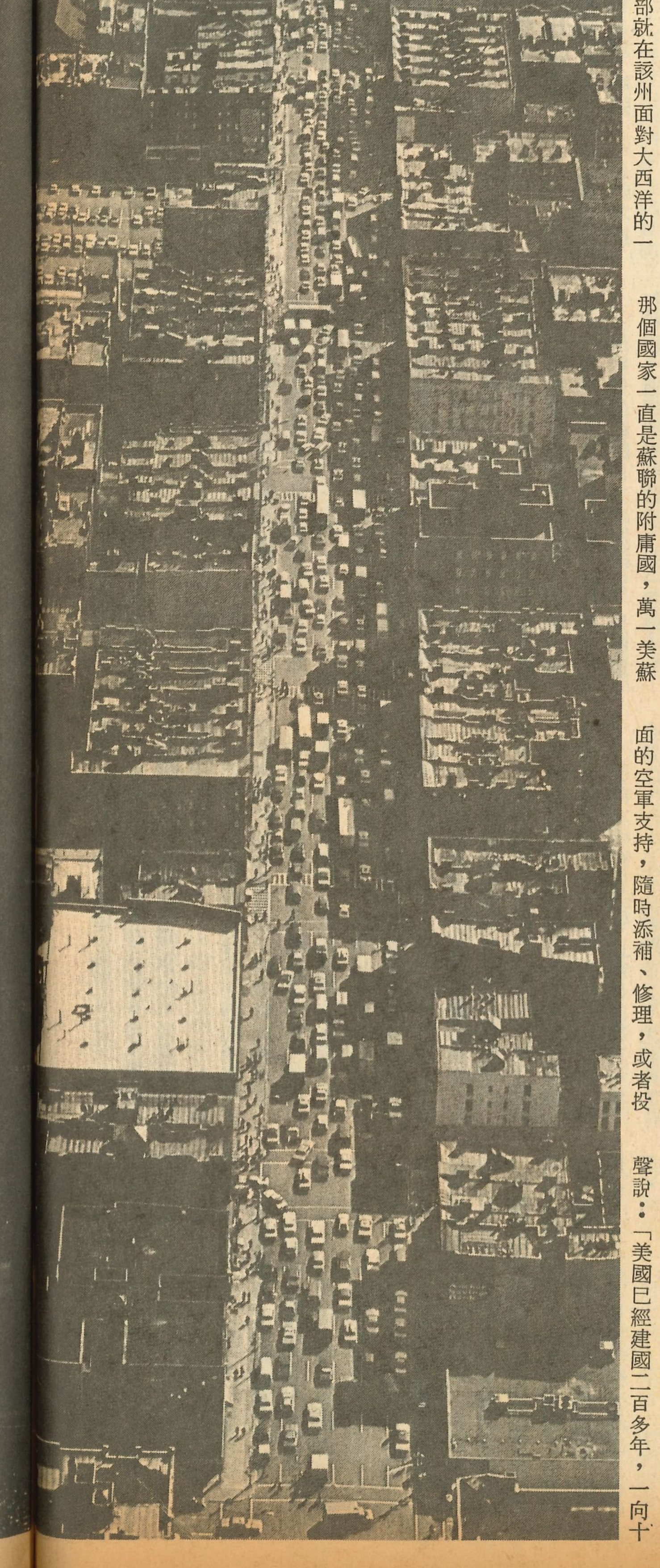
佛州空軍基地可能受攻

美國有許多個空軍基地，最重要的一個基地就是「佛州空軍基地」，一來佛羅里達州係商業的核心，擁有名城邁阿密，它是富豪避暑勝地，兼且經常發射月球火箭的「甘迺廸角」，也在該州的境內，二來美國海軍總部就在該州面對大西洋的一處，三來它是美國邊境第一綫保衞本土的地方，有了這幾種地理上的條件，佛州空軍基地就成爲極端重要的地方了，雖然它跟華盛頓州比較，由於華盛頓州前面就是北太平洋，必須嚴加守衞，預防蘇聯戰機從勘察加空軍基地起飛，表面上看來，好像華盛頓州的空軍基地更加重要，實則不然，佛州隔了一個墨西哥灣，就是古巴，那個國家一直是蘇聯的附庸國，萬一美蘇打仗，莫斯科當局可以從古巴發射越洲飛彈，直接襲擊美國本土，故此在「保衞國家安全局」這個組織專家的眼中看來，佛州空軍基地重要得多。

事實上現時的海軍如果沒有航空母艦，簡直沒法出擊，一般「核母」的戰艦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可以穩定軍心，由於核子母艦本身携帶二百戰機，假如它沒有地面的空軍支持，隨時添補、修理，或者投入新的品種，它就十分孤立，故此佛州空軍基地簡直是美國作戰的靈魂，萬一它被人摧毀，不堪設想。

空軍基地本來是保衞本土安全的，兼且負責保護海軍基地以及「核子潛艇」或「空母」，事實上它本身也要另外一種兵力保護，由此可以反映現代化的戰爭多麼驚人了，有一個深夜，「保衞國家安全局」的高級官員在佛州邁阿密的一座摩天大厦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大計，他們所討論的焦點正是「如何保護佛州空軍基地」。

「雷達網」在現代化的戰爭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它由柯廸飛上校主持，赴會的重要基層份子以及涉及國防的高級官員到齊，他就站起來跟他們打招呼，朗聲說：「美國已經建國二百多年，一向十



圖爲紐約市中心的奇景，兩座金色幕牆的巨大建築物叫做「國際貿易中心」，是一百多層高的摩天大厦，前面是哈遜河，河水也泛着金光，十分壯觀。金色大厦背後就是曼哈頓區的大街，人口密集。

分穩定，是民主集團之內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只有它才有資格跟蘇聯對抗，可惜現代化的戰爭已經進入總體戰的階段，並非僅靠速度特別快的戰機以及幾艘核子空母巨艦就可以達到保衛本土的目的，根據各方面的情報，就快有一場大災難落在佛州空軍基地，我們以前只是靠分體組合式的雷達網探悉敵方的飛行物體在空中甚麼角度出現，在它沒有接近美國本土之前，先行用空對空飛彈以及地對空飛彈截擊，另一方面，美國空軍基地的戰機有如蜂巢般起飛，向它圍攻，自問有些貢獻，可是，現時科技日進千里，雷達網已經失去原有的優勢了，原因是最新的越洲飛彈可以在極低的低空飛行，不過離開地面一百呎，我們的雷達網無法在那麼低的空中生效，即是說不能夠預先獲悉它的飛行路綫，那是很危險的，說不定有一天佛州的空軍基地被敵人摧毀，地面的雷達網還沒有覺察，故此我建議在這個會議散會之後，立刻在原有的雷達網位置增加另外一座輔助性的小雷達，它也是網形的，但却低過地平綫二百呎，有了它作爲輔助性的搜索，任何飛行物體在離地一百呎高的低空飛過，沒法逃得過它。」

「好極了，相信這一項工程不會耗費很多錢，可是，我們在地坑之內裝置了隱蔽性的雷達網，萬一對方發覺，把離地的度數再行減低，到時越洲飛彈只是在低空五十呎掠過，最敏銳的雷達網仍然失效，豈非白費氣力？」

「這一點你們不必担心，因爲它太低的時候，空中缺少氣流支持，它可能被地心吸力所吸，自行撞擊地面爆炸，此外，有許多樹木的高度超過五十呎，只要它撞擊任何一株大樹，就會炸毀它，越洲飛彈多麼寶貴呢？當然不想利用它偷襲只是炸毀一株大樹，基於這種邏輯，我認爲不必畏懼越洲飛彈在太過低的空中飛入美國本土。」

「既然如此，你提出來的建議我們正式通過好了，柯廸飛上校，你是否完全滿意呢？」

「我早巳知道這個建議大概會很順利的通過，問題在這裏，我說的地坑雷達網是否只限於在佛羅里達州空軍基地裝置呢？抑或美國所有空軍基地附近的雷達網，全部裝置它呢？這個問題，仍待各位商量對策。」

他立刻提出這個問題，讓專家聯合解決，十分鐘後便即找到結論：「凡是空軍基地並非列入第一戰綫之內的，不必加以添補，至於佛州或其他甚麼一個大州的空軍基地，屬於第一綫，應該加以添補。」

跟着他們研究別的問題，跟雷達防衛系統無關，不必多贅。

當晚散會之後，各走各路，只是柯廸飛上校跟佛州空軍基地負責人米羅少將同在那座摩天大廈的「秘密會議廳」喝酒，密談了三小時之久。

他們談些甚麼？沒有人知曉。

列根總統下令築鐵旗桿

保衛國家安全局是列根總統任內建立的，他認爲目前一切進入緊急狀態，需要集中最高級的人才物力去應付看不見的危機，故此由他挑選各方面的人才，碰上了牽涉廣泛的範圍需要多方面的資料，即時有決定，不必花太多的時間查問。

這些會議他本人甚少參加，但却一定派出副官「馬航」參加，散會之後，向他報告，上述的會議是在八五年三月下旬召開的，到了四月份的上旬，他召見副官馬航，說道：「關於三月份召開的保衛國家安全會議，你寫的一份報告書，我巳經看過了，你知道的，我的習慣是喜歡深入研究某一件事情的核心，那一次會議你們分明是極端重視低飛的越洲飛彈，如果有這種東西，美國可能受到嚴重的威脅，並且可以立刻確定它必然是從不受注意的地點起飛，關於起飛地點，你們有沒有討論過呢？」

「有的，在場的專家認爲越洲飛彈如果向美國進軍，起飛的地點不外兩處，倘不是蘇聯空軍基地堪察加，就是古巴，我在報告書上面巳經寫得清清楚楚，總統忽然發問，顯然總統另有高見了，是也不是呢？」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道：「算不得甚麼高見，我只是依照各種形勢分析而巳，你們那些專家會得這樣想，難道莫斯科當局的專家不會那麼想嗎？如果我是蘇聯飛彈專家，決不會選擇這條路綫，我打算把飛彈放在百慕達羣島發射，攻擊的目標並非佛羅里達州任何一處，而是直接射擊紐約。」

副官馬航吃了一驚，說：「太過厲害了，如果紐約毀於越洲飛彈之下，對美國的打擊十分嚴重，還有可能因此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即使紐約受到飛彈襲擊，損害的程度亦非很嚴重的，因爲它只是特別細的雷電飛彈。」

「甚麼？你說的是雷電飛彈嗎？這個名稱太新了，我竟然沒有聽說過，是否你從國防部獲悉的？」

「不，我從海外情報局那邊獲悉，因爲這種飛彈最大的特色就是向避雷針衝過去，如果紐約被它攻擊，必然是帝國大厦以及國際貿易中心這些建築物，因爲它比較別的建築物高得多，至於它怎樣會被避雷針所吸引，那是專家的事了，有一件事情相當重要，不妨一知，百慕達羣島雖然距離紐約頗遠，即使乘搭航機也要花掉兩小時的時間才可以抵達，由於它在海洋的上空飛行，沒有阻力，雷達網一向是無法偵查百呎低空飛行物體的，它偏偏在那麼低的空中飛行，就可以瞞過雷達的搜索，直達紐約。

「還有一點，它在雷雨中飛行更妙，因爲雷電之聲以及風雨聲都可以遮蓋它的飛行聲，此外，百慕達羣島只是最大的一個島有人居住，還有酒店夜總會，附近有些荒島盛傳係水鬼之家，沒有遊客斗胆走近，那種地方正是蘇聯發射越洲飛彈的理想地點，因爲地形上有這種有利條件，故此我相信必有一天紐約受到雷電飛彈的襲擊。柯廸飛上校不知道從甚麼地方打聽到敵人企圖偷襲佛州空軍基地，相信是對方散佈的流言。」

最後，列根總統還補加一句解釋：「

凡是射程特別遠的飛彈，都叫做越洲飛彈，它只是一個籠統的名稱，還是把我說的秘密武器稱做雷電飛彈，比較貼切些，此外，這個名稱還有警惕的作用，叫我們聽了立刻想起用來預防雷擊的避雷針，想避雷電飛彈，最可靠的方法還是在國際貿易中心附近的海上，豎起高達二千呎的旗杆，旗杆上面有最巨的避雷針，令到對方的雷電飛彈失去了目標。」

副官馬航說：「總統眞是英明果斷，足智多謀。」

列根總統並非說過算數，他吩咐隸屬於太空總署的人，負責進行防範的工作，指定雷克斯少校負責，因爲這一個年少有爲的機師從空軍轉入太空總署，對低空飛行有很豐富的經驗，必然可以完成任務。

趁着大雷雨沒有發生之前，列根總統吩咐紐約市長盡快在哈遜河的岸邊最爲貼近「國際貿易中心」大厦之處豎起分三層伸展到高處的旗桿，務求最高的一處比較大厦高過二百五十呎，而且沒有避雷針。

末了，他還對市長說知，這一枝旗桿本身必須用鐵製成，從底層伸展到最高的一層，全部用鋼鐵，因爲它可以保護國際大厦以及帝國大厦不會受到雷擊。

市長說：「我當然依你的命令去做，不過，碰上了在雷雨，它如果受到雷擊，可能發生猛烈的爆炸，整整一條長達二千多呎的鐵桿，變成火柱，非常危險。」

列根總統說：「它本身是鋼鐵，沒有別的材料可以燃燒，就算它全身是火，不久必然熄滅，不會禍延附近樓宇，無論如何勝過別的大厦着火焚燒，記得這一點，任何一晚發生大雷雨，你趕快通知消防局，早作準備，同時，鐵旗桿眞的焚燒，先即制止火勢蔓延，免得傷害居民的生命，這是我的命令，切勿再三調查我要豎起鐵旗桿的原因。」

市長「巴里先生」是自己人，一向唯命是聽，當然照做，運用他的權力，三天之內，便有一條高達一百三十層樓高的鐵旗桿豎起來，它不單是用鋼鐵所製，還經過電鍍的工作，使它變成白鋼，整整一條旗桿白光閃閃，特別是早上或黃昏，陽光從斜角投射下來，更加「威武」，彷彿一條長劍，碰上了聯合國開會，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國旗在鋼鐵旗桿上面懸掛，旗幟飄揚，更加出色，看見它的羣衆，都歡呼不已。

由於旗桿是鋼鐵鑄成，兼且是整整一個紐約市最高的建築物，列根用來誘惑敵人用雷電飛彈襲擊，這個主意是不錯的，問題在這裏，稱做雷電飛彈的一種秘密式器，只是推想起來，未必眞有其事，假如那枝粗大的旗桿碰上了雷雨，並非被人爲的爆炸物擊中焚燒，而是被暴雷擊中，發生變化，豈不是弄巧反拙，因此列根總統要找一個忠心耿耿的機師，在雷雨之夜，駕駛巨型直升機，繞着鐵旗桿上空並非很高的空中盤旋，讓它承受由太空劈下來的雷。

那種直升機本來是特別製造的，靠它在氣候發生惡劣變化的一天測驗空中的風雲雷電，直升機本身上下各處都有極敏銳的觸電體，又有最快速的放電體，使它在空中消失，因此之故，肯定它可以「消解」從太空進入地球的雷電，不單是保存在它附近的建築物，還可以保存直升機本身，假如越洲飛彈從任何一個方向飛來，它的彈頭除了貯滿了炸藥之外，還有極强的磁力，它進入紐約市的上空，首先被市中心區那一連串屹立的建築物吸引，其次，它被暴露得最多的鋼鐵所吸引，必然會衝向長長的鐵旗桿，直升機對它的吸引微乎其微，故此那一枝旗桿，一定會被它擊中的。

有了這兩種分別，就可以由直升機保護鐵旗桿不會被普通的暴雷擊中，不過，駕駛直升機的人，相當危險，原因是直升機頂的轉盤必須有足夠的空位旋轉，它在屹立的巨型建築物上空穿插，可能被氣流逼它突然降落二三百呎，甚至降得更底，它頂上的螺旋槳一旦碰着鐵旗桿或者甚麼一座大厦的外牆，它就折斷，失去平衡的直升機立刻變成斷綫風箏似的墜下，萬分危險，機師九死一生，不死也受重傷，況且到時在大雷雨的空中飛行，視綫模糊，實在不容易分辨地面屹立的建築物，如果那一架直升機單獨在空中飛行三小時過外，機師可能感到疲倦，却又無人接替，當然是險象環生了，故此挑選出來的那個機師，認眞出類拔萃，列根總統認爲雷克斯是最理想的人，眞的沒有看錯。

雷克斯奉命而退之後，一直都是很注意天文台的報告，有時他還以本人的名義向台長查問當天入黑之後，氣象會不會發生重大變化，至於他準備升空的直升機，停放在紐約四十四層高的「熨斗大厦」，因爲那座大厦，在許多座六十多層高的摩天大厦當中顯然是最矮的，天台上面停放一架直升機，決不會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好不容易守候到有狂風暴雨的一晚，他立刻起飛，可惜沒有雷，也沒有電，他白走一場。

那時巨柱形的鋼鐵旗桿巳經豎起來，即使是入黑之後到處陰暗，只要有些光亮投射到它的身上，仍是很悅目的，他也很喜歡整整的一條鐵旗桿，越是接近它，他越加對它發生興趣，他的內心有這麼一種想法，認爲像紐約那座偉大的都市，根本上需要豎起如此巨型的旗桿。

有一個夏夜，忽然之間氣溫下降，他打電話問台長，知道入黑之後必有暴雨，可能有雷電，趕快走向熨斗大厦，乘坐電梯升到最高的一層，用自備鎖匙開啓一扇鋼門，走出天台，躍進直升機扶搖直上。

他還沒走進直升機，雨勢巳經很大，風力一陣陣加速，寒氣侵人，不過，那是夏季的晚上，寒氣加强，反而覺得涼快。

他担心自己沒有升到足夠的高度，巳經有暴雷劈下來，如果沒有避雷針而又豎得最高的鐵旗桿被雷劈斷，那就前功盡棄，故此他急急忙忙的升空。

他的運氣不壞，升空了十分鐘之久，雷電然後加强，整個夜空十分明亮，突然，他覺得自己被雷劈中，晃了一晃，直升機往下一沉，幸而它的一切反應俱是自動的，很快就飛到原來的高度了，他也恢復清醒，樂得心花怒放。

他不單是要避免雷擊引致死亡的災禍，還要保存直升機，在雷劈之後很快升回原來的高度，比較鐵旗桿略爲高些，倘非

如此，直升機一劈就沉下去，如果有第二次雷劈，沒有別的物體承受雷電，鐵旗桿就會劈倒，甚至分爲兩截，更糟的是這一點，萬一直升機沉下去鐵旗桿被雷電劈倒之後，越洲飛彈剛剛在那一段時間闖到紐約上空，便有幾座摩天大厦遭殃，可以說這一切大災難由他失職引起，假如他沒有被雷劈死，也沒受傷，憑甚麼理由替自己辯白呢？實情如此，無怪他發覺自己安然無恙就喜極忘形，險些興奮到大叫起來。

在短短的一場大雷雨，他的直升機被雷劈了三次，俱是在空中把電力化解，他只是受到一些虛驚。

初時他沒有這種經驗，暴雷劈中直升機的一瞬，他驚疑莫定，以爲它劈中了他，後來，他的神志恢復，直升機安然無恙，他然後冷靜下來，隨後一次又一次的習慣了它，他覺得雷電的威脅並不像想像中的樣子那麼可怕，越來越加放心。

不過，另外一種憂慮忽又湧上心頭，他懷疑列根總統的推測，並不符合事實，一切只是空想，假如它的確是空想，全非事實，他的努力就白費了，他將會一晚又一晚的升空，有許多晚遭遇雷劈。

究竟越洲飛彈會不會有那麼一天駕臨在紐約市民的頭上呢？那是一個謎。

雷克斯少校死裏逃生

在他腦海中浮起來的疑問，終於有了答案，那是一個深沉的夜，空中只是密雲不雨，不過，天文台早已播出當晚有大雷雨的預測，叫市民盡量防範。

他盡快準備，沒有風雨也沒有雷聲之前，他不會升空。

他留在熨斗大廈的餐廳，等候着氣象變化，直等到夜間十點多鐘，他才聽到雨聲。

那場豪雨很有氣勢，忽然之間，滂沱大雨，狂風四起，天烏地暗，極度沉黑中看見一條白色光亮，凌空而下，彷彿想把天空劈開，雖然沒有雷聲，顯然是就快有巨大的雷出現，他認爲時機已到，立刻乘搭電梯到最高的一層，打開天台的鋼門，飛奔出去。

他的直升機仍然停放在天台之上。

他疾走過去，拉開它的門，走進機師坐位，立刻開動。

他盡快升高，在鐵旗桿附近盤旋，一直都沒有雷聲，他覺得有些驚奇，突然有一宗驚人的意外事件發生，他看見空中出現一點紅色的火光。

他曾經在空軍工作，一眼看去，立刻知道紅色的火光是從一件飛行物體發射的，那種火光反映出這一件飛行物體速度驚人，正在向鐵旗桿衝過去。

他早已理解到這一點，假如他發現越洲飛彈或者類似越洲飛彈的東西在天上飛行，他必須留在鐵旗桿後面，起碼要距離二百碼，假如他留在鐵旗桿前面，可能被擊中，死得不明不白，故此他要盡快作出決定，而且用無綫電話跟市長的秘書室交談，報告這件事，請市長準備救火的消防隊員以及救火車。

他剛剛打完電話，看不清楚的飛行物體已經飛到眼前來，驟然刮起一陣狂風，他仍未有機會看見它的形狀，耳邊聽到轟隆一聲巨響，他幾乎昏迷過去。

在半昏迷的狀態中，他看見鐵旗桿被擊中，折斷做三四截，凌空而下，本來是鋼鐵的東西，變成了火柱，向大街墮下。

風力太强，加上了震盪力太大，他駕駛的直升機雖距鐵旗桿太近，各種惡劣的影响加在一起，他的直升機無法推動，一簇簇的火花從空中飄下來，他即使極度迷惘也知道直升機遲早會焚燒，跟着爆炸，不再考慮，右手扳動一條紅色的槓木，他的坐位就整個彈出機廂之外。

那種設計是最新穎的，十分有效，他連人帶椅只是在空中跌下三百呎，坐位所放置的降落傘就打開，他仍然坐在機師的坐位之上。

空中的火花密密麻麻的飄下來，他立刻醒悟到，那些火花必然是飛彈本身帶來的，不管那個飛彈是否巨型，既然它擁有甚麼東西就會爆炸，火光冲天，同時有火光飛濺，顯然是含有搗亂的性質，亦可以說它加强恐嚇的意味，那一些聯想只是在他的腦海中一閃而過，他就不能够再想了，因爲他已暈倒在那個輕巧的坐位之上，有如四平八穩的坐在一張椅子上從空中飄下來。

他完全昏迷之前，聽到雷聲。

他肯定那是雷聲，因爲飛彈已經撞斷了鐵旗桿，不能够再作任何聲響了。

到了他覺醒，已經置身在醫院裏。

因爲他遇救的時候仍然坐在椅上，那張椅附連一個巨大的降落傘，顯然他是在空中跳傘的，或者他的戰機被擊中，把他整個彈出來，不論如何，醫院的急救室工作人員認定他是空軍的一份子，對他特別優待，把他送到頭等病房，盡快通知空軍基地以及太空總署。

另外的傷者分別放置，死亡人數很少，死者只是在街上走動的時候被鐵條倒下的一瞬壓斃，至於受傷的人，被火花灼傷居多。

最幸運的是這一點，鐵旗桿折斷之後向海洋那邊逐節墮下，否則，死傷更多。

三日後，他出院了，由於他住在醫院養傷的時候用電話跟列根總統聯絡過，剛一出院，他就被副官用汽車送到白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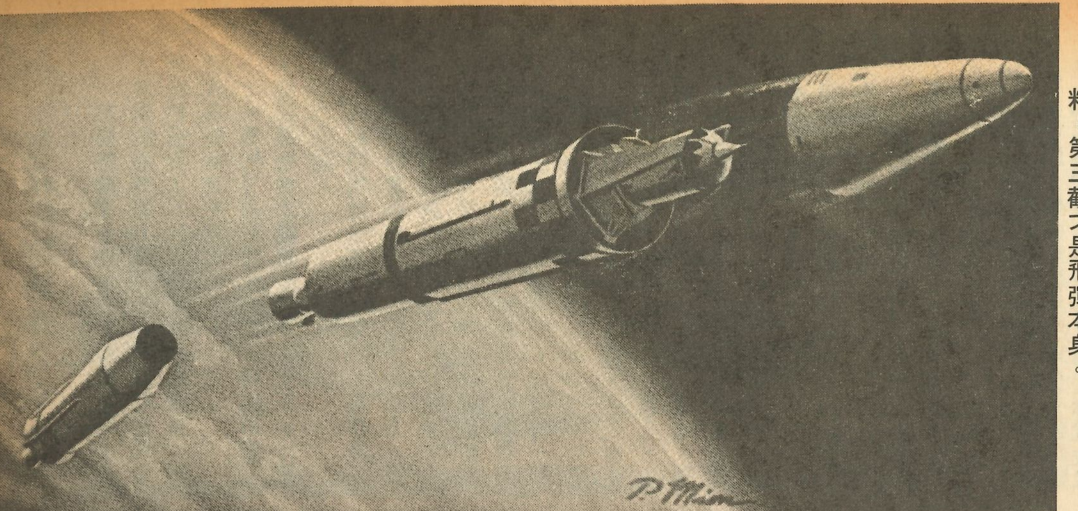
總統湊巧那天下午五時到五時三十分這一段時間有空，故此在白宮接見他。

地點仍是機密室，只有兩人在座，列根總統很興奮的說：「雷克斯少校，你幹得不錯，有機會我立刻提升你。你雖然在高空躍下來，却能臨危不亂，眞的機智過人！」

「報告總統，我並非自行躍下的，我能够活下去，全靠現代科技的賜惠，那種直升機的結構十分美妙，居然把我連同坐椅彈出機外，遲了兩分鐘，我就沒法逃生了，我剛剛被彈出來，直升機已經着火焚燒。」

「那時我不在場，憑着我的幻想，我覺得襲擊我們的東西必然是越洲飛彈，照例那種飛彈沒有火花噴射的，怎會滿天火花，有如日本的櫻花節呢！只有你一個人看見它，希望你把當時的情形很詳細的描述幾句。」

雷克斯少校果然盡力描述那一件飛行物體，最後，加上他的解釋：「坦白點說，我實在沒有足够的判斷力去分辨它是甚麼，既然它是飛彈，兼且從遠處飛來，不妨說它是越洲飛彈了，至於它除了貯放炸藥，還有些東西在爆炸之後火花四濺，可能是別的燃料，好像國慶日燒烟花。」



圖爲越洲飛彈的發射情形，分作三截，兩截是貯滿了液態氫作爲推進的燃料，第三截才是飛彈本身。

「你說燒烟花？太過胡鬧了。」列根總統向他瞪了一眼。

雷克斯少校連忙解釋：「總統，我只是說它看來有如燒烟花那麼熱鬧了，它當然不是携帶烟花之類的燃燒品同行。」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我曾經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跟專家研究，他們幾乎一致的說那些烟花是燃燒中的鐵粉，換言之，越洲飛彈向紐約襲擊之際，它的尖端有强力的電磁，被鐵旗桿吸引，從下邊剷到上邊去，故此刨下了一簇簇的鐵花然後爆炸，爆炸時的火力極大，一下子就把鐵粉燒到變成火花，你認爲這種解釋能够接受嗎？」

「坦白點說，總統，我對物理化學缺少高度的研究，沒法回答你的問題。」

「好的，我不再跟你研究火花了，由你自己說吧，那晚你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甚麼？」

「我突然暈倒，由於强大的震盪力侵入耳鼓，也可以說它是一種無法忍受的高度爆炸聲，事後我的聽覺沒有消失，證明我的耳膜沒有震破，這眞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你會不會聽到雷聲誤會它是爆炸聲呢？」

「我決不會發生這種屬於聽覺上的錯誤。」

「爲甚麼你這樣有信心呢？」

「因爲那幾天我頻頻到高空去，雷聲聽慣了，它決不會令我昏迷，由此我可以想像到那種含有雷聲意味的爆炸，實際上不是雷聲。我應該附帶講多一句，那晚越洲飛彈沒有擊中鐵旗桿之前，空中有的只是雨和電，沒有响過一聲雷。」

「我只是猜測它企圖借着雷聲作爲掩護而已，此外，還因密集的雨聲破壞了雷達網的功用，無法達到百份之百的精細，故此我預測它必然在大雷雨之下出擊。

「初時我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以爲那種飛行物體就是越洲飛彈，現時我的信念有些改變了，它未必是飛彈，可能是速度快到極的戰機。」

「既然它是戰機，機上有人，怎會犧牲自己跟戰機同歸於盡，此外，還有一件事情，十分重要，假如戰機上面眞的有一個機師，他決不會讓戰機向一條粗大的鐵旗桿撞去。」

「不，如果駕駛它的機師是個機械人，受到無綫電操縱的話，它只是奉命行事，根本就不會分辨高樓大厦或者是鐵旗桿，故此弄錯了目標。那種機械人一定是熔點很低的，見火即熔，故此沒有遺骸遺留下來。」

「如此解釋，那是可以接受的，不過，一架戰機闖入紐約的上空，爆炸之前，沒有被人發覺，那是不合理的，別忘記，我們在大西洋上空也有戰機，同時紐約外圍有效果正常的雷達網，還有地對空的飛彈陣地，相信它不容易闖過。」

列根總統的臉孔往下一沉，說：「不管我們怎樣說，它已經闖過了，由於保衞紐約的戰鬥物品太多，假如它是戰機，的確它是難以達到目的，因此之故，我又懷疑它不是戰機，而是最新型的越洲飛彈，此外，它還有可能是戰機以及飛彈的混合物。」

「啊！那就更奇了，他們何必這樣做呢？」

「他們是有理由這樣做的，假如他們眞的在百慕達發射越洲飛彈，它快要進入紐約的上空，變成另外一種形式，由機械人操縱，就有可能在紐約上空發射一朵朵火花，它等於一個個燃燒彈，最後，那一件飛行物體攔腰撞向國際貿易大厦，如果我們不是及早阻止它，不堪設想。」

「機械人沒法分辨前面屹立的東西是些甚麼，故此它犯了錯誤，照情形看，應該有人操縱它，那個人躲在甚麼地方呢？不見得躲在百慕達吧？」

「他當然不是躲在百慕達，如果我所料不差，操縱機械人的神秘客一定躲在紐約的人叢中。紐約有一千萬人居住，怎樣找他呢？」

說完這一句，列根總統忽然眉心一皺，說：「雷克斯少校，多謝你衷誠合作，這一次任務完結了，相信不久就有另外一次任務落在你的身上，到時我再通知你，現時我們就在這裏分手，好嗎？」

雷克斯點頭告退。

出乎他的想像之外，當晚副官就通過傳呼機找他，叫他立刻到白宮去，那時已經靠近午夜。

夜探蘇聯特務大本營

列根總統召見他，說：「雷克斯少校，我真的有些担心找不到你，現時找到你再好也沒有了，我已經發覺控制機械人的傢伙那晚藏身在甚麼地方。」

「真的？再好也沒有了，紐約那麼大，他在甚麼地方躲起來？」雷克斯少校衝口而出的說。

「初時我也想不透，後來，黃昏過後，我回到白宮後面一家人居住的地方，看見孩子玩的遙遠控制跑車，頓有所悟，立刻傳見副官，叫他在兩小時之內調查紐約最爲接近帝國大廈以及國際貿易中心那兩座大廈的任何一座大廈之內，有沒有一間批發遙遠控制跑車的模型玩具公司，如果有，趁快把它的門牌地址開列，要是有兩間三間，一併開列，他辦事十分敏捷，立刻打長途電話向商業登記組的人查問，果然查到有一間商行叫做星球模型玩具公司，在帝國大廈六十五樓辦公，那個辦公廳面對着哈遜河，鐵旗桿距它相距不遠。用不着再調查了，那晚控制機械人的怪客一定在那一間商行之內。

「我們只是知道他們在六十五樓辦公，那是不够的，必須找到他們的犯罪資料。我想派你到紐約跟保密局長胡奇聯絡，由他派出一兩個人，甚至派出四個人，就在今晚的殘夜，潛入該辦公廳搜查，我頒發秘密搜查令，由你保管，等於你代表我講話，也可以說是由你監工，到時他們怎樣展開活動，查些甚麼？你不必過問。」

「好，我極願替總統工作。」雷克斯說。

當晚的殘夜，即是翌日上午四時三十分，距離黎明只有一綫之差，有三個人站在「星球模型玩具公司」的玻璃門外，他們就是雷克斯、卡利以及馬克。

卡利跟馬克是保密局裏面十分能幹的特務，甚麼門都沒法阻擋他們，兩人只是使用電子開門的器具就可以把任何一扇下鎖的門打開。

卡利先行入內，右手握槍，馬克緊隨在後，使用電筒向前照射，至於雷克斯少校，夾在他們當中，顯然是相形見拙了，只是走在第三的位置。

進入辦公廳，兩名特務到處搜索，雷克斯走到窗前，向外邊瞧望，他對列根總統的看法十分佩服，認爲躲在窗口操縱機械人，那個地點最合理想！

爲甚麼機械人接受操縱仍然會失錯，撞到鐵旗桿去？這個問題，他苦苦的思索，仍然沒法找到合理的解釋。

卡利跟馬克相當忙碌，不過，他們二人沒有檢取甚麼文件或武器，看來此行落空了，雷克斯少校頗爲失望。

就在這時，聽到很沉重的脚步聲，自遠而近。

雷克斯少校用不着推想也知道即將從前面牆角走出來的一個人必然是十分厲害的敵人，他趕快把一切思念收起來，拔出手槍！

卡利跟馬克早已拔槍。

沉重的脚步聲越來越勁，反映出那個人已經繞過牆角走出來，出乎意外的，它竟然是一個「星球人」之類的怪物。

由於這傢伙怪模怪樣，他們不自覺的愕然注視，誰也沒有注意到它的手上握了一柄機槍。

星球人剛剛走到牆角這邊，就向他們掃射，想不到那柄機槍雖然細小，發射出來的子彈却是真的，有力量殺死任何人，除非對方穿了避彈衣。

兩名特務確是穿了避彈衣，可惜「星球人」槍聲卜卜，瘋狂掃射，馬克的頸子中了一槍，慘呼一聲，倒地打滾，卡利認爲必須反攻，立刻拋出袖珍的手榴彈來。

如果卡利不是搶先拋出手榴彈，把那「星球人」炸毀，那就沒法救回雷克斯一命了。

他懷疑辦公廳牆角那邊還有別的秘密武器，例如：坦克、火箭炮或者三頭六臂的鐵甲人，不敢怠慢，盡快拋出另外一個手榴彈，把玻璃門炸得粉碎，向雷克斯少校打個手勢，縱跳如飛的衝出去。

兩人沿着電梯走到地面，立刻找護衛室，講述這件事，同時分別打電話給保密局以及警署，此外，還叫護衛室裏面的人持槍由電梯走到六十五樓巡視。

雷克斯少校本身是太空總署的高級職員，且又帶着總統頒發的入屋搜查令，故此護衛員不敢不依的，可是，他們走上六十五樓，找着星球模型玩具公司，完全沒有損壞的痕跡，玻璃門打開了一半，他們走進去看看，室中沒有硝烟，也沒有手榴彈的碎片，樓板上面沒有屍體，同時找不到跟他們作戰的星球人，不覺愕然，立刻派人到下邊通知雷克斯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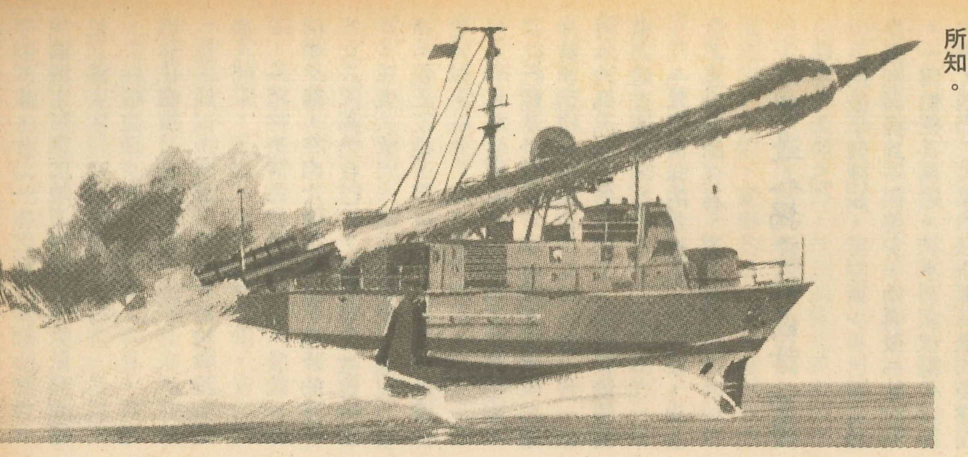
雷克斯不相信，卡利更加不相信，兩人飛奔到電梯，升到五樓，走出去看看，護衛員所講的話果然屬實，整個辦公廳風平浪靜，最奇的是馬克的屍體去得無影無踪。

卡利掉頭向雷克斯望了一眼，說：「我們遇到堅强的對手了，你可否立刻跟列根總統通話，請求他發給另外幾張入屋搜查令，打算把六十五層樓每一間辦公廳搜索，雷克斯答應了他，電話駁通了，他把當時發生的一切悲慘遭遇說得一清二楚。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雷克斯少校，你何必跟他們走同一條路？你的任務是證實那一間公司是對方的特務機關，利用玩具掩護那晚操縱飛行敏捷的機械人，實際上遙遠控制的人就是他們，已經查明了，還在那個地方幹甚麼？快些對卡利說知，死了一個特務，不算甚麼一回事，不必查問了，趕快離開那個鬼地方，臨走的時候記得對護衛員說知，叫他們忘了這件事，就當它沒有發生過，還要在警署取消報案的案件，免得它傳在記者的手中，用誇張的筆法報道這件案。

列根總統採取斷然處置的手法控制整個局面，各人只好唯命是從，它就告一段落，馬克的屍體到了怎麼地方去？跟整個局勢無關，各人懶得追究，反而星球模型玩具公司的東主以及高級職員，列根總統展開機密而又廣泛的調查，希望抓到寶貴的綫索。

旬日之後，他召喚雷克斯少校到機密室細談，說：「我已經派人調查過，那一間玩具公司的東主叫做歐得里，行爲詭秘



圖爲蘇聯潛艇在海中發射飛彈的情形，套住飛彈的膠囊，離開海面，自行卸落，飛彈衝向遠處的目標，潛艇沒有露出海面，圖內看得見的只是小型美國炮艇，表示潛艇發射飛彈，它仍是茫無所知。

，十分喜歡結交官場人物，最爲可疑，這一場空襲事件極有可能是由他策劃的，如果他是主持人，不消說，整整一間玩具公司的職員都有可疑，我另外派人調查他們，現時我想派你做另外一宗重要的任務，它並非很危險，但却不易辦得到，我的意思是想你單刀赴會，前往百慕達秘密查探他們怎樣發射越洲飛彈而不會驚動當地的雷達收聽站以及附近的美國空軍基地。由於這個任務是極端秘密性質，希望你盡量保守秘密。」

雷克斯少校聽了，很爽快的說：「總統放心，凡是你吩咐的工作，我必然傾全力而爲，並且守口如瓶。」

「好極了，我給你十萬美元作爲活動費，當你打聽到甚麼重要消息的時候，可以走進美國打撈沉船公司找亨利霸先生，用他的名義打長途電話給我，這一間公司可以說是外圍的特務組織，如果你需要別人協助，隨時可以調動他們，還有一點倘若你需要額外的費用進行調查工作，我可以滙欵給你，長途電話未必沒有人偷聽，就說你在生意方面急需欵項買貨好了。」

雷克斯少校說：「我完全明白總統的意思了，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始終不明白，爲甚麼你如此重視百慕達呢？它只是一個大島而已，距離美國相當遠，未必越洲飛彈在該處起飛。」

列根總統說：「我叫你進行的工作，不一定是憑着突然發生的靈感，可能另有秘密情報，至於你提出來的問題，我却可以很快回答你，百慕達跟紐約的距離雖然遠，只是在地理環境計算，如果你乘搭民航機，剛好是兩小時的航程，駕駛戰機，只是需要一小時的航程，原因是戰機的速度快，且又不必載客，假如用越洲飛彈計算，只消三十分鐘而已，故此向紐約偷襲，最聰明的辦法就是從百慕達發射越洲飛彈，最爲使我困惑的是這一點，越洲飛彈必須有一個發射台，然後起飛，百慕達的地方有限，根本它沒有發射台，同時不可能在那個地方發射越洲飛彈能够瞞得過百慕達本身設置的巨型雷達網。」

「好的，我在這裏告辭了，你說過的話，我必然緊記在心。」雷克斯少校很恭敬的說。

雖然列根總統有權在特別費用的項下撥出巨欵給任何人，作任何活動，可是，此行不過是偵查性質，竟然撥出十萬元巨欵給雷克斯，可見他相當重視百慕達了，另一方面，從列根總統的談話中，雷克斯得到另外一種指示，知道亨利霸先生經營的打撈公司上上下下的職員都是自己人，不消說，企圖深入調查，最可靠的辦法就是直接拜訪亨利叔叔了，此外，他還把總統送給他的巨欵抽出一部份，作爲見面禮，送給亨利叔叔，這樣做更加容易獲得對方的歡心。他究竟是人生路不熟，這一步棋子走得很好，雖然亨利霸並非見錢開眼那一種人，他受了這一份厚禮，仍然覺得高興，對雷克斯另眼相看。

兩人見面後，談了不久，雷克斯道出來意，索性問個明白，說：「亨利叔叔，列根總統特別重視百慕達，然後派你主持這個組織，刺探軍情，你留在這個大島已經超過二十年，相信對於發射越洲飛彈這種活動瞭如指掌，究竟有沒有辦法可以不設飛彈發射台仍然可以把它發射呢？」

亨利霸快要活到花甲之年了，仍然很壯健，聽了就說：「雷先生，你在太空總署工作，當然知道越洲飛彈的特色，它起碼有兩節，俱是貯放燃燒用的液態氫，如果它的射程更遠，需要多添一兩節，在空中飛行之際，每隔一段航程，便即卸下一節，因爲它的液態氫已經耗盡，留下來增加飛行負担，故此必須把它拋棄，越洲飛彈能够射得很遠，全靠這種裝備，既然它必須裝置幾個環節，它的體積就會增加，同時它發射的火力很猛，聲响也很大，故此它需要一個發射台，小型的飛彈可以裝置在貨車上面發射，越洲飛彈辦不到，如果它想瞞住岸上的雷達網，在海中發射，可以選擇一處在海底生長但却伸出海面的岩石，這種岩石往往在珊瑚礁旁邊屹立，百慕達的岸邊淺水之處相當多，不過，二十年來，可供採用的岩石我們都看過了，我們不單是展開實地調查，還在岩石的基層裝置了直綫警鈴，如果有人企圖在石上放下一些古怪的金屬架，不管它準備作爲那一種用途，我們立刻知情，儘可以在它沒有發射之前，已經把那些人殲滅。」

雷克斯少校聽得津津有味，不自覺的問：「這種事情有沒有發生過呢？」

「還好，一直都沒有發生過。」

「聽了你的話，我眞是興奮，照情形看，我留在百慕達恐怕無事可爲了，不過，我既然來了，索性遊覽幾天也好，說不定我是個陌生人，可能看到一些本地人沒有注意的另外一些危機。」

「對了，總統的意思正是如此。」

「我先行找個地方歇息，再行定奪，亨利叔叔，你是一方之霸，料想你會替我找個穩定可靠的地方留步，今天就請你帮忙這些。」

「雷克斯少校，爲了掩人耳目，我建議你住在蜜月酒店。」

「這個主意眞是高明，可惜我沒有新娘。」

「這件事情由我負責好了，我給你一個相片簿，在相片簿上面貼了相片的每一個女人，都是自己人，隨時可以做臨時新娘，三幾天或者一個月，如果你還沒有結婚，愛上了她，那就她一生伴在你的身邊也可以。」

「再好也沒有了，你眞是想得週到，我此行純然是爲了考察百慕達而來，如果你替我選擇一朵嬌花做新娘，最好找一個對本地風光瞭如指掌的女人，使我隨時隨地向她查問。」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雷少校，你念念不忘自己的任務，眞是難得！」

枕邊人揭露的國防秘密

只是半個鐘頭，雷克斯少校已經從相片簿上面找到一個美女，她喚做「杜麗」，一向住在百慕達。在亨利叔叔精心安排之下，他們二人果然以新郎新娘的姿態出現，進入蜜月房間，佯作剛剛從美國結婚之後走到百慕達渡蜜月。

雷克斯少校說過的話，果然屬實，他簡直把枕邊人看做活的字典，盡可能的向她查問關於百慕達的一切，此外，她還帶他暢遊百慕達。

她不單是艷若桃李，多姿多采，對越洲飛彈也懂得很多，第三個晚上，她在枕邊私語：「雷克斯，我的想法跟你們任何人的想法不同，既然在百慕達無法找到一處可以建築發射越洲飛彈的發射台，甚至在海上屹立的岩石也辦不到，只有一個辦法能够發射飛彈了，那就是潛艇！根本上蘇聯的潛艇十分厲害，難道你們沒有想過嗎？」

雷克斯說：「我已經想過，而且跟亨利叔叔研究過，蘇聯的潛艇雖多，沒有一艘核子潛艇，故此它的結構不可能發射越洲飛彈那麼巨大的飛行物體，雖然次一級的潛艇可以在水中發射飛彈，它並非越洲飛彈，祇是普通飛彈加上一層防水的膠囊而已，從水中飛出後膠囊自行卸落，它祇有一段力，不能够超越五百里的距離。」

「假如蘇聯眞的有一艘中型潛艇藏身於北大西洋的海底，認爲時機成熟，然後升到距離海面二三十碼深，發射有膠囊包住的飛彈，豈非可以偷襲紐約？我說的時機成熟，是指那一晚發生暴風雨，雨點特別大，雷達不易發現它。」

「好的，我姑且依照你講的情況加以解釋，只有低飛的飛彈，然後不會被紐約外圍的風火島雷達網發覺，從潛艇發射的飛彈因爲它要冲出海面，必然飛到五百碼過外那麼高，沒法低飛，故此它是不能够逃避雷達網搜索的。」

「是否在紐約外圍的大小島嶼都有超級雷達網裝置呢？」她再問一句。

「我不大清楚你說的超級雷達網究竟是怎樣子，可以解釋幾句嗎？」

「我對雷達缺少研究，只是含糊知道它是一種音波，能發能收，利用音波測量地形，同時可以利用音波測量飛行物體的位置，它不怕霧，最忌的是大雨，或者凌空而下的無數膠片，因爲它阻隔音波進行，等於擾亂了整個雷達網，使它失效，只有超級雷達網仍然可以在雷雨聲中或者在無數膠片當中仍然使音波能發能收，保持它應有的效能，照我看，靠近紐約並且離開長島不遠的任何一個島嶼，必有一個島純然是爲了裝置超級雷達網而設的，你一定知道是那一個島，是否風火島呢？」

「杜麗，你眞是聰明，負責守衞紐約外圍的一個島，正是風火島，它有二千名精銳的海軍陸戰隊，地對空飛彈以及戰機，更加重要的還是超級雷達網，一旦發現有飛行物體侵入紐約的領空，它發出訊號，對方沒法回答，便即展開全面性的攻擊，先行發射追踪空中勁力出擊的地對空飛彈，然後出動最優秀的戰機，另一方面，發出緊急訊號，通知空軍基地，五分鐘之內，有六十架戰機飛到那個地方的上空應戰，每一架戰機都有空對空的飛彈，在這種情況下，對方的飛彈實在沒有可能闖入紐約上空而沒有被發覺的，故此我不相信蘇聯的潛艇冒險在十分接近紐約的大西洋某一處發射飛彈。」

「雷克斯，你不是親眼看見一縷紅色火光的飛行物體在紐約上空出現嗎？儘管它由機械人操縱，機械人由帝國大廈六十五樓的人控制，那個飛彈仍是很成功的飛到紐約市中心的上空，關於這點，作何解釋呢？」

雷克斯少校道：「我實在才疏學淺，找不到適當的理由去解釋它。」

杜麗說：「凡是男人沒法解釋的事情，半信半疑，女人多數能够解釋。」

「眞是出奇了，你以爲空中有一隊鬼魂把飛彈引到紐約上空嗎？」

「不，我的意思並非說鬼魂引渡飛彈，而是銀彈引渡飛彈。」

雷克斯聽了，頓有所悟，說：「堵截從海中飛出來的飛彈，先要獲悉它起飛，在雷雨之夜，普通的雷達網失效，必須靠超級雷達網，負責管轄它的人起碼有三四層，包括高層人士以及中層又或低層人物在內，那些人當中只要有一個人接受銀彈的誘惑，暗中破壞巨型的超級雷達，便有可能使敵人的飛彈闖入紐約上空，我遭遇過的一場災難只是一個開端，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還有更大的災難發生，非趕快向總統報告不可。」

說到這裏，雷克斯忽又愁眉不展，嘆息一聲，說：「我對風火島的守軍毫無所知，憑甚麼向列根總統報告呢？」

杜麗嫣然一笑，說：「關於風火島的守軍，我倒有多少貢獻，全部軍方的工作人員並無可疑，只是雷達網的技術主任蘇丙最可疑，他只要在飛彈已經離水之後想辦法令到巨型的雷達網有幾分鐘失效，便即達到目的，飛彈已經飛過，他就使它一切正常，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假如上峯追究責任，輪不到他，因爲上面還有三層高級的官員。我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測，因爲我根據事實判斷，除了技術主任蘇丙之外，沒有一個人能够在最快速的一段時間使雷達網失效又在極短暫的時間使它復元，除了這些，蘇丙最近到百慕達拈花惹草，尋歡作樂，花掉三幾萬美元，隨後他在半公開的仙人掌賭場輸掉七萬美元，他擺出毫不在乎的神態，你試想一想，除了接受蘇聯的銀彈之外，他怎能像花花公子似的揮霍呢？他怎樣被蘇聯特務纏住？飛彈離開海面之際，蘇聯的潛艇憑甚麼巧妙的方法向他傳遞消息？這些問題都是無關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透過有關方面，從速拘捕他，因爲蘇聯失去了如此重要的一隻棋子，必然不敢輕舉妄動，亦即間接達到保衞紐約的目的。」

「對了，杜麗，你眞是想得週到，簡直是未卜先知！快些對我吐實，你一個人絕對不可能獲得那麼多的情報，一定是亨利叔叔授意你告訴我的，爲甚麼他不親口對我說知，寧願由你說出來？」

杜麗很鄭重的說：「照我看，亨利叔叔怕拈惹是非，又怕這一連串情報並非準確，萬一發生錯誤，你固然受到懲誡，他也有問題，反之，由我向你說知，有任何一種過失，與他無涉，假如情報準確，你仍是感謝他的，認爲那一份厚禮有點收穫，是也不是呢？」

雷克斯笑容滿臉說：「杜麗，多謝你的帮忙，事成之後，我建了一功，一定送一份厚禮給你，比金錢上的禮物還要大，你試猜一猜，那一份厚禮是甚麼？」

杜麗搖了搖頭，說：「你還是說出來吧，我實在猜不到世界上還有些禮物比較黃金鑽石更加名貴！」

「我是說你將會得到一個勇猛兼且純情的丈夫！」雷克斯少校很認眞的說。

雷克斯少校決定進行這件事，他先行用長途電話跟列根總統聯絡，自稱有最重要的發現，約期在白宮見面，然後乘坐民航機到首都華盛頓機場降落。

他把此行的經過情形一清二楚的說出來，列根總統哈哈大笑，說：「果然不出所料，又是銀彈政策收效，不過，這件事情牽涉很大，絕對不能够輕舉妄動，我打算派人到風火島找個機會把雷達網的技術主任蘇丙抓起來，使用招供丸，他自然吐實，如果該島的少將莫巴卡沙受嫌，那就麻煩得多，不然的話，只是換過蘇丙一個就够了，此外，我還要派出效能極高的巡洋艦對付潛入北大西洋的潛艇。」

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旬日後，雷克斯少校在電話跟列根總統交談，列根總統欣然說：「招供丸的威力果然是絕頂厲害的，他只是喝了一杯鮮奶，它有一顆溶化了的招供丸，甚麼都坦白招供，一切屬於間諜的活動，只是他個人承担，命令他去破壞雷達網十五分鐘之久的人，正是星球模型玩具公司的大老闆歐得里。」

最後列根總統說：「暫時我可以鬆一口氣了，可是，蘇聯千方百計找機會破壞美國的大都市，難保它多次失敗之後有一次成功，到時就有可能引起更大的糾紛，換句話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

雷克斯少校說：「我只有一個希望，希望它不是在總統的任內爆發。」（完）

翟天星傳奇故事

牧野恩仇（上）

南宮宇·文
可飛·圖

參加競賽　目的何在

翟天星下了馬，緩步而行。

「這應該是最後一個墟集的了！」他心中盤算着，並把馬兒拴好

前面是一檔專賣皮草製品的攤檔，檔主是一個滿臉皺紋，笑口常開的矮子。

翟天星揀了兩個皮水袋，一個是懸在腰間，另一個却是一條粗皮帶，可以縛在腰間。

矮子滿臉笑容，道：「老兄眞識貨，這些皮水袋堅韌密實，帶着上路，倍感安心！」

翟天星問過價錢，立即付了，矮子似乎有些意外，因爲在這些市集購物，有誰不還價？

翟天星道：「這處是盛家集？」

「對——這是最後一個市集，出了盛家集，便是塞北，另一番風光了！」

「你也常常往關外？」

「年青時做買賣，何處不到？不過，而今年紀大了，只能做些手藝過日子！」

翟天星道：「在下是南方人，從未到過關外，老伯可否告訴塞北風光一二？」

矮子道：「過了大漠便是草原，過了草原又是大漠，風光是秀美的，那要看你心情而定！」

是的，情由景生，景也因情而變。

矮子續道：「我只是個做買賣的人，不知如何描述塞北風光，不過，老頭却有一個忠告——」

翟天星聆聽着。

「你這一身江南打扮，出了大漠，並不適宜，倒不如買一件那些寬袍大袖的關外衣裝！」

翟天星心想：「天氣仍然如此酷熱，爲什麼關外竟要這些寬袍大袖的衣物？」

矮子又道：「大漠變幻莫測，記着——這皮袋內的水，與你生命同樣寶貴！」

越來越多人購買這些皮草用品，翟天星不想阻着這位健談的老頭，沿着攤檔前行。

前面果然有一檔售買關外衣物。

翟天星拿起其中一件，只見長袍寬大，就算是兩個大胖子，也可穿上。

翟天星心想：「如果自己穿上，去見車如龍，一定被他笑個不亦樂乎！」

想起車如龍，翟天星又不禁想起很多往事，這一位不見了十多年的朋友，而今生活在關外，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次派了子侄，往江南邀約自己，爲的是什麼？

看來他在關外發展極佳，他定不會向一個浪跡江湖的人，炫耀財富，難道只是爲故情聚舊？

「客官你決定買這一件？」

翟天星如夢初醒，只見自己仍然拿着那一件長袍，只好笑道：「好，我買這一件！」

接着，他又買了一些乾糧，然後來到一間小小的酒家，打算吃過午飯，便要起程。

小小酒家，十分熱鬧，擠滿了人。

十多張小枱，都坐滿了人，可是，當中那張大圓桌，卻只有兩個江南人士打扮的客官。

看來他們是在等待朋友。

那位小二，三番四次上前，希望他們暫時讓出一些地方，招呼其他客人，卻不得要領。

其中一位，顯得十分不耐煩。

另一位身材較爲高大，眉清目秀，眸子精靈，卻顯得十分沉着，他應該也是焦急的。

小二又再上前，希望他們讓出幾個位子。

那不耐煩的客官，站了起來。

另外一位，連忙把他拉着，從懷裏拿出了一錠金子，放在桌上，也不多言。

小二看着那一錠黃金，什麼也說不出來。

翟天星看了，不禁想道：「從南到北，金子那處不通行？」

那錠黃金放在桌上之後，再沒有人上來打擾，那兩位客官，啜着濃茶，但其中一位，更不耐煩。

本來，翟天星吃過了午飯後，也想起程。

可是，他是個極端好奇的人，好奇的性子一起，兩脚却不願動了。

究竟他們兩人等的是什麼重要人物？

在這盛家集，江南人極少，這兩位年輕的客官，肯定不是本土的人，爲的是什麼？

終於，他們要等的人也出現了。

那是五個粗豪的大漢，一看他們的模樣，便知道他們是經營牛羊的大商家。

五漢子坐下，小二已不用吩咐，慇勤地送上酒肉，這些漢子，開始也有些拘謹，但漸漸恢復豪情。

那兩位客官，只低聲的說了三言兩語，並沒有再說下去，而那些漢子，似乎是天塌下來都肯承担的模樣。

過了一會，那兩位客官，召來小二，叫他收了那錠黃金之外，再給了一些賞錢，兩人揚長而去。

五個漢子起身相送，樣子也十分尊敬二人，然後，看着他們出了門，又據案大嚼。

翟天星本想追出去，看看二人往何處走，不過，那五大漢正開始說話。

「老大，咱們做牛羊買賣幾十年，你相信這小子？」

那個被稱老大的，吐了口中的骨頭，笑笑道：「信他又何妨，何況價錢那麼便宜！」

「不過，如果他沒有供應，我們下半年，豈不是白白過去？」

另一個又道：「這兩個小子，究竟是何方神聖，插手咱們的生意！」

「理他是何方神聖，咱們只要有錢賺便是！」

年紀最輕的一位道：「老大，他會不會欺騙咱們？」

老大呸了一口，道：「假若他欺騙咱們，看他倆能否過得這盛家集！」

衆人聽了，都呵呵大笑。

年紀最輕的一位漢子，似乎十分担心，道：「他叫咱們先把來貨屯養一月，然後再賣，利錢保證十倍以上，難道他是孔明再生，窺破天機？」

老大又道：「老五，你聰明謹愼，不過，咱們不必一定全依他的話——我們先入一批，當然，數量不如以前，等他來貨，也把一半屯養，要是他的預言不對，咱們也是穩賺；要是他果眞是孔明再生，咱們更是財源廣進！」

這老大果然是老謀深算。

可是，翟天星却無法全然明白他們所言。

「來貨」當然是指牛羊，但究竟那兩位客官預言了什麼？雖然，那五個大漢，並不十分相信，但也算是半信半疑，究竟預言什麼？

牛羊的價錢雖是人爲，但也不是那麼容易操縱，誰肯保證把牛羊屯養一月，可穩賺十倍？

難道其中有些陰謀？

那五個大漢已吃飽了，出門而去。

翟天星本想跟着他們，但回頭一想，這是本地的商家，跟踪他們也沒有什麼作用，倒不如向小二打聽一下，他召了小二過來，問道：「剛才先走的兩位客官是什麼人？你見過嗎？」

那小二皺起眉頭，並不答話。

翟天星頓時明白，從懷中拿出半錠銀子，小二好像勉爲其難地道：「他們是生客，我根本沒有見過他們！」

「前兩天呢？」

「也沒有！」小二已走開了。

翟天星只好拿起行囊，走出這間小酒家。

× × ×

離開了盛家集，果然是一大片草原，

翟天星從懷中拿出那張羊皮地圖——那是車如龍特別派人送來的——小心察看一番，估計馬的脚程，入黑之前，應該可以到了一個小村落，那裏只有幾戶人家，可以過一晚夜。

翟天星揚起馬鞭，雙腿一挾，馬兒便向前奔，他早已响往的草原馳騁，而今夢想變成現實，撲面的風，充滿了草根香氣，使人心曠神怡。

不斷倒退的草叢，忽高忽矮，遠望是無盡的一片，這景象眞令人心胸放遠，俗慮全消。

入夜時份，果然來到一條小村落，並且受到非常熱情的招待。

接着的兩天，也是依照地圖所示，翟天星夜裏安歇在另外兩個小村落，第三天，他又看見另一片草原。

並且，他看見了散落的小屋。

車如龍說過，到了這個草原，只要看見人，無論是男女老幼，只要開口一問，便可找到「如龍牧莊」！

當翟天星拉慢了馬兒，第一個見到的人，竟是一個小女孩，她的後面有十多隻小羊。

翟天星下馬，逗她道：「你可知如龍牧莊?」

那雙頰胭紅的小姑娘，竟用蹩扭的中原說話道：「是—翟—公—子—」

翟天星點了點頭。

小姑娘向遠處一指，並露出歡欣的表情。

車如龍在這地方的影响力竟是如此重大，連一個小小的姑娘，也會甘心爲他效力?

翟天星上了馬，又繼續向小姑娘所指的方向奔去，再遇到另一位青年漢子，也得到相同的答案。

當他再奔馳了一個時辰，已有幾個漢子在道旁相迎 他們一見翟天星的馬，上前齊聲道：「閣下定是敝主人等待的翟天星翟大俠了！」

翟天星下了馬兒，拱拱手道：「你們是——」

其中一人上前道：「翟公子，在下車壽，是如龍牧莊的管家，奉主人之命，迎接翟公子！」

翟天星道：「車爺果眞太客氣了！」

車壽答道：「在下巳候駕多時，途中可有痲煩?」

「不——我貪看草原風光，脚程也許慢了！」

車壽道：「老爺巳在牧莊相迎，公子，請——」

車壽巳示意他的其中一個手下，快馬前奔，想是先去通知他們的主人。

五匹馬護送着翟天星，直奔「如龍牧莊」。

如龍牧莊果然是個巨大的莊園，來到莊園，便巳看見很多碗口兒粗的杉木，圍成欄柵。

如龍牧莊的前面，巳站立着了五個漢子。

當中的一個，翟天星仍未下馬，早巳看得出是二十多年未見的車如龍——

他仍是那麼健碩，臉上却多添了幾根皺紋。

翟天星下馬，五條漢子巳簇擁而來。

「翟公子果是信人！」車如龍一馬當先。

翟天星拱手道：「車爺也是信人——想不到二十年前一語，車爺念念不忘！」

車如龍說道：「翟兄，你還記得那些話?」

翟天星回憶的說道：「假若此番北上有成——」

車如龍接口道：「廿載不嫌長，定會以另一番面目見面——而今果然是——果然是另一番面目，你看，兩鬢添霜，一額皺紋！」

翟天星笑道：「車爺仍是健碩如昔！看這莊園，相信你不只是另一番面目這麼簡單！」

車如龍道：「這一番事業，並不是我個人功勞——先讓我介紹，舍弟如獅、如虎、如豹、如象！」

四個漢子上前，異口同聲道：「翟公子！」

翟天星拱手回禮。

接着，車如龍指着他後面的兩個少年，道：「快上前拜見翟叔叔！」

兩人如言，上前一揖，便要跪下。

翟天星連忙扶起，道：「車爺，這眞太客氣了，是否想要在下折福?」

車如龍道：「後輩見長者，理應如此，不過，我知翟兄是快人快語，不拘小節——而且來日方長，小輩可再恭謹拜見翟兄！」

翟天星道：「車爺實在太客氣！」

接着，車如龍介紹他的女兒與兒子，又介紹他兄弟的兒子，原來車如龍本身有一個兒子，名叫亦文，有一個女兒名叫亦姸。

車如龍的四位弟弟，每人只有一個兒子，並沒有女兒，而他們的名字也順口易記，如獅的兒子叫亦武；如虎的兒子叫亦英；如豹的兒子叫亦傑；如象的兒子叫亦豪。

他們雖然在塞外長大，但都非常有禮，一一向翟天星深揖，看來車如龍對這班子侄的教養，也非常嚴謹，並沒有因爲身處關外，因而放鬆。

車如龍笑道：「翟兄，一時之間，也許你還未一一認識，過一些日子，相處下來，認識較易。呀，我說了這麼久，還沒有請你進去……」

有僕人爲翟天星牽開馬兒，並接過簡單的行囊。

前面便是一間大屋，外牆也是用碗口粗的杉木所築，外表看來有點粗糙，但却給人一種穩重堅固的感覺。

車如龍道：「關外之地，因陋就簡，翟兄，如果住下有何不滿之處，請向在下言明！」

翟天星也不多言，只微笑聽車如龍的指指點點。

大門之處，木匾上寫着——如龍牧莊，進了大門，是一條筆直的花徑，花圃之上，竟有許多奇花異草，與外間的草原比較，簡直是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

走畢了花徑，便是一個大廳。

再一次出乎翟天星的意料之外，大廳之內，一切陳設，均與中原一樣，其豪華

的程度，與京中富豪相比，眞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且，在廳內外望，根本看不見那些粗杉。

這個大廳果然稱得上大廳，一排十張的太師椅，車如龍請翟天星上座，衆兄弟也紛紛坐下。

僕人奉上香茶，翟天星幾天行程，只能喝白水，而今茶香撲鼻，不禁多喝兩口了。

車如龍道：「翟兄，你好好休息一下，然後，我再爲你洗塵接風，咦，這茶葉可對翟兄口胃?」

翟天星道：「好極——車爺，你實在太客氣了，說句老實話，太過拘謹只會令在下不安，廿載友情，難道只爲……」

車如龍道：「眞對不起，廿年來翟兄仍是豪情概勝，我也不再客氣，你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再談！」

翟天星隨着僕人，來到車如龍早巳爲他安排的房間，內裏一切佈置裝飾，與江南無異，看來，車如龍在塞北的成就，遠遠超過他年輕在江南之時，就看這大屋的一切裝置，奉客的香茶，一切都需巨大人力物力，車如龍年輕時生活並不如意，而且因生活潦倒，便聚了幾位兄弟，落草爲寇，被官府追捕，才被迫出關，在塞外從頭做起。

車如龍一直念念不忘翟天星，是因爲他們被追捕之時，翟天星曾協力帮忙，使他們得以安全逃離，這對翟天星來說，只是舉手之勞，作爲江湖人，自有江湖人的義氣，何況他們只爲生活而落草，並非大奸大惡之人！

轉眼巳是傍晚，僕人來請他出大廳吃晚飯。

出了房間，翟天星感到一陣寒意，原來塞北地方，日間與夜間氣溫相差極大。但是，當他踏入大廳，却感到一陣暖意，和一陣使人垂涎欲滴的羊肉燒烤香氣。

車如龍上前笑道：「翟兄，你可要嚐嚐咱們塞北的全羊宴！」

「全羊宴?」翟天星似乎對這種菜式未有所聞。

車如龍是個大塊頭，也笑着道：「翟兄，你看，大廳內爐火熊熊，正在燒烤羊肉，而席上每一欵菜式，都是從羊身上而來！」

車如虎是個慓悍的漢子，道：「羊身無處不是寶，從羊頭到羊蹄羊尾，都是上等菜式！」

車如龍道：「還是要請翟兄細意品嚐，咱們才能稱讚自己的菜式！」

桌上巳擺滿了大盤小盤的冷點。

車如龍首先擧起酒杯，道：「衆位兄弟，先與翟兄乾杯！」

翟天星擧杯，一飲而盡，這些酒與江南有異，醇厚中似帶着羶味，看來是關外特別釀製。

他們逐一要翟天星品嚐美點，接着是其他菜式，果眞是味味皆羊，却不會使人厭煩，因爲每欵味道不同，製法各異，接着是吃烤羊肉。

車如龍道：「關外吃烤羊，與中原有些不同，咱們喜歡一同用刀割肉，圍爐共醉！」

翟天星道：「好，咱們圍爐共醉！」

他們圍着爐火，自己割下燒香的羊肉，十分快意。

車如龍道：「其實這烤羊，應在外面吃，北風吹烘爐火，羊肉更見風味！」

車如豹道：「翟兄一定可以嚐到那一番滋味——因爲過幾天的草原大會，咱們可以再一品嚐各種燒味，可以烤牛，甚至可以烤駱駝！」

衆人酒興漸濃，談興也濃。

翟天星問道：「如豹兄所說，什麼是草原大會?」

車如龍道：「翟兄來得正合時，咱們此處有一個風俗，草原大會，一連三天，附近的牧場及居民，都會聚在附近一個草原之上，擧行慶祝玩樂！」

車如獅道：「這個聚會，是聯絡各牧場，增進友情，並祭天以示謝天恩！」

車如虎也道：「草原大會，節目異常豐富，內有各項比賽競技，十分熱鬧！」

忽然，一個女孩子聲音道：「還有咱們的歌舞！」翟天星回首一望，原來是車亦姸——是車氏家族中唯一的女孩子，忍不住也要插口！

衆人聽了，都笑起來。

翟天星道：「翟叔叔正要趕來看的是你的歌舞！」

這一晚的洗塵宴，賓主盡歡。

× × ×

翌日一早，翟天星便醒來，北方草原的香氣，使人耳目清靈，身心舒暢。

梳洗過後，用過早點，車如龍巳經備了馬匹，邀翟天星往牧場四周一看。

翟天星跨了上馬，隨着車如龍向北而去。

一路是綠草如茵，不遠之處是大羣牛羊，由幾個騎在馬上的牧人驅策着。

翟天星曳馬上前，拍着車如龍，問道：「你這牧場究竟有多大?」

車如龍道：「你猜！」

翟天星道：「一萬幾千畝?」

「實際上我自己也不知道，咱們極目向北，盡是車家土地，回頭望南，也是咱們車家的！」

「那麼，你僱用的人也不少！」

車如龍道：「數目實在不少，咱們車家五兄弟，各有一些親戚，而親戚又有一些親戚——」

翟天星問道：「在這塞北，你們是外來人，可以站得穩，唯有靠這家族式的經營?」

「是的，咱們人力非常重要，沒有人力，就算有了這些土地，及這些牛羊，也是無用的！」

「附近有沒有其他牧莊?」

「有，而且有四間之多，他們本是塞北本地人，過幾天的草原大會，他們也會派人來的！」

翟天星巳看到一些僕人，正在搭一些帳營和欄杆。

車如龍道：「草原大會是一年一次的盛大聚會，這些帳營是供應他們作暫時居所，欄杆作爲獸欄。」

「那麼，一定是非常熱鬧的了！」

車如龍道：「讓我賣個關子，等着瞧吧！」

他們又馳馬，走了一大段路，一大羣駿馬在他們面前奔騰而過。

翟天星向來對馬匹也很有興趣，問道：「這都是蒙古馬種？」

車如龍道：「對，蒙古馬身較矮，身型略長，外貌比不上中原馬匹，却是非常刻苦耐勞！」

翟天星問道：「據說關外有天馬？古語有道：天馬行空，相信一定是曠世難逢的好馬！」

車如龍道：「翟兄對馬匹如此有興趣，相信定不負此行，草原大會幾日，你可以大飽眼福！」

他們又再談論了一些有關馬匹之事。那時天已近午時。

車如龍說道：「咱們還是回去吃午飯吧！」

翟天星道：「還要跑多久才是牧場的盡頭？」

「大約多跑三天！」

翟天星忍不住問道：「車爺，你究竟憑什麼，在這陌生的土地上，發展至如今光景？」

車如龍嘆了口氣，道：「其實那是非常簡單的事——我把所有的錢，買了一對牛，牛生牛仔，牛仔又再生牛孫，便變成了如今！」

這簡單的道理，其實包含了何等高深的哲理，內中又含有多少辛酸、血淚。

翟天星心想：「自己半世，東奔西跑，一事無成……什麼時候，才可以安定下來？」

車如龍已挾馬前奔，他那略胖的身形，迎風而去，勾畫出一個堅毅而勇敢的背影。

接着的幾天，車如龍非常忙碌，因爲要接待附近到來的賓客，他們都是來參加草原大會。

翟天星也趁這機會，在牧場四處奔馳，很多時候，車如龍的女兒車亦妍，也陪伴着翟天星，車亦妍是一個天眞無邪的女孩子，她嚮往中原，不斷向翟天星追問有關江湖逸事，聽到緊張刺激之處，恨不得飛出關外，遨遊中原！

草原大會的日子終於來臨。

附近四大牧場都派有人來，加上車如龍邀請的賓客，一時之間，本是恬靜的牧場，高朋滿座，佳客盈庭。

第一日的盛會，是祭告天地，儀式簡單而隆重，接着，便是盛會的開始。

車如龍一直以翟天星爲上賓，陪伴着左右，說道：「翟兄，你要看馬的時候來了！」

原來是一場跳欄的大賽。

參加的馬匹共有十匹，騎者策着馬匹，要越過多個高欄與低欄，低欄之處，置有潭水，因此，越過低欄是易事，再跨過潭水却也不易！

再望遠處，還有一些闊欄，馬匹要越過足有十尺的假山，看來也非易事。

一聲唿哨，比賽已開始。

十匹馬衝前，越過欄栅，忽高忽低，十分好看。

五個高欄之後，已有四匹倒下來，六匹繼續向那個濶大的假山馳去，又一同躍起。

可是三匹已倒下，只有三匹一越而過，但落在地下之時，一馬已失前蹄！

翟天星問道：「這比賽可有獎品？」

車如龍道：「有，今年的獎品更是豐富，這跳欄的勝利者可得黃金十錠，另外，這勝利又加上其他比賽項目，再可以得到大獎！」

剩下的兩匹馬已雙雙過了另一個高欄，再過兩個濶欄，似乎仍未分勝負，看來他們一定要繼續跳下去，一直分出一個勝負爲止。

比賽已暫時停止，因爲那些安排比賽的人正開始把木欄加高。

翟天星好奇地問道：「你認識這兩個人？」

車如龍道：「當然認識——左邊那一位，是拓拔雄，拓拔牧場的少主人；另外的一位納蘭毅，是另一個牧場納蘭牧場的少主人！」

「而今盡是年青人的世界！」

比賽又再開始，兩牧馬又連連跳過三個高欄，到第四個的時候，納蘭毅似乎有些胆怯。

跳欄最重人馬合拍，馬匹極有靈性，策馬者稍爲猶豫，馬匹亦躊躇不前，終於，納蘭毅踢倒木欄，人馬雙雙倒在地上。

拓拔雄以翩然姿態，一躍而過。

立時，四周響起了如雷似的掌聲。

拓拔雄把馬抽回，直奔車如龍所坐的台前，向主人家表示謝意。

就在這時，疏落的掌聲有人道：「恕在下來遲，這比賽可否預我一份？」

衆人聽了，都有點愕然。

那邊山坡揚起塵頭，聲音便從那山坡傳來，塵頭之處，一匹白色駿馬之上，坐着一位英俊挺拔的少年。

那匹駿馬離他們相當遠，但那少年的語音却十分清晰，中氣充沛，翟天星一聽，已知道來者內力不凡。

轉眼之間，白馬已來到台前。

衆人眼前爲之一亮——好一個少年人，齒白唇紅，臉如冠玉，最令人神馳响往的，是那飄逸爽朗的氣質。

少年道：「牧莊主人，請容許在下與這位高手一較高下，我想這位兄台也不介意！」

本來，比賽已畢，勝負已定，怎能再作比賽？可是，這少年人口齒如此伶俐，並無咄咄迫人之勢，却有非令你答應不可的氣概。

車如龍望着來者，問道：「公子高姓大名？」

少年人笑道：「賤名不足掛齒，假若我能與這位兄台一比，僥倖得勝，定然敬告！」

拓拔雄聽了這話，似乎無法推搪。

車如龍道：「拓拔少兄可否破例？」

拓拔雄點頭，少年人已把馬曳開，向高欄進發，拓拔雄當然不甘示弱，雙腿一挾，馬匹如箭射出。

兩匹馬，剛好是一黑一白，相映成趣，一縱一躍，雙雙跳過高欄，再躍，過了潭水，又向另一闊欄而去。

拓拔雄的躍欄本領很高，可惜坐姿並不悅目，而那少年人的白馬，鬃毛迎風揚起，少年人白衣隨風飄飄，騎姿更是悅目

可人！

再過幾個高欄，仍未分勝負。

台上的車如龍道：「這究竟是誰？」

翟天星也接口道：「這少年郎身手非凡，看來他取勝的機會極高！」

車如龍道：「果眞是英雄出少年！」

兩人再鬥了幾個高欄，高下仍未分出，拓拔雄似乎有些焦急，但少年人仍是那麼從容。

忽然，拓拔雄的馬一閃，似乎是撞向那少年。

那少年極爲機警，只見他左腿一提，側身一閃，左腿又再一伸，硬生生的把撞來的黑馬推開！

這些動作，快如閃電，在場的人，沒有幾個，看得清楚，翟天星與車如龍互相望了一眼，並沒有說話。

這時，黑白雙馬，又再躍起。

黑馬的拓拔雄因存心不良，意志分心，因此，他這次只能過了高欄，却過不了前面那潭水！

眼看他便要人馬淌在混水之中。

好個少年，人在馬上，却可翻身扶住黑馬的馬肚，雙手鼓力一推，白馬首先躍過潭水，而黑馬受了一推之力，僅僅也過了潭水，但後腿亦濺起了一陣水花！

拓拔雄望了那少年人一眼，知道自己這次沒有當衆出醜，也是這少年暗助一臂，便道：「兄台，你贏了！」

少年人拱手道：「不，咱們一齊躍過，無勝無負！」

兩人已把馬拉到車如龍台前。

拓拔雄拱手道：「車莊主，在下佩服這位少年英雄，我承認輸了！」

少年人也道：「不，莊主，在下參賽較遲，氣力較這位兄台爲佳，而今賽和，應以兄台爲勝！」

翟天星低聲語道：「這少年人心胸可廣！」

車如龍點頭表示贊同，站了起來，道：「讓老夫來個判決——拓拔少兄本已勝出，而今與這位少年英雄再賽，氣力自然較弱，而這位少年英雄，風姿不凡，策馬躍欄極爲出色，也就算雙雙勝出！」

他走上前面那張長桌，打開一盆用紅布蓋着的黃金，十錠黃金在陽光之下，閃閃金光，令人目定口呆。

車如龍道：「拓拔少兄，這是你應得的！」拓拔雄上前恭敬地接了。

接着， 如龍又道：「這位英雄——」他又翻開了另一盤金子，雙手一按，十隻金錠應聲飛起。

翟天星明白，車如龍正在試試這少年的功力，只見那白衣少年郎大聲叫道：「謝——」

語音未落，那十錠黃金已飛來，他雙手一拱，黃金已全然落入懷中。

衆人見他身手如此佳妙，也禁不住拍手叫好。

那少年人接過黃金，轉身向拓拔雄道：「拓拔兄，這黃金是車莊主賞賜在下，眞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這本是兄台所勝，應全歸兄台，這十錠黃金，就送給你的兄弟，作爲慶功！」

拓拔雄正想推辭，少年人已把黃金堆向盤上。

少年人不再讓他開口，道：「假若兄台能讓在下參加以下的比賽，在下感激不盡！」

翟天星看着車如龍道：「車爺，這少年人不只胸襟廣濶，出手也豪爽！」

車如龍道：「果眞不同凡响！」

拓拔雄也不再推辭，多謝之後，轉身離去。

那少年人也要離去之際，車如龍道：「剛才閣下應允的事，這麼善忘？」

少年人轉身，笑道：「在下姓賈，單名一個徹字！」

車如龍道：「賈少俠是江南人士？」

賈徹微笑拱手道：「車莊主，恕在下無禮，我還要準備參加下一個比賽！」

只見他挾馬而奔，向那邊山坡而去。

那邊山坡，站着一位少女，牽着幾匹駿馬，正在候他回來，因爲他們兩人，離翟天星太遠，一時之間，無法看得清楚。

其實，那少女早已站在那邊山坡，不過，剛才比賽太惹人注目，而且附近山頂，到處都是三五成羣的馬兒，沒有人注意到馬羣之中，竟站有一位少女！

賈徹並不是單身而來，這少女是他的什麼人，而賈徹究竟又是一個什麼人？來這草原大會，目的是什麼？

沒有人會在意這些問題，只是車如龍心中有些忐忑，不過，另一個節目又要開始，歡樂的氣氛瀰漫整個草原，車如龍也不再想下去。

接着的節目是傳統的騎馬賽跑。

車如龍說道：「咱們不再在這裏看比賽！」

僕人已牽了兩匹馬來。

車如龍道：「咱們上那邊山坡，居高臨下，可以看清楚比賽！」

翟天星道：「馬匹要跑多遠？」

車如龍道：「馬匹要過三個山頂，是對策騎人與馬匹一個重大的考驗！」

翟天星問道：「只要馬匹好，自然可取勝？」

車如龍道：「不，你看那邊，山路狹窄，只容一馬而過，如果遇上對手，那要看個人機智，和馬上功夫了！」

翟天星遠望，只見三個山頂，下面都有一些天然險要之地，要贏取這個比賽，實在不易。

他們已上了山頭，而比賽也開始了。

參加的馬匹，足有十五匹。

除了四大牧場派人出來之外，車氏家族也派了車如虎的兒子——車亦英出來，其他的還有附近的田戶，他們的日子是在馬背上過活，騎功當然出衆。

那少年陌生人賈徹也有參加。

平路的比賽沒有什麼刺激，一開始奔向第一個山頂，已分出了高下。

帶頭的是赫連牧場的少主赫連挺，第二是于淳俊，是于淳牧場的少主人。

第三的是賈徹，這次他騎的是一匹栗色的馬。

第四是車亦英，此子騎功不錯，原來是第一次參加比賽，欠缺經驗，只好跟着前面幾匹，亦步亦趨。

四匹馬並排而進，漸漸，山路變窄，車亦英似乎十分心急，向前迫出一步，赫連挺也不甘後人，貼着車亦英而跑，而于

淳俊與賈徹同時落後了少許。

翟天星好奇道：「車爺，以你的經驗來看，四人之中，那個機會最大？」

車如龍搖頭道：「目前實在言之過早，不過，亦英這孩子，太過急躁，機會最次！」

「與他同跑的——」

「赫連挺比較好一些，因爲他是緊扣着亦英而去，你看他韁繩十分硬朗，他是一個好的策騎人！」

「後面兩個又如何？」

「先說于淳俊，他的老子是著名的策騎人，所謂虎父無犬子，他應該是有極大的機會的，至於那位賈姓少年，看來沒有什麼特別，不過，他不熟悉山路，較爲吃虧！」

轉眼之間，四匹馬已轉向後山，一時之間，他們無法看見他們，只見其他馬匹，陸續前去。

不久，到了第二個山頭，四匹馬又平排出現，前面便是一處五丈天險，馬匹一定要躍過這五丈深坑。

車亦英似乎有些胆怯，馬兒稍勒，只見賈徹與于淳俊已一躍而過，本是追隨着車亦英的赫連挺也因一窒而慢了少許。

而今，名次已是較爲明顯，賈徹與于淳俊並排，而赫連挺與車亦英稍後。

翟天星看了，笑道：「車爺眼光眞不錯！」

車如龍說道：「再看下去也許更爲精采！」

兩人又聚精會神看着他們轉入第三個山頭。

翟天星指着遠處，道：「那個天險之處，似乎又比上一個更爲厲害！」

車如龍道：「照我估計，應該是八丈左右！」

翟天星道：「你看賈徹機會如何？」

車如龍道：「仍是剛才那句話——不過，這處應該較爲搶先，下一處險要更有把握！」

翟天星道：「這豈不是這次比賽的關鍵所在？」

車如龍點點頭，而于淳俊與賈徹已轉了出來，直趨他們所指的那個八丈險要。

于淳俊似乎早已知道這處是一個重要關口，已改了從容態度，揮着馬鞭，馬已出頭少許！

賈徹雖是地形不熟，但他似乎也知道不能在此處落後，雙腿挾馬，緊迫着于淳俊。

兩人離天險之處只有廿丈。

于淳俊突然來一個轉身，忽抽鞭猛拍，但拍的並不是自己的馬匹，而是賈徹的馬！

賈徹措手不及，馬兒立刻落後。

于淳俊趁此機會，挾馬一躍，馬已過了天險之處！

車如龍嘆了口氣，並沒有說話。

翟天星道：「年青人好勝心太强，可惜不擇手段，令人齒冷！」

車如龍道：「賈徹如果敗下來，實也不值！」

翟天星道：「不過，他只是稍爲落後，希望他還有機會！」

賈徹突然被于淳俊用鞭抽打，猝不及防，只好慢了下來，不過，過了天險之後，他又已拍貼了于淳俊。

于淳俊似乎是極不耐煩，拚命擺脫他，可惜，馬匹似有些力不從心。

不過，終點快在望，再轉一個山頭，應該可以穩操勝券！賈徹對于淳俊有了戒心，馬匹仍有相當氣力，於是，他開始發力，要趕過于淳俊。

于淳俊看着賈徹一步、兩步的超越自己，心下發急，突然，他似乎抓了些東西甩手而出。

車如龍與翟天星高居山坡，但離得太遠，實在看不清那于淳俊甩出一些什麼！

不過，賈徹反應十分迅速，頭也不回，雙手反起，已接着了兩柄極爲細小的薄刀！

于淳俊實在太心急了，爲了這次勝利，竟然出暗器，要置對方於死地！

賈徹收起了飛刀，也不回頭，推馬而進。

于淳俊兩次出手，俱爲賈徹所破，心下更爲不安，有點老羞成怒，眼看這場比賽，敗在一個陌生人手中，心有不甘，於是，他又盡力推馬向前跑。

翟天星看着他們入了山後，向車如龍道：「這個少年人，倒有幾分修爲！」

車如龍道：「競賽最重公平，于淳俊這小子……」

話未說完，兩人又已並排而出，向最後一個險要進發，賈徹在前，于淳俊在後，這時，于淳俊的馬，已是疲態畢露，但賈徹的馬却仍是游刃有餘。

看來，穩握勝券的是賈徹，而今，只要賈徹一發力，便可以遠遠拋離于淳俊，但奇怪得很，賈徹並沒有這樣做，只是快于淳俊少許。

最後一個天險，只有丈五闊。

如果馬匹剛剛開始賽跑，人强馬壯，丈五闊的天險，並不是一個問題，可是，現在已是人疲馬累的時候，稀一疏忽，便有性命之虞！

賈徹已抽馬躍起。

于淳俊亦同時抽身，不過，他的遲疑使馬匹躍起的力度欠佳。

賈徹的馬匹，前蹄已踏到天險的另一邊，可是，于淳俊的馬匹，却差了半尺許，快要踏空，眼看人馬便要墜下那深不可測的山崖！

車如龍與翟天星都驚呼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賈徹身影向後一旋，拗身向下，竟硬生生把于淳俊的馬雙前蹄拉着，並且利用了他自己馬匹向前衝的力量，救回眼看要下墮的人與馬。

這一刹那，就像電光火石一般，假如稍爲遲疑，假如稍爲拿捏欠準，不單救不了對方，反而會使自己無辜同時墮崖！

機智、聰明、胆大、心細的賈徹，使人不禁從心底中讚嘆起來！

還有，他的膂力、腰力、腿力與及懸空的拖曳能力，都表現出他的武學修爲，已到達爐火純靑的階段！

最令人感動的，並不是以怨報怨，反而是以德報怨！如果他對于淳俊行爲有所不值，心中憤恨，頭也不回，于淳俊早已是人馬俱亡！

車如龍一直沒有說話，因爲剛才的情

景，令他非常感動，心中暗道：「好一個小子。」

翟天星道：「車爺，這小子身手不凡，實在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車如龍也接口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咱們有幸，看到一個如此仁俠出現！」

再看那邊山頂，賈徹仍然與于淳俊並排而跑。

車如龍道：「咱們到終點去！」

兩人把馬一挾，奔下山坡。

其他在各處觀看的人，也紛紛跑向終點，他們都在竊竊私議，看到剛才拗身救人的一幕，實在打動了一個人的心，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終點之處，已備了枱椅，除了評判之外，車如龍與翟天星上坐，其他的人在附近散開觀看。

馬蹄聲首先傳來，賈徹與于淳俊仍是並排而來，可是兩人表情却異：于淳俊臉色已略帶靑白，無神無采；這位已成爲人們的心目中的英雄賈徹，却是神采飛揚，一臉歡欣之色！

旁觀的人都在吶喊，可是，本可一放而到終點的賈徹，仍然就着于淳俊，並排而跑。

結果，兩人同時過了終點，其他的馬匹，也陸續而來，赫連挺第三，可惜車亦英連第四也攀不上！

人們歡呼着，評判者亦宣佈：「于淳牧場的少主于淳俊與及賈徹少俠，同拔頭籌！」

已有人送上兩盤用紅布蓋着的黃金。

兩人走到車如龍身前，深深一拜。

車如龍笑道：「恭喜二位！」

忽然，于淳俊道：「冠軍應該屬於賈兄！」

賈徹似乎有些愕然，繼而微笑道：「評判已宣佈咱們爲雙冠軍，于淳兄何必客氣！」

于淳俊不善說話，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但車如龍、翟天星與圍觀的人，都明白于淳俊的話。

車如龍道：「于少俠，賈少俠，二十年來，這個比賽從未有過雙冠軍，而今你們並排而來，評判並沒有走眼！」說罷並遞上了黃金。

于淳俊只好接着，人們歡呼。

當賈徹上前接那盤黃金的時候，人們歡呼的聲音更响，賈徹向四周深深一揖。

接着，他舉起那盤黃金，道：「諸位評判辛苦極了，在下僥倖得此獎品，願與評判人員與家人，同享此光榮！」說罷便恭敬地把那盤黃金送向評判席上。

評判團自然是目光雪亮，他們也明知這次比賽，得勝的是賈徹，但爲了本身及族人面目光彩，也因兩人的確並排而趨終點，才作如此宣判。

但勢估不到，賈徹非但沒有怪責評判團，反而把獎品不要，實在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十錠黃金，雖不算多，但也是很多佃工農戶，年餘糧食，也不及此數！

這一連串的舉動，震撼了在場每一個人的心。

賈徹却並沒有故意炫耀，向衆人一揖之後，已奔向另一山坡，那位少女仍然等着他！

人們又開始散去，因爲還有一個精采的節目，僕人牽來馬匹，車如龍與翟天星奔向另一片大草坪去。

翟天星問道：「又有甚麼競賽？」

車如龍道：「這次不是人的競賽，而是馬匹牛羊的競賽！」

翟天星道：「比賽外貌美觀？」

車如龍道：「對，草原之上，馬匹牛羊是咱們財產，其實也是咱們生命！」

翟天星道：「無論是何種生命，也是美麗的！」

車如龍道：「咱們不用立卽便去，那些牛羊競賽，並沒有甚麼好看，先品嚐一杯茶，才去細看！」

翟天星當然沒有異議，半天在陽光的蒸晒下，他也感到有點口渴。

兩人回到大廳，僕人奉上香茶。

忽然，車如龍道：「翟兄，你對這位賈少俠的突然出現，有甚麼見解？」

翟天星奇怪反問：「甚麼見解？」

車如龍道：「一個如此身手的少年，他應該到中原花花世界競逐，爲何要到這寒苦的塞外？」

翟天星笑道：「也許他淡薄名利。」

車如龍說道：「他來此地，定然有目的，但看他不志在黃金，他既參加競賽，却又救人，顯示甚麼？」車如龍已陷入了深思。

其實，翟天星心中也有點疑慮，不過，在這歡樂的時候，又何必增添車如龍一些掛慮？

不久，管家車壽進來，道：「老爺，馬匹競賽快要開始了！」

車如龍道：「翟兄，你一定要看看，這類良馬，都在這次競賽出現，也許，有你心目中的天馬，也說不定！」

翟天星笑道：「好！如果有天馬，我也要一試天馬行空的滋味！」

兩人離開了大屋，來到一處廣闊的草坪。

草坪之上，搭起了一個十尺見方的平台，有人在台上宣佈：「請牽馬上台！」

有人牽了一匹矮身的馬匹上來，有幾個評判人員上去，看那匹馬的毛色、四蹄等。

車如龍道：「這是純種的蒙古馬，外表並不太好看，但耐力驚人，既可跑也可負重！」

接着，另一匹上來。

翟天星看了看，便說道：「是大宛良駒？」

「對，翟兄好眼光！」車如龍道。

翟天星道：「這是千里之馬，也是血汗寶馬！」

車如龍點頭道：「血汗寶馬，千中難得。」

接着另外幾匹，都是什麼美麗的馬匹，評判團正小心逐一察看。

翟天星問道：「他們選取最美麗的一匹？」

車如龍道：「是的，這次競賽，純是外觀，也許選出來的馬，中看不中用的也有！」

翟天星道：「世事難全！」

車如龍思道：「那位賈少俠，不知又

會不會帶了馬匹前來，參加競賽？」

翟天星笑道：「你看——」

原來，賈徹已牽了一匹馬前來。

那馬未上台之前，已贏了一陣歡呼，原來那馬並非一般關外馬，而是身高頸長，鬃毛濃密。

有人叫道：「騎上去看看！」

賈徹也承衆人之邀，翻身上馬。

那馬兒揚首高嘶，奮力奔前，馬鬃與馬尾，齊齊迎風招展，配上馬上的少俠，眞是威風凜凜！

來到台前，賈徹下了馬，馬兒態度從容不迫。

又一陣歡呼掌聲，看來評判員極小心評分，觀衆已經認定，冠軍非這匹馬莫屬了。

平台的左面，有兩個牽着馬的少年，正指指點點。

翟天星道：「車爺，你看那邊兩個少年——」

車如龍道：「那是納蘭牧場的兩位少主，本來，今年的馬匹美觀競賽，他們所擁有的馬匹，呼聲最高！」

翟天星道：「看來又是賈徹的囊中物了！」

評判團都集而商議

過了一會，其中一位走上台上，宣佈道：「賈公子這匹高大英偉，毛色絕佳，各位一看，都應該知道，這是外觀最佳的一匹，容在下宣佈，這次競賽——」

賈徹接口道：「容許在下也有兩句說話——」

衆人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賈徹道：「這匹馬外觀無疑是美麗的，不過，這是波斯的所謂純種馬匹，與咱們中原，或塞北蒙古馬匹，截然不同，這種波斯馬匹，只能跑一兩里路，便不能再跑，其實這種馬匹，純爲外觀美好，並不實用！」

旁邊有人道：「原來如此。怪不得咱們生活在關外幾十年，從未見過如此的馬匹！」

又有人道：「不邦，此次競賽，是比較馬匹外觀，並不是比較馬匹刻苦耐勞，爲何不可得勝？」

有人反駁道：「好看又有什麼用？」

有人道：「好看沒有用，爲何又要比賽外觀？」

一時之間，衆議紛紜。

評判團又再商議一番。

賈徹上台道：「請各位少安毋躁，聽評判的說話！」衆人果然靜了下來，賈徹不僅吸取了全場的注意，還把衆人的心也吸引住了！

評判上台，道：「咱們還是維持原來的結果——」很多人都拍掌叫好。

他又續道：「不過，賈公子既然已指明，這馬來自外地，而咱們一向傳統競賽，以關外蒙古之馬爲標準，因此，各有各的冠軍，賈公子的馬匹是冠軍，咱們納蘭牧場的一匹光閃黑馬，也是冠軍！」

竟然又來了一個雙冠軍！

而這個判決，也令在場的人，轟然叫好。

本來，如果賈徹不再加言，納蘭牧場的黑馬，自然落敗，而今得一個冠軍，也可算是不幸之大幸。

納蘭牧場的二位少主人，向賈徹微微一點頭，而賈徹也回應，便已牽馬而走。

評判員道：「賈公子，你還沒有接獎品！」

賈徹道：「這十錠黃金，分與納蘭牧場的員工，慰勞評判團的家屬！」

在場的人，以納蘭牧場爲最多，而評判團人數並不多，可說是人人受惠，怪不得是歡欣雷動。

車如龍看看這慷慨的小子，也都動心，叫道：「賈少俠，趁此競賽完畢，何不陪老夫喝一杯？」

賈徹回首，恭敬地道：「多謝車莊主賜飲，不過，來日方長，而且今晚野火盛會，在下不想錯過！」

車如龍也不勉强，道：「咱們晚間再飲！」

翟天星道：「今夜的野火盛會，又有一番熱鬧！」

車如龍道：「咱們也休息一下，再欣賞晚間一連串的盛會。」

× × ×

野火盛會也可算是整個草原大會的壓軸好戲，人們早已預備了豐盛的食物，包括整隻巨大的豬、牛、羊，當然，美酒更不可少，一大皮袋一大皮袋的酒已準備妥當。

其實，這個野火盛會，也是關外的年青人唯一擇偶的時機，平日，男人忙於看牛管羊，女的也忙於家中的事，他們並沒有中原的各樣節日，因此，難得這一天，無論男女，都打扮得整齊，尤其是年輕男女，總希望在這時刻，找到一個心上人。

賈徹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連奪三個獎項，雖然他以謙虛的手法，但他的名字，在半日之間，已傳遍了整個草原。他本已是豐神俊朗，在衆人口語相傳之後，更爲哄動，所以，在未入黑之時，草原已擠滿了人。

男的當然想看看這位身手矯健，氣宇不凡的年青少俠；年輕的女孩子，更想一睹這位夢想中的俗世佳公子。

夜幕終垂下，野火處處升起。

盛會在輕柔的樂聲中開始，五隊少女，穿着美麗的衣服從五個山坡，一邊歌唱，一邊舞蹈，漸漸接近草原中一個最大的野火坑。

翟天星與車如獅同坐，喝着那些奇異而芬芳的美酒，啖着僕人送上的烤肉。

不一會，另外五隊男子組成的隊伍，也從另外五處出來。

他們並不是踏着輕柔的舞步，而是剛勁地躍起，飛撲、翻騰……

火光之中，女的是胭紅臉頰，迷人笑渦；男的是壯健如牛，俊美英明。

翟天星喝了一口酒，嘆口氣道：「車老兄，怪不得你可長年在關外，這日子眞難得！」

車如龍道：「翟兄，關外生活清苦，一年之中，只有一日才是如此……」

翟天星道：「我明白，不過，如此良宵如此夜，眞是人生難得一見！」

男女舞蹈已罷，各坐在自己的野火堆上，烤肉喝酒，一時間歡聲樂語，此起彼落。

車氏家族，全坐在一起。

車家第二代的青年，開始竊竊私議。

車亦文道：「賈徹今日的表現出色，他也親口說過，今晚會來，不知他又有什麼花招！」

車亦妍道：「你怎會這麼說，他不是在耍花招，你問亦英，他有參加比賽，最爲明白！」

車亦英聽了，滿口佩服地道：「賈徹眞的身手不凡，並不是花拳綉腿之輩！」

忽然，一陣清澈的簫聲震響了山頭。

本是十分嘈吵的人羣，漸漸被這簫聲所吸引着。

翟天星道：「車老兄，你聽不聽到，這吹簫的人功力深厚，否則，不會如此響亮！」

車如龍道：「對，誰有如此本領？」

簫聲漸漸更爲響亮，而且簫聲之中，帶着輕快的節奏，令人感到歡樂。

遠處有人提着一個燈籠，飄然而至，她似乎是踏着簫聲而來，簫聲一徐一疾，她的舞步，也是一徐一疾，顯得非常合拍的。

呀，原來是一個提燈的女孩子！

年青的男子當然是目不轉睛，可是，那些女孩子也是被吸引着，屏息靜氣地欣賞着。

不遠之處，騎着一匹白馬，衣袂飄飄而來，口含玉簫，正是賈徹！

氣宇軒昂的賈徹，在這些野火堆掩映之下，竟是如此溫文爾雅！

他們來到了車如龍的大野火堆前，翩翩起舞。

本是單調的簫聲，在那位女孩子的舞步之下，竟是如此多姿多采。

舞者沉醉，而觀者也更爲沉醉。

簫聲戛然停止，那女孩子也提着燈，轉身一圈，形成一個火圈似的，向衆人表示謝意。

賈徹向四周深深一揖，中氣充沛地道：「打擾各位！」衆人聽了，都是歡聲雷動起來。

原來他們都忘記了拍手。

掌聲响徹了草原，好一會才慢慢歇了下來。

人人都開始猜測着，這位提燈的姑娘，究竟是誰？

難道他們是一對金童玉女？早已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如果是，那太令人失望了！

車如龍站起來道：「咱們多謝賈少俠參加，使這個野火盛會，更爲生色！」

賈徹道：「容許在下介紹一下，這位是舍妹賈純！」

清麗脫俗的賈純又向四面一揖。

草原上的年青漢子，聽了他這話，都似乎舒了一口氣，因爲賈純只見賈徹的妹妹。

草原上的姑娘也好像放下了心頭大石，因爲賈徹仍沒有找到了心上人。

年青人又再開始他們的歌舞，賈徹與賈純亦參與其中，年輕人的笑聲，充滿了草原。

車如龍對翟天星道：「這雙賈氏兄妹，除了帶來一些歡樂外，不知還帶來了什麼！」

翟天星笑道：「車爺何必多想，良夜難留，咱們再乾一杯！」

車家的第二代都參加了載歌載舞，只留下車家的五兄弟，互相碰杯叫飲，好不熱鬧！

忽然，號角聲起，歌舞都停了下來。

翟天星問道：「車爺，又有什麼好節目？」

車如龍道：「是野火盛會一個大節目——摔跤！」

幾十個壯健如牛的漢子，很快便在草原中央，用一些軟墊，鋪好了一個方形的摔跤台。

塞外的男子漢，大都學習蒙古的摔跤，二人相對，利用自己的體力、技巧、敏捷，盡快把對方摔在地上。

接着，兩個健碩的漢子，好像互相抱擁着，用力推擠，又用腿力撥對方雙腿，一時之間僵持着。

車家的子侄對這項玩意也十分入迷，與四個牧場的少主人，都參加了這摔跤比賽，互有勝負。

然後，號角聲又起。

有人在摔跤台上宣佈：「咱們去年的摔跤大王，願意接受各位挑戰！」

一時之間，人們都翹首而望，看看這個摔跤大王；這摔跤大王果然不同凡响，身材高大，肌肉如虬，穿着蒙古人傳統的摔跤衣服。

他一出來，翻了五個觔斗，別看他身健如牛，却是十分靈活敏捷！

有人跳入台上，與這個摔跤大王，開始比賽。

這摔跤大王，果然身手不凡，三兩下手藝，那漢子已被摔出台去。

接着，有十幾個漢子向他挑戰，都是三兩個回合，便被他摔跌，怪不得他被稱爲摔跤大王！

看來這位摔跤大王，今年仍然會保持這個名銜。

忽然，有人叫道：「賈少俠！」

這一叫聲，正是一呼百和，賈徹只好站了起來，向四周抱拳道：「各位，在下對摔跤毫無認識！」

有人叫道：「快來試一試！」

賈徹正想再三推辭，山谷已响起了掌聲；而且越來越响，賈徹無法推却。

他走到台中，向摔跤大王鞠躬，道：「在下並不懂摔跤，請指教！」

翟天星看見台中的兩人，實在有點好笑，因爲那摔跤大王，身高腰大，十足一個天神模樣，而賈徹飄逸洒脫，兩人相比，却好像一個大人，一個小孩！

車如龍低聲問：「你看如何？」

翟天星道：「賈徹機智過人，定有對付之法！」

平原又再靜了下來。

那摔跤大王，雙手一提，便抓住了賈徹的雙手，然後發力一摔，把賈徹摔了起來。

賈徹在空中一旋，順勢而下，好像貓兒一般，雙足立地，穩如泰山。

摔跤大王也有點詫異，想不到這個文弱書生，竟然能够化解自己的一摔。

他又一再出手，賈徹總是順着他的來勢，化解於無形，然後安穩墜地。

有人開始不停的叫道：「摔跌他，摔跌他！」

賈徹似乎在一時之間，不甚明白摔跤的規例，沒有出手，可是，過了這幾個回合，他已開始明白，並且試圖摔倒這摔跤大王。

摔跤大王體重如牛，並不輕易把他推動，何況是要摔倒他？不過，賈徹似乎看到他一個弱點。

這大漢下盤極穩，於是，他開始用虛虛實實的招式，在他面前晃動，這些晃動，令他不能不左右提防。

賈徹突然矮身，一個「掃堂腿」！

摔跤本無這樣的招式，所以一時之間，摔跤大王不知如何是好，但他臨敵經驗，十分豐富，以不變應萬變，硬生生的接了賈徹的一腿！

這一腿用力也不輕，摔跤大王拚命忍着，這一分心，賈徹便有了機會，雙手一提一縱，竟然把這個摔跤大王摔了起來！

草原之上，又响遍了歡呼之聲。

可是，這個摔跤大王，並不是浪得虛名，並且經驗老到，也是順勢而下，仍然站着不倒。

摔跤大王開始有些惱怒，猛力向賈徹攻來，雙手有如一對蟹箝，猛箍賈徹！

賈徹明白，一個人惱怒，一定氣躁心浮，也是一個攻敵的好機會，於是，他略一後縱，已避過他的雙手，然後，一個閃身，已來到摔跤大王的背後！

他只用半力一推，惱怒的摔跤大王，便向前撲身而下，幸好他也機警，雙手撐地而起。

又一次的呼聲雷動。

翟天星對車如龍道：「這小子果然機智過人！」

車如龍也同意道：「招數不慍不火，鋒芒也不太露，實在難得！」

賈徹已向摔跤大王，深深鞠了一個躬，然後退下，摔跤大王也回禮，表示了謝意。

很多人都叫：「賈公子勝了！」

但賈徹再沒有起來，而這個摔跤大賽，也在這熱鬧聲中，算是完結。

翟天星對這小子也大為好感，道：「車老，何不請這位少俠，同來乾杯！」

車如龍道：「老夫也正有此意！」

於是，他吩咐了兒子車亦文往請賈徹兄妹同來。

賈徹也不謙虛，與妹子同來。

車家兄弟都站了起來，表示歡迎。

賈徹向各人拱手，道：「久聞莊主大名！」

車如龍道：「少俠身手不凡，請坐，請坐！」

賈徹看見翟天星，有點奇怪道：「這位是——」

車如龍道：「少俠來自中原，可曾有聞翟天星翟大俠的名號？」

賈徹微微一怔，隨即高興道：「在下久已仰慕大俠，今日識荊，實在榮幸！」

翟天星也謙遜了幾句，問道：「賈少俠身手不凡，師承是——」

賈徹笑道：「在下三脚貓功夫，前輩不足掛齒！」

賈純與車亦妍一見投緣，二人又是唯一女孩子，已在不斷傾談。

車如龍又問道：「少俠是來自中原那處？」

賈徹道：「在下四海為家，與妹子飄泊不定……」

一時之間，車如龍也不再問，大家飲酒吃肉，車家兄弟與賈徹，也是一見如故，話好像說沒完。

轉眼，月兒已升上半空。

草原大會已近尾聲，已經有人弄熄爐火。

車如龍道：「賈少俠這次參加盛會，何不再逗留幾天，盡量一飽關外風光！」

賈徹道：「晚輩也有此意！」

車亦妍道：「我可以帶兩位四處遨遊一番！」

賈徹向前一揖道：「在下首先多謝姑娘！」

車氏家族的兄弟也道：「咱們可以齊去，既可欣賞風光，也可看馬管羊！」

車如龍道：「翟兄，咱們入內，再浮一大白！」

翟天星道：「好！」

車如龍又轉身向衆人道：「你們好好招呼賈少俠！」

賈徹站了起來，向翟天星說道：「翟大俠，難得有此機緣，異日必向大俠請教、請教！」

翟天星道：「少俠客氣！」

車如龍與翟天星回到內府，談及多年來關外生涯，而翟天星也告之江湖所遇，到了差不多天亮，二人才各自就寢。

賈徹是夜也是被招待在車府之內渡過，車亦妍與賈純二位姑娘，十分投契，聯床共話。

此後十日，翟天星留在如龍牧莊，或與車如龍四處馳騁，或是飲酒對話，樂也逍遙。

賈徹與賈純兄妹也沒有離開，與車氏兄弟四處逛玩，騎馬狩獵，也是十分快快樂樂。

轉眼又過多十日，那早，翟天星剛剛起來，便聽見外面傳來嘈吵之聲。

翟天星側耳傾聲，竟然是車如龍大發雷霆，他知道車如龍年輕之時，也是個脾氣猛烈之人，不過，這月來相處，他因年紀與歲月的磨練，已沒有什麼的脾氣。

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才令車老如此震怒？

翟天星急忙出去，只見車氏家族，垂手而立，而車如龍正要上馬。

翟天星問道：「車老，發生了什麼事情？」

車如龍道：「翟兄，你也來一看！」

翟天星上了馬，隨着車如龍往北面奔去。

車如龍一副怒氣未消，翟天星也不便細問。

疾馳不久，翟天星已聽到一些毆鬥的人聲，再小心細看，原來山谷之下，有幾個人在拚鬥。

車如龍站在山坡之上，怒喝道：「還不停手？」

下面的人仍沒有停手。

翟天星一看，打鬥的人，竟是車家五人對四個牧場的少主，旁邊站着的是賈純與車亦妍。

賈徹也在，不過，他却站在另一面，沒有插手，也沒有說些什麼。

車如龍又大聲喝道：「住手！」

九個人混鬥，那有停手之意？車如龍連喝數聲，下面的人，全無反應，繼續互打。

車如龍十分氣憤。

翟天星道：「讓咱們下去再說！」

他們繞道下了山谷，那時車亦妍叫道：「爹爹來了，你們還不停手？」

車氏家族的亦文、亦武、亦英、亦傑亦豪，並不理會，拓拔雄、納蘭毅、赫連挺和于淳俊鬥個不已。

翟天星看得真澈，他們並非練武比招，而且真真正正的拚命相搏？

這羣年輕人為的是什麼？

翟天星看着車如龍，只見他臉如關公，氣往上升，他的憤怒令他不知說些什麼，也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翟天星道：「車老兄，你冷靜一下，年青人一時衝動，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車亦妍走近父親身旁，驚道：「爹爹，你怎麼了！」

翟天星道：「你快扶爹爹休息一下！」說罷，再轉向打鬥的人，道：「衆位少主人，何必動手？」

他們也沒有理會翟天星。

翟天星知道，再不插手，怎樣也不能停止這場打鬥。於是，聳身一躍，「天星指」驟出，九人的手臂一痳，手腕一酸，兵器紛紛墮地。

翟天星道：「有什麼重大事情，要用武力解決？」

車氏兄弟稍退，並沒有答話。

而那四個牧場的少主，也稍作退後，沒有言語，但眼光却有怨毒之色！

車如龍喝道：「各位少主，老夫管教不善，畜牲，還不回來？」

車氏五兄弟，低首回來。

車如龍又嚕嚕囌囌的說了一大堆話，車氏兄弟並沒有反駁，只是眼內仍有不平之色！

看來，這樣問下去，也是沒有什麼結果。

翟天星看他氣喘如牛，便道：「咱們回去再說！」

那四位牧場少主，也低聲商議了一會便離去。

這時，賈徹也走過來，對妹子說：「咱們也走了！」

車亦妍道：「都是哥哥不好，不關你們的事，何必為這而離去？」

賈純沒有說話，望着哥哥。

車如龍仍滿有怒氣道：「回去我定要好好教訓你們這幾隻畜牲！究竟為什麼與他們打起來？」

五兄弟只垂首無語。

他轉向車亦妍，問道：「為什麼打起來？」

亦妍亦沒有什麼話說，看來她是知道事情的起因，但為了幾位兄長，她也不便說話。

車如龍更氣，道：「回去！」

本來，這是年青人打鬥之事，極為平常，但車如龍向來家教森嚴，而且他們又不說出原因，使他更為憤怒！

回到牧莊，賈徹與賈純並沒有進大廳之內，翟天星也借故離開，因為這是車如龍的家事，不便在場。

翟天星心中一直奇怪，因為什麼賈徹與賈純看着他們兄弟打架，既不插手，也不言語？本來，年青人相鬥，作為朋友的，一定加以勸諭，為什麼他們兩兄妹緘口不言，要作壁上觀？

翟天星知道，這一定與他們兩人有關，便問：「賈少俠，他們為你而爭執？」

賈徹並沒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翟天星只好再問賈純，同樣也沒結果，既然他們不願意說話，多問也是無益。

過了幾天，突然又傳來打架的消息！

這次並不是車家兄弟與四個牧場少主打鬥，而是車家五兄弟互相打鬥！

打鬥之後，車如龍的大兒子車亦文受了重傷，其餘幾個，也有一些輕微損傷，這件事使車如龍更為憤怒，並且一氣之下病倒了。

翟天星往探車如龍，只見他臥在牀上，臉色赤紅，看來是怒氣攻心，翟天星道：「車老，何必再為下一代小孩子的事而煩惱？」

車如龍道：「兄弟鬩牆，是天下間最可悲之事！咱們在這塞北之地，人手最為重要，咱們苦鬥二十年，在這地方可以立足，也全靠咱們五兄弟團結！」

翟天星道：「他們年少無知，年紀大些，自然會明白這些道理！」

車如龍嘆道：「最令我憤怒的是，兩次打鬥，他們都不肯說出原因！」

翟天星道：「你有沒有猜測，是什麼原因？」

車如龍茫然，道：「我猜不到，他們並沒有欠缺什麼！以前，他們都是情如手足！」

翟天星明白，這是當局者迷。

車如龍見翟天星沒有說話，問道：「難道你知道？」

翟天星說道：「我只能根據蛛絲馬跡而言！」

「是為了什麼？」

「你有沒有發覺，兩次打鬥，賈徹賈純兄妹俱在，但他們並沒有說話？」

車如龍嘆道：「為了他們？」

翟天星道：「賈純是個天仙一般的姑娘，那個年青漢子不為她迷醉？」

車如龍思量了一會，才說道：「怪不得，亦文本是個穩重的人，而今也失了常性！」

這時，一個僕人闖入，氣急敗壞地道：「老爺，他們在院子中打架……」

「打架？什麼人打架？」

僕人道：「我也不知道，那四個牧場場主來找老爺，由二老爺接見，他們說了一會，便打起來了！」

車如龍立即坐了起來，有點氣喘地道：「為什麼連他們也不懂事起來？」

翟天星道：「車老，你冷靜一下，我們出去一看，定會明白！」

翟天星扶着車如龍，出了大廳，已聽到兵刃交加之聲，再走出大院，只見車如獅、如虎、如豹、和如象，正在力鬥四個與他們年紀相若的漢子。（未完‧上）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杜秋寒二人的身世都有相同之處，一個出身名門派系，父親健在，爲了避仇，迫得尋求安全感而拋家離父，遨遊江湖，尋找生路；一個父遭仇殺，殃及後人，也是尋求安全感而來到不歸谷，找尋出路，爲了報父仇而尋找留傳的武功。眞是何幸相逢悲身世，同是天涯淪落人。二人一見如故，都覺得天地雖大，何處容身，于飛虹怕連累瑤華姊妹和男女僕從，毅然跟杜秋寒一起橫渡有怪物的水域、吃人樹叢、螞蝗區，經過一連串的險地，都能履險如夷，最後來到一處斷崖，杜秋寒先跌下去不知所踪，自己隨着跌下被山藤接住……

絕處逢生收穫大　有緣領悟口訣功

于飛虹從小在寂寞中長大，對這種孤獨的生活，內心中有着一種很大的畏懼。

但那種孤獨的生活，也練成了她過人的胆量，雖處在這樣陰森的環境中，却沒有害怕的感覺。

天色暗了下來，于飛虹也由深沉的幽傷中掙扎而起，長長吁一口氣，仔細打量四週的景物。

這突起於兩側深谷的一片脊嶺，只不過十餘丈的距離，一面熱霧蒸騰，一面深澗中水聲雷鳴，形勢的奇巧，縱然是丹青妙手，也難畫得出這等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象。

縱橫十餘丈的平面上，長滿了靑翠的花木，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藤網之外，矗立着三顆結滿着纍纍果實的樹。

樹不過兩丈多高，淡紅的果色，形狀有些像桃子，但又不完全像。

于飛虹伸手摘下一個，只覺一股清香的氣味，撲鼻沁心，口中正渴，不覺間咬了一口。

香醇的果汁，甜美無比。

于飛虹一口氣吃了四個，頓覺精神大振。

但夜色漸濃，北面谷底的濛濛霧氣，逐漸高升，霧氣中，帶着一股淡熱，使得整個平原上充滿着暖意。

深沉的夜色，再加上漸增的濃霧，有種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于飛虹就原地盤坐起來，運氣調息。

但覺腦際間的人人事事，紛至沓來，竟是無法靜得下來。睜眼看去，人已被烟霧包圍，全身如同被包在一團淡白的暖氣中，有如沐浴在春陽之內，一種說不出的舒適之感。

可是于飛虹的內心之中，却有着寂苦的感覺，尤其對杜秋寒的遭遇，有如烙鐵一般，在她的心中，烙下了一個痕跡。

那個冷漠的年輕人，全身堆滿了累累的傷痕，但却是那麼勇敢、堅强。

現在，却不知是生是死——。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于飛虹靜了下來，眞氣流轉百骸，漸入物我兩忘之境。

醒來時，于飛虹突然有着微微寒冷感覺，睜開雙目，白霧已消，夜暗亦退，青色的草樹上，積着淡淡的白霜，全身的衣服，竟然結了一層薄冰。

敢情，那夜來的溫暖白霧，竟是水氣，霧退寒至，晨霜降臨。

這深谷中的氣候，一日夜之間，變化竟然是如此的巨大。

抬頭看那淡紅水果，濛着晶瑩的晨露，色彩更覺得艷麗。

于飛虹內功精純，這些寒熱，對她的影响不大，站了起來，抖落一身薄冰，隨手又摘下兩顆水果吃下，四下走動，仔細查看起來。

果然，在靠西邊的山崖之處，找到了一片青藤掩着的石洞。

垂藤密遮，如不是仔細查看，很難瞧得出來。

石洞很大，一進三層，通風亦好，人入洞中，沒有氣悶的感覺。

石室中很顯然已久無人住，到處都有着薄薄的積塵。

這片山谷中，靑草紅花，樹藤漫生，終年人跡罕至，落塵不多，這層薄塵，需要很多年的時間，才能積起。

看室中陳設佈置，分明是有人住過，但于飛虹走遍了石洞中五處石室，竟未見留下有人的痕跡。

但于飛虹却在一處石室中，找到了鍋灶之物，只可惜沒有可供炊食的存糧。

不知道要在這地方停住多久，也許會終生留此，直到死亡，只好振起精神，打掃了石洞中的積塵，這座石洞，是她的住處，但也可能就是她停屍埋骨的所在。

想到杜秋寒生死不明，瑤華、若華等相處之情，此後相見無期，不禁黯然淚下。

突然間，一聲怪鳴，傳入了耳際。

這深谷之中，除了花木之外，還有生物。

于飛虹精神一振，急急奔出洞外。

只見一對全身火紅的怪鳥跳躍靑草地上。

鳥不大，但形像威猛，紅羽金睛，目光銳利，見了于飛虹也不害怕。

于飛虹緩步向兩隻紅鳥行去。

但聞呱的一聲，其中一鳥，突然飛起，疾如流矢一般，疾向于飛虹撲了過來。

于飛虹吃了一驚，急急拍出一掌。

她唯恐傷了紅鳥，這一掌，只用出四成功力。

但見小紅鳥身軀微側，竟從掌力中搶了進來，利爪如鈎，帶起了于飛虹一片衣襟。

于飛虹心頭大震，那裏還敢手下留情，掌指如飛，點、拍、擒、拿，全力反擊。

一則是衣服被他抓破，心中有了怒意，二則希望把牠抓住，雖在石室，也好陪她渡過這寂寞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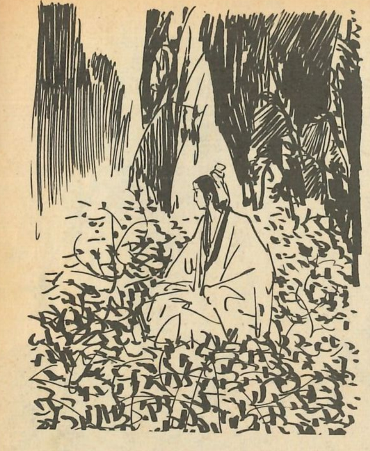
但那小紅鳥，竟似學過技擊之術，進退之間，靈動無比，歛翅展翼，上下翻騰，竟然是迎合着于飛虹的掌勢變化。

這就是于飛虹十分驚奇了，掌力逐漸加重，用出了全身的本領。

自從于飛虹習練武功之後，這還是她第一次施展出全力。

但見掌指飛旋，帶起來綿連不絕的嘯風之聲，潛力激蕩，一丈內草木搖顫。

那小紅鳥在于飛虹全力迫攻之下，果然是漸呈不支，在强猛掌力的籠罩之下，飛轉之間









，巳不太靈活。

但聞一陣呱呱叫鳴，另一隻小紅鳥突然加入戰鬥，雙鳥配合，更見佳妙，于飛虹竟然被迫的退回石室，一入洞口，雙鳥立刻停止了攻擊。

望着昂首站在洞外草地上的兩隻小紅鳥，于飛虹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十幾年苦練武功的結果，竟然連兩隻小紅鳥也打不過。

但兩隻小紅鳥也不肯飛入石洞，大約知道洞中的活動受到限制。

不知一雙小紅鳥穴居何處，但自和于飛虹交手一次之後，竟然常常飛來，一見于飛虹立刻展開攻擊。

于飛虹對付一個小紅鳥，勝之有餘，但對付兩隻一起攻襲，竟是難於抵抗，心中十分煩惱，因爲，她只要離開石洞，這兩隻紅鳥就很快飛來，展開攻勢，而且，一直是糾纏不去，直到于飛虹退回石室，還要示威一陣，才肯離去。

于飛虹原本憂傷的心情，因這兩隻小紅鳥的出現，反而淡了下來。

人鳥大戰數次之後，于飛虹集中了精神在對付雙鳥的攻勢上，希望能想出一種武功，擊敗雙鳥合擊的方法。

于飛虹一連想了十幾天，人鳥大戰了十幾次，但却一直無法取勝。

幸好是入夜之後，雙鳥不來，于飛虹採集了一些水菓，放在石室中。

十幾天下來，只以水菓爲食，于飛虹並未感覺到體能消退，反而覺得精神健旺。

但樹上的水菓日漸減少，總有一天無菓可食，兩隻小紅鳥又常來糾纏，使得于飛虹無法利用白晝間找出離開這絕谷的方法。

她想到連接起長藤，下至水域，探探杜秋寒的生死，也被一對小紅鳥逼的沒有時間。

「可惡的小紅鳥，非得打敗牠們不可。」

這對可愛、兇猛的小紅鳥，帶給她的快樂、刺激，逐漸的減退，但對她的工作却構成了最大的妨害。

這就使得于飛虹心頭有了怒火，想到兩鳥飛騰撲擊的身法，佔了雙翼之光，雙翼收合的變化暗合武學玄機，要想擊敗兩隻小紅鳥，必需要施展飛躍撲擊的辦法，控制住牠們穿越空間的時間。

心中有了計較，立刻盤坐調息。

眼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先要把兩隻小紅鳥擊敗，然後才能再作別的打算。

今天于飛虹出室晚了一些，兩隻小紅鳥竟然巳先行趕到，在空中盤旋，于飛虹甫出石室，一隻小紅鳥巳然迎面撲下。

于飛虹飛身而起，右手五指半屈半伸的迎了上去。

這是她想好的辦法，內勁暗蓄，不帶一點風聲。

果然，小紅鳥沒有閃避，長喙張處，啄向手指。

于飛虹早有準備，中指彈出，擊向長嘴，長身上升，抓向鳥身。

但聞托的一聲，指力擊中在鳥嘴之上，强猛的力道，擊的怪鳥在空中倒退出八九尺遠。

但牠並未落下，身子在空中轉動了兩下，突然向高空飛去。

另外一隻小紅鳥緊隨身後，展翼直上。

于飛虹落着實地，望着兩隻高飛而去的小紅鳥，心中却是暗暗吃驚。

她不知自己那彈指一擊的力道有多麼强大，但却感覺到那紅鳥長嘴，堅硬異常，竟然未被這彈指一擊敲碎、擊斷。

于飛虹知道那小紅鳥受了傷，傷在人的處心積慮算計之下。

行近那不知名的菓樹之下，抬頭細數，三棵樹上的紅色水菓，只餘下了二十餘粒，約略算計一下，大約還可以用作三天食糧。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除了食糧之外，還有用水，這些每天食用水菓，沒有渴的感覺，但于飛虹十幾天來，却未洗過澡了。

她生性喜愛清潔，十幾天沒有洗澡，對他而言，實在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這座嶺脊上，草木蒼翠，水菓甜美，獨缺用水。

于飛虹估量形勢，攀上懸崖，機會不大，唯一的可行之法，只有下入深谷，水中有魚可食，生存的機會較大，也可借機會一探杜秋寒的生死。

她開始採集長藤連接起來，繫在水菓樹上，作了兩條垂索。

這岸上青藤，用之不盡，而且韌度很好，化了大半日的工夫，結好了兩條百丈以上的垂索。

整理好衣物，又摘下一些水菓作食粮，垂索而下。

那是一片由山壁間一處隙縫內湧出的急瀑，水勢洶急，但因隙縫不大，湧出的水勢雖然急激出一丈多遠，但水量却非太大。

急瀑細隙，構成了一種少見的奇觀，一丈寬窄的山隙，在急水瀑湧下，有如一片空立天幕，水勢力盡，才落入兩丈多深的水潭中。

這等天然奇觀擧世少見，却又偏偏生在這等人跡難至的所在，非陷絕境的人，是無法觀賞。

于飛虹望着水幕，出神片刻，再仔細的打量谷底形勢。

嚴格的說，這也是一片絕地，縱然不過百餘丈，兩側的峭壁更高，整個的水潭，佔去了底地十之七八的地方，水勢去處，一山阻絕，想是由山隙間排去水勢，所以，這座水潭一直保持着距岸尺許的高度。





水色碧綠，不知深淺幾許？

山壁距離水際，寬處兩丈左右，窄處不過數尺。

美則美矣，但要長久生活於此，那份苦澀，實有着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寂寞。

于飛虹盡去衣衫，掬水洗滌去十餘日的積塵汗漬，換上帶來的衣服，頓覺精神一爽。

四下看去，只見山壁一側，一人面對石壁而立，不禁一呆。

想到適才盡去衣服洗去身上積塵，裸露的身體，可能巳被人看到，頓覺心如鹿撞。

輕輕吁一口氣，鼓足勇氣，高聲說道：「是杜兄麼？」

那人緩緩轉過臉來，道：「正是杜某，在下，在下……」

于飛虹接道：「不要說了，見到你，我很高興。」

杜秋寒緩步行了過來，道：「這幾天，在下追到兩隻小紅鳥在空中飛騰翻轉，於是想到姑娘可能在那峯脊之上，只可惜，在下想盡了辦法，仍然無法爬上那處山脊。」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那一對小紅鳥和我打了十幾天的架，否則，我早就下來找你了？這幾天，你怎麼過的？」

「我摔到了水中，幸好未傷，也幸好這水中有魚，在下就抓魚作食……」

「活的很辛苦了……」

「但收穫很大……」杜秋寒說：「江湖上傳說的事，沒有欺騙，我找到了三位老人家的遺體……」

于飛虹接道：「三個人都死了？」

「是的！他們坐在一室，死態十分安祥，想是死去之前，三位老人家巳經和解了……」

杜秋寒緩緩的說道：「而且，他們也眞的留下了武功，只是太過精深博大，看上去是十分費解！」

于飛虹道：「我幫助你。」

杜秋寒道：「三馬渡河，各憑因緣，能學得好多，要各憑自己了。」

于飛虹道：「杜兄的意思是……」

杜秋寒接道：「好像那石府有一種定時封閉的期限，也不知一次要封閉多久，咱們有多少時間，很難決定了。」

于飛虹道：「小妹帶有水菓來，杜兄請食用一些……」

杜秋寒接過水菓，道：「此刻，寸陰如金，在下帶路，咱們先去瞧瞧吧！」

如創的山壁間，有一道僅容人的裂縫，但轉入兩丈之後，忽然開濶，成了一座很大的石洞。

天然的石洞，加上了一些人工的修整，形成了一座有房有廳的格局。

一座寬敞的石室中，分坐着兩男一女三個乾枯的屍體。

一女居中，兩男分坐左右，兩具男屍上的衣服，大部份巳風化，但那女人身上的衣服，仍然完好如初，不知是什麼質料作成。

女屍之前，一張青石台上，放着一支長劍，一柄寬面短刀。

一行留書，寫的是，石府地形怪異，每屆漲水之期，洞門自然封閉，吾等失察，致罹天刦，室中武功，留贈有緣。

于飛虹道：「這三位老前輩，大概巳快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只是洞府忽然封閉，室中氧氣不足，三個人因空氣隔絕而死，臨死之前，留下警語，以戒後人。」

「不錯，在下也是如此推想過……」杜秋寒道：「他們發覺無法離開之後，才用大力金剛指，把武功寫在這四週的石壁之上，只是留言簡深，參悟不易……」

于飛虹目光轉動，果然發覺四面石壁之上，留有記述武功字蹟，但字少意又深，想是他們巳不及詳作說明。

但于飛虹很快的被那留言吸引，全神凝視，而且，雙手也不自主揮動起來。

杜秋寒瞧的呆了一呆，忖道：看來，她的武功和領悟的能力，都比我高明多了。竟然能在極短的時間中，領悟到留言含意。

只見于飛虹揮動的手脚，突然停了下來，但口齒啓動，低聲誦吟，似是在默讀壁上的文字。

她記憶的能力過人，默讀了兩遍之後，巳然熟記於心。

四面壁間，記述的文字很多，而且，十分零亂，筆跡也不相同。

于飛虹目光轉動，四顧了週圍的牆壁一陣，道：「杜兄，你發覺沒有，這牆壁上的武功口訣，不是一人所留。」

「我知道，是三位老前輩分別留下的。」

「杜兄，記下這些口訣沒有？」

「唉！此地沒有錄記之物，在下巳讀過數遍，只因文字記述之上，深奧博大，如有一字記錯，可能會全盤皆墨。」

于飛虹道：「其實，這文字記述之上，可能巳有了一點錯誤！」

「噢！姑娘能一眼看出錯誤，當眞是高明的很！」

于飛虹接着說道：「我看出的錯誤，似是寫的別字，三位老前輩中，似是有一位讀書不多。」

「原來如此……」杜秋寒說：「難怪有些詞句看上去叫人百思難解。」

于飛虹道：「依據三位前輩的留示，這洞府的封閉，亦非全無徵象，主要是水勢漲起之後，這座洞府才會關閉，這可能是此地構造的自然形勢，水勢因某種因素的特殊澎漲，使山勢形體，發生了變化，石府被封了起來。」

杜秋寒點點頭，道：「有些道理，不過，這山勢的構築，難道會活動不成！」

「此地形勢特異，山腹中充滿着火岩、激流……」于飛虹說：「人跡罕至，沒有人爲的破壞力量，使自然界的微妙平衡，保持了自然變化，澎大的水力，推動了山勢結構，把石洞封了起來……」

杜秋寒苦笑一下，道：「若非如此，這三位老前輩的遺體，只怕也早被山洪冲走……」

于飛虹接道：「水勢澎漲，山勢變形。但水勢消退之後，山勢又復原狀，這情景正是山川變形的前奏，不歸谷中的山形，正在劇烈的改變。……」

杜秋寒接道：「姑娘的意思是……」

「這裏不宜久留了……」于飛虹說道：「我們已熟記這壁間的記述文字，可以早些離去了！」

杜秋寒道：「姑娘覺着，現在就有離開的辦法麼？」

「我不知道，不過，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于飛虹道：「看到這石府中的留言，使我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

「水聲……」于飛虹輕輕吁一口氣，道：



「我看過那石上留言之後，才想到水聲的怪異，細辨其聲，一夜之間，總有很多次的變化，其聲忽大忽小，十分反常……」

「姑娘可是說，現在又値洞府封閉的時限了……」

「也許是一次整個的大變，杜兄，此地景物秀麗，除了那一對神奇的小紅鳥外，竟不見其他生物，是否可疑呢！」

杜秋寒點點頭。

「記不得那本典籍上說過，一般的鳥獸，雖然沒有人的聰慧，但牠們預知吉凶的能力，却是强人百倍，這裏却是鳥獸絕跡，所以，小妹的看法是，這座不歸谷，可能正面臨着毀滅的轉變，……」于飛虹說：「我們不一定能逃過刦難，但總要盡力一試吧！」

杜秋寒略一沉吟，道：「姑娘高明……」

于飛虹聽他稱讚，微微一笑，接道：「先上嶺脊，再作他圖，這室中一劍一刀，咱們也可帶走了。」

借着垂下的長藤，登上嶺脊。

但兩側峭壁高愈數百丈，就算于飛虹輕功絕倫，也是無能攀登。

「姑娘，登上絕峯的機會恐怕不大，但有兩條垂藤下通水域，可取魚蝦爲食，生活暫可





無憂。」

于飛虹凝目思索了一陣，道：「我在想，那兩隻小紅鳥，能不能帮我們一個忙？」

「姑娘要牠們怎麼帮忙？」

仰望着跌下身子的谷口，道：「杜兄，如果有一條繩索，能由懸崖上垂下來，咱們登上絕壁，應該不很困難了！」

杜秋寒心中忖道：此地距離跌落的谷口，至少有一百五十丈左右，而且山壁光滑如削，寸草不生，手足都無着力之處，如何攀登？

心中念轉，口中問道：「兩隻小鳥，如何帮忙？」

「牠們不是普通的鳥，身體雖然不大但氣力甚强，只要牠們能把一條繩索帶上去……」

杜秋寒接道：「就算牠們把繩索帶上去吧！但也無法把繩索繫在石壁上啊！」

于飛虹道：「我正在想，用一個什麼方法，才能把繩索結連在石壁上。」

「我看，除了人可以想辦法繫在山石上之外，鳥獸絕難辦到。」

「那兩隻小紅鳥，應該已是通靈之物……」于飛虹說：「我在想的是用什麼辦法，才能把牠們捉住？」

杜秋寒道：「捉住他們之後，又怎麼用他







們帶上索繩。」

「帶上不難，困難在如何把索繩索在石壁上？」

談話之間，忽聽呱呱兩聲大叫，兩隻小紅鳥疾飛而至。

于飛虹連忙道：「杜兄小心，牠們厲害的很。」

語聲甫落，兩隻小紅鳥已如流星飛墜而下，分撲兩人。

杜秋寒雖然早已得到于飛虹的警告，但杜秋寒仍然未把那小紅鳥放在心中，右掌一揮拍了出去。

但那小紅鳥突然一斂雙翼，竟然避過掌勢，右爪已到了杜秋寒的肩上。

看上小巧的鳥爪，但却鋒利無比，杜秋寒雖然在極力閃避，但竟然無法避開那小紅鳥的快速，利爪過處，衣衫裂開，鮮血流出，留下了三條爪痕。

于飛虹急叫道：「小心。」遙遙一指，點了過去。强猛的指風，阻擋了小紅鳥回頭的攻勢。

杜秋寒心中震動，顧不得左肩的傷勢，全力發掌。

這些時日中，杜秋寒武功精進很多，這一全力施爲，但聞掌風呼嘯，四週佈滿强烈的掌力，那小紅鳥被拒在掌力之外。

于飛虹久和紅鳥搏鬬，已有經驗，應付一隻小紅鳥的攻勢，自是綽有餘裕，但她志在活捉，心中又怕傷了牠們，未想到辦法，戀戰無益，當下高聲說道：「杜兄，不用打了，快些退入室中。」

杜秋寒練過受傷的功夫，激戰之下，常常身傷數處，忍疼的本領，自是常人所難及，但他却感到傷處有着痲木的感覺，左臂的運用，也逐漸的不聽使喚，心中暗暗吃驚，但那小紅

鳥苦纏猛撲，一如初攻時的兇厲，聽得于飛虹的招呼，疾向室中退去。

小紅鳥果然通靈，發覺杜秋寒有脫身之意，撲攻更爲猛烈。于飛虹掌、指交施，迫開了兩隻奮勇撲擊的小紅鳥，掩護着杜秋寒退回室中。

兩隻小紅鳥在屋門口盤旋了一陣，雙雙長鳴而去。

「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厲害的小鳥……」杜秋寒無限驚奇的說：「練了這許多年的武功，連一隻小紅鳥也對付不了，眞是越練越回頭了！」

于飛虹微笑道：「第一次和牠們動手時，我也幾乎吃虧，牠們的鐵嘴、鋼爪，快如閃電，而且，似通武技，閃避得宜！……」

「這麼說來，我們是無法對付了，……」

「那也不是……」于飛虹說：「只要能够找出牠們飛行折轉的路綫，先發制敵，牠們口爪尖利，但身軀仍難當受一擊，難在不能眞的傷了牠們，想活捉牠們，就不太容易了。」

杜秋寒笑一笑道：「臨淵羨魚，何如退而結網。」

「網！」于飛虹高興的跳了起來，道：「對！網住牠們……」立刻脫下身上一件絲衫，抽出長劍，很仔細的割成細條。

杜秋寒忽然發覺了嬌媚秀緻的于飛虹具有多方面的才華，悟性、智慧，都和她容貌一般的出衆，不禁多看了幾眼。

他命途多乖，學的武功，又是世上最怪異的武功，傷人之前，必先受傷，雖然都能避過要害；但劃傷肌膚，自然要留下了刀口疤痕，舊創未癒，又受新傷，全身留下了無數傷疤，這是他心中產生了很深的自卑，這種自卑，形之於外的是一股冷傲之氣，但內心之中却又自惜自憐，感覺到當今之世，他該是天下至苦至痛的人，正和他學的武功一樣。

這兩種內外不同的强烈衝突，形成了他一股特異的氣質。

他感覺到于飛虹的美，明媚動人，高雅華貴，但却又能視若無睹，淡然相處，他學會了忍字，不論內心中如何激動，但外形却能表現的枯井不波。

這就和常人完全不同，這份冷漠，反而引動了于飛虹的好奇之心。

她發覺了杜秋寒是個十分可憐的人，身上創痕處處，引人憐惜，不覺間，生出了同情之心。

就是這一份油然而生的同情，使得于飛虹不自覺的開始關切起杜秋寒來。

男女之間的關係，十分奇妙，由同情生出關切，是其中之一。

也許于飛虹並不知道，她在作繭自縛的，一步步踏入了情網。

編織獵網之時，于飛虹完全忘去了男女的界限，手指相接，肌膚相觸，但兩人都專注於工作，竟都不覺。

兩人都無結網的經驗，化去了一個時辰之久，才把獵網結好。

但聞室外鳥聲鳴叫，兩隻小紅鳥盤旋室外，似早已等待不耐。

杜秋寒道：「奇怪呀！這兩隻小紅鳥似是專爲打架而來，而且樂此不疲。」

于飛虹道：「我已想了很久，就是想不出原因何在，遍思典籍，也想不出牠們是什麼怪鳥，杜兄讀書萬卷，涉獵很廣，能夠認得出來麼？」

「在下早已想過了，此鳥不大，但却氣力不小，這不歸谷中潛隱着不少史前怪物……」

突然間房舍晃動，耳際間響起了隆隆之聲，似是整座的山谷都開始在搖動起來。

于飛虹臉色一變，道：「杜兄，只怕這不歸谷要有變動了，此地形勢秀奇，地下水火交濟，已不知經過了多少萬年，只恐山岩基礎，早爲侵蝕，一旦大地震動，只怕要山陷谷平，另成一番形勢了。」

杜秋寒一躍而出，道：「勿怪如此幽奇之地，竟不見鳥獸之跡……」

于飛虹緊隨而出，接說道：「傳說之中，鳥獸都有避凶趨吉的本能，看來似非無稽之言了。」

這時，兩側的高峯，已然滾石飛落，開始塌陷，整座的峯谷，都在搖晃。

左側山谷中濃烟上升，熱氣騰冒，火光隱隱，地殼的變動，似是已激發地火上升。

但聞「呱呱」兩聲，兩隻小紅鳥疾飛而下，撲向于飛虹。

于飛虹飛身而起，揮手一撒，一隻小紅鳥竟被兜入網中。

「網住了……」抓住了一綫生機，于飛虹忍不住大聲叫了出來。

但覺眞氣一洩，身子沉了下來。

那小紅鳥氣力雖大，但身入網中，雙翅受制，雖然震翼急飛，但也無法把一個人給拖得起來。

這時，地震的聲勢愈大，一道水箭，突然破壁而出，射入左側深谷，和深谷中升起的火漿交觸，響起了刺耳的怪鳴。

網中的小紅鳥似是也感受到危急，呱呱的叫聲，十分凄厲。

另一隻小紅鳥突然飛下，似是急欲要救同伴，不再攻擊兩人，雙爪抓住網繩，急振雙翼，向上飛去。

杜秋寒突然雙手齊出，抱住了于飛虹，道：「此地即將塌陷，妳賭賭運氣吧！快些提聚眞氣，我助妳一臂之力。」

于飛虹接道：「可是杜兄……」

（未完・廿）

封神榜故事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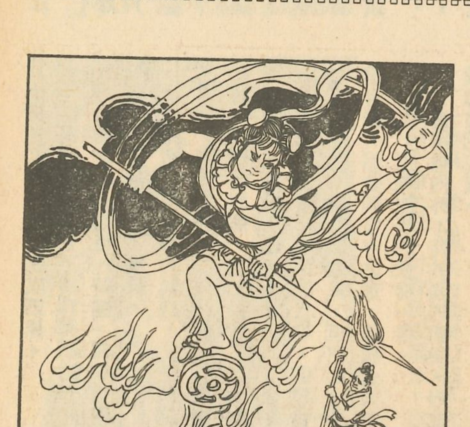
關趙于·編繪

土行孫(二)

封神榜是中國民間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節描述殷紂王自伐西岐以來，許多將帥戰敗死亡，只好封三山總兵鄧九公作了進攻西岐的主帥，這時夾龍山俱留孫的弟子土行孫，受申公豹蠱惑，作了鄧九公帳下的先行官。土行孫與西周爭戰中，想用地行術來破西岐，被楊戩識破。楊戩請來俱留孫，破了土行孫的法術，在俱留孫怒斥下，土行孫反了殷朝歸順西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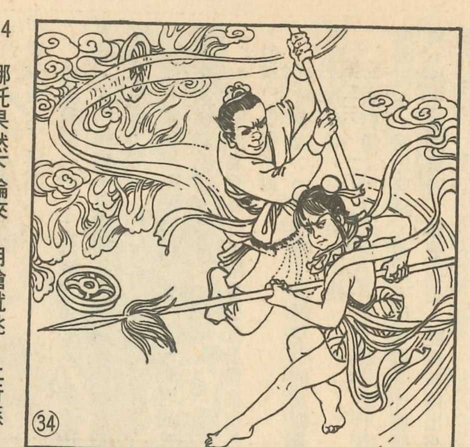
31 子牙命哪吒出城。哪吒登風火輪來至陣前，只管瞧，不見敵將。土行孫叫道：「來者何人？」哪吒往下一看，原來是個矮子，拖一根鑌鐵棍。



32 哪吒問：「你是何人？」土行孫道：「我是鄧元帥麾下先行官土行孫。奉命特來擒你。」哪吒大笑不止，把槍往下一戳，土行孫只是前後跳，把哪吒殺出一身汗來。



33 土行孫戰了一回，跳出圈子，大叫：「哪吒！你長我短，你不好發手，我不好用功。你下輪來見個輸贏。」




34 哪吒果然下輪來，用槍就挑。土行孫鑽將過去，把哪吒腿上打了一棍。哪吒急待轉身，土行孫又往後面，朝哪吒胯子上又打了兩棍。



35 哪吒急了，剛要用乾坤圈打土行孫，却被土行孫的捆仙繩縛住了。



36 土行孫得勝回營，軍卒將哪吒抬到丹墀下。鄧九公命令：將哪吒拘于後營，日後解往朝歌，使天子裁決。

37 次日，土行孫又到西岐城下搦戰。黃天化騎玉麒麟，出城見土行孫，大喝道：「你這縮頭畜生，竟敢傷害我道兄！」拔鎚向土行孫頂門打去，土行孫用鑌鐵棍左右來迎。

38 鎚打棍，寒風凜凜；棍拼鎚，殺氣騰騰。戰未數合，土行孫又用捆仙繩拿了黃天化。



39 土行孫連得兩功，鄧元帥治酒慶賀。夜飲至二更，土行孫酒後狂談：「元帥若早用末將，子牙已擒，武王早縛！」鄧九公見他連勝兩陣，連拿二將，故此深信其言。

40 酒至三更，衆將各進寢帳。唯土行孫還在吃酒。鄧九公失言道：「土將軍，你若早破西岐，我將弱女贅你爲婿。」土行孫聽得此言，滿心歡喜。

41 第二天，土行孫至西岐城下，排開陣勢，要姜子牙答話。




42 姜子牙遂即出城，衆將在兩邊。土行孫跳躍而來，大呼：「姜子牙，我特來擒你，早早下馬受縛，無須使我費手。」衆將官哪裏把他放在眼裏，齊聲大笑。姜子牙說：「你有何能，敢來擒我？」




43 土行孫不由分說，將鐵棍劈面打來。姜子牙用劍來架隔，只是撈不着他。如此來往幾個回合，姜子牙也被捆仙繩捆下馬來。土行孫命士卒來拿，西岐將衆衆多，奮勇冲出，把子牙搶進城裏去。



44 衆將官送子牙進府，齊來解此繩，都解不開，用刀割，繩反而陷在肉裏，愈弄愈緊。楊戩仔細看這繩子，認得是捆仙繩。



45 衆將正無奈，忽然，白鶴童子至殿前，見了子牙，口稱：「師叔，老爺法牒，送符印將此繩解去。」童兒將符印在繩頭上，用手一指，那繩即時落下來。



46 子牙忙傾首昆侖，拜謝老師。白鶴童子回宮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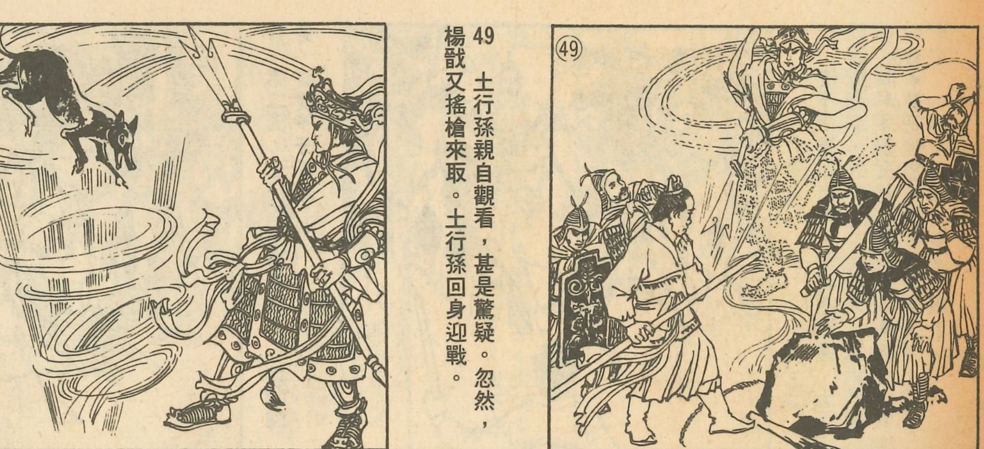
47 土行孫又來請戰。楊戩上馬提槍出城，喊道：「你將何術捆我師叔？不要走！」搖槍來取，土行孫發棍來迎。槍棍交加，只有五七回合，土行孫又使另一根捆仙繩將楊戩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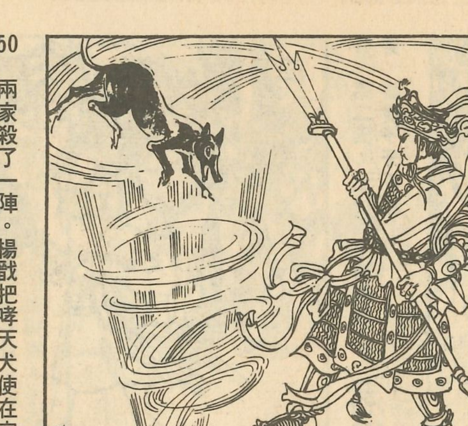
48 土行孫令士卒抬着楊戩，才到轅門，一聲响，抬棍折了，掉在地上，却是一塊石頭。衆人大驚。







49 土行孫親自觀看，甚是驚疑。忽然，楊戩又搖槍來取。土行孫回身迎戰。



50 兩家殺了一陣。楊戩把哮天犬使在空中。土行孫看見，將身子一扭，即時不見。楊戩駭然：商紂營裏有此人，西岐必不能取勝。



51 楊戩進相府，見子牙道：「西岐又添一患。土行孫善有地行之術，奈何？這事是沒有遮攔的。若是他暗進城來，怎能防備！」子牙道：「有這樣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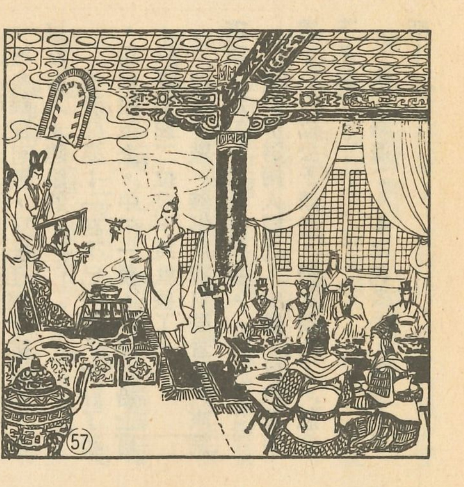
52 土行孫回營，見鄧九公把戰楊戩的事說了一遍。九公道：「但願早破西岐，旋師奏凱。」土行孫暗想，如能眼下成功，早成姻眷，該多麼好。便道：「元帥不必憂心，末將今夜進西岐，取來武王、姜尚首級。」

53 當晚，那九公爲土行孫將要暗進西岐行刺武王、姜尚，治了酒席慶賀。

54 時至初更，土行孫辭別鄧九公與衆將。九公與衆將立起，見土行孫把身子一扭，就無踪無迹了。九公撫掌大笑：「天子洪福，有這等高人輔國，何愁禍亂不平！」

55 這時姜子牙在殿上，見大風一陣，一聲响，旗子一折兩段。子牙大驚，拍掌叫道：「不好！」命左右保護武王至相府。又令衆將弓上弦，刀出鞘，作好應戰準備。

56 少時，武王駕至。子牙忙率衆將接到殿內。行禮畢，子牙說：「老臣今日訓練衆將六韜，特請大王筵宴。」武王大喜。



57 子牙令左右安排筵席，侍武王飲宴，只是談笑軍國大事，不敢說土行孫行刺一節。



58 此時楊戩上殿來，對子牙悄悄道了幾句，子牙許之。





59 子牙把武王安在密宮，着四將保駕。



60 子牙自己坐在殿上，也有左右保護。

（待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少華趕回雲龍莊，打算將師父失踪的事告知父親，豈料全莊的人都被人殺害，連自己父親江淮大俠徐天華亦難逃厄運，死在臥室，胸前印上黑沙掌，將父親掩埋之後，連忙趕去駱馬湖先找姑丈杜浩然，趕到許集見到一老叫化也被黑沙掌擊斃，臨死前將一份牛皮夾子包住的一式武功說聲「拜托」就嚥氣了，徐少華取出夾子向前趕路，來到烟柳小築找不到姑丈，知道他去了洪澤湖，揚州淮揚派掌門人宋天壽和形意、六合、武功三派的掌門人也去了洪澤湖，便連夜趕去碧梧園先找鳳尾帮的聯絡站，由錢賬房指引再去洪澤湖找姑丈和師伯……

說出黑煞掌

錢帳房道：「從這裏前去總舵，坐船最快也要一天光景，所以早餐之後，二位公子就要下船了，這時候動身，大概上燈時分，就可以趕到了。」

徐少華一怔道：「要這許多時間？那麼如果不坐船呢？」

錢帳房笑道：「這裏只有坐船才可以到達總舵，走陸路，那就更慢了，恐怕要走上三天時間，因爲有許多地方都是湖泊，沒有橋樑可渡，只好迂廻着繞過去，所以沒有人走陸路的。」

接着又道：「在下已叫厨子做好了菜，送到船上去，中午一餐，就要在船上用，只好委屈二位公子將就些了。」

用過早點，錢帳房親自陪着兩人來到碼頭，水手早已搭好跳板。

錢帳房陪兩人同進入中艙，就拱着手道：「二位公子請坐，船就要開了，恕在下不送了。」

徐少華道：「多謝錢帳房，你請上岸吧！」

找尋千毒谷

錢帳房連連拱手，才行退出，水手們等錢帳房上岸之後，立即抽去跳板，船頭就緩緩離岸，錢帳房依然站在岸上，拱手相送。

中艙相當寬敞，兩邊有窗，除了兩把木椅，中間還放了一張小圓桌，桌上早已放好一個瓷茶壺，和兩個茶碗，另外還有一個九宮盒，盒內裝着瓜子，松子，核桃，杏脯，和幾式甜點。

徐少華道：「這位錢帳房設想倒是週到得很！」

史元道：「一副小人咀臉，我討厭這種人，連話都懶得和他說。」

這艘船，敢情是鳳尾帮專門迎送賓客之用。船艙前後共有八名划槳的水手，駛在波平如鏡的湖面上，划行得很快，也極爲平穩，坐在中艙，毫無坐船的感覺。

史元磕着瓜子，一面問道：「大哥，你見到了令姑丈和宋掌門人之後，還要到那裏去？」

徐少華道：「這個愚兄也說不出來，

要看姑丈和大師伯如何決定了，因爲家師失踪，和先父遇害，看來雖然是兩件事，但據我想不可能會是巧合。」

史元道：「大哥的意思認爲同是害死伯父的賊人幹的了？」

徐少華道：「不錯，這是早有預謀的，在先父遇害的半個月前，愚兄就曾被『黑沙掌』擊傷過。」

史元一怔，吃驚的道：「大哥也被『黑沙掌』擊傷過？我聽說『黑沙掌』很厲害，擊中人身，會產生一種震力，專傷內腑，大哥怎麼沒負傷呢？」

「誰說我沒負傷？」徐少華道：「傷得還並不輕……」

史元眼中閃着焦急和關切的神色，問道：「大哥，你快說出來聽聽。」

徐少華就把自己負傷經過說了出來，只是沒把和丁鳳仙的一段戀情也說出來；但說到自己負傷這段經過，不禁使他想起丁姑娘來。

史元偏着頭道：「這人既要把大哥打傷，却又老遠的把你送到丁藥師回家必經的路上去，這又爲什麼呢？」

徐少華想着心事，並沒聽到。

史元看他望着艙板怔怔的出神模樣，叫道：「大哥，你在想什麼呢？」

「啊……」徐少華道：「沒……有……沒……」

史元嗤的笑道：「大哥，你是不是在想念那位丁姑娘？」

徐少華俊臉一紅，說道：「賢弟別瞎猜。」

史元神秘一笑道：「八九不離十，我猜的不會離譜太遠，哦，大哥，那位丁姑娘一定生得很美，對不？」

徐少華道：「賢弟不許胡說，愚兄只不過在丁藥師家中住了三天。」

史元眼珠轉動，說道：「這可說不定，也有一見鍾情的……」

他話聲未落，忽然臉上一紅，就沒有再說下去。

徐少華也不在意，只是說道：「賢弟，我們換個話題好不？」

史元問道：「你要換什麼話題呢？」

徐少華道：「我們結了兄弟，我連賢弟幾歲都還不知道呢？」

史元臉上又是一紅，說道：「我……十八。」

「賢弟小我兩歲。」徐少華又道：「你怎麼會一個人出來的呢？」

史元道：「我是跟爹一起來的，爹被賀帮主邀請到洪澤湖去作客，我要一個人玩，就沒跟爹去，沒想到身上忘了帶錢，後來就遇上大哥了。」

徐少華道：「賢弟令尊一定也是江湖上的知名之士了？」

史元道：「爹已經息隱多年……嗯，大哥見到了爹，自會知道。」

「好吧！」徐少華道：「那麼賢弟到了洪澤湖以後，打算如何呢？」

史元道：「我只是去跟爹說一聲的，我並不想一直跟在爹身邊，那是多無聊？大哥不是要去找仇人嗎，我說過要帮你的，所以我還是和大哥做一路的好。」

徐少華道：「有賢弟和我作伴，自是好事，只怕令尊不會同意呢！」

史元笑道：「沒關係，爹一向很少管我，我愛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

徐少華道：「看你樣子，就是一個被驕縱慣了的人，也只有驕縱慣了的人，才會在外面亂跑，像一匹沒韁的野馬。」

史元輕笑道：「是啊，爹也這樣說我的，但我就是不喜歡躭在家裏，尤其在爹的身邊。」

說話之時，一名小厮提着食盒推門而入，說道：「二位公子請用午餐了。」他把飯菜一一放到小圓桌上，就躬身退出。

錢帳房爲了巴結雲龍山莊少莊主，特別要厨房準備的菜餚，自然都是厨司的拿手好菜。

兩人用過了午餐，小厮進來收拾過碗筷，又提來一壺開水，冲好了茶，才行退出。

史元雖沒在江湖上走動過，但對江湖上的掌故，却十分熟悉。

這時倚窗而坐，一邊喝茶，一邊磕着瓜子，一邊和大哥談論着武林人物。

本來這趟水程，要在船上枯坐上一天，該是最無聊的了；但兩人談談說說，不知不覺間天色已經漸漸昏暗下來。

因爲逐漸接近鳳尾帮總舵，湖面上不時發現梭形快艇橫掠而過，有時也可以看到較大的巡邏船，船頭站一個領頭的，中艙則是八名勁裝漢子，乘風破浪，雄糾糾的好不威武。

徐少華心中暗道：「鳳尾帮在大江南北聲勢極盛，看來果然名不虛傳！」

這樣又過了一頓飯的時光，船就緩緩靠近埗頭，等船停妥，一名小厮推開船門，躬着身道：「二位公子可以上岸了。」

徐少華、史元兩人跨出艙門，只見碼頭上燈光明亮，一個身穿青布長袍的中年漢子鵠立岸上，拱着手道：「在下鳳尾帮管事田大年，奉帮主之命，恭迎徐少莊主，史公子來的。」

徐少華朝史元道：「賢弟，我們快上去。」

兩人跨過跳板，登上碼頭，徐少華才拱手道：「有勞田管事久候了，請！」

田管事連說了兩個「請」，接着道：「在下替二位公子帶路。」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

史元問道：「田管事，你們什麼時候知道我和大哥到總舵來的？」

田管事道：「昨晚初更，帮主就接到錢帳房的報告，知道二位公子要來了。」

史元奇道：「消息有這麼快？」

田管事陪笑道：「敝帮傳遞消息，都是用飛鴿傳書，所以百里外發生的事，敝帮差不多當天就可以知道了。」

徐少華心中一動，問道：「敝莊發生的事，貴帮大概也知道了？」

田管事點點頭道：「是的，雲龍山莊燬於大火，這是震驚江湖的一件大事，敝帮昨天一早就已得到消息，好像莊上的人全數罹難，徐大俠也沒有消息，直到目前，江湖上傳說紛紜，帮主接獲報告，已命青鳥堂范堂主火速查報，如今少莊主來了，就可知道眞相了。」

徐少華目含淚水，感激的道：「賀伯伯這份盛情，在下感激得很。」

接着問道：「江湖上還發生了什麼事

嗎？」

田管事道：「有，丐帮左護法金長老前天在碾莊附近重傷身死，據說前胸有一個烏黑掌印，是被『黑沙掌』所傷。」

徐少華心中暗道：「原來那老化子還是丐帮的左護法。」一面問道：「金長老是丐帮的左護法，身份一定很高了？」

田管事道：「是的，丐帮除了帮主，就是左右護法長老了，這二位左右護法長老，還是老帮主的左右手，也是丐帮的託孤重臣。」

史元忽然插口問道：「託孤重臣？」

「是的。」田管事道：「丐帮老帮主王三元，五年前去世，那時現任帮主雲飛天還只有十五歲，老帮主臨終之時，自然要向二位護法長老託孤了。」

說話之時，已經到了山麓間一座大宅院的面前，院前是一片寬廣空地，兩邊有濃密的樹林，一道木柵欄，正好攔在兩邊樹林之間。

木柵門敞開着，也高懸了八盞氣死風燈，柵門兩旁，站着八名持刀漢子，看到田管事領着兩人走近，一齊舉刀爲禮。

越過廣場，大門前也雁翅般站着八名持刀漢子，也一齊舉刀爲禮。

徐少華心中暗道：「鳳尾帮總舵，看去只像是一所大莊院，連鳳尾帮三個字都沒有。」

進入大門，走了十幾步，裏面又是一個大天井，中間矗立着一支三丈多高的旗杆，懸一面繡有金綫鳳凰的大纛，左右兩廊各有十幾間房舍。

田管事領着兩人從左廊穿行過兩處院落，再進入一道月洞門，門外花木扶疏，假山小池，景色清幽，中間一條白石鋪成的路面，兩邊每隔一丈，就有兩盞六角風燈，迎面樹叢間，出現一幢五間樓宇，燈光明亮！

田管事回身低聲道：「到了，這裏是帮主接待貴賓客的三友軒，幾位掌門人都在裏面。」

三人行近樓宇，階前站立着兩名青衣漢子，左首一個抱抱拳道：「帮主已經等候多時了，田管事快請二位公子進去。」

田管事點點頭，引着兩人走入，中間是一間大客廳，左首壁間有一個圓洞門，垂着一道紅絨門帘。

門口站立着兩名青衣使女，看到三人，立即躬身爲禮，一左一右搴起了門帘。

田管事脚下一停，抬手道：「二位公子請進，在下不進去了。」

徐少華舉步跨入，史元緊跟他身後走入。兩名使女立即放下了門帘。

這是一間相當寬敞的起居室，上面是一張長形的紫檀雕花炕床，兩邊各有兩排太師椅几，正中間放一個白沙火爐，爐上擱一把白銅大水壺，正在冒着熅熅熱氣，是以一跨進門，就有一陣暖呼呼的熱氣迫人而來。

坐在上首炕床上的是淮揚派掌門人宋天壽，和銀髯飄胸的杜髯翁。此外還有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人仲清和，六合門掌門人陸子暘，武功門掌門人高步雲，形意門名宿祝士諤，黃山萬選青，和主人黑面龍王賀天錫等。

這些人正是從雲龍山莊祝壽之後，被黑面龍王邀請來洪澤湖作客的。

他們正在圍爐取暖，也是在等候徐少華聽消息的。

徐少華一進門，黑面龍王賀天錫霍地站起身來，迎上兩步，一把抓住徐少華的手，雙目直注，急急問道：「徐賢侄，你來得正好，令尊可有消息？」

徐少華只叫了聲「賀伯伯……」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嗚咽顫聲道：「爹遇害了……」

宋天壽坐着的人身軀一陣猛顫，說道：「少華，你說什麼，二師弟遇害了，被什麼人害死的？」

杜髯翁虎的站起，說道：「天華會遭人毒手，這人是誰？」

黑面龍王拉着徐少華的手，一面說道：「宋老哥，髯翁，且請坐下，徐賢侄遠道趕來，且讓他坐下來再說。」

徐少華沒有坐，走到宋天壽面前，撲的跪了下去，垂淚道：「大師伯，爹是被人用『黑沙掌』擊中前胸死的，師父他老人家也失蹤了……」

杜髯翁道：「少華，你站起來，慢慢的說。」

宋天壽昨天已經得到雲龍山莊被燬的消息，但却沒有二師弟遇害的消息，心裏總希望二師弟能平安無事，如今聽了徐少華的話，證實二師弟確已遇害，心頭這份悲痛，自不待言，一手抹着老淚，點頭道：「不錯，少華，你起來，慢慢的說。」

在他們說話之時，史元朝黑面龍王抱拳道：「賀帮主，我爹不是在洪澤湖作客嗎？他老人家是不是已經走了呢？」

黑面龍王望着他，拱拱手，哦道：「這位就是史公子了，令尊是……」

史元臉上不禁一紅，說道：「我爹就是……」

他忽然壓低聲音低低說了一句。

黑面龍王忽然輕哦一聲，笑道：「原來……哦，令尊此刻正在靜坐之中。」

他朝送茶進來的一名使女招招手道：「妳領史公子到迎旭樓去。」

那使女答應一聲，欠身道：「史公子請隨小婢來。」

史元朝黑面龍王拱拱手道：「在下先行告退。」

說完，隨同青衣使女朝外行去。

徐少華依言站起身，就在大師伯左側站停，接着就把師父如何失踪，自己穿在身上的金縷衣也在當晚不翼而飛，趕回雲龍山莊，一路看到莊中武士悉遭毒手，趕入爹的臥房，發現爹已經死在床上，前胸留下一個烏黑的掌印，後來自己如何抱着爹的遺體，埋到後園，突然發現莊中起火，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宋天壽聽得一呆，切齒道：「如此說來，老三已遭人刦持無疑，此人刦持老三，又從你身上取去金縷衣，和以『黑沙掌』暗算你爹，這一連串的事情，顯係有計劃的行動，老夫已有多年不在江湖走動，原打算過了今年八十生辰，把這掌門人也交給你爹，從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如今事情落到我頭上，拚着這幾根老骨頭，也要把這個萬惡兇手抓到不可。」

杜髯翁點頭道：「兄弟也算上一份，咱們不把他抓到，誓不爲人。」

黑面龍王道：「當日在雲龍山莊，兄弟就主張立即偵查掌傷徐賢侄的人，還是被天華兄攔下來的，如今想來，賊人早就計算好的，可惜天華兄沒加注意，終於上了賊人預先佈置的圈套。」

杜髯翁一手撚着垂胸銀髯，問道：「賀老哥此話怎說？」

黑面龍王道：「天華兄身上穿了金縷衣，『黑沙掌』是不是傷不了他？他如果穿了金縷衣，是不是沒有人能從他身上脫下來？這兩個問題，答案是不是只有一個『不』字？」

他口氣一頓，接着道：「賊人所以要用『黑沙掌』先傷徐賢侄，再把他送到丁藥師那裏，讓丁藥師治好徐賢侄的傷勢，主要就是好讓天華兄在壽辰之後，把金縷衣傳給徐賢侄，賊人從徐賢侄身上取去金縷衣，自是易如探囊取物，但徐賢侄是和馬陵先生一起回馬陵山去的，要取金縷衣，自非先把馬陵先生引開不可，這就是馬陵先生無故失踪的道理了。再說，此人武功也許差勝天華兄，天華兄身上既然沒有金縷衣，他的『黑沙掌』就足以制天華兄於死地了。」

他不愧是一帮之主，這番話說得入情入理，推斷事理，如同目覩。

宋天壽頷首道：「賀老哥所推測的，大概也八九不離十了，只是有一點，仍有疑問，此人『黑沙掌』縱然練到十二成火候，二師弟縱然不穿金縷衣，要想傷他，也不是易事，何況據少華所說，書房中並無打鬥發生，二師弟中掌之後，死在床上，可見在未中掌之前，似是已經失去了戰鬥能力，這一點眞教人百思不解……」

杜髯翁雙目矍然一睜，問道：「少華，是不是莊中的人，全遭毒手，一個也沒有和人動手的迹象嗎？」

徐少華含淚點頭道：「是的，侄兒看到他們橫七豎八的躺臥地上，根本沒有一點打鬥迹象。」

杜髯翁猛地一掌拍在茶几上，說道：「這就對了，賊人所以要放火燒了雲龍山莊，就是怕人看出蹊蹺來！」

說到這裏，迴目朝黑面龍王問道：「賀老哥，咱們都是老弟兄了，老夫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黑面龍王洪笑一聲道：「杜老哥，你不是說，咱們都是老弟兄嗎，有什麼話不該說的？」

「好！」杜髯翁道：「老夫那就直言了，賀老哥領導鳳尾帮，結交了不少黑白兩道的人，也可以說，在座諸位之中，沒有一人交遊比你廣的了，尤其是黑道人物，和你賀老哥大都也有些交情，不知黑道中，有沒有什麼人慣使某種藥物，可以使人失去動手能力的？」

鳳尾帮雖然不是名門正派，江湖上大家也不把它看作黑道，但總是介乎黑白之間，杜髯翁這話，若在平時，就不好意思說出口來。

黑面龍王微作沉吟，說道：「用毒數四川唐門，用迷藥數嶺南溫家，都可以使人失去動手的能力，另外，還有散功散，迷迭香等一類藥物，至於天華兄究竟是否被人下了某種藥物，以致失去應戰之力，目前已是很難下斷語了。」

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人仲清和攢着眉道：「兄弟懷疑天華兄是不是死在『黑沙掌』之下的。」

黃山萬選青接口道：「仲老哥說得極是，『黑沙掌』就是練到十二成，總歸是外門功夫，天華兄內功精湛，像『黑沙掌』一類外門功夫，應該不至於受傷，就拿丐帮護法金長老來說，不但在丐帮是一等一的高手，就是在武林中，也算得是內外兼修的頂尖高手，絕不是『黑沙掌』所能傷得了他，但他也死在『黑沙掌』下，方才就是仲老哥不說，兄弟也在懷疑，這傷人致死的『黑沙掌』，到底是不是『黑沙掌』，抑或是某一種厲害掌功，傷人之後，和『黑沙掌』頗相近似？」

這話，由少林俗家掌門人仲清和與黃山世家的萬選青兩人提出來，大家聽得不期一怔！

但誰也說不出這和「黑沙掌」外形頗相近似而厲害遠超過「黑沙掌」的掌功，究是什麼功夫？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接口道：「諸位都是武學大師，怎麼忘了五煞掌呢？」

門帘掀處，只見一個頎長的中年人，一手携着一個青衫少年緩步走了進來。

這人約莫五十出頭，生得修眉鳳目，臉色紅潤，頦下留着五綹飄胸黑鬚，身穿紫色團花長袍，儀表清逸，神情和藹，面上帶着微笑。

隨他一同進來的青衫少年，正是和徐少華同來的史元。

這人大家從未見過，但只要看他氣度雍容，聲音清朗，決非常人！尤其他說出「五煞掌」三個字，更是驚人之語！

武林中確有「五煞掌」這一名稱，但「五煞掌」指的並不是一種武功，而是五種不同的煞掌。這五種煞掌；是以顏色分類的。

第一種是「紫煞掌」。其實「紫煞掌」並不叫做「紫煞掌」，它是玄門極厲害的降魔神功，正式名稱叫做「紫靈掌」，掌功出手，整隻手掌色呈紫色，據說「紫靈掌」一出手，天下沒有能和它抗衡的武功。因爲它色呈紫色，江湖上才把它稱「紫煞掌」，列爲五種煞掌之首，但這種掌功失傳已久，不是老江湖，只怕連「紫靈掌」的名稱都沒聽說過。

其次是「赤煞掌」，又名「火靈掌」，是離火門的最上乘功夫。再其次是「青煞掌」，出手之際，色若靛青，這種掌功，也久已失傳。

再其次是「白煞掌」，「白煞掌」也是江湖上人把它湊入五種煞掌而這樣稱呼的，其實它的眞正名稱叫做「白骨掌」，是白骨門最厲害的掌功。

再其次是「黑煞掌」，五種煞掌中，只有「黑煞掌」練的是毒功，中人無救，而且毒氣不散，被擊中的人，身上會留下烏黑掌印。

如果以「黑沙掌」和「黑煞掌」相比，那麼「黑沙掌」簡直只像是三歲的小兒而已！

這五種煞掌，只有「青煞掌」和「黑煞掌」才是眞正叫做煞掌，其餘三種，不過因顏色不同，被後人湊成了五煞之名。

但這五種煞掌，也有一點唯一相同之

處，就是不論你遇上那一種煞掌，都是死數，無可抗拒，所以才有煞掌之名。

作者不嫌其煩的介紹這五種煞掌，就是因爲本書中以後都會陸續出現，閒言表過。

却說黑面龍王賀天錫看到紫袍人走了進來，慌忙站起身，拱着手道：「史老哥來得正好，大家只怕沒有見過史老哥，兄弟正好給大家引見。」

說到這裏，就抬手指着紫袍人，說道：「這位史老哥，大名是其川二字，是青城派的名宿，一向隱居青城，很少在江湖走動，這位是史老哥的令郎，單名一個元字。」

接着又替在座衆人一一引見了。

青城派的人，注重修眞，從不涉足江湖，大家自然連連抱拳，說着「幸會」。

史元朝徐少華招招手道：「徐大哥，你來見見我爹。」

徐少華是晚輩，等大家寒暄過了之後，才走上前去，恭敬的作了個揖，說道：「晚輩見過史老伯。」

史元在旁道：「爹，他就是雲龍山莊的少莊主徐少華，孩兒在路上，多蒙徐大哥照顧……」

史其川目光打量着徐少華，爽朗的笑道：「小兄弟不可多禮，元兒路上蒙你照顧，老夫還該謝謝你才是。」

黑面龍王抬着手，道：「史老哥請上坐。」

史其川目光環顧，大笑道：「在坐的都是武林彥碩，兄弟草野之人，怎好上坐，賀老哥不可客氣。」

他這一環顧，目光清澈如電，大家都是行家，自然看得出來，此人看去不過五旬左右，但內功修爲，只怕還在衆人之上，分明是一位奇人！

宋天壽拱拱手道：「咱們都是多年熟朋友，只有史老哥遠從青城山來，也是難得見面的稀客，自然應該上坐了。」

黑面龍王連連點頭道：「是，是，史老哥遠來是客，不用客氣，快請上坐。」

萬選青心中暗道：「黑面龍王對此人似是十分恭謹，看來此人果然是大有來頭，只是怎麼會從未聽人說過呢？」

史其川眼看情不可却，就舉步走到上首雕花炕床前站定，拱拱手道：「諸位老哥如此盛情，兄弟那就僭坐了。」說完，大馬金刀的在炕床上落坐。

萬選青看得心中暗暗點頭，忖道：「自己果然沒有看走眼，光憑此人的氣勢，就已凌駕在坐的衆人之上，就是一擧一動，都似有一種說不出的懾人威儀，雖然他臉含笑容，對人十分和藹，但這種懾人威儀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此人到底是什麼身份呢？」

這時一名青衣使女給史其川父子送上茶來。

宋天壽朝史其川拱手道：「史老哥方才提到『五煞掌』，想必知道江湖上有什麼人會『五煞掌』的了？」

「哈哈！」史其川發出一聲嘹亮大笑，說道：「五煞掌中，除『紫靈』、『青煞』，失傳已久，『火靈掌』出離火門，『白骨掌』出白骨門，『黑煞掌』出千毒谷，並未失傳，自是尙有傳人。」

宋天壽聽他說出千毒谷，不由微微一震，拱手道：「多承指教。」

史其川含笑，道：「宋掌門人太客氣了。」

杜浩然一手捋着銀髯，問道：「宋老哥，這位史老哥說得極是，『黑沙掌』極難傷得了天華老弟，看來他果然是喪在『黑煞掌』之下，咱們要不要去一趟千毒谷呢？」

宋天壽苦笑道：「江湖上雖有千毒谷之名，但誰也說不出千毒谷在那裏？茫茫天涯，又到那裏去找呢？」

「唔！」杜浩然看了徐少華一眼，點點頭道：「不錯，千毒谷只聞其名，究在何處，倒確實沒有人說得出來。」

徐少華站起身道：「大師伯、姑丈，爹死在『黑煞掌』下，小侄和兇徒有不共戴天之仇，小侄要立誓手刄仇人，替爹報仇……」

宋天壽沒待他說下去，就搖着手道：「少華，此人殺死你爹，但你爹是老夫的師弟，老夫身爲淮揚派掌門人，豈能坐視不管，江湖上雖然把千毒谷視作畏途，進去的人，從無一人生還，老夫又豈是怕事之人？不過，你年紀還小，不宜涉險，而且你爹究竟是『黑沙掌』所傷？還是『黑煞掌』所傷？尙須查證，在沒有查清楚之前，自是不可妄動，且等老夫查清楚了再說。」

杜浩然接着說道：「少華，你大師伯說得不錯，你爹是不是死在『黑煞掌』之下，目前尙難斷言，此事不如先由你大師伯和老夫兩人先把情事弄清楚了，再作道理。」

兩人這一說法，無非是因千毒谷非同小可，不想徐少華涉險。

徐少華道：「但……」

宋天壽攔着道：「你不用說了，父仇當然要報，但你年紀還小，憑你這點武功，不但父仇報不成，還白白送了小性命，何況事情沒弄清楚，你去找誰報仇？老夫之意，你不如暫時留在這裏，好好用功練武，賀老哥這裏消息靈通，只要一有確實眉目，老夫會派人通知你的。」

一面朝黑面龍王拱拱手道：「賀帮主，咱們淮揚派只有這個傳人了，暫時留在你這裏，務請老哥多加照拂。」

黑面龍王連忙拱手道：「宋掌門人言重，兄弟和天華兄數十年交情，少華賢侄留在這裏，兄弟義不容辭。」

接着朝徐少華含笑道：「宋掌門人要賢侄暫時留在這裏，一來因賢侄年紀還小，江湖經驗不足，對方既敢對令尊下手，自然也會對賢侄下手，古人說得好，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宋掌門人和杜老哥既要調查令尊死因，如果帶着賢侄同去，又要照顧賢侄，勢必多一層顧慮，賀伯伯和令尊多年老友，昨日已派青鳥堂范堂主趕去調查此事，你留在這裏，只要一有消息，自可趕去和宋掌門人、杜老哥會合，報仇之事，一時是性急不來的。」

×　×　×

事情就這樣決定，徐少華暫時留在鳳尾帮中。宋天壽和杜浩然第二天就離開了洪澤湖。

其餘諸人，六合掌門人陸子暘，武功

門掌門人高步雲，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仲清和，形意門名宿祝士諤和黃山萬選青等人，也因在洪澤湖已經打擾了多天，也紛紛告辭，一同離去。

×　×　×

徐少華就住在東花園的一幢精舍裏，這是鳳尾帮招待貴賓的賓舍，每幢樓宇，自成院落，後院還有一片鋪了細沙的場子，供住在這裏的貴賓，早晚練功之用。

清幽安靜，沒有人打擾你，如果沒有事，住在這裏，當眞舒適得很，但徐少華新遭大故，又碍着掌門大師伯之命，不敢不遵，不得不留下來，內心教他如何安靜得下來？

傍晚時分，一名青衣使女掌上燈來，不久，送來了晚餐。鳳尾帮招待貴賓的菜餚，自然極爲豐盛精緻，但徐少華却有食不下嚥之感，勉强吃了兩碗飯。

青衣使女進來收過盤碗，又沏了一盞茶送上，才行退出。

徐少華喝了口茶，就起身上樓，掩上房門，熄了燈火，脫下長袍，就在床上盤膝坐定，準備運功。

那知坐下之後，只覺思潮起伏，一回想到爹的遇害，到底是「黑沙掌」還是「黑煞掌」？一回又想到師父馬陵先生無故失踪，會不會是被賊人刼持去的？越想越是無法澄心淨慮，索性不再運功，正待就寢，只聽門上起了極輕的剝啄之聲！

徐少華披衣下床，問道：「是誰？」

門外响起史元的聲音說道：「大哥，是我。」

徐少華過去打開房門，說道：「賢弟，這時候還沒睡嗎？」正待取火點燈。

「噓！」史元口中輕噓了一聲，低聲道：「大哥快別點燈。」

徐少華道：「你好像很神秘，究竟有什麼事？」

史元悄聲道：「大哥想不想報仇？」

徐少華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自然要報此仇。」

史元道：「那就快走，我知道千毒谷在那裏。」

徐少華一怔道：「這時候就走？只怕不行吧？」

史元在黑暗之中霎着像星星的眼睛，說道：「爲什麼不行？」

徐少華道：「我們要走，總得和賀伯伯說上一聲……」

「唉！」史元道：「大哥，你這人眞迂，和賀帮主說了，還想走得成？大丈夫說走就走，有什麼好婆婆媽媽的，來，你快跟我走就是。」

徐少華遲疑道：「但……我們沒有船隻，如何……」

史元嗤的笑道：「我的少莊主，你眞沒出過門，這裏是老子山，出去就是陸路，還坐什麼船？」

徐少華說道：「但……這樣走總不大好。」

「別這樣那樣了。」史元急道：「你到底走不走？」

右手拉住了他的左手，驀地一個輕身，往房外就走。

徐少華被他拉着奔下樓梯，奔出樓宇，史元依然沒有放手，拉着他一路急奔，一面回頭大叫：「大哥，快點走啦！」

說話之時，已經奔近一道圍牆，徐少華跟着他點足飛起，越過圍牆，剛落到地上。

只聽有人喝道：「來的是什麼人？」

史元右手一扯，兩人身上朝前疾衝過去，口中應道：「我們出來走走的。」

黑暗中那發話的人連人影還沒看到，史元左手一指已經點了出去。

徐少華問道：「賢弟把他怎麼了？」

史元道：「放心，我只點了他的昏穴，快走。」

這裏已是山麓，史元拉着他只顧急奔，這一路上，就遇上了三次崗哨，都是被史元點了他們穴道。

徐少華道：「這樣跑到幾時去？」

史元側臉笑道：「快了！我們至少要跑出鳳尾帮總舵的範圍，才能歇足啊！」

也不知奔出了多少路，前面田畈間已經有了房舍。史元朝他回頭笑了笑，道：「大概差不多了，我們可以坐下來歇憩再走。」

兩人在路旁一棵大樹底下並肩坐下。

徐少華道：「賢弟，我們這樣不告而別，對賀伯伯眞是不好意思。」

「管他呢？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史元扭着頭說了一句，忽然又笑道：「我們兩個人一起出來，賀帮主一定會去告訴爹爹的，你猜猜看，爹會怎麼說呢？」

徐少華道：「史老伯怎麼說，愚兄如何猜得出來？」

史元笑道：「爹一定會說『隨他們去好了』，因爲我時常一個人偸偸的出來玩，有人告訴爹，爹總是這樣說的。爹這樣一說，賀帮主就不會派人來找我們了。」

徐少華不禁笑道：「你眞頑皮。」

史元笑了笑，說道：「你到現在才知道。」

徐少華問道：「賢弟眞的知道千毒谷在那裏？」

史元得意的道：「我自然知道。」

他不待徐少華再問就接着道：「這是昨天晚上，我跟爹打聽來的，我怕爹猜到我的心思，故意問爹：『爹，千毒谷眞有這樣神秘，沒人知道他們在那裏嗎？』爹只是笑着沒有說話。我又道：『爹還說武林中的事，你老人家沒有不知道的，千毒谷爹就說不出來了。』」

徐少華問道：「史老伯怎麼說呢？」

史元道：「爹忽然大笑一聲道：『爲父怎麼會不知道？你跟爲父激將，是不是想替姓徐的小兄弟打聽千毒谷？那宋掌門人和杜髯翁並不是不知道千毒谷在那裏，只是不想讓徐小兄弟涉險而已，你問了爲父，又去告訴徐小兄弟，那可不得了。』」

「我急忙說道：『爹，你老人家和我說了，我不會去告訴徐大哥的，我只是好奇罷了，爹，你快和我說嘛！』」

「爹考慮了一下，才道：『好，爲父告訴你，但你不可告訴徐小兄弟，更不可和他兩個人偸偸的去涉險！』」

「我點點頭，道：『我一定不告訴徐大哥就是了。』爹才笑着把千毒谷說給我聽了。」

徐少華急着問，道：「千毒谷在那裏呢？」

史元微微搖頭道：「我答應過爹的，怎麼能告訴你呢？」

徐少華道：「但你約愚兄出來，說知道千毒谷在那裏，怎麼又不肯說了？」

史元道：「我心裏也很想告訴你，只是我在爹面前從沒說過謊話，我說過不告訴你的，就不能告訴你了。」

徐少華一把握住了史元的手，說道：「賢弟，愚兄身負血海深仇，你却不肯告訴我千毒谷在那裏，眞急死人了……」

史元輕輕掙脫被他握着的手，偏頭笑道：「大哥，你急什麼呢？」

徐少華道：「賢弟，你把千毒谷的所在告訴愚兄，愚兄會感激你一輩子。」

史元調皮的道：「我不告訴你大哥，大哥就會恨我一輩子，對不？」

徐少華道：「恨倒不至於，只是……賢弟用盡心思去向史老伯問了來，不告訴我，豈不是白問了嗎？」

「怎麼會白問？」史元眼光斜睨着他，低笑道：「大哥，你這人也眞是的，我不是和你一起出來了嗎？我只要不親口告訴你，就不是對爹失信了，但我並沒有答應過爹不領你去呀，有我和你一起去，不是不用告訴你了嗎？」

徐少華大喜過望，不覺雙手抓住了史元的手，感激的道：「賢弟，你眞好。」

史元臉上忽然有些忸怩之色，趕快縮回手去，說道：「好了，我們已經休息了一回，該上路了，萬一賀伯伯派人來找，那就麻煩了。」

徐少華站起身道：「好，那我們就走吧！」

兩人一路奔行，天色大亮，已經趕到盱眙。

史元道：「大哥，我們這樣走法，不是太累了嗎？」

徐少華道：「那怎麼辦？」

史元道：「我們到城門口去買兩頭牲口代步，總比步行要好得多。」

徐少華搖搖頭道：「第一，像這樣的偏僻小城，只怕沒有牲口市場，第二……縱然有……」

史元眨着眼睛問道：「大哥，你怎麼啦？第二怎樣，你怎麼不說下去呢？」

徐少華苦笑道：「我身邊只有七八兩銀子了，也不够買兩匹牲口。」

史元輕笑一聲道：「我有。」

徐少華道：「你有銀子？」

史元伸手從懷裏掏出幾張銀票，在徐少華面前揚了揚，得意的道：「這回出來，我已經準備好銀子，路上還怕沒銀子花麼？」

徐少華連忙問道：「你那裏弄來的銀票？」

史元道：「大哥，你這人也是的，沒有銀子要發愁，有了銀子又追根究底，反正我又不是偷來的。」一面催道：「好啦，快些走吧！」

兩人匆匆趕到城南，只見一個莊稼漢子手裏牽着一紅一白兩匹馬，站在路旁，看到兩人走近，就含笑問道：「二位公子，可要買牲口嗎？」

史元喜道：「大哥，這可巧得很，這兩匹馬看來不錯。」一面問道：「你要多少銀子？」

那漢子道：「我家老爺在客店生了急病，不然還不會把牲口賣掉……」

史元道：「我問你要多少銀子？」

那漢子忙道：「這兩匹牲口，都是百中選一的好馬，本來是……」

史元攢攢眉，不耐的道：「你乾脆說個數目，不用嚕囌。」

那漢子接連應了兩聲「是」，才道：「我家老爺說，能賣六十兩銀子就好。」

史元取出一張銀票，却是一百兩的，隨手遞了過去，說道：「你家老爺生了急病，這是一百兩的銀票，我們沒有零的，你就拿去吧！」

那漢子接過銀票，看了一眼，就千恩萬謝的塞入懷中，一手就把兩匹馬的韁繩遞了過去。

史元用手撫着白馬，說道：「這兩匹牲口眞還不錯，大哥，你棗紅的一匹，我騎這匹白的。」

徐少華出身武林世家雲龍山莊，自然也識得馬的好壞，這兩匹馬，身上沒有雜毛，毛色光潤，看去甚是神駿，平常就是二三百兩銀子，也未必買得到，心中自是十分高興，點着頭道：「好吧！」

史元遞過韁繩，說道：「我們還得趕路，那就上馬啦！」

兩人跨上馬背，就一路馳了出去

史元在馬上回頭笑道：「大哥，我現在才眞的放下了心。」

徐少華道：「你是怕被賀伯伯派人追上來？」

「誰說不是？」史元道：「鳳尾帮飛鴿傳書，快得很，盱眙距老子山不過幾十里，我們雖然跑得最快，也沒有鴿子的快呀！」

徐少華道：「那就快點趕路吧！」

中午，趕到一處鎭集，只打了一個尖，又繼續上路。

徐少華道：「賢弟，我們一晚未睡，總得找個地方休息才好。」

史元說道：「要休息也得趕完這一程才行，大哥要是累了，那就下來坐一回也好。」

徐少華道：「我倒不累，賢弟是不是累了？」

「我才不累呢！」史元笑了笑道，「那就再趕一段路，前面就是嘉山了，到嘉山再休息吧！」

兩人趕到嘉山，已是黃昏時候，兩匹馬剛馳到一家招商客店門口，一名伙計就匆匆奔出，哈着腰問道：「二位公子要落店嗎？」

史元道：「不落店，我們是來做什麼的？」

「是，是！」店伙連忙上前接過馬韁，陪着笑道：「二位公子請進。」

兩人跨下馬鞍，徐少華問道：「有沒有上房？」

店伙連聲應道：「有，有。」

另一名店伙趕緊迎了出來，說道：「二位公子請隨小的來。」

他把兩人領到樓上，推開一間房門，說道：「二位公子請進。」

徐少華、史元跟着走入，那是一個雙舖房間，窗下放着兩張木床，對面相向。

史元怔了一怔，問道：「還有沒有房

間？」

店伙道：「這是雙舖……」

史元道：「我問你，現在還有沒有房間？」

店伙道：「有是有，也是雙舖的。」

史元道：「有就再要一間。」

徐少華道：「賢弟，這是雙舖，我們只有兩個人，一間也就够了。」

史元道：「我們一個人一間，不是更舒暢嗎，我會打鼾，怕吵了大哥。」

徐少華笑道：「我不要緊。」

史元急紅了臉，說道：「但……但我也怕大哥打鼾，我聽到別人的鼾聲，就會睡不着覺。」

店伙連忙說道：「這位公子，那就多開一間房好了，隔壁那一間，正好沒有客人。」

他當然希望二位公子住二間房。

「好！」史元揮揮手道：「那我就住隔壁一間，你快去送臉水來。」

店伙唯唯應是，退了出去。

徐少華搖了搖頭，笑笑道：「賢弟，你眞難伺候，要是沒有房間了，看你怎麼辦？」

史元笑了笑道：「眞要沒有，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但既然有，總是睡得舒服些的好，我們不是已有一個晚上沒睡了嗎，今晚就得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一早，還得繼續趕路呢！」

說話之時，店伙已經端着臉水進來，一面說道：「這位公子的臉水，已經送到隔壁房去了。」

史元轉身往隔壁房中走去，不多一回，兩人盥洗完畢。

店伙送來了茶水，一面問道：「二位公子，可要小店廚房準備酒菜嗎？」

史元沒待大哥開口，就吩咐道：「我們不想上街去了，你去關照廚房做可口的送來就好。」

店伙應着「是」，退了出去。

史元倒了兩盅茶，拿起茶盅喝了一口，說道：「大哥，你替伯父報仇，自然要手刄仇人，對不？」

徐少華切齒道：「這還用說？我雲龍山莊四十餘口血債，自然要親手把仇人誅殺，方雪我心頭之恨。」

史元粗中有細的，說道：「但我們只有兩個人，對方人手衆多，古人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一旦進去了，報不成仇，那怎麼辦？」

徐少華報仇心切，說道：「賢弟只要領我到谷口，就不用進去，報仇是我個人之事……」

史元沒待他說下去，就搖着手道：「不對！不對！我們是口盟兄弟，義同生死，大哥的仇人，自然也是我的仇人，那有讓大哥一個人進去，我回頭就走之理？這還要結什麼兄弟？如果倒過來，我遇上仇人，大哥會袖手旁觀嗎？」

徐少華覺得有理，道：「那麼賢弟之見呢？」

史元朝他神秘一笑，說道：「方才我和大哥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最好找兩個帮手一起去，大哥只管找仇人報仇，如果他有黨羽，就可以交給我們了。」

徐少華道：「愚兄初入江湖，沒有朋友，這帮手到那裏去找？」

史元朝他笑了笑，說道：「只要大哥同意了，這找帮手的事，自有小弟會安排的。」

徐少華看了他一眼，說道：「賢弟，你……」

「大哥！」史元攔着道：「我說不用你操心，你就不用再問咯！」

徐少華覺得這位兄弟很刁蠻，這就應着道：「好！我不問。」

過沒多久，店伙送來酒菜，兩人在房中用過晚餐。

史元坐了一回，就起身道：「大哥，早點睡吧，我也要回房去了。」

轉身往外行去，跨出房門，又替大哥掩上了門。

徐少華一晚未睡，也就熄燈就寢。也不知睡了多少時間，矇矓之間，忽然聽到一陣兵刄交擊之聲，從遠處傳來。

一個練武的人，就是在睡夢中也是十分警覺的，徐少華突然清醒過來，一下坐起，側耳細聽，又寂然無聲！

自己明明聽到一陣兵刄交擊之聲，怎會……

只聽又是一聲吆喝，傳了過來，但聲音已在很遠之處！

徐少華一躍下床，推開窗戶，仔細諦聽，又沒有了聲音，心中暗道：「這是追殺某一個人！」

一時無暇多想，點足穿窗而出，掠上屋簷，擧目四顧，又一無所見。

「那聲吆喝，似是來自西首，自己且趕去看看！」

心念一動，立即長身掠起，一連越過了幾處民房，已是一片菜畦，地勢已極荒僻！

正在打量之際，只聽一聲呻吟傳了過來。徐少華聞聲尋去，但見一處瓦礫堆中，躺着一個人影，正待擧步！

突聽身後有人叫道：「大哥，發生了什麼事嗎？」

一聽口音，就知道是史元了。徐少華回頭道：「賢弟也出來了？」

史元道：「我在睡夢中聽到一陣兵刄交擊之聲，打開窗戶，就看到有一條人影從屋脊掠過，我就趕緊追了下來，原來却是大哥。」

徐少華一指瓦礫堆，說道：「那裏躺着一個人，好像傷得不輕，我們過去看一看。」

史元點點頭，兩人一起走了過去，那是一個黑衣人，仆臥地上，不再聽到呻吟之聲。

徐少華蹲下身去，才發現此人右肩有一道刀傷，正在流血，目光一注，口中不覺輕咦一聲，說道：「血會是黑的！」

史元道：「那是中了淬毒的刀。」

徐少華把他翻了過來，用手探探他鼻息，已經十分微弱，不覺攢攢眉道：「看來他已經中毒昏迷，人還未死，不知還有沒有救？」

史元道：「大哥要救他嗎？」

徐少華正容道：「我們既然遇上了，豈能見死不救？我看先把他抱到客店裏去再說。」

（未完・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來至斷腸峽，只見太乙眞人正盤膝閉目而坐，雖然斷腸峽內，剛剛發生過劇烈的戰鬥，但太乙眞人却若無其事般坐着，岳小玉拜見太乙眞人，並和他攀談起來，太乙眞人告訴岳小玉，他已再無明日，因爲他剛和天恨帝君決戰，贏了劍法，却輸了一掌，雖未能把天恨帝君毀於劍下，也總算斷了恨帝的一隻手臂，這對武林會有些好處……岳小玉向太乙眞人詢問有關恨帝女兒的事，太乙眞人指示他去找唐鑑就有辦法了，接着眞人又和岳小玉談論有關可勝則勝譜、倚馬可待經等，說完就此坐化，岳小玉黯然神傷……

岳小玉傳

虬龍倚馬錄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哀悼眞人死　殘局再商量

那三個儒士來得神秘，走得更神秘，就像是三道輕烟，令人無從捉摸。

諸葛酒尊對岳小玉說：「這三人武功極高，卻不知道是何方神聖。」

常掛珠皺了皺眉，道：「俺倒想起了三個人。」

岳小玉道：「老大想起了誰？」

常掛珠道：「濟南的齊、鄔、侯三大刀客！」

岳小玉目光一閃：「會是他們嗎？」

常掛珠沉吟着，道：「俺只是懷疑，卻不敢肯定。」

岳小玉說道：「若是齊、鄔、侯三大刀客，他們這次趕來，可能是要找恨帝算帳。」

「那也不一定。」諸葛酒尊緩緩道：「也許他們只是看看太乙眞人這一戰。」

常掛珠喟然道：「想不到連太乙眞人也不是恨帝之敵。」

諸葛酒尊神情一直慘然，聽見常掛珠這樣說，更是不禁爲之一陣洒淚。

「諸葛大叔，別太悲傷了，」岳小玉的心情本來也很不好，但這時候却還要勸解諸葛酒尊，「眞人雖死猶生，這裏的事，就讓峽外那位道長收拾殘局罷。」

常掛珠忽然道：「咱們又有什麼打算了？」

岳小玉道：「回洛陽找一個人。」

常掛珠道：「找誰？」

岳小玉道：「唐鑑。」

常掛珠道：「爲什麼要找這個人？」

岳小玉道：「因爲他知道恨帝的女兒在那裏。」

諸葛酒尊「唔」一聲，道：「對，咱們馬上要找白木頭一塊巾！」

常掛珠道：「找到恨帝的女兒，是否把她煮熟，然後慢慢吃掉？」

岳小玉倏地臉色一沉，說道：「絕不可以！太乙眞人說過，恨帝的女兒是無辜的！」

常掛珠忙道：「既是無辜，就決不可傷她一根毫髮！」

諸葛酒尊沉吟着，對岳小玉說道：「要不要跟郭大俠、歐五先生再及早商量一下？」

岳小玉道：「郭大哥那裏，小岳子非要跟他說說不可。」

常掛珠瞧着他：「你想跟郭大俠說些什麼？」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常掛珠道：「那不要緊，你長話短說好了。」

岳小玉道：「說是要說的，但却不是說給你聽。」

常掛珠道：「爲什麼不能說給俺知道呢？」

岳小玉道：「因爲這是個秘密。」

常掛珠道：「俺答應一定保守秘密便是。」

岳小玉道：「既然這樣，我就說給你知道，但却有一個條件。」

常掛珠道：「什麼條件？」

岳小玉道：「我這一個條件就是：就算我答應說給你知道，倘若我忽然改變了主意，你也不准生氣。」

常掛珠立刻一拍胸膛，道：「這個不成問題，就算你忽然改變主意，不肯把這個秘密告訴給俺知道，俺保證決不生氣便是。」

岳小玉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常掛珠說道：「這個自然，你快點說罷。」

「對不住，」岳小玉臉上忽然露出了一個狡黠的笑容：「小岳子現在就已經改變主意了，這個秘密嘛，暫時還是不能向你說的。」

常掛珠臉色一變，正待發作，但旋即細心一想，不由發出一聲長嘆：「俺是個大丈夫，說過不生氣，就決不生氣。」

岳小玉看見他這副樣子，反而有點歉疚，便說：「常老大，小岳子爲人怎樣，你是知道的，將來事情有了轉機，你一定會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

「岳宮主，你一千一萬個放心好了，俺絕不是器量狹窄的人，而且正如你所說，你的爲人怎樣，俺是最清楚不過的，你還是早一點去找郭堡主好了。」

×　　×　　×

岳小玉初次見「流水客」郭冷魂的時候，郭冷魂的樣子一點也不好看。

當時，郭冷魂中了血花蓮掌力，身子瘦得不似人形，和現在看來，簡直是判若兩人。

岳小玉找到郭冷魂之後，就把他拉開一旁，悄悄的說了一大堆說話。

郭冷魂越聽下去，臉色就越是難看，而且還不斷搖頭，說：「不！不會是這樣的……」

岳小玉嘆了一口氣，說道：「我也是但願不是這樣，但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郭冷魂深深吸一口氣，不再說話。

這時，常掛珠又走了過來，好像想聽聽岳小玉在說些什麼話，但却給鐵老鼠拉開。

常掛珠怒道：「你這是幹什麼的？」

鐵老鼠道：「小岳子有很重要的話跟郭堡主說，你少聽爲妙。」

常掛珠道：「你怎知道小岳子說的話，一定是重要的？」

鐵老鼠道：「瞧瞧他倆的神情，就已經知道了，你是局外人，不宜插手多管閒事。」

常掛珠冷冷一笑，道：「俺跟小岳子是生死之交，他的事也就是俺的事，怎能算是什麼局外人？」

鐵老鼠道：「就算小岳子的事也就是你的事，但現在他倆談的，却是郭堡主的事，難道郭堡主的事，也是你的事嗎？」

常掛珠想了想，道：「就算是也無不可！」

鐵老鼠嘆了口氣，說道：「常老大，你眞是古道熱腸，急人之難，憂人之危，但有時候，也得仲量仲量自己有多少的斤兩。」

常掛珠道：「俺的斤兩不算十足十，但也不是輕如無物之人。」

鐵老鼠道：「別人的事，你是管不了多少的，與其狗拿耗子，何不回去看看那幾個江東兄弟？」

常掛珠給他這麼一說，登時心中有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下。

鐵老鼠立刻又緊接着說：「血花宮那邊，是否十分平靜？」

常掛珠道：「暫時的確十分太平，但將來怎樣，却是難以逆料。」

鐵老鼠道：「區區想跟你一起到血花宮，你說怎樣？」

常掛珠說道：「好是好的，但小岳子這邊正殺得烽烟四起，俺又怎可以棄而不

顧?」

鐵老鼠道：「小岳子的事，他自己有分寸，你是用不着担心的，倒是飲血峯那邊，表面看來十分平靜，但誰知道天恨帮暗中正在攪些甚麼陰謀?咱們雖然算不上怎麼厲害的人物，但若能够在血花宮中助一助陣，總是好的。」

常掛珠沉吟良久，忽然道：「俺明白了。」

鐵老鼠一怔：「你明白了甚麼?」

常掛珠道：「你忽然對俺說這麼一大堆說話，準是小岳子指使的!」

鐵老鼠忙道：「沒這回事，你別疑神疑鬼。」

常掛珠道：「俺不是疑神疑鬼，只是憑着多年的江湖經驗看出來。」

鐵老鼠「唉」一聲，頓足道：「你看錯啦……」

常掛珠冷冷的道：「大丈夫，做事何苦如此詭祟，你再不承認，俺決不回飲血峯。」

鐵老鼠目光一亮，道：「是否區區承認了，你就答應回血花宮去了?」

常掛珠說道：「不錯，但你承認不承認?」

鐵老鼠苦笑了一下，道：「你果然今非昔比，比從前聰明了很多。」

常掛珠道：「活了一大把年紀，才慢慢聰明起來嗎?」

鐵老鼠道：「你喜歡怎樣想便怎樣想，喜歡怎樣說便怎樣說，總要你肯馬上回血花宮去。」

「現在馬上就要走?」

「不錯，反正留在這裏，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等着要幹。」

常掛珠正在考慮，忽見歐如神搓了搓肚子，緩緩地走了過來。

常掛珠立刻皺了皺眉，望着歐如神的肚子，說道：「歐先生，你的肚子不舒服嗎?」

歐如神搖了搖頭，說道：「不，舒服極了。」

常掛珠問道：「爲什麼肚子會舒服極了?」

歐如神道：「因爲我剛剛吃了一隻非常美味的烤鴨，不但色香味俱全，而且還會笑。」

常掛珠一呆，道：「什麼?烤鴨也會笑?」

歐如神淡淡道：「不錯，那一隻烤鴨，在還沒有給人宰掉之前，會不會發笑我可不知道，但等到牠給烤熟之後，嘴巴却是開口，顯然是在發笑。」

常掛珠奇道：「給人烤熟了，還有什麼值得好笑?」

歐如神道：「你聽過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這兩句說話沒有?」

常掛珠道：「這兩句老生常談，俺自然是聽過的。」

歐如神道：「這就是了，那烤鴨大概是因爲給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用軟滑的柔荑慢慢烤熟，所以覺得極是榮幸，極是快活，甚至極是風流。」

常掛珠一呆，道：「因此，牠給烤熟之後居然發笑了?」

歐如神道：「正是這樣，你相信不相信有這種事?」

常掛珠却轉問鐵老鼠，道：「你相信不相信?」

鐵老鼠眨了眨眼，道：「世間之大，無奇不有，爲什麼不相信?」

常掛珠想了想，道：「既然連你也相信，俺可沒話說了。」

語音一頓，又問歐如神：「是那一位大美人把鴨子烤熟的?」

「是我。」一個粗壯的聲音立刻在常掛珠背後响起。

常掛珠回頭一看，登時嚇了一跳，忍不住叫了起來：「呂足金，妳也算是他媽的什麼大美人嗎?」

原來在他背後的女子，正是「江東老娘」呂足金。

呂足金既然來了，白世儒自然也就在附近。

只見白世儒手裏搖動着大摺扇，慢吞吞的走了過來，對常掛珠鞠了一個躬，道：「老大，好久沒見面啦。」

常掛珠瞪着眼，道：「你們倆口子跑到這裏來幹嗎?」

呂足金桀桀一笑，道：「看看岳宮主嘛?」

常掛珠道：「岳宮主有什麼好看?」

呂足金道：「他長大了幾歲，比五六年前好看得多了。」

常掛珠「哼」了一聲，道：「他再好看，跟妳也沒有什麼相干。」

呂足金道：「雖然跟老娘沒相干，但和盈盈却有相干之至。」

「盈盈?那一個盈盈?」

「當然是白花宮裏的穆盈盈。」

「這小妮子近來怎樣?」

「武功大有進步，但這並不重要，」呂足金越說越興奮，「最重要的，是她越長越漂亮了，長得簡直比老娘年輕時候還更好看。」

常掛珠不禁彎下了腰，好像想嘔吐的樣子。

歐如神淡淡一笑，道：「呂姑娘心腸很好，她想做個媒。」

「做個煤?煤炭的煤?」

「不，是媒人的媒。」

「她要做媒，俺是不會反對的，只要有好的女子，俺不妨考慮考慮，」常掛珠翻了翻眼皮，道：「做孤家寡人雖然逍遙自在，但有個糟糠之妻跟在後面，却也不俗。」

歐如神搖頭道：「呂姑娘不錯是想做個媒，但却不是爲了你。」

常掛珠一呆，接着打個哈哈，笑笑道：「也幸虧不是我，否則這一次頭疼!頭疼!」

歐如神道：「你若想成家立室，討個女人回來過癮過癮，我也可以爲閣下穿針引綫的。」

「敬謝不敏!」常掛珠乾咳連聲，道：「想來想去，還是像現在這樣子好了，別的不提，就以白三弟來說，他此刻的境況就已不堪提之至。」

呂足金聽了，居然也不生氣，只是咧嘴一笑，對白世儒道：「別人說什麼，你聽聽好了，可不要放在心上。」

白世儒點點頭，連聲道：「我不放在

心上，我不放在心上。」

呂足金嘻嘻一笑，接着又說：「也不要放在胃裏，否則會胃疼的。」

白世儒乾咳一聲，道：「我已吃得很飽了，就算是一粒飯也不能再放進腸胃裏了。」

「好極了，眞是個聽話的孩子!」呂足金眯着眼笑吟吟地說。

常掛珠越看越是冒火，忍不住喝罵白世儒，道：「老三，這個婆娘是妳的娘親嗎?」

白世儒道：「當然不是。」

常掛珠道：「既不是你的娘親，何以如此聽她的話?」

白世儒嘆了口氣，道：「就算跟她吵罵一番，那又怎樣?還不是害苦了大家的耳朵嗎?」

常掛珠大不以爲然，正待再開口責罵，歐如神已淡淡一笑，道：「各有前因莫羨人，常老大還是不必妒忌了。」

「妒忌?」常掛珠嘿嘿一笑，「白老三給這麼一個婆娘牽着鼻子走，俺可憐他還來不及，又怎會妒忌了?眞是他媽的笑話!」

歐如神道：「算了，還是看看呂姑娘怎樣做媒罷!」

常掛珠臉色一沉，目注着呂足金道：「妳到底想攪些什麼把戲?」

呂足金道：「盈盈是個好姑娘，老娘很喜歡她。」

常掛珠道：「那又如何?天下間好姑娘不知凡幾，俺個個都喜歡，是否應該都替她們做媒?」

呂足金道：「人就是這樣的，除了好不好之外，還得看看緣份，老娘現在只覺得，盈盈姑娘跟岳宮主，是很匹配的一對，倘若能够促成他倆的好事，老娘將會十分高興。」

常掛珠冷冷一笑，道：「妳高興有什麼屁用，最重要的是岳宮主高興不高興才是!」

呂足金道：「老娘早就知道，岳宮主對盈盈姑娘是很好的。」

常掛珠道：「這已經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呂足金道：「五年並不算是一段很長的日子，岳宮主一定還會像從前一樣喜歡穆小姐的。」

常掛珠道：「就算是又怎樣，咱們總不能鑼對鑼，鼓對鼓的馬上就替他倆辦成這樁喜事。」

呂足金道：「雖然這種事是急不來的，但咱們最少也要開始去幹!」

常掛珠道：「對這種事，俺的興趣向來不大。」

呂足金兩眼一翻，道：「難道你不想喝這杯喜酒嗎?」

常掛珠道：「喜酒俺是很想喝的，但却不能亂喝。」

呂足金道：「喝喜酒便是喝喜酒，又有什麼亂喝不亂喝的，你是咱們的老大，說話可不能混淆不清，一塌糊塗。」

鐵老鼠嘿嘿笑了一笑，道：「倘若江東五傑說話條理分明，也就不是江東五傑了。」

常掛珠瞪了他一眼，說道：「你懂個屁!」

鐵老鼠道：「區區連屁也不懂，所以也不懂得你在罵些什麼。」

常掛珠氣得兩眼亂翻，大聲道：「眞是混天下之大帳!」

這時候，岳小玉走了過來，首先向呂足金及白世儒問安，態度既恭敬，又很客氣。

呂足金看了，很是高興，一面瞧着岳小玉，一面讚不住口的說道：「果然是一表人材，又斯文又本事，將來必定出人頭地……」

說到這裏，倏地搖頭不迭，接道：「不!不是將來，岳宮主現在就已經出人頭地了，正是英雄出少年，不愧是新的武林奇葩!」

她覺得自己說話的本事越來越好了，尤其是後面那一句，更有着一種「傑作」的感覺。

那知岳小玉一聽之下，連忙搖頭，說道：「我不想成爲什麼武林奇葩，而且，但願這幾個字永遠也不要扯到小岳子身上來。」

呂足金大奇，正想問這是什麼道理，白世儒已用力扯了她的衣袖一下，示意她別再開口。

呂足金雖然潑辣，但這一次却給足白世儒的面子，立刻把嘴邊的說話吞回肚子裏去。

鐵老鼠望了常掛珠一眼，道：「你們是否要回血花宮去?」

常掛珠沉吟片刻，道：「本來不想，但現在不回去也不行了。」

鐵老鼠一怔，道：「爲什麼不回去不行?」

常掛珠嘆了口氣，道：「這裏越來越是枯悶，唯一不枉此行的，就是可以遇見了岳宮主，看見岳宮主此刻威風凜凜的樣子，俺實在是十分高興。」

鐵老鼠道：「樣子威風凜凜有什麼用，最重要的是眞實本領!」

常掛珠道：「你敢說岳宮主沒有眞實本領嗎?」

「當然不是，」鐵老鼠道：「他是外强中不乾，既中看也中用的!」

岳小玉皺了皺眉，忍不住道：「各位有什麼打算?」

鐵老鼠道：「區區和小公主，目前來說非要跟着你走不可!」

呂足金兩眼一睜：「小公主?那裏來的勞什子小公主?是不是從番邦來的?」

岳小玉乾咳兩聲，道：「那只是一個小姑娘的綽號，鬧着玩的，不必當眞。」

呂足金「啊」一聲，道：「原來是個假公主，既是假的，老娘也可以自封爲公主，不如以後大家就叫老娘做江東公主，怎樣?」

常掛珠哈哈大笑，道：「那有公主像妳這般德性的，眞不怕嚇壞人!」

白世儒嘆了口氣，道：「不是嚇壞人，簡直就是嚇死人!」

呂足金氣得哇哇大叫：「你們把老娘說得一文不值，倒不知道那個勞什子小公主，又能漂亮到什養麼地方去!」

忽聽岳小玉叫道：「小……小公主來了。」

呂足金轉身一看，本來嘴裏還有許多難聽的說話要搬出來，但忽然間，她給一張清麗絕俗得難以形容的臉龐震懾住了。

在此之前，呂足金一直認爲，天下間最漂亮的女孩子，就是血花宮的穆盈盈。

但這時候，在呂足金眼前的少女，又有那一點比穆盈盈輸虧了？

呂足金看不出。

所以，她只能驚愕地站在那裏，彷彿看見的並不是一個絕色少女，而是一隻怪物。

但怪物只能使人驚愕，却不能使人發生讚嘆之聲。

而呂足金在驚愕之餘，接着却深深的吸了口氣，讚嘆道：「好俊俏的公主！甚至比眞正的公主還更漂亮！」

常掛珠道：「妳眞的見過眞正的公主了？」

呂足金道：「沒有。」

常掛珠道：「既沒有見過眞正的公主，又怎能用小公主來相提並論？」

呂足金還在驚呆讚嘆不已，良久才接道：「在圖畫上見過嘛。」

常掛珠道：「圖畫上的公主，只不過是畫像，半點也不眞實。」

呂足金道：「誰說不眞實，最少，那些公主都是兩隻眼睛一個鼻子的。」

常掛珠道：「一派胡言，跟妳這種人說話，眞是連腦袋也會疼痛起來。」

小公主聽到這裏，才霎了霎眼，語氣平靜地說：「你們在說我嗎？」

常掛珠道：「妳別管呂婆娘的說話，她總是口沒遮攔，惹人生厭。」

「不，」小公主搖了搖頭，道：「這位姊姊是個爽快的女中豪傑，怎會惹人生厭了？」

呂足金聽了心中大樂，忍不住上前拉着小公主的手：「眞是個伶俐可愛的千金小姐，令尊怎麼稱呼？」

小公主微微一笑，道：「家父姓萬，名諱上層下樓。」

呂足金一聽之下，登時臉色驟變，連聲音也兇厲起來：「什麼？你的老子就是萬層樓？」

小公主笑容倏歛，給她抓住的手立刻縮回：「是又怎樣？」

呂足金臉色變得更難看，立刻拔出腰間的足金金刀，沒頭沒腦便向小公主迎面砍下。

小公主側身閃開這一刀，呂足金狠勁大發，又是一連五刀向她身上直砍。

岳小玉眉頭大皺，立刻伸手把金刀挾住：「呂姊姊，小公主不是壞人！」

呂足金怒道：「萬層樓的女兒，總不會是個觀音菩薩！」

岳小玉沉聲道：「萬層樓縱有諸多不是，和他的女兒又有什麼相干，妳若魯莽行事，只有壞了大局！」

呂足金哼一聲，冷冷地瞧着岳小玉：「老娘看錯你了！」

「看錯我？」岳小玉不由苦笑：「呂姊姊一直把我看作是什麼人？」

「明是非，辨黑白的正人君子。」

「現在呢？」

「當然變了，變得是非不分，黑白不辨，而且快要認賊作父！」呂足金氣呼呼地說。

常掛珠嘿嘿一笑，道：「呂婆娘，妳說岳宮主是非不分，黑白不辨，那還罷了，怎麼還要再加上一句認賊作父？」

呂足金冷冷道：「小岳子分明是看上了這個勞什子小公主，將來他娶了她，那麼就是萬層樓的女婿！」

常掛珠一怔，道：「就算眞的這樣，那又如何？」

呂足金道：「那時候，萬層樓就是小岳子的岳丈了，岳丈又稱岳父，那還不算認賊作父嗎」

常掛珠呆住，不禁望着歐如神，道：「是不是這樣的？」

歐如神却不緊張，只是淡淡一笑，道：「呂大姐之言似是之至！」

「似是之至？」常掛珠抓了抓下顎，道：「什麼意思？」

「似是而非之謂也。」歐如神說。

「似是而非，就是等於放屁！」常掛珠哈哈一笑，說道：「呂婆娘，妳聽見了沒有？」

呂足金鼓着腮，道：「聽是聽見了，但却不服氣！」

歐如神淡淡道：「妳要不要聽聽在下的道理？」

呂足金道：「江北仙上仙的說話，小女子豈敢不聽。」

歐如神滿意地點了點頭，道：「在十年前，妳聽過『茹毛飲血鬼獨夫』練驚虹這個人的名字沒有？」

呂足金道：「當然聽過。」

歐如神道：「說句老實話，當時呂大姐認爲練驚虹是個怎樣的人？」

呂足金毫不遲疑，立刻朗聲道：「在十年前，老娘只要一聽見『茹毛飲血鬼獨夫』練驚虹的名字，馬上就會氣得連飯都不想吃，甚至想去殺了他！」

歐如神「唔」一聲，道：「十年前如此，十年後的今日又怎樣？妳是否仍然想殺練老宮主？」

「當然不殺，」呂足金嘆了口氣，說道：「以前，咱們顯然是怪錯練老宮主了，回想起來，江湖中許多人都是黑白不分的。」

歐如神道：「這也很難怪，當年練老宮主所幹的事，的確是太嚇人了，旁人不知就裏，自然會認爲他是一個全無血性的武林大惡魔。」

呂足金道：「但萬層樓並非練老宮主，兩人決不可相提並論。」

歐如神道：「論人，兩位絕世高手是全不相同的，但目下江湖大勢，却以萬層樓之生死榮辱更爲重要！」

呂足金道：「最好把這姓萬的一刀宰掉，天下就會太平！」

小公主聽得臉色驟變，岳小玉連忙在旁呵護着，低聲在她耳邊說：「這個呂大姐爲人正直，但腦筋却不怎麼清醒，妳別怪她。」

小公主只得咬着嘴唇忍住了怒氣，但一雙眼睛已充滿了敵意。

這時候，只聽見歐如神哈哈一笑，對呂足金說：「妳以爲萬教主一旦死了，就可以天下太平嗎？」

呂足金道：「少一個混世魔王，對天下蒼生，總會有大大的好處。」

歐如神搖頭不迭，道：「這種想法，實在錯得厲害！」

呂足金大不服氣：「怎會錯了，比方說，山上有十隻老虎，咱們把其中一隻幹掉了，只剩下九隻，那麼——」

「江湖爭霸，可不比上山打老虎！」歐如神截然道：「呂大姐，妳若是恨帝，最想消滅的是那一個人？」

「恨帝？」一提起這個江湖巨梟，呂足金立刻面色脹紅，咬牙切齒的說道：「這混蛋王八更不是人，老娘——」

「恨帝是不是人，江湖上自有公論，在下只是想問問呂大姐，倘若妳是恨帝，最想消滅的一個人是誰？」歐如神沉聲說道。

呂足金霎了霎眼，過了半晌才說：「當然是要消滅最厲害的敵人。」

歐如神道：「他最厲害的敵人，妳可知道是誰？」

呂足金這一次想得更久，但最後却還是搖搖頭，道：「老娘不知道。」

歐如神道：「那麼，我可以告訴妳，恨帝心裏最忌憚的，並不是當今武林的八大門派，也不是有天下第一大帮之稱的丐帮，而是提龍王府！」

「提龍王府？」呂足金一怔，道：「萬層樓不正就是提龍府的主人嗎？」

「不錯，恨帝最忌憚的人，就是萬教主！」

「那又怎樣了？」呂足金吸一口氣問道。

「妳若去殺掉萬層樓，那麼無異就是帮了恨帝一個很大的忙……」

「放屁，」呂足金一生氣，說話就更不斯文，「老娘才不會去帮助那個殺千刀的恨帝，再說——」

「再說，妳也沒有這個本領去幹掉萬層樓，對不？」常掛珠笑嘻嘻地說。

呂足金道：「老娘知道自己的確沒有這個本領，但你們江東五傑又怎樣？難道你們又可以擊敗萬層樓了？」

常掛珠還沒有反駁，歐如神已嘆了口氣，道：「你們任何一人，現在都可以擊敗萬層樓，而且還會不費吹灰之力，簡直就是易如反掌。」

呂足金呆了一呆，繼而又苦笑，說道：「你別跟咱們鬧這種玩笑了，咱們就算有三頭六臂十八條腿，也萬萬不是他的對手。」

「非也非也，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歐如神連忙搖頭不迭，道：「萬層樓不錯武功蓋世，就連『茹毛飲血鬼獨夫』練驚虹那樣的高手，也不敢貿貿然稍攖其鋒，但現在，就算是一個不懂武功的村夫，也可能一下子就把這位萬教主當場擊斃！」

呂足金大爲驚訝，道：「這是什麼道理？莫不是萬層樓患了重病不成？」

歐如神道：「那也差不多了。」

「什麼叫差不多，是患了重病就是患了重病，不是就是不是，求求你別把話兒說得模稜兩可好不好？」

歐如神道：「萬教主沒有患病，但却比患病還更悽慘得多。」

呂足金冷冷一笑，道：「他出了什麼事，難道像他那樣的高手，還會練功走火入魔嗎？」

歐如神道：「給妳說對了，萬教主的確是練功走火入魔，現在連半點武功也不能使出來。」

呂足金陡地一呆。

「是眞的？」

「半點不假。」

「這太妙了，正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呂足金怪聲地笑了起來。

歐如神臉色一沉，道：「呂大姐，現在並不是幸災樂禍的時候！」

呂足金冷冷一笑，說道：「這就好笑啦，難道還要咱們去帮他恢復一身武功不成？」

歐如神道：「帮是要帮的，但却不是帮助他恢復一身功力，因爲這並不是咱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呂足金皺着眉，道：「咱們要怎樣帮法？」

歐如神說道：「帮助萬教主對抗天恨帮！」

「笑話！」呂足金冷冷一笑，道：「天恨帮大戰神通教，這正是求之不得的妙事，這兩大邪派打得越燦爛越好，爲什麼還要去帮助萬層樓？」

歐如神道：「妳可知道，神通教早已一分爲二？」

「一分爲二？這豈不是鬧內鬨了？」

「正是，西府勢力日益坐大，萬層樓這個教主，也許早已名存實亡！」

「西府的老大又是何方神聖？」

「據說是一個女子。」

「一個女子？」呂足金初時一呆，接着却哈哈一笑，對白世儒道：「小白，你聽見了沒有？老娘早就說過，女人不是好欺負的！」

白世儒嘆了一口氣，說道：「聽見了，正因如此，所以許多男人都變得十分倒楣。」

呂足金吼叫起來，兩眼嚴瞪着他：「這是什麼意思？」

白世儒忙道：「沒有什麼意思，妳千萬別誤會我在說妳！」

「諒你也沒有這個胆子！」呂足金一發起脾氣，那副樣子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但她細心起來的時候，却也別有一番風韻，其實，她的樣子也不算醜陋，只是作風粗豪，一般人都會有吃不消的感覺而已。

歐如神瞧着呂足金，忽然嘆了口氣，道：「神通教的事，局外人也許很難可以深切瞭解，但萬教主若一旦倒下去，得益最大的，就是西府羣邪，還有天恨帮的恨帝。」

呂足金咬着牙，道：「恨帝不是個好東西，他比萬層樓還更可惡千萬倍。」

歐如神道：「妳知道就好了，所以，恨帝越是想除掉萬教主，咱們就偏偏不讓他如願以償！」

呂足金不由點了點頭，道：「不錯，你越說越有道理。」

常掛珠淡淡一笑，道：「不是越說越有道理，而是本來就很有道理。」

呂足金沉默了一會，道：「那麼，咱們以後應該怎辦？」（未完・四十二）

魔域赤子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祖聰、凌英英困在千潯的深谷下，殘而不廢的老怪雖然把他們救醒，但所作所爲都悖常理，不近人情，其目的想重出生天，又怕林祖聰不答應，諸多制肘他們兩人的行動，林祖聰遵照他意願冒險先上山谷，找到以前綠林豪雄海山關等人，經過解釋之後，關於「神鼎眞經」的傳說，是一個異人將畢生所學和各派的武學，全錄在眞經內記載，藏在秘密地點，留贈有緣人……自始武林中每隔一段時間便掀起尋經熱潮，這次適逢其會，又未找到。經過海山關的協助，林祖聰將繩子吊下，將老怪和凌英英救上來，但老怪心術不正，對他們諸多制肘……

挾持入潼關　激怒華山派

「這又何必『暴殄天物』？」老怪笑道：「老子只要你們陪我下山！」

林祖聰道：「只是這樣？」

老怪格格笑道：「最好能買輛馬車給老子，再陪我進關，到了中原，老子自有朋友接應，何須再用你們兩個飯桶！」

「誰有錢替你買馬車？」

老怪笑道：「這種小事，難道還要你們担心？快走，老子已很久沒聞過酒味了，如今酒虫在腹內作反，快快！」

林祖聰走過去，凌英英泫光欲滴，輕聲道：「你……陪不陪我進關？」

林祖聰本來想告訴她，他陪她下山，便分手去找師妹，如今見她楚楚可憐，英雄感頓生，毅然道：「我陪你到老怪離開你爲止！」

凌英英第一次忍不住心頭的感動，投進林祖聰懷中飲泣起來。「林大哥，你……是個好人！」

老怪道：「有什麼情話等晚上才在床上說吧！」

凌英英這才醒起老怪就在身旁，羞得無地自容，林祖聰更是手忙脚亂地將凌英英推開，忙不迭地道：「咱們沒有情話可說！」

凌英英被他推開，自尊心受損，更加悲從中來，扶壁痛哭。林祖聰道：「凌姑娘，別哭了，咱們快下山吧！」

他不勸猶自可，一勸之下，凌英英哭聲更響。林祖聰手足無措地道：「你再哭，連我的心也亂了！」

「誰要你假關心？你滾吧！」凌英英恨恨道：「你這醜八怪，我以後不會再見你！」

林祖聰心想：「你喜怒無常，嬌生慣養，跟師妹差得遠了，我也不想見你！」他爲人厚道，這種話却說不出口。

老怪冷哼一聲：「小林，人家不要你這個丈夫，你還站着作甚？嘿嘿，你以爲人家眞的看上你？她不過利用你罷了！」

凌英英怒道：「我利用他什麼？」

「利用他帮你逃出生天，利用他保護你！哼，假如你不是落難，相信你連話也懶得跟她說！」

凌英英粉臉發熱，訕訕地說不出話來，林祖聰道：「我對凌姑娘根本……沒有……什麼…我不懂說什麼大道理，你也知道人生有困難的時候，應該同船……共什麼的！」

凌英英輕聲道：「是同舟共濟！」

「不錯是同舟共濟！」

老怪道：「老子失去雙臂，日常生活起居甚不方便，你肯同舟共濟麼？如今老子想吃一頓好飯，你肯帶路麼？姑娘，你眞要趕小林麼？」

「我……脚長在他身上，我趕得了他麼？」

老怪道：「好，走吧！」

林祖聰自然不會帶他們去七星寨，於是繞路下山，三人耐着飢渴，下得山來，已是半夜。也幸而如此，否則以他們此刻的怪模樣，不被人當作「奇珍異獸」圍觀才怪！

三人直入子午鎭，此刻正是四五更天時分。老怪來到一棟宅子前，忽然道：「你們等等，老子去買幾件衣服！」他身子如一根會飛的棒子般，飛進宅裏。

過了一陣只見他口中咬着一個布包袱躍了出來，道：「找個地方換了衣服再說吧！」

三人換了衣服，便到一家客棧歇脚，夥計剛醒來，見立即有客上門，笑逐顏開地招呼。老怪道：「弄些酒菜來！」

小二哈腰道：「您老請原諒，廚子還未上班！」

「那就先備些熱湯吧！兩個房！」

凌英英忙道：「開三間！」

老怪瞪了她一眼，道：「嫁了人還害什麼羞？」

小二道：「眞不巧，小店只剩兩間空房！」

凌英英沒奈何只好跟林祖聰進房。一忽小二送水進房，林祖聰說道：「你先洗吧！」

「你……你在房內叫我怎洗？」

「如果我出去，被老怪發覺，只怕又要生出事來！」

凌英英只道他有意佔自己的便宜，正想發作，但林祖聰已經道：「有啦！我先上床，放下蚊帳就行！」他脫了靴子鑽上床，放下蚊帳，因爲冬天蚊帳是粗布所造，厚厚的，看不到外面的情況。

凌英英猶疑了一下，道：「假如你敢偷看，我便剜下你的眼睛！」

林祖聰淡淡地道：「我如果要看的話，在絕谷中早可以看得到了！」凌英英覺得他說得有理，便放心洗滌，待她梳洗完畢，穿戴整齊，便去喚林祖聰，沒想到林祖聰因爲累了一整天，一躺下床便已睡着了，凌英英心頭不悅，只好自己呼小二將澡水拈出去。

俄頃老怪已來拍門，凌英英喚醒林祖聰，林祖聰開了門，老怪道：「老子餓了，快去吃飯！」

大清早沒酒喝，三人找了一陣才找到一家麵店，叫了三碗鹵麵，老怪武功雖高，但雙臂已殘，吃喝甚是不便，要勞動林祖聰餵食，他連吃兩碗麵，林祖聰才有機會自己進食。

林祖聰雙手掌心皮肉破裂，拿筷子已甚不方便，還得餵老怪，心中甚不高興，可是又奈不了他何，只好忍氣吞聲！

當他們吃麵時，店外有人探頭探腦，三人都沒留意。老怪不斷催促林祖聰。「快吃，吃飽之後，去買一輛馬車！老子有銀子！」

林祖聰沒好氣地道：「我累得很，休息一天才上路吧！」

老怪冷冷地道：「如今你是主人還是老子？」話音剛落，店外忽然湧進五六個持刀大漢，將他們團團圍住。老怪哈哈笑道：「好極了，送銀子的人來了！」一個穿藍衫，年約二十五六的漢子問道：「你們是不是到曹宅打刦傷人？」

林祖聰道：「誰姓曹的，咱們不認識，也沒去打刦傷人，請勿誤會！」

「誤會！」藍衫漢子指着他身上的衣服，冷笑道：「你如今身上穿的這套衣服，分明就是少爺的表哥的！還敢狡辯！」

老怪冷冷地道：「老子素來敢作敢爲！不錯，是老子強迫一個像冬瓜般的胖子，送給老子的！」

另一個持刀的青年大喝一聲，道：「分明是……」

老怪截口道：「是什麼？老子早就認了！」

林祖聰急問道：「你不是說是買來的麼？」

老怪冷笑道：「老子也想買，奈何身上沒有銀兩！喂，你們是那裏來的？」

藍衫青年道：「在下乃華山派弟子林湛，老怪你是什麼東西？他仗着人多，又

見老怪雙袖空空盪盪，似是殘廢，胆子頓大，說起話來殊無忌憚！

老怪眉宇間閃過一抹殺機，道：「你師父賴英揚才有資格請問老子的名諱，不過老夫可以替你們介紹介紹！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林祖聽林大爺，這位姑娘是『中原大俠』凌天鳳的千金，料你們都有個耳聞他們却是帮兇！」言畢一陣怪笑。

凌英英又羞又怒，嬌聲叱道：「你胡說！」

老怪道：「老夫胡說？你不是凌天鳳的女兒麼？」

「誰是你的帮兇……」

「好得很，現在你將身上的衣服除下來，交回給他們吧！」

林湛等人當然未聽過林祖聽的名，但凌天鳳的名可是如雷貫耳。當下道：「念在大家都是同道的份上，咱們也不計算，你將銀子交出來，再到曹宅向我舅舅道個歉，大家拉倒！」

老怪桀桀大笑。「小子，你說話跟放屁一樣，若果換作在以前，你舅舅一家早已死清光了，老子只拿他兩百兩銀子，已便宜了他！」

那持刀的青年道：「林大哥，不必跟他們廢話，他不肯去，咱們縛着他去，到時莫說道歉，要他叩頭，他也不敢說個不字！」

林祖聽見老怪臉上殺機滿佈，忙道：「你們不是他的對手，快走吧！」

林湛冷哼一聲：「小子，你是帮兇，自然也少不了你，亮兵器吧！」

林祖聽雙手亂搖：「我不想跟你打！最多我脫下這件上衣還給你吧！」

林湛只道他瞧不起自己，不由怒喝一聲「看劍！」長劍指向林祖聽胸膛刺去！

林祖聽及時閃開，華山劍法以雄奇見稱，大開大闔之下，變化不失奇幻，林湛一劍落空，第二劍使一招「老君犂地」，攻向林祖聽下盤！

林祖聽又向後一退，不料撞及椅桌，登時摔倒！

林湛大喝一聲，手腕一直，劍尖直刺林祖聽的胸膛！林祖聽心想，我只不過要了你表哥一套衣服，也用不着殺人！

心念未了，劍已將及，林祖聽內功雖强，可惜老怪只求他能爬上峭壁助他脫困，並無敎他發揮的方法，因此一臨陣便手忙脚亂！心急之下，雙掌翻上一合，夾住劍脊！

林湛連刺兩下都不能突進分毫，心頭大駭，又用力往懷內拉動，林祖聽掌心皮肉破裂未瘉，力夾之下，痛入心肺，禁不住用力一拗，只聽「啪」的一聲响，長劍已自中而斷！

說時遲，那時快，林湛驟失重心，身子猛退，被椅脚一絆，亦跌倒地上！

林祖聽急忙爬上來，道：「對不起，我可不是有意弄斷你的劍的！」說着伸手要去拉林湛，林湛揮着斷劍向林祖聽就劈去！

凌英英叫道：「傻子，快閃！」

林祖聽料不到他會劈殺自己，一呆之下，已來不及閃避，在生死繫於一綫之際，他一拳搗出，由劍隙中突進，正中林湛的手腕！

林湛大叫一聲，拋劍握腕在地上連滾帶爬而退，嘴上叫道：「小子，咱們華山派跟你這樑子是結定了！」

另一方面，那幾個大漢不是被老怪踢翻，便是被他以「噴核」絕技射中穴道，僵立當場，不能動彈，另外一個漢子拉起林湛，狼狽而逃！

老怪哈哈大笑，他拋下一錠銀子，道：「小二，這是賠給你們的！」他走到那三個被他封住穴道的漢子面前，以脚代替，將他們懷裏的銀両，全部踢出來，據爲己有！

麵店裏的夥計，幾時見過這種場面？嚇得目瞪口呆，連銀子也不敢過來收，老怪道：「走吧！」

× × ×

一輛半新不舊的雙套馬車在大路上奔馳，車軾前坐着兩個青年，駕車的是個眉骨上只有兩道疤痕的醜漢，旁邊那位却如玉樹臨風，濁世翩翩佳公子，這兩個正是林祖聽和凌英英！

馬車在水營至華陰之間行駛，離開潼關已不遠，時已近午，但北風仍烈，吹得凌英英一張粉臉紅撲撲的，林祖聽附耳道：「凌姑娘，你進車廂避避風吧！」

凌英英雙眼無神地望着前路，輕輕搖着頭，車廂裏傳出老怪的聲音：「路上若有吃喝的地方便停車！」

灰雲越壓越低，風漸漸小了，但林祖聽却知道快要下雪了，幸而路旁便有一座酒寮，老怪聞見酒香，便已叫道：「將車停在酒館外，這種天氣，沒有女人，還能不喝酒麼？」

這幾天都是由林祖聽駕車，他早已能掌握御車之術，「呀」地叫了一聲，輕輕勒轠，馬車便停在酒寮外面。一個小子便迎了出來：「大爺，馬匹要不要上料？」

老怪穿一襲羊毛襖子，自車廂裏跳了出來，道：「廢話！」他大模大樣走進酒寮，問道：「掌櫃，有什麼下酒菜？」

「鹵肉、鹵蛋、醬牛肉、風乾鷄肉、鹽炒花生。」掌櫃親自過來招呼。

老怪說道：「每樣先來一碟，一罈好酒！」

凌英英問道：「有沒有麵？」

「公子，咱們不賣麵，只有燒餅和肉包子！」

老怪說道：「都來一些，不會短你的錢！」

俄頃，桌上已堆滿了食物，老怪肩頭一聳，右邊那隻空袖子如鞭子般打在酒罈口上的封泥，泥碎紙裂，林祖聽不用他吩咐，便替他斟了一大碗，再抓起碗，端到他嘴前，老怪運功一吸，碗未觸及他的嘴唇，酒已如箭一般，飛進他的口裏，直下腹中！

老怪道：「好！這是二十年的高粱，老子好久未喝過了！小林不用你，把酒罈推過來！」

林祖聽依言將酒罈推到他的面前，老怪往罈口一吸，又喝了滿滿一口，舒了一口氣，瞇起雙眼，狀甚愉快！

掌櫃及店小二見他這樣子喝酒，驚駭得張大了嘴巴。

老怪又道：「先來一塊鷄肉，再來醬牛肉！」

這些天來，林祖聽服侍慣了他，早已痳木了，依言挾着菜來餵他，凌英英覺得他甚可憐，可是愛莫能助。

「鷄肉不錯，再來！」

林祖聽忍着飢餓，又爲他挾了一塊鷄肉，凌英英見他那副窩囊相，忽然心生討厭，要是嫁給這樣的男人，她寧願到尼姑庵裏落髮！

心事一動，腦海中立即泛上一個穿白袍的青年，劍眉星眼，風流瀟洒，心中暗道：「不知溫公子是否還到我家走動？」

溫公子是河南許昌府台大人的二公子溫劍南，他雖是官宦子弟，但師父却是武林中人，自小隨師學得一身武功，是河南省的年青高手，甚得凌天鳳的器重。

溫劍南知道凌家有女初長成，常到溫家走動，凌天鳳也有意將女兒許配給他，只是溫家沒有派媒人來提親，凌天鳳亦自不甘貶身份，反向溫劍南暗示！

老怪酒興大發，不斷喝酒，道：「小林，你自己吃吧！老子要吃自會叫你！」

林祖聽粗糲砥食慣了，抓起燒餅和肉包子便往嘴裏塞，對那些肉食看也不看一眼，凌英英又覺得他甚爲可憐。

老怪低頭一吸，盤中的花生立跳上幾顆，他含在咀巴便嚼之，剛吞下肚，又見他再低頭吸了一口花生，輕聲道：「小心，外面來了許多人！」

凌英英轉頭望去，只見人影幢幢，心中忖道：「不知是不是爹爹來了！」林祖聽希望快點送老怪到中原，便可恢復自由身，不想在路上多阻碍，但凌英英倒希望父親或者父親的朋友，在半路救出自己！

老怪道：「小林，快多吃一點，這些人不比林湛！」

他耳目靈敏，林祖聽素來佩服，當下又塞了一個肉包子到嘴裏。

只聽外面傳來一個清朗的聲音：「華山派掌門師弟康文丹要在此處理一件案子，酒客裏閒雜人等，吃飽便請離開！」

酒寮之內，除了老怪他們三個之外，只有四五個食客，當下都忙付帳離開。老怪哈哈笑道：「何物康文丹，竟然趕掉人家的顧客，華山派一向都這般野蠻麼？」

門口灰影一閃，已多了一個蓄短鬚的灰袍劍客。此人眉目清秀，五官端正，身材頎長惹人好感。但見他拱手道：「在下華山派康文丹，請問閣下貴姓大名？」

老怪大笑道：「你連老子是誰也不知道，便來挑戰？華山派在老子眼中，只不過是批猴子！」

康文丹背後的幾個青年都叫罵起來，但康文丹仍沉着氣道：「聽說閣下在子午鎮，先强搶民財，繼而毒打本門弟子，還出口汚辱敝派，可有這回事？」

老怪道：「老子如今否認，你們也不會相信，事實上先動手的是貴派弟子，不信請問凌姑娘！」

康文丹轉頭問道：「姑娘眞的是凌大俠的千金？怎地會跟這老魔在一起？」

老怪心中暗暗好笑：「這廝看來聰明，却原來是個獃子！」當下笑道：「這位是老子的記名弟子林祖聽，凌姑娘是他的老婆，她跟老子關係不淺，跟着老子有什麼稀奇？」

凌英英急道：「康叔叔，他胡謅，你……你不要聽他說，姪女是被他挾持的！」

老怪又是一陣大笑：「老子幾時挾持你？你到今天大可以跟姓康的走哇！」

凌英英見識過老怪的武功，覺得其武功造詣，猶在自己父親之上，不知這康文丹能否敵得過他，假如自己貿貿然跑過去，等下康文丹護不住自己，又被捉回來，只怕要多受凌辱，再者自己身子被老怪下了獨門禁制，假如康文丹不能解制，豈不又是一條死路！

有了此兩層顧慮，使她猶疑不決，端坐不動，康文丹道：「凌姪女，你過來，不用怕他！」

老怪桀桀笑道：「你說不怕，爲何自己不過來！」

這句話迫得康文丹臉上掛不住，低聲對下輩交代幾聲，便道：「閣下咄咄逼人，在下也不客氣了，請！」

老怪只顧喝酒，好像沒聽見他的話，康文丹遭此冷眼，就算是泥人也有土氣，他輕哼一聲，身子倏地飛前，人在半空，長劍已經出手！

這一劍，正是當日林湛用來對林祖聽的那一招，但速度與氣勢，不可同日而語，長劍一出，便激得空氣「嘶嘶」作响！

老怪忽然離座飛起，右袖像蛇兒一般，居高臨下，向康文丹面上掃去！

康文丹左掌一拍，震開袖子，足尖在櫈子上一點，如蒼鷹般飛起，長劍指向老怪的胸膛！

他的反應、劍法、輕功以及內功，無一不臻一流，可是老怪雙臂雖殘，一身功力仍足以驚世駭俗，只見他凌空仰身，上身向後翻去，雙脚一蹬，登時將劍踢歪！

康文丹喊聲好，左掌挾勁掃下，老怪去勢加快，橫飛丈餘落地，康文丹那一掌又落了空！

這時候，康文丹體內的眞氣已濁，難以停空，身子冉冉降下，他經驗豐富，生怕對方會趁自己脚步未穩取得先機，是故先下手爲强，順勢一招「隕石墜空」，劍尖急刺老怪的頭顱！

老怪雙脚剛點地，未及喘氣，劍風已到，他左袖飛捲，迎向長劍！袖子在他內力激發下，似鐵石堅實！

「錚」的一聲，長劍震開九寸，康文丹心知要糟，身子向側翻落！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老怪小腹凹下，張嘴噴出一股酒箭，直奔康文丹面門！

康文丹只覺眼前一花，酒味撲鼻，極力騰挪，頭面避得過，上身不能倖免，刹那間，酒箭全噴在他身上，一襲灰袍登時濕了！

康文丹落在地上，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他在林湛派人用快馬遞送的信中，雖知老怪武功不凡，但萬料不到，自己在幾個照面之下，便吃了大虧，一時之間，呆在當場，好不尷尬。

老怪笑道：「乖兒子，老子這自釀高粱酒，味道好不好？」

康文丹抖一抖身上的酒漬，長劍斜擧，道：「動手！」立即又向老怪撲去。

老怪只道他向自己打招呼，不料康文丹是通知門下弟子向林祖聽動手，以及搶人！

林祖聽見他們一齊向自己衝過來，大

驚道：「有話好說，千萬別動武！」

一個藍衫青年道：「你這小子是惡魔的徒弟，也不是好東西，殺了你也不冤！」他揮劍向林祖聰斬去！

林祖聰抓起一張板櫈一格，「篤」的一聲，劍刃斬在板櫈上，深深陷進木裏！

林祖聰叫道：「娘子，你快向他們解釋一下！」原來老怪目光如炬，很快便發現林祖聰與凌英英未有夫婦之實，是故强迫他們一直要以娘子和相公互稱，否則便要迫他倆，在他面前洞房，林祖聰與凌英英懾於淫威，只好屈服，此際，林祖聰心頭一急，當着外人也稱她娘子！

凌英英不及解釋，便道：「這位師兄，相……他眞的不是老怪的徒弟，咱們是被他挾持的！」

黃衫青年半信半疑地道：「凌姑娘，你這句話是眞的？」

凌英英心頭不悅，但此刻有求於人，仍然低聲下氣地道：「是眞的！」

黃衫青年道：「他當日打了林湛師弟一頓，要咱們放過他也行，除非他也給咱們打幾拳！」

林祖聰伸出右掌亂搖，道：「我沒打……」話未說畢，忽覺手臂肘尖關節一痲，經脈內的眞力，倏地激發，手臂不由自主地猝然伸直，「蓬」的一聲，結結實實擊在黃衫青年的胸膛上！

黃衫青年毫無提防，被打得連連退後了幾步，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身子也搖搖欲墜！

變生肘腋，林祖聰與凌英英都是一呆，華山派弟子大叫一聲，舉劍便砍，林祖聰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動手，只好揮動板櫈擋格。

一個滿臉于思的青年喝道：「這婆娘也不是東西，用話誆騙黃師兄，才讓這小子得手的！」他閃出戰圈，改向凌英英刺去！

凌英英沒有兵器，只好學林祖聰抓起板櫈招架！那漢子劍法兇悍，他恨透了凌英英，招招都指向其要害，凌英英幾次身手受傷，忍不住叫道：「我是凌天鳳的女兒，又怎會助惡魔？你且聽我解釋？」

那漢子喝道：「等你死了才向閻羅解釋吧！」一招「華山壓頂」，長劍掄頂當作大刀使用，直劈下去！劍風呼呼，凌英英板櫈一橫，擋在頭上！

「篤」的一聲，劍刃砍在板櫈上，凌英英正想解釋，忽然，一顆花生米射在她右腿彎上，她如觸電般，右脚抬起，由于距離和角度恰當，正好踢在那漢子的下陰上！

只聽那漢子慘叫一聲，拋劍踣倒，痛得在地上滾來滾去！

「他奶奶的，凌天鳳的女兒，竟然招呼洪師弟的子孫根！凌天鳳前生作孽才生了這麼一個淫婦賤人！」另一個青年挺劍向凌英英刺去！

凌英英心房猛縮，知道這個漢子根本沒法在這種情況下解釋清楚，唯有繼續揮板櫈應付！

林祖聰少了兩個對手，輕鬆不少，他跳躍閃避，加上一張板櫈，盡可敵得住三個人！

另一方面，康文丹在老怪的强攻下，亦處于下風，老怪雖然沒有手臂，但那對袖子和脚上的功夫，依然不能小覷！

康文丹長劍連施絕招，都無濟于事，眨眼間，他手腕吃老怪袖子掃了一記。只覺火辣辣的疼痛，幾乎連劍也抓不穩！他咬一咬牙，知道今日不行險着，難於善了，便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一味强攻！

老怪被他攻了七八招，又站穩了陣脚，冷笑一聲：「你這是找死！」

話音剛落，他左脚飛起，直蹬康文丹的心窩，康文丹暴喝一聲，長劍一挽，斜刺對方心房！

那知老怪正欲他如此，只見他單足一旋，堪堪避過長劍，停在半空的左脚，改踢康文丹的臂彎。

這一招不但快速，而且怪異，康文丹手臂被踢個正着，長劍脫手飛出，射進横樑，由于力道强勁，劍身兀自晃動不已，發出「嗡嗡」之聲！

康文丹一躍而起，伸手向劍柄抓去，老怪雙袖飛捲康文丹頭面，康文丹擧臂發掌，震開袖管，只見老怪嘴微張，一顆花生飛出，正中康文丹「足三里穴」，康文丹雖然抓到劍，但下地時，雙脚一軟，跌坐地上！

老怪怪笑一聲，標前幾步，左袖右脚齊發！康文丹雙脚不聽使喚，心頭大駭，長劍急刺老怪右脚！

老怪右脚只是個幌子，一踢即收，左袖過處，已將康文丹掃倒，康文丹還未轉身，後腰痲穴又被花生射中，登時不能動彈！

老怪放倒了康文丹，便向華山派弟子走過去，他無需動手，只用「噴花生」便控制了局面，一個姓周的弟子，悍不畏死，長劍急斬林祖聰的頭面！林祖聰見他這一劍兇猛，雙手持板櫈擧起招擋！

不料老怪又噴出一顆花生米，正中林祖聰的左臂關節，林祖聰左手指不由一鬆，那張板櫈擋開長劍之後，因爲少了一手把持，力度不勻，板櫈左邊兜擊過去，正中周姓漢子的腦門，只見他雙脚磨蹭了兩下，沒能站穩，頓時跌倒地上！

其他華山派弟子見狀立即抽劍欲逃，却讓老怪飛身攔在門口。「你們師長倒在地上，居然只顧自己逃命，而捨他不理，這算是名門正派的作風？哈哈！」

那幾個華山派弟子臉臉相覷，都臉有赧然之色，老怪問道：「想不想活着返回華山？」

幾個華山弟子齊聲道：「希望老前輩開恩！」

老怪又是一陣大笑，道：「老子只要你們做兩件事，便可放你們一條生路！」

黃衫青年被林祖聰一掌打得重傷，內心害怕之至，這時候大聲道：「莫說二件，就是十件，咱們也答應！」

「你們都認爲老子是惡魔麼？」

黃衫青年道：「這只是康師叔和林湛叫的，咱們是師命難違……咳咳……其實老前輩行事光明磊落，武功又是天下第一，將來武林若有盟主，老前輩是最佳人選了！」

凌英英聽得目瞪口呆，她萬料不到號稱名門正派的華山派弟子，竟會說出這樣子的話來，就連林祖聰也覺得心中甚是難受。

老怪大笑，得意莫名。「老子武功天下第一，華山賴英揚又算第幾？」

黃衫青年目光一瞥，忙又改口：「不不，是老人家第一，他當然是第二！」「你老人家的高足第二，你老人家高足的媳婦兒第三，賴英揚充其量只能得第四！」

其他華山派弟子也獻上諂辭，什麼老前輩英明神武，什麼老前輩等俠骨丹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老怪道：「好啦，老子已聽膩了，如今老子先說第一個條件，這裏的椅桌是因爲你們才打爛的，該不該由你們賠償？」

黃衫青年道：「應該應該！」

「把你們身上的銀子全部拿出來！」

那幾個華山弟子依言將身上的銀子掏出來，放滿了一桌。「第二個條件，老子不想再見到康文丹的頭髮和鬍子！」

黃衫青年叫道：「師弟們，還不將師叔的頭髮和鬍子剃掉？」幾個華山弟子立即上前將康文丹的頭髮和鬍子剃光。

康文丹氣得一張白臉都漲紅，黃衫客道：「師叔請原諒，大丈夫能伸能屈嘛，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老怪又道：「將康文丹身上的錢也掏出來！」老怪隨後又叫他們將劍也放在桌子上，然後每人「賞賜」一粒花生米，道：「兩個時辰之後，你們的穴道便會自解，小林，英兒，你們每人挑一柄劍！」

林祖聰道：「人家的東西，我……不拿！」但凌英英却挑了兩柄，塞了一柄給他，還向他打眼色，林祖聰只有接過，隨手懸在腰上。

老怪又叫凌英英收了桌子上的銀子，道：「咱們去吧！」

到酒寮外面，見有許多馬匹，老怪挑了兩匹駿馬，將自己的那兩匹劣馬換上，然後踢跛華山弟子坐騎的馬脚，哈哈笑道：「咱們上路去吧！」

× × ×

馬車經過華陰縣，此處靠近華山，林祖聰和凌英英都害怕華山派會來挑衅，不料竟然風平浪靜，一直抵達潼關。

這天，到達陽平，已是黃昏，老怪下令停車休息，三人吃過晚飯，各自進房休息。

林祖聰依慣例，將枕頭和被子搬到地上，凌英英一邊卸靴，一邊道：「今天是廿六還是廿七？」

林祖聰搖搖頭，說道：「你問這個作甚？」

凌英英幽幽一嘆。「再過幾天便過新年了，人人都歡天喜地，但咱們却……」她想起家人，眼圈兒又紅了。

林祖聰也嘆了一口氣，道：「不知師父跟師妹去那裏？他們一定去準備過新年的新衣服和食物，啊，凌姑娘，我告訴你，我師妹心靈手巧，她裁縫的衣服又好看又合身，有機會我叫她替妳做一件！」

凌英英冷哼一聲：「姑娘要做衣服，家裏便有裁縫匠，何須勞動你師妹！」一頓，她忍不住又問：「你師妹眞有嫦娥之貌？」

林祖聰正容道：「當然啦，日後你有機會見到她就知道我沒有騙你！」

凌英英冷冷地道：「她既然這般美麗，又怎會看上你？除非她未見過別人的男人！」

林祖聰大聲道：「師妹待我好，那天晚上，她到我……」話至一半，他忽然忍住不說。

凌英英看了他一眼，道：「可惜她不知道你現在這副尊容，只怕以後不會要你了！」

林祖聰好像被人刺了一刀，自地上跳了上來，獰聲道：「你說什麼，我師妹跟你不一樣，她不會計較外貌！」

凌英英想不到他反應如此强烈，見狀吃了一驚，噘着嘴道：「你是什麼脾氣？要吃人麼？你師妹再好也沒用，老怪捨得讓你走麼？」

林祖聰仍然憤憤不平，道：「如果不是因爲你，我早走了！」

「我正要跟你商量這件事！」凌英英咬着唇道：「你說老怪是不是眞的在我身上下了禁制？」

林祖聰瞪着她。「我怎知道，如果你沒有事，我明天就走！」

「你……你先別走，你帮忙我，我日後會叫爹送錢給你！」

「我才不稀罕，我寧願返回五老峯，耕田種菜！」

「人家跟你商量正經事！」凌英英道：「我身體覺得沒有什麼不對，也許是老怪騙咱們的，但我又有點担心！咱們想個辦法試探老怪的口風！」

話音剛落，老怪的聲音已自外面傳來：「不必試探了，老子沒有騙你！其實你要在一個月後才發作，老夫怕你一時看不開自殺，所以才說七日，七日之後，又說再七日，只要你們送老子到洛寧，老子便替你解開禁制，隨你們去留！」

林祖聰道：「爲什麼要去洛寧？」

「因爲那裏有老子的朋友，屆時自有人服伺老子！好啦，你們睡覺吧，老子對你們可亦不錯，你們服伺老子，老子送錢給你們，免得將來分手時，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

林祖聰望着凌英英，凌英英道：「到洛寧後再說吧！」她將得自華山弟子的銀兩，分成兩份，一份給林祖聰。「你替他做了許多事，這份應該給你！拿着吧，日後回家也可以買塊地耕！」

林祖聰想了一下，終於接過銀子，倒頭便睡，其實林祖聰主要還是爲了她才受苦的，若要計算酬勞，凌英英不但無權分一半，而且還得付酬勞與林祖聰！

× × ×

馬車繼續前進，第三天中午便到了陝縣，老怪叫林祖聰與凌英英去買些乾糧和一罈酒。由於已是小年夜，很多店子都關門。兩人找了很久才買到點糕餠和臘肉。

吃過午飯，馬車折向東南，由於洛寧處於淆山與熊耳山中間，路不好走，而且要繞過淆山才能到達，估計需要行走三四天。

到宮前，老怪下令歇一夜再前進，又叫林祖聰去買食物，包括米、鹽，因爲再過去便是山區，可沒客棧飯館。今日是大年夜，老怪特地叫了好些菜和酒，盡興吃喝，林祖聰還不覺得怎樣，但凌英英可難以下咽。

林祖聰道：「娘子，你快吃呀！」

「對，不吃白不吃！」老怪道：「你悲傷什麼?這能怪你麼?誰叫你父親利慾智昏，跟人起哄，去爭什麼眞經！」

凌英英心頭更加難過，老怪又道：「不過這也難怪，老子當日何嘗不是犯了此『病』，才被人暗算，推下絕谷！」

林祖聰不禁問道：「是誰將你推下絕谷的？」

「『雙頭怪魔』龐金城，你們聽過沒有？」

凌英英搖搖頭，心想只聽外號也知此人不是什麼好東西。

老怪道：「只要老子尚有一口氣在，便要報仇！」

「這麼多年就怕他已不在人間了！」

三人吃了飯，歇息了一下，又開始上路。臘月天趕路，可眞不是味道，林祖聰還不覺得怎樣，凌英英幾曾受過這種苦？她用一條絲布包住了臉，只剩一對眼睛，不自覺得冰寒刺骨，本來她可以到車廂裏，但又怕遭老怪凌辱，只好瑟縮在林祖聰身旁，連林祖聰也覺得她怪可憐的！

天不作美，黃昏竟然下起雪來，北風將雪花吹進衣領裏，令人不斷打寒噤，馬車速度更慢，老怪探頭道：「小林，找個地方避風雪！」

馬匹艱辛地前進着，又走了里許路，天已黑了，才找到一座小樹林，林祖聰跳下車，將馬匹連車拉進樹林。

老怪也跳下車，道：「快折些枯枝來生火，小林找幾塊石頭疊成爐子！」

三人忙了好一陣，才卸好馬車，疊好石爐，生起火。凌英英已懂得在爐中添火，什麼也不懂，林祖聰用雪淘米，又切了些臘肉鹹菜，放在鍋內煮飯。

老怪喝了一口酒，道：「今晚的雪一定越下越大，你倆最好多找些枯枝來。」

凌英英道：「我去找！」她折了一大把枯枝回來，飯已煮熟。幸而老怪經驗豐富，碗筷都準備好了，三人裝了臘肉飯，便開始進食，老怪當然還得勞動林祖聰餵食。

吃過飯已是初更，北風越來越凌厲，雖在林子裏，仍不時將地上的積雪刮起。

凌英英身寒，不斷往爐子裏添火，老怪道：「老子上馬車睡覺，小林，你餵馬吧！順便將馬拉過來，要不只怕今晚會凍死了！」

林祖聰又忙了一陣，才弄好一切，叫凌英英倚着馬車睡覺，凌英英道：「太冷了，睡不着！」

林祖聰毫不猶疑，又將外袍脫了下來，遞給凌英英，凌英英向他投過一瞥感激的目光，將他的外袍蓋在身上，倚着車子假寐！

林祖聰恐怕篝火會熄滅，可不敢睡，枯坐無意思，於是在雪地上打了一番拳，出了一身汗，又執劍揮舞一番，他劍法學自畢耀經，錯漏百出。此刻他內力大進，閱歷增廣，自己也發現這套劍法，實在不能在江湖上混，是故練了一陣便放棄！

林祖聰因這套劍法又想起師父及師妹，林祖聰心中充滿疑惑，照師父當日跟丐幫堂主翟通典和伍鍾打鬥的情況看來，師父確是一流高手，但他爲何只教自己這種鼈脚的功夫？他想來想去，只能有一個解釋：畢耀經有一段不足爲外人道的歷史，他恐怕施教平生所學，會從武功上暴露其身份，因此故意如此！

林祖聰突發雄心，再度持劍跳起，揮動起來，每揮動幾招，便停下來思索，希望能補救劍法中的破綻。

不料他揮動長劍的風聲，驚醒了老怪，老怪看了幾眼，忍不住笑道：「傻小子，這是你自創的麼？」

林祖聰不敢說出是師父所教，含糊應之。老怪自車廂裏飛了出來，說道：「念在你我一場相交的份上，老子便指點你一下！」

林祖聰說道：「我是胡亂揮舞，用以禦寒而已，其實我對武功並不太感興趣！武功高又怎樣，像你不是要被困在絕谷中麼？」

老怪冷哼一聲：「你如今已身入江湖，要想退出談何容易？你不去理人，但偏偏別人要來找你晦氣，假如你武功不濟，只會被人殺死，如果練好本領，不殺人也可以自保！」

林祖聰仍然無動於衷，老怪又道：「你不是有俠義之心麼？」

「我……我不懂得大道理……」

「好，老子再問你一句。假如凌姑娘被人欺侮，你救不救她？」

「她是好人，如果給壞人欺侮，我自然要救她！」

「你有本領麼？」老怪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這幾天老子對自己的行爲也覺得奇怪……」

林祖聰道：「有何奇怪？」

「你覺得老子行爲是不是很過份？」

林祖聰想也不想便點點頭，老怪怪笑一聲：「假如你在二十年前認識老子，便會覺得奇怪了！像上兩次林湛和康文丹來尋衅，二十年前，老子必將他們殺個片甲不留！甚至老子連凌姑娘也不會放過！」

林祖聰喜道：「能不殺人，那不是很好麼？」

「也許是那二十年的關係，亦也許……總之老子對你有種親切感，不想在你面前殺人！」老怪目光凌厲地說道：「哼，但你也不可自作多情，以爲老子會立地成佛！老子的宗旨素來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

林祖聰囁嚅地道：「你爲何要制住凌姑娘？」

「如果不是這樣，你肯跟老子到這裏來麼？你肯每天服伺老子麼？」

林祖聰不由默然，老怪又道：「老子本來欲收你爲徒，但看來你是不肯的了，不過老子却要授你幾招救命絕招，你不學老子也要教，算是報答你救老子離開絕谷的恩惠，此後你我便互不虧欠！」

林祖聰聽他說教的是救命絕招，便有點意動：「我學了他的武功，只用來救命，不用來殺人，並不打緊！」當下便默許了。

老怪想了一下，道：「自從老子斷了雙臂之後，在谷中閒着無事，苦思腿上的功夫，如今老子便教你三招腿招，一招用手，再教你三招劍式！這七招武功看來容易，要學得好，可不容易，希望能盡這幾天教曉你，你可要認眞學習！」

「是，我一定認眞學！」

「先教你一式『天馬行空』！」老怪在爐子內添了兩根粗枯枝，讓光綫較亮，才示範給林祖聰看。只見他右腿一頓，身子躍起，左腿凌空踢出，與衆不同的地方是他這凌空一腿並非畢直踢出，而是先來幾個晃子，迷惑敵人，然後才眞正蹬出，而最難的是左腿踢空之後，右腿還能再踢出，如此敵人縱使能避過左腿，也避不開右腿！

老怪一口氣示範了七遍，再詳細解釋，左腿虛式如何因時制宜，如何增減變化，以及運氣換氣的口訣。

林祖聰唸熟口訣，便開始練習，林祖聰的進展，有點出乎老怪的意料，並不是林祖聰突然聰明了，而只是他跟七星寨的「快腿」李高學過腿法。

李高雖名高，但實際上他身矮僅及五尺，因此使出腿功時，經過要凌空躍起，也因此迫使李高苦練凌空飛腿之技。

林祖聰跟李高學過腿法，有此基礎，練習起來，便事半功倍。老怪又授以臨場經驗，最主要的是鎮定和充滿信心！

老怪興緻勃勃，直教至三更才返回馬車，只留下林祖聰在雪地上跳躍踢腿！

林祖聰練至四更才坐在火堆旁，運功調息，此刻他因打通了任督兩脈，內力生生不息，運行了七個大周天，不但疲勞盡消，而且精神飽滿。他正想將內力納入丹田，忽然聽到一陣輕微的「嘶嘶」聲！

林祖聰收功長身，向四處探望，心想大雪夜那裏會有野獸？又見老怪沒有動靜，只道自己聽錯，却不知道自己因爲在運功，耳目特別聰靈！

他見火爐之火將熄滅，忙往爐中添了一把枯枝，就在此刻，他彷彿又聽到那陣「嘶嘶」聲。但由於枯枝被雪水所濕，在火熱下，發出「必必啪啪」的聲音，又將「嘶嘶」聲掩蓋住。

林祖聰仍不以爲意，往爐中吹風，枯枝一下子燃着，火光乍起，周圍一片光亮，就在此刻，老怪已自車廂裏飛了出來，目光一掠，喝道：「滾出來！」

喝聲驚醒了凌英英，她像受驚的兔子跳了起來，奔到林祖聰身旁。

只見樹後走了一大批人來，爲首那人五十不到的年紀，雙目烱烱有神，脚步沉穩，緩緩走前，停在老怪身前一丈。

老怪道：「報上名來！」

「華山賴英揚！」

老怪哈哈大笑，道：「原來是武功天下第四的華山派掌門人大駕光臨，幸會幸會！」

「閣下便是將敝四師弟打傷的那個老魔？」

老怪道：「隨你如何稱呼，老子絕不會計較，你四師弟是不是康文丹？唉，他實在太令人失望了，不知閣下是否也會令老子失望！」

賴英揚背後有位身材奇瘦的中年漢，乃賴英揚的三師弟劉延武，只聽他大喝一聲：「惡魔，你們今夜是跑不掉了！」

「只怕要逃跑的是你們！」老怪道：「有什麼本領，快使出來，讓老子鑑定一下，看賴英揚的武功，是否天下第四！」

賴英揚道：「賴某可沒說過這等狂妄的話！」

「這是你那些徒子徒孫吹嘘的！」

劉延武訝然問道：「那麼武功天下第一的又是誰？」

「華山派弟子說老子武功天下第一，我這僕人天下第二，他媳婦兒第三！若不是他們善於拍馬屁，那次老子早將他們殺個片甲不留了！華山派的弟子都是識時務的俊傑，難怪能厠身九大門派之列！」

賴英揚臉色十分難看，喝道：「上，一個也不要留，免得殆害武林！」

劉延武抽出長劍，向老怪攻去，老怪連閃三劍，見林祖聰也被人圍住，便叫道：「小林，你不殺人，便要被人殺死！」

凌英英道：「賴掌門，姪女凌英英是凌天鳳的女兒，請救我！」

賴英揚冷笑一聲：「你已嫁那姓林的小惡魔，自甘墮落，還有臉指出凌天鳳的招牌！」

凌英英急道：「賴掌門，姪女是被迫的，而且姪女也還未許人！」

「那就是苟合了！」當日曾在酒寮鬧事的一位姓朱的弟子叫道：「那天這小子曾叫你娘子，你並沒有反對！證明你們已有夫婦之實！」

林祖聰道：「沒有沒有，我喜歡的是師妹，不是她！你們莫寃枉她！」他說話分神，幾乎着了一劍。

凌英英尖聲叫道：「華山是名門正派，怎可單憑表面便判斷一個人？」

賴英揚雙眼注視師弟跟老怪的惡鬥，看也不看她一眼，冷冷道：「咱們替凌兄清理門戶，即使他知道也會感激敝派！」

華山弟子有了他這句話，再無顧忌，抽劍向凌英英攻去！林祖聰見他精神恍惚，便殺至她身邊，道：「凌姑娘，如今先保住命，日後見到令尊，便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一個華山派弟子哈哈笑道：「不錯，這才是同命鳥，不是同林鳥！」

凌英英大怒，也抽出劍來抵禦，兩人以寡敵衆，形勢岌岌可危，一個華山弟子去到馬匹旁邊，忽然抽劍斬頭，一匹馬的馬首應聲落地！馬首雖然落地，但馬兒仍然蹦跳不已，脖子斷口鮮血泉湧，另一匹馬驚得猛地長嘶，轉身以後脚踢之！

那華山弟子及時閃開，飛身掠前，一劍劈落，喝道：「他奶奶的，連畜生也敢戲弄我華山弟子！」

這一劍沒有劈落馬首，只劈落半張馬臉，鮮血狂流，馬兒不斷蹦跳嘶叫，可惜馬韁繫在大樹上，沒法掙脫，看情況甚是痛苦！那華山弟子拍掌大笑：「你敢踢少爺，就讓你流盡鮮血，慢慢地死！」

這情景和他說的話，全落在林祖聰的眼中和耳中，他內心忽然升起一股怒火，倏地大喝一聲，長劍用力一撩，格開兩柄劍，只見他凌空跳起，左脚一蹬，正好踢着一個華山弟子的顏面上！

只聞一聲慘呼，那弟子連退幾步，捂臉倒地！

此刻林祖聰內力之强，不亞于賴英揚，他凌空輕吸一口氣，借那一踢之力換了一個身法，左脚向另一名華山弟子踢出！

（未完・七）

易水寒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五趕車載住劉獨峯、戚少商趕路，以爲可以脫險，可是遇到了泡泡，劉獨峯知道又遇上了九幽神君，他幻變了無情坐的轎子，聲音也彷似無情十足，只見鐵劍童子日露碧光，遞上無情印鑑，張五代接，中了毒傷倒下，劉獨峯彎弓搭箭射入轎中，以爲傷了轎中人，殊不知九幽老怪誘他窮追，結果劉獨峯和無情誤會廝殺，兩敗俱重傷，端坐在樹椏上，九幽老怪已佈下陣勢，留下弟子龍涉虛、英綠荷、鐵蒺藜、狐震碑四人收拾殘局，對付他們三人，戚少商擊敗泡泡趕來，攔截四人，不愼被龍涉虛抱纏，飛劍阻止狐震碑去殺劉獨峯和無情……

悔不當初·善後將來

龍涉虛已用力抱住他，正運「金鐘罩」的活門氣功要把戚少商全身骨骼震得節節碎裂！

戚少商因分心而先勢盡失，只有強運「一元神功」力抗！

就算在這緊急關頭，他仍是分心。

分心於樹上無情與劉獨峯的安危。

分心於與英綠荷困戰「銀劍」中的生死。

分心於在馬車中張五的存亡。

分心讓他更感絕望……

他的劍甫一擲出手，鐵蒺藜就迎空飛追！

他在半空追上了劍，一兜腕把劍抄在手裏，一個空翻，邊笑道：「好一把劍，謝了！」人又落回馬車旁，正在仔細把玩手上的青龍劍。

狐震碑飛身上樹，冷笑道：「捕神劉獨峯，名捕無情，你們也有今天！」說着緩緩推出雙掌。

他以「隔空破山掌」遙擊二人，心中也着實對二人的聲威存有懼意，縱明知二人受傷極重，決無抵抗之力，但他一向謹愼小心，仍不敢貼近於這兩大高手，以免冒險。

他一面發掌，一面防着劉獨峯與無情的反擊，也提防戚少商的攔擊。

戚少商果然出擊！

他飛劍投來！

狐震碑一見來勢，立時收掌，心忖：久聞戚少商有一柄「青龍劍」，先奪了下來也算檢了便宜。

沒料半途殺出個程咬金。

鐵蒺藜把劍截去。

他素知這一干師兄弟們的脾性——誰得了好東西，決不會讓給任何人！

他心中暗恨，只好又擬推出雙掌，殺掉劉獨峯與無情，是大功一件，此大功當然是四人都有份；但這兩個赫赫有名的人是死於自己掌下，傳出去對自己日後在武林中的威名肯定有助。

他正在這樣想着的時候，驀地發現一

件令他詫異至極的事情：

馬車裏閃出了人影！

——張五爲小師妹所制，如同廢人，再加上鐵師弟的暗器，自是非死不可，怎麼在馬車裏還無聲無息地閃出了人影來？

——人影還不止一人！

他正待發出警告，人影已經出手。

× × ×

兩條人影，一左一右，左邊那名到了鐵蒺藜身後，右邊那人直掠向英綠荷。

狐震碑連忙大喝一聲：「小心！」

可是就在他這一聲喝出之前，那在鐵蒺藜身後的人影已先叱了一句，道：「看打！」

鐵蒺藜嚇了一大跳，急忙旋身！

他轉身的時候，單掌守八路，身疾後退，右手扣了七枚鐵蒺藜，隨時都一觸即發！

他一轉身，黑影就出手！

右手用食指一捺。

指頭捺在他額頂上。

鐵蒺藜空有七八種身法，十幾道殺手，但偏避不開去，施不開來，頭上已着了一指。

他只看見眼前的人，穿着厚厚的毛裘，瘦小的身子，一張削寒陰冷、雙目如冷電的臉！

他的意識只到這裏爲止。

這時他的人已經倒飛丈五，仰八叉的倒在地上，松林深處。

狐震碑正待躍下來，那人自毛裘裏伸出一隻瘦寒的手已扣了「青龍劍」，劍尖遙指松頂，向他問：「你要繼續殺樹上的人，還是要下來殺我？」

狐震碑只覺那人一雙鬼火般的眼，使他覺得一股寒意從脚底昇上頭皮。

× × ×

那裹在毛裘裏的人，在對鐵蒺藜出擊之前，尚且喝了一聲，可是，那位潛向英綠荷背後的女子，可半聲不吭，一刀就砍了下去。

英綠荷却有警覺。

那是因爲狐震碑那一聲大喝，以及她從銀劍眼中發現狂喜的神色。

她霍然回身，鐵如意橫胸一架，架住一刀，星火四濺，兩人都覺臉上一痛！

英綠荷也在星火四迸的刹間，瞥見對方絕美的容顏！

對方第二刀緊接砍到！

英綠荷唯有奮臂再格！

兩人都覺臂腕酸痛，虎口痲痹，但那女子第三刀又砍了下來，一刀快過一刀。

英綠荷尖叫一聲，五指翃伸，抓向那女子臉門！

那女子黑髮披落下來，竟不閃避，反手一刀，砍向英綠荷的臉！

英綠荷本算準美麗女子都愛惜自己的容顏，想以抓毀對方容貌來逼使對方自己的攻勢稍緩；不料對方根本不閃不避，不怕花容被毀，而要一刀把自己一張臉分成兩爿！

英綠荷迴臂又用鐵如意一封，星火激迸，兩人貼身近搏，臉上都被星火濺得一陣刺痛！

這時，銀劍已歇息得一口氣，挺劍刺來。

英綠荷在幾下交手裏，已知道來人武功是在自己之上，決不在自己之下，眼看又加了個小靈精，心中一慌，四周一望，發現遠遠地上倒了個半死不活的鐵蒺藜，而狐震碑竟不知去了那裏，情形不妙，心頭一慌，嘴裏尖嘯了一聲，衣衫竟裂了開來！

英綠荷本來穿一身鑲繡花絛子的深黛襯紅的緊袖衣裳，此際突然爆裂開來，只見上身雪白眩目，急旋之間，前後兩道晶光一閃，女子和銀劍都覺刺眼。

英綠荷鐵如意一迴，力砸銀劍天靈蓋，似非要把這幼童打得迸出腦漿來不能甘心！

銀劍雙目因烈光而無法睜開，只有一面急退，一面揮劍胡亂招架！

那女子却低着頭，閉着目，刷刷刷一連三刀，往英綠荷背上直砍！

英綠荷只好揮鐵如意招架，那女子根本閉上雙目，只求貼身近搏，幾乎每一招都肘向後縮，刀尖才能刺中對手，而膝肘腕肩，無不猱身搏擊，連英綠荷一向刁辣，也應付不來，反手一拍胸前！

原來在她裸露的上身，雙乳之間和背心各繫了一面晶鏡，幻着七色妖彩，但有時各種異彩合成一道極强烈的白光，與她對手的人，根本睜不開眼來。

如果對手是定力較低的男子，眼中則只有她的肉體，在她「蕩心鏡」的幻照下，早任由她擺佈。

銀劍僮子不曾見過女子裸體，一見之下，已大吃一驚，慌忙閉目不敢看，英綠荷正要得手，但那個拚命的女人，却閉着眼更拚出了狠勁！

英綠荷怪叫一聲，凌虛拔步，躍出戰團，她的樣子在月光下，像一隻白色的鳥，但又妖冶無比。

她只求速退。

她心中還在詛咒：怎麼突然殺出一個這麼不要命的女人，究竟是誰……？

忽聽耳邊傳來了一句話：「妳曾在客棧裏暗算過我一記——」「砰」的一聲，背後已着了一下。

英綠荷全身一搖，但身子仍然不停，鮮血像雨花一般噴濺下來。

只聽那人仍冷森森地道：「記住了，暗算你的人是雷捲和唐二娘。」

英綠荷是記住了。

但她不敢回答。

她只求脫身。

此時她身上所受的傷，也眞叫她說不出話來。

就在她逃命的時候，耳際聽到龍涉虛的一聲怒吼。

她也不敢回身相救。

甚至不敢回首。

——在九幽神君的九名弟子的觀念裏：沒有任何人的性命，比自己的更重要，甚至連最親的人都如是。

在英綠荷的心目中，她可不願意爲龍涉虛犧牲一小片指甲。

× × ×

龍涉虛發出慘叫是因爲他感覺到自己以泰山壓頂式拏住一個軟綿綿的身子，慢慢變成了一條灰炭，那情形就像自己用力揮拳，却打在一口釘子上一般。

戚少商見有人來援，心就定了。

他本身的「一元神功」也全力施爲。

龍涉虛好比老虎。

戚少商卻是蚤子。

龍涉虛用盡巨力，卻傷不了戚少商。

戚少商在對方回力未復之前，開始回螫對方。

龍涉虛開始發現他抱的是一隻刺蝟。

可以攻破他「金鐘罩」的刺蝟。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發力，都攻不破對方的防綫，但對方內力回吐，他忍耐不住，力道漸洩，漸漸鬆了手。

手一鬆，戚少商便拔出「春秋筆」在手。

春秋筆刺在龍涉虛的肚皮上。

龍涉虛發出一聲狂嚎。

他撒手就走。

× × ×

戚少商沒有馬上追擊。

因爲他發現連「春秋筆」都未能戮破龍涉虛的肚皮，只是讓他感到尖鐵的痛楚，嚇退了他而已。

龍涉虛的「金鐘罩」的確到了神兵難摧之地步。

不過，戚少商在這種凶險的情形下拔筆挺刺，力道拿捏的自然失準，否則，以「春秋筆」之銳，龍涉虛是斷斷承受不住的。

所以，這才把他驚退。

戚少商不追擊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爲他看見了雷捲與唐晚詞。

——刧後重逢，只要彼此還互相關懷，有什麼能比宛若隔世的相逢更歡暢？

唐晚詞待龍涉虛一退，就閃到戚少商身前：「嗨！」

戚少商也笑着招呼：「嗨！」

唐晚詞掠了掠髮，笑道：「別說我不過來助你一刀，你們一對一，不好帮，你只有一條胳臂，對方又跟你是同輩，我帮你，等於是同情你獨臂……你不需要人同情的對不對？」

戚少商只有答：「對。」

唐晚詞嫵媚的笑道：「你們兩個反倒沒話可說是不是？」

戚少商覺得唐晚詞那一雙明如秋水的眸子，在橫睞雷捲一眼的時候，有說不出的風情與深情欸欸，心中突然感悟到一些事情。

雷捲仍裹在毛囊裏，臉色青白，比以前還要瘦削，還要病懨懨得多，但奇怪的是，雙眼裏的寒光，却顯然清淡了許多，像有兩盞微燭，把他眼裏的曖意漸漸烘熔了起來。

戚少商叫道：「捲哥。」

雷捲點了點頭。

戚少商不由問：「你們怎麼會來這兒的？」

自從在「毀諾城」被衝散以後，他們彼此也斷了訊，失却了對方的消息。

雷捲道：「我們在五重溪就見過無情，後來又在拒馬溝無意中知道九幽老妖率他的徒弟們來找你們的痲煩，便盯上他們，一路上怕他們發現，不敢過於接近，今晚想掩過山神廟來通知你們，剛好趕上這一場事。」

戚少商知道雷捲輕描淡寫幾句話，就輾轉到了黃槐來，其中必有說不盡的凶險曲折，他忍不住還是問了一句道：「邊兒呢？」

雷捲沒有答。

戚少商的一顆心沉了下去。

沉到底。

兩人相對，冷目無聲。

往事如風聲掠過。

唐晚詞道：「劉捕神和無情還有馬車裏的人都傷重，先救治他們再說。」

她和雷捲在九幽神君與泡泡遁走之際掩至，趁戚少商攔截四名敵人時潛入馬車內，鐵蒺藜攻殺張五的暗器，也教雷捲用毛裘盡數兜住了，並佯作中了暗器，呼了一聲，然後在緊急關頭之際，才一出手就重創鐵蒺藜，傷了英綠荷，嚇跑了狐震碑，再由戚少商打退了龍涉虛。

戚少商與銀劍以二敵四，銀劍還只是個小童，戚少商又負刀傷，對方是四大惡煞，雷捲這才肯下手突襲，但他在動手之前，還是先揚聲，不過仍把鐵蒺藜一指捺倒，至於英綠荷，原先曾在他背上敲了一記鐵如意，他也毫不客氣的一指彈碎她背上的「晶鏡」，這兩面「晶鏡」也是九幽神君所傳，跟劉獨峯的「軒轅昊天鏡」一正一邪，功效迥然不同。

「軒轅昊天鏡」能把對方的兵器施還其身，只要映落在鏡面上，即可以映象反擊對方，疑眞疑幻，不易應對；是故廖六重傷之下，仍把鐵蒺藜和狐震碑二人打得陣脚大亂。

英綠荷的「姹女攝陽鏡」，却能將任何熱力和光芒，聚攝於鏡中，再反射出來，成爲莫大的銳力，弱可迷眩對方視綫，强則可割體傷人，英綠荷身體不住施轉，甚至要脫光衣服，便是藉體內功力的一切能力，來吸取月亮的光芒，在晶鏡裏反射出去，使唐晚詞和銀劍無法睜目，她正可賴以求勝。

雷捲却一指戮破一片晶鏡。

英綠荷負傷，雷捲也不施加殺手。

除非不得已，暗算傷人本來就不是雷捲的個性，何況對手是個女子。

唐晚詞則恰好相反。

她不管。

她衝出去，根本對暗算不暗算沒有觀念，她的目的是要砍倒敵人，如此而已。

這一路來，雷捲與唐晚詞生死同心，同舟共濟，併肩作戰，齊歷患難，但在性格上，誰也沒有影响了誰。

雷捲深沉含蓄。

唐晚詞俠爽豪放。

兩人性格不同——但性格不同的人，只要有量度有慧眼，反而較能相處，互相欣賞。

能在一起歷難，那也是一種幸福；戚少商看見他們雙雙掠往樹上的儷影，心中不由生起慨歎：

——大娘，大娘。

× × ×

戚少商也飛身上樹，忽見銀劍叫了聲：「公子！」他才發現情況比他想像的還要嚴重。

劉獨峯身上中了三把飛刀。

左胸、右胸、胸腹之間。

三柄刀仍嵌在胸肌裏。

劉獨峯鼻孔裏有一點點的血迹。

無情背部裂開一道口子，有一道劍傷，血已滲透白衫。

他身上並無其他的傷痕。

戚少商、唐晚詞、雷捲、掠上了松枝，銀劍却是轉轉折折，一跳一升的跟上來的，這時無情緩緩睜眼，道：「我們決不能留在此地。」

銀劍僮子道：「是。」可是樣子很是茫然。

唐晚詞道：「我們先上馬車再說。」

戚少商有點遲疑：「可是，兩匹馬——」兩匹馬拉上七個人坐的車子，恐怕走得不快，何況這是山道。

雷捲道：「只要行過山坳，不到半里，我們有兩匹馬候在那兒。」

戚少商知道他們是爲免驚動敵人，是故棄馬欺近，正要過去替劉獨峯拔刀敷藥，劉獨峯陡地睜眼，一手按住戚少商的手，搖頭道：「不要拔。」

戚少商一見劉獨峯的眼光，心中一寒，因爲那一雙一向寒芒銳蘊的眼光，此刻變得倦倦無神了。

「刀不拔，我還能彆住一口氣，上了馬車再說，」劉獨峯道：「我的傷，主要不在這三把飛刀。」

他這句話是說給無情聽的，也許是他的傲岸，也許是他要讓無情心安。

無情沒說什麼，他只是重覆一句：「我們不能留在這裏。」

唐晚詞問：「我們該到那裏去？」

她是問雷捲。

雷捲也沒有主意：他自度决非九幽神君之敵，但不知九幽神君現下傷成怎樣？究竟要與之對抗，還是設法潛逃？

無情道：「九幽老妖還會再來。要到最靠近的人多的地方，找一處王公門第，深院廣厦去。」

雷捲與戚少商都頗感躊躇，這一帶都沒有江南霹靂堂和連雲寨的勢力，就算有，這一輪風聲傳佈要是開去，誰敢破家相容？

劉獨峯怒道：「到郝將軍府去。」

戚少商道：「他？」

雷捲感覺敏銳，道：「怎麼？」

劉獨峯道：「這方圓數十里內，只有他那裏較恰當。」

戚少商不由道：「這可給郝舜才盼着了。」

無情向銀劍道：「金兒他？」

銀劍目中淚光閃動。

劉獨峯垂下了頭。

無情長吸了一口氣。「記得也要帶他一起走。」

銀劍悲聲道：「公子放心，銀兒決不會撇下金哥哥的。」

劉獨峯忽道：「我……」只說了一個字，便說不下去了，滿目都是慚愧之色。

無情低沉地道：「我們在路上再說，少停，只怕那老妖又到了。」

唐晚詞的眼睛像兩片水雲，都勾在無情處：「你沒事罷？」無情只笑笑。

戚少商和雷捲一聽，都知道九幽老怪傷得似乎並不重，心中也憂慮了起來，九幽老怪非同泛泛，若是「福慧雙修」「連雲三亂」等，最多只能施加暗算，不足爲患，若是顧惜朝，黃金鱗，則功力相彷，只要多加提防，還可應付，獨是九幽老怪門徒既衆，武功又高，又擅妖法，奇術，稍一不愼，即成禍患，就算力拚，也不足以禦。

唐晚詞心急：「那我們還等什麼？」

劉獨峯點點頭，長身而起，戚少商掺他一把，兩人飄下樹來，直掠馬車，劉獨峯的一口氣似已用完了，在車內胸膛不住起伏，話也說不出來。

戚少商張眼一看，只見銀劍雙手把無情抱了下來，因爲他年幼力小，樹高地遠，雷捲在半途掺銀劍一把，戚少商看了心中一凛，看來，無情的傷勢，要比劉獨峯更惡劣！

應付九幽老怪那魔頭，只怕要落在雷捲、唐二娘和自己的身上！

只聽唐晚詞道：「林子裏還有一個半死不活的東西，讓我去補一刀。」

雷捲却道：「那放鐵蒺藜的麼？不必了！他活下來也充不了好漢！」

劉獨峯在車內聽着了，知道那被放倒了的人是九幽老鬼的弟子鐵蒺藜，也就是殺傷廖六的兇手之一，本想過去替廖六雪仇，無奈一陣天旋地轉，胸中一陣氣塞，一時之間，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馬車略略一沉。

無情與銀劍已坐了進來。

銀劍右手掺住臉如白紙的無情。

銀劍膝上躺了一個人。

衣衫遍血的金劍。

劉獨峯身邊也坐了人。

形如痴呆的張五。

劉獨峯看了心中越發難過，收回視綫，却正好看到無情那一對明利的目光。

一聲馬嘶。

車後景物如飛。

劉獨峯的心緒，也亂如飛逝的松林山景。

× × ×

無情望定他，虛弱地道：「江湖中人，都說我孤僻寡情，其實，我是沒有什麼怨言的。」

劉獨峯等他說下去。

「因爲，我是有親人、有兄弟、有朋友的。」無情道：「我的親人只有一個，那是諸葛先生，我一輩子都感激的人。」

無情微微笑了，他用手擁緊一些銀劍的瘦肩，道：「我的兄弟，擧世皆知，那是鐵手追命冷血，另外，還有四人，我也當他是小兄弟，那是金兒、銀兒、銅兒、鐵兒。」

「這幾個人，只要他們受到任何人的欺辱，我都不會放過對方——」然後他道：「可是，金兒現在死了。」

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出來：「他是你殺的。」

劉獨峯點點頭。

張五仍在傻笑。

劉獨峯只覺心口一陣搐痛。

他道：「我懂得你心中的感受。」他頓了頓，又道：「我這一趟來，六個手足死了五人。我曾矢志要殺戚少商、息大娘替他們報仇。」

無情道：「你明白就好。」

劉獨峯搖首道：「可是我不明白。」

無情搖頭道：「我也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劉獨峯道：「你爲什麼會來這裏？」

無情道：「上次，在思恩鎭的安順棧，我不知道事情始末，見你抓人，就出了手，這件事，我很後悔。」

劉獨峯道：「那次若果沒有你，我不一定能在他們一衆拚命維護的人裏逮得住戚少商。」

無情道：「現在看來，你跟他倒似有不錯的交情。」

劉獨峯道：「所以，你是營救戚少商來的？」

無情道：「不錯。我走了許多寃枉路，沒把你找着，却打聽了許多有關戚少商的事，越發使我覺得要向你手上討一個情，不要押解戚少商回京。後來誤打誤撞，找着了雷堂主，兩人拚了一場，才省悟你可能根本沒有走，仍留在思恩鎭。」

劉獨峯說道：「所以你立即就趕了過來。」

無情道：「我趕過來的時候，你剛離開，我見郝將軍府派出九名侍衛追踪你，我便遠遠揹着，也跟了上來。」

劉獨峯道：「那麼說，小五子曾告訴過我，他眼看要被鐵蒺藜所傷之際，却被人救了回山神廟，想必就是你了。」

無情道：「我想以你一向作風，晚上不敢動身，故在夜裏趕上，會方便一些，剛好就遇上張五被鐵蒺藜和狐震碑圍攻，我發了一輪暗器，把英綠荷及龍涉虛也逼了出來，他們不敢戀戰，落荒而逃，我見張五也沾了點毒，便沒追趕……」

劉獨峯滿目都是謝意：「你還替他剜去鼻尖的傷處，把他救了回廟。」

無情道：「我知道你和戚少商寨主就要回來，便不在廟裏呆着，把寫好的條子，放在張五的身上。」

劉獨峯聽得動容，道：「條子？什麼條子？」

無情變色道：「你沒看到麼？」

劉獨峯詫道：「是寫些什麼的？」

無情仰天長嘆，撫摸金銀的頭髮，忍着聲道：「既是天意，也是我大意，合當有此刧。」

劉獨峯急道：「你寫了條子？小五子後來交給我哇！是寫什麼……」

無情微揚手，劉獨峯就住了聲。

銀劍在一旁忍不住道：「我們家公子怕面陳過於唐突，所以寫了一張信柬，懇求劉爺您高抬貴手，放戚寨主一馬，他感同身受，無論你允可與否，都相煩來鐵翼松斷崖口處一晤，因怕你不置信，逗留下了公子的印鑑，以祈劉爺移步商酌……豈知——」

劉獨峯這才省悟，跌足長嘆道：「這……我……」

無情道：「我明白了。都怪我一時不愼，沒想到連九幽老怪都出動了，他先一步取去了信柬和印鑑，千方百計，把你引去松崖口，讓你錯以爲我們是敵！」

劉獨峯一時只覺種種大恨，都已鑄成，體內氣息，並抑制不住亂流亂竄，無情一見，即道：「劉大人，氣納丹田，導息暢流，大敵在前，保重爲要。」

劉獨峯猛自一省，忙抱息歸元，好一會才勉强平復，慘笑道：「我知道了，你是爲了不想挾恩求報，又爲求光明磊落，故先賜柬於我，道明此事，邀約見議。九幽老妖却早到一步，取去信柬，閱過內容，特意以棺材、步轎出現，再出示你之印鑑，使我急怒中種下此錯……我一見松上有轎，即急下毒手，那一劍，破轎而入，殺了小哥兒，傷了你……」說到這裏，愧莫能言。

銀劍恚怒地道：「公子一見是你的馬車，便疏於防範，你飛劍而至，我們都大爲錯愕……如果我們有備，你怎傷得了公子，殺得了金哥哥！」

劉獨峯赧然道：「那是我的鹵莽。九幽老妖幾度裝在棺材、轎裏，還寧願身上掛彩，把我們引來，我以爲他在上面伏擊，便一聲不響，先發制人，却……却害了這位小哥的性命……，我一定會給你們公子一個交代。」

銀劍冷哼道：「人都死了，你能有什麼交代！」

無情沉聲道：「銀兒。」

銀劍立即不說話了，但顯得很悲憤的樣子。

靜了半晌，無情才道：「當時月遮林密，我一見有人出劍，殺道凌厲，不留餘地，也疑不是你……所以便全力出手。」

劉獨峯知道無情這樣說，也是在爲他開脫，只道：「我……還是傷了你……」

無情傲然的笑道：「你可也沒檢着便宜！」

戚少商忽鑽入了臉面，問道：「九幽老怪是在你們受傷後施暗算的？」他一直都在留心聽，車裏兩人的對話也是有意要讓他也聽明白。問了這句話之後，他調身過去繼續打馬策轡。

劉獨峯道：「我跟無情交手三招，兩人都以爲是勁敵，盡了全力，彼此都受了傷……但從對方招式裏發現不對勁，心中疑惑，正要住手喊話，九幽老怪就猝然添加辣手……」

「其中大部份的攻勢，都是劉大人一力接下的，要不然，我現在也沒命坐在這裏了。」

無情接道：「我們齊心合力，全力反擊，但受傷已重，抵不住他的攻勢，唯劉大人全力抵擋住他的攻擊，我才能趁隙賞他三口『順逆神針』。」

劉獨峯又問道：「他着的是『順逆神針』？」

無情道：「要不是無聲無息，無光無形的『順逆神針』，又怎能號稱『遇强愈强，得必全失』的『空刧神功』下藉掌風却逆掌力而入，射中了他的掌沿、指尖和袖襟呢？」

劉獨峯點首道：「難怪那幾道幾乎看不見的細毫，只沾着他袖口也能鑽入衫內，也能鑽入衫內，飛若游絲直戮九幽老妖的手腕。聞說『順逆神針』順血攻心，若以內力抵抗則逆眞氣運走，鑽腦而歿。」

無情道：「是。」

劉獨峯道：「聽說天下間無藥可救治這『順逆神針』，只要中了一口，便只有攻心或刺腦，不死也得殘廢！」

無情道：「是。」

劉獨峯道：「那麼……」

無情歎了一口氣，道：「可惜他是九幽老怪。」

「『順逆神針』確不可藥救，但却可以憑極深厚的內力將它逼出來，有這般高强內力的人，舉世滔滔只怕無幾，九幽老怪却剛好是其中一個。」他語音頓了一頓，又道：「而我的暗器，偏偏從來都不淬毒。」

這時，雷捲騎馬在前，唐晚詞策馬在後，一前一後，夾着由戚少商縱轡的這輛馬車而馳。

劉獨峯出神了一會兒，嘆了一聲。

無情道：「劉大人——」

劉獨峯用手掌在無情手背上拍了拍，道：「到這個地步，已同生共死了，還什麼大人不大人的，你要是不見棄，就稱我一聲『大哥』罷。」

無情並不同意：「家師是諸葛先生，但他因收過一名大逆叛道的徒弟，曾當天立誓，永不收徒，他視我們如同己出，跟你原是同朝命官，份屬同僚，先生也尊稱你爲『兄』，我豈能僭越輩份？」

劉獨峯搖首道：「俗禮、俗禮，可廢、可廢！」

無情一笑，道：「我就稱一聲劉捕神罷。」

劉獨峯道：「那也隨你。」便等無情說下去。

無情道：「九幽老怪一上來時便已受了點兒傷？」

劉獨峯苦笑道：「我原先在廟裏腰部已着他一擊，但我也賞了他一劍。第二次在廟外接戰，又趁火勢劈了他一記。在崖前，他扮作是你，誘我上當，張五着了他們的毒手，但他也被我的射陽箭炸傷，本來在這場戰鬥裏他一直佔不了上風……」

說着嗟嘆道：「都怪我糊塗，三十多年的跟惡匪强敵周旋，竟還是上了老妖的圈套，第一遭在山神廟內，他遣人殺了廖六，却算不到我仍伺伏廟裏，在他正要對戚寨主下毒手時，我傷了他，但他手下人多，我也中了他一下，算是打和。接下來，他因爲有了你的平亂玦和手迹，便處心積慮，躲在棺材裏，在廟外向我挑戰，但也沒討着便宜，只把我引到松林崖前，又弄了一頂與你的行轎相似的轎子，突施攻襲，然後就逃，讓我乘勝追擊，而誤傷了你，才遭他暗算。」他搖頭冷笑道：「老妖可眞能忍，我也服他！」

無情道：「要不是我太避嫌，老早跟你拜面直陳，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劉獨峯道：「若不是我執意要抓戚少商，也不會有這種事哩！」他自嘲的一笑道：「看來，現在是他在護着咱們了。」

無情雙眉一剔，道：「你的傷？」

劉獨峯長嘆一聲：「完了。」

無情道：「我那三刀……實在……」

劉獨峯道：「你那三刀，是傷了我，但我也劃了你一劍，而且，是傷了你的右臂筋脈，要不然，你也不致於被九幽老怪的『空刧神掌』震脫了左腕手臼！」

無情道：「我本身並無內功，而所練的內勁又只爲發射暗器用，跟一般內功大相逕庭，九幽老怪的『空刧神功』，遇强愈强，遇抗更虐，所以他是非遇上勁敵，不輕易施展『空刧神功』，那一掌，只能使我左臂全使不上力，却不能傷我。」

劉獨峯喜道：「要多久才能恢復？」

無情眉宇之間不禁愁雲滿佈：「恐怕也要明晨，才能轉動，一天一夜，才能使勁，完全恢復，怕要兩天兩夜。」

劉獨峯晃一晃頭，道：「刧數，刧數！右手又如何？」

無情忽問：「剛才在松樹上交手，我發第三刀時，你大可以『風雷劍法』斷我一臂，但突改用短刄一砍，按理我這條胳臂也斷保不住才是！」

劉獨峯微微一笑：「九幽老怪武功再高，也斷斷放不出這樣光明磊落的暗器，所以我已警覺出來，可能是你。」

無情道：「幸好你手下留情，不然我這條膀子就要——」忽想起戚少商斷臂，便沒說下去。

劉獨峯歉意地笑道：「我施的是『秋魚刀』，被它觸及任何部份，都會痲痺無力，少說也要三天三夜，才能復原。」

無情訝然道：「『秋魚刀』是捕神六寶之一，我是是聽說過了，但怎會——」

劉獨峯道：「『秋魚刀』其實不是刀，而是魚。」

無情更感詫異：「魚？」

劉獨峯道：「那是天竺聖峯上天池裏的一種通體透白的魚，潛泳的人碰上了牠，便全身發痲，這種魚原名『秋驥清明』，是電神的意思，簡稱『秋魚』，是在秋天裏出現，產量極稀，據聞已經絕種。這魚身上的骨骼，是透明的，在水裏可以看到魚的脊骼，這種魚極不好抓，當地又當是神物，而牠壽命又短，僅三個月就不活了，一旦死後，其使人痲痺之力量全消，成爲其他魚類所爭的食物。獨是我手上這一尾『秋魚』，據悉已活了三百個秋天，最後在湖裏吞噬了一柄神刄，因而致死。牠的脊骨竟與神兵混化爲一體，成爲這一柄『秋魚刀』，我也是幾番機緣巧合，才能獲得的，世間所謂利刄，無非是殺人如何快利，如何吹毛斷髮，削鐵如泥，我手上這柄，却是能殺人不會傷人，我認爲這才是寶刀——」

無情道：「看來你的六件寶物，都各有來歷。」

「我還有三把劍呢！」劉獨峯正得意處，忽看見全失了神的張五便痛心的道：「但本來拿這六件寶物的人，現在，不是死了，就是傷成這樣子！」

無情趕忙道：「也就因爲是『秋魚刀』，所以我這條臂膀還能保住。」

劉獨峯道：「但現正重大關頭，你的雙手仍不能發力，而我……」說到這裏，心下已有了決定，笑一聲道：「沒想到這條命要賠給九幽老怪！」

無情知他傷重，但仍估計不出傷得究竟有多重，只關切地道：「『空刧神功』越是遇上高深的內力，反挫力越大，我看見你背上被印了一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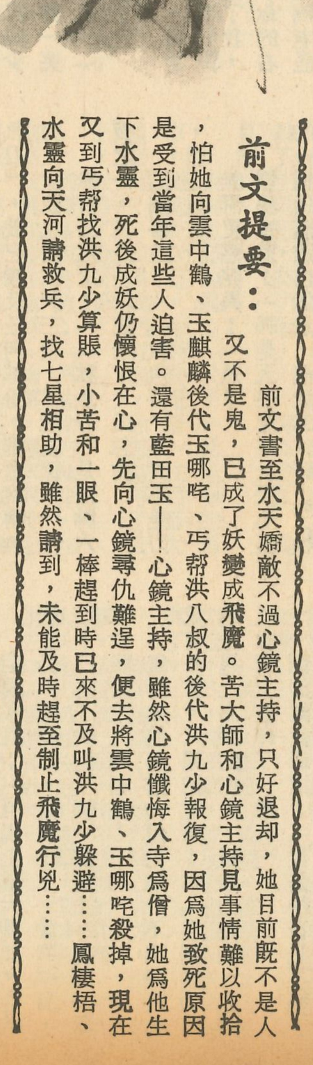
劉獨峯截斷道：「我傷得自是不輕。不過，憑我苦熬三十五年的『雷厲風行大法』，遇上越重的傷，也越能壓抑得住。」他哈哈一笑，又道：「剛才我說完了，實在灰心喪志之至，待九幽老怪逼出老弟的『順逆神針』，我們的傷，說不定已好了七八成！」

（未完・廿七）

俠情詭異小說

魔界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水天嬌敵不過心鏡主持，只好退却，她目前既不是人又不是鬼，已成了妖變成飛魔。苦大師和心鏡主持見事情難以收拾，怕她向雲中鶴、玉麒麟後代玉哪咤、丐幫洪八叔的後代洪九少報復，因爲她致死原因是受到當年這些人迫害。還有藍田玉——心鏡主持，雖然心鏡懺悔入寺爲僧，她爲他生下水靈，死後成妖仍懷恨在心，先向心鏡尋仇難逞，便去將雲中鶴、玉哪咤殺掉，現在又到丐幫找洪九少算賬，小苦和一眼、一棒趕到時已來不及叫洪九少躲避……鳳棲梧、水靈向天河請救兵，找七星相助，雖然請到，未能及時趕至制止飛魔行兇……

正邪無界綫　錯對是禍源

一棒就在這時候大叫：「鎮定鎮定，救兵很快便到，我們支持一會便成。」

「那一個？」一眼接問。

「當然是大家一起來。」一棒話說得响亮，却是不見動身。

小苦第一個嚷道：「這件事可不要算我一份。」

一棒大怒。「團結就是力量，你不肯，大家不是要死在一堆。」

小苦懷疑的道：「當眞要將我算在內？」他由心寒出來，語聲不住在震抖。

一棒道：「沒有你，我們也應付不來，我們三個人之中，只有你練過茅山。」

「我可是只得半桶水，不，連半桶也沒有。」小苦只好自我坦白。

一棒一眼齊聲道：「總好過我們兩個人根本沒有這種水。」

洪九少沒有理會他們，冷然一探手，鮮血便從揸兜的咽喉射出來，投進他口內。

揸兜的面色一下慘白，血色全無，洪九少這才轉過頭來，看着小苦三人。

小苦三人也是面無人色，到洪九少向他們迫來，面面相覷，更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洪九少終於身形一快，怪叫聲中，凌空飛撲，小苦三人看樣子都要硬接一下才甘心，可見到洪九少撲近，便亂作一團，各自逃命。

洪九少出手如閃電，一把先抓住了一眼後背的袈裟，一眼狂叫着奔前，袈裟立時被扯脫，露出了赤裸的身子，那之上赫然寫滿了經文佛印。

洪九少那刹那只覺得經文佛印金光一閃，一眼便消失不見，他一怔，回望小苦一棒，一棒面色一變，驚叫着急不及待的將袈裟扯下來，身上亦是寫滿了經文佛印，金光一閃中，在洪九少眼中消失不見。

小苦看在眼內，依樣畫葫蘆，脫掉衣衫，都是一身皮光肉滑，上面並沒有寫着什麼，他沒有發覺，以爲洪九少一樣看不見，得意地將脫下的衣衫在手中轉動着怪瀟洒的。

洪九少瞪着他，他以爲洪九少能夠看見的只是他手中的衣衫，大模斯樣地招手：「來、來——」

洪九少冷笑着緩步上前，雙手利爪屈屈伸伸，擇人欲噬的。

小苦看見距離差不多，忙將手上衣衫拋出，接喝一聲：「變，消失不見——」

他也眞的以爲在洪九少眼中已消失不見，掩着半邊嘴偷笑。

一棒一眼看在眼內，大驚失色，一棒比較接近，連忙道：「你身上什麼也沒有寫着，變不出來。」

小苦一言驚醒，低頭一看，驚呼失聲，洪九少已然撲近來，大叫着慌忙鼠竄逃命。

洪九少接連幾下撲擊，桌椅俱碎，小苦雖然及時避開去，已嚇得失魂落魄。

一眼一棒連忙又上前，左右將小苦架起來，一眼焦急的忙道：「怎麼你這樣糊塗，你師父給你的符咒呢？」

一棒接喝一聲：「還不快快貼在身上？」

洪九少這時候又撲來，一棒一眼雖然在知道洪九少看不見他們，一驚之下，還是不由一聲驚呼，把手一放。

小苦立時摔下來，這反而讓開了洪九少的撲抓，他連隨滾地葫蘆，滾躲開去，一面將手上靈符拍貼在身上。

一貼之下，小苦亦不知所踪，洪九少凝目細看不見，很自然的傾耳細聽。

後堂外這時候逐漸亮起來。

小苦一眼看見，脫口道：「師父他們來了。」

洪九少循聲撲去，只差少許，撲了一個空，小苦看在眼內，那裏還敢再說話。

洪九少四顧不見人，面上露出了怒意，珠簾也就在這時候一陣亂响，他知道小苦一眼一棒往外開溜，雖然看不見，還是追撲出去。

× × ×

後院一片光亮，果然是心鏡大師苦大師帶着衆僧急急趕來，衆僧手捧燈籠，將後院照得有如白晝般！

小苦一捧一眼赤着上身跑出來，在這種燈光，衆目睽睽之下，難免混身不舒服。

洪九少跟着撲出，小苦三個一見立時大叫，狂奔向心鏡大師那邊。

心鏡大師越衆而出，一聲：「阿彌陀佛——」

水天嬌應聲從洪九少體內分出來，洪九少立時一個活死人也似的呆立在那裏。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心鏡大師又一聲佛號。

水天嬌仰天大笑。

心鏡大師方要再說什麼，苦大師已搖頭截道：「到這個地步你還是這麼多說話，快快佈陣才是，否則又不知要死多少人的了。」

心鏡大師長歎揮手，各僧手執燈籠紛紛包圍前去，水天嬌看在眼內，狂笑，一把抓着洪九少，凌空抓到旁邊的一座假山上。

心鏡大師目光及處，一聲：「將洪九少放下。」

「為什麼要聽你的。」水天嬌將洪九少放在假山上，披肩長髮無風自動，疾揚起來。

心鏡大師一怔，回顧苦大師，搖了搖頭。

「還搖頭什麼，叫上才是。」苦大師只顧催促。

心鏡大師終於揮揮手，連忙一聲：「上——」

衆僧立即手捧燈籠拔起身手，飛撲向水天嬌，與之同時，水天嬌突然又將洪九少抓起來，凌空飛出，與衆僧正好交錯而過，一飛即逝。

小苦脫口大叫：「追——」

苦大師白了他一眼道：「怎樣追啊！徒弟？」

小苦道：「飛好了！師父。」

苦大師冷笑。「師父也想，可惜還未有這個功力。」

「這如何是好？」小苦追問。

苦大師漠然道：「也不用得上多久的，以我看她一定會回來。」

心鏡大師一旁聽着面色一變。「師兄，你是說他已經夠時候了。」

「只看她一飛沖天可想得知。」

「看情形，再加上洪九少的血差不多的了。」心鏡大師一聲歎息，道：「吸一個人的血在她來說應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也所以我們就是追上去也沒有用，乾脆找一塊適合的地方，佈好你那個七星大燈陣。」

「師兄以為可以支持多久？」

「這如何知道，最好就能夠支持到天亮，希望鳳棲梧水靈及時取得天河七星回來。」

心鏡大師一聲佛號，仰首天望。

天上一輪明月，雲流湧如江河。

× × ×

水天嬌一直飛到高山上的一塊巨石上，將洪九少放在身前，背着一輪明月，盤膝坐下，一頭長髮急風中飛起來，映着月光，更顯得妖異。

她閉上雙眼，好一會才張開來，碧綠色的雙瞳閃鑠着電光也似的碧光，聚在一起，射向洪九少。

洪九少立時殭屍也似直挺挺地坐起來，碧光遍及他全身，隨即聚在他的眉心上，他的面龐相繼紅起來，混身的鮮血都聚向頭部。

然後「波」的一聲，他的眉心破開了一綫，鮮血激射，隨着碧光的收斂，聚射進水天嬌的口內。

洪九少的面色一下子變得白紙也似，最後一滴血射出，「砰」地立時倒仆在地上。

水天嬌仰天狂笑，夜空的浮雲在她的狂笑聲中激盪起來，迅速的移動。

明月一輪迅速被流雲遮蓋，天昏地暗，突然一道靈光劃破夜空，雷聲响徹，驚破天地間的寂靜。

× × ×

閃電，奔雷。

心鏡大師苦大師閃電奔雷下由心寒出來，看見那激盪的浮雲，他們多少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苦大師反手摑了自己一巴掌，笑罵：「胡說八道什麼，好了，現在眞的是這樣了。」

小苦一旁插口問：「師父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方才沒有聽清楚？」苦大師大聲反問。

小苦打了一個寒噤，不敢作聲，心鏡大師那邊合什一聲佛號，亦無話說。

苦大師目光轉落在心鏡大師面上，搖搖頭。「這一次佛爺要是不打救，我們便只得鳳棲梧水靈這個希望的了。」

說話間，奔雷更急密，閃電漫空銀蛇般飛舞，當眞是觸目驚心。

× × ×

奔雷閃電終於停止，燈陣亦經已佈妥，有如七個發亮的光環。

衆僧手捧燈籠，一面口誦佛號，心鏡大師立在陣首，仰望着色彩妖異已極，變幻不定的夜空，只等水天嬌的出現。

一道流星突然劃破夜空，落在燈陣的當中，爆出了一團碧綠色的火焰。

水天嬌也就在火焰中出現，一陣驚心動魄的狂笑，衆僧看着聽着，亦皆震驚。

苦大師看看亦大搖其頭。「糟糕，這位姑娘若是沒有幾分把握，又怎會自投羅網，落在燈陣中？」

心鏡大師一聲佛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那你入地獄好了，可不要算我在內，我最多只有三份一是和尚。」苦大師連聲大嚷。

心鏡大師淡然一笑，探手一招，一盞燈籠飛進他手中，他身形隨即展開，引導燈陣開展。

「你既然舞龍頭，我唯有舞龍尾是了。」苦大師無可奈何的歎息，手一探，一盞燈籠亦飛旋進手裏。

小苦一棒一眼連隨上前。「那我們怎樣？」

苦大師一擺手。「湊高興算了，你們這又不是第一次，習慣的了。」

小苦完全不覺得苦大師在笑他無能，隨即向燈籠那邊把手一招：「燈來——」

放在那兒的燈籠當然毫無反應，小苦也這才省悟，尷尬的一聳肩膀。

一棒連忙推他一把，道：「跑過去拿好了。」

小苦立即跑過去，一棒一眼也不敢怠慢，急急動身，他們才拿燈籠在手，燈陣已開始轉動，一層順、一層逆的，燈光緊接如流水。

水天嬌看在眼內，放聲狂笑，身形一動，向燈陣飛撞過去。

燈陣同時起變化，不住的轉變堆叠，衆僧身形翻飛，再叠羅漢的叠起來。

水天嬌什麼也不管，只顧撞去，衆僧排列出來的陣勢一再被撞散，七零八落，一個個摔翻地上。

苦大師看着大皺眉頭，一轉轉到心鏡大師面前。「你這個燈陣就是這幾下子的了？」

「還有最後一着。」心鏡大師語聲沉重，雙手合什，又是一聲佛號。

衆僧佛號中散開，一個個神態肅穆，接而一個個拔起身子，連人帶燈，一一飛撞向水天嬌，奮不顧身。

水天嬌若無其事，來一個擊一個，一一將之擊飛。

燈一一在半空中爆碎，捧燈的僧人亦相繼一一半空中吐血身亡。

「偉大，壯烈——」苦大師看來很感動的。

心鏡大師一聲佛號，人與燈終於飛出，一團光也似的飛撲向水天嬌。

「這個如何少得了我的份兒？」苦大師怪叫着人與燈亦飛撞過去。

水天嬌若無其事的，雙袖遽拂，心鏡大師苦大師也不例外，一再被擊飛，摔翻地上，口角淌血，但隨又躍起來，再次出擊。

衆僧亦沒有停下，但一些作用亦沒有，死傷狼藉，小苦一眼一棒一樣奮不顧身，亦一樣被摔倒地上，一個身子要散開來的。

水天嬌一陣亂擊，得意忘形，仰天連連狂笑，突然一頓，面向心鏡，張牙舞爪的。「藍田玉，你的死期到了！」

心鏡大師掙扎着從地上站起來。「你要殺殺我好了，其他無辜的人……」

「什麼，我都不會放過，不殺光中原武林中人，怎消得我心頭大恨？」水天嬌大喝一聲，終於撲出。

一棒突然一聲怪叫，躍起身子，木棒橫截，水天嬌探手便將木棒搶去，反插進一棒的胸膛，一穿而過。

一眼緊接撲上，還未撲近，水天嬌已迎前來，一探手便抓破他的咽喉。

小苦看在眼內，激動之極，大叫着：「我跟你拚了——」疾衝上前去。

心鏡大師苦大師亦一齊撲前，準備拚盡全身的氣力，盡所能一拚的了。

水天嬌看着雙眼碧光閃射，顯然要下殺手，她一動，混身亦碧光大盛。

雙方眼看便要交擊，一道流星突然飛來，將水天嬌撞開。

流星同時四散，出現了鳳棲梧水靈與天河七星。

天河七星緊接將水天嬌包圍起來。

苦大師立時興奮的大叫，道：「救星來了。」

非獨他，其他人一樣興奮，精神大振，小苦却奔到鳳棲梧面前，緊張的大嚷：「天河七星呢？你還不快快拿出來？」

「七星是星亦是人，亦是劍。」鳳棲梧笑笑。

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等天河七星相繼一一報上名字，手中劍各自發出不同的色彩，一動，人劍便消失，化作七塊不同色彩的透明玻璃，飛舞在半空中，向水天嬌攻去。

水天嬌看在眼內，面上終於露出了驚惶之色，身形一動；亦飛舞半空。

七塊色彩不同的玻璃隨即將水天嬌包圍在半空中，迅速的變幻。

小苦看着奇怪，又嚷出來：「師父，怎會這樣的？」

「這就是劍術最高的境界，也就是所謂凝劍氣如牆壁，這個劍陣簡直有如銅牆鐵壁，任你有多少道行，一進去也難以脫身，結果不免被劍氣絞碎，灰飛烟滅。」

苦大師洋洋得意的。

水靈聽着不由面露担心之色，凝神向劍陣那邊望去，一見水天嬌在陣中為色彩玻璃裏着，一面痛苦的表情，一顆心便懸起來。

「媽媽——」她終於忍不住衝出去。

鳳棲梧出其不意，一把拉不着，水靈已衝到一塊以紅色為主的色彩玻璃面前，一接之下，一個身子不由倒摔出去。

那塊玻璃一閃，化為貪狼星，其餘六塊玻璃亦紛紛化回人形。

鳳棲梧這時亦已趕到，一把將水靈扶住。

水天嬌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乘隙搶出，從貪狼星的身旁一衝而過，一把抓去。

一抓之下，紅光一閃，水天嬌右臂衣衫碎裂，貪狼星同時倒下。

「你怎樣了。」鳳棲梧扶住水靈，關心地立即問：「有沒有受傷。」

「沒有——」水靈搖頭。

「貪狼星也沒有了。」苦大師一旁突然接上這一句。

鳳棲梧水靈聽說心頭一凜，回頭望去，只見貪狼星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突然消失，只剩下一柄古劍，斷成了七截。

「他怎會——」水靈惶然，說道：「我——」

苦大師揮手截住。「你一片孝心，那一個不明白？」一頓一歎。「在貪狼星來說，這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小苦立即插口。「解脫可是一件好事，那應該反而替他高興了。」

「高興——」苦大師苦笑。「少了一個貪狼星，我們又如何應付水天嬌？」

語聲甫落，水天嬌那邊已仰天狂笑。

天河六星即時一字兒排開，手牽古劍，面向水天嬌，神情肅穆。

水天嬌方待有所動作，一陣鷄啼聲突然傳來，她面色立時一變，身子疾轉，飛掠而去。

天河六星相繼飛起，一團亮光般飛射，追向水天嬌，鳳棲梧水靈心鏡大師苦大師等與羣衆亦紛紛動身，追在亮光後面。

× × ×

水天嬌的身形越飛越快，終於將天河六星拋開，化作一團碧光，飛越荒野，飛越長空，疾射向一片奇大的亂岩，一閃而沒。

天河六星看準碧光落下的方向，亦飛

掠到這一片亂岩的前面。

亂岩嶙峋交錯，正中一塊上面刻着三個大字。

——百棺岩。

天河六星也就在這塊岩石下面停下，等到衆人趕到來，把頭一甩，示意進去。

小苦看着奇怪，又問：「他們都是啞子？」

苦大師笑罵：「那有你說話這麼多，永遠不知道講多錯多的道理。」

小苦道：「大家都少說話了，如何清楚是怎麼回事，很容易便會出錯，喏，就像方才——」說着他的目光轉落在水靈面上。「這一次你要知道有什麼後果，別再胡亂衝前去。」

水靈還未答話，苦大師巳屈指重重的敲在小苦頭頂上，小苦出其不意，哎唷一聲，霍地回頭。「好了，再這樣我可不跟你客氣的了——」

苦大師一呆。「什麼，師父打徒弟不是天公地道，你居然這樣大呼小叫？」

小苦一怔，抓着頭苦笑。「我還以為是一棒那個臭和尚又拿着棒子亂敲。」

語聲甫落，他突然哭出來，苦大師又是一呆，方要問，小苦巳哭着道：「那個臭和尚雖然亂七八糟，拿着木棒胡亂往人家頭上敲，以為懂得禪理，但跟我總算合得來，還救過我一命，還有那個一隻眼看人的一眼，煮涼茶可眞是有一套。」

話說完他伏倒在岩壁下的一具破爛的石棺材上放聲痛哭。

水靈難過的看着他，鳳樓梧看着亦難過，歎息一聲，立時上前勸止，苦大師突然伸手一攔，道：「由得他，我們正經事要緊。」

鳳樓梧一看苦大師，點頭，那邊心鏡大師天河七星巳帶着衆僧，往內走進。

苦大師隨即舉步，鳳樓梧擁着水靈亦舉步，小苦聽說偷眼一望，嘟喃道：「人家感情豐富，悲從中來，才放聲大哭，什麼地方不正經了。」

苦大師沒有理會他，繼續前行，小苦只好站起來，也正當此際，那具石棺材一側的泥土突然往下滲，一隻手相繼在泥土上出現。

小苦沒有在意，拈手以袖子擦乾眼淚，趕步往前，追在苦大師身後。

那隻手亦立即縮回棺材底不見。

就是小苦，若是給他看見，也絕不難認出那隻手是水天嬌的手。

他們都以為水天嬌是躲進百棺岩內，那知道水天嬌就躲在百棺岩外。

× × ×

百棺岩絕無疑問是水天嬌藏身的最佳地方。

那其實是一片石林，嶙峋怪石緊併在一起，有如一幅幅石牆，上面或放或插，也不知插放着多少石棺材，據說這是附近一個部落的習俗，延續經巳有數百年，水天嬌隨便往其中一具石棺材一躲，要將她找出來，實在不是一件易事。

看見那許多石棺材，衆人不由得大皺眉頭，更就絕不會想到水天嬌會藏身在百棺岩外。

天河六星走到百棺岩當中，相繼在一塊突岩上盤膝坐下來，文曲星在正中，其餘五星分佈在他周圍，儼然又成劍陣。

鳳樓梧隨即走上前來。「六位老前輩，水天嬌肯定是走進這裏來的了。

文曲星悠然道：「而且肯定沒有離開，入夜之前，我們最好將她找出來。」

苦大師插口道：「否則你們六個只怕也應付不來。」

「這是事實。」文曲星頷首。

苦大師四顧一眼，嘟喃說道：「難找了，以我所知這兒谷中有谷，岩上有岩，這許多年下來，何止百棺，成千上萬都有了。」

鳳樓梧目光隨着一轉。「她若是躲在棺材中，的確不容易找出來。」

「還是要找的。」苦大師半身一轉。「由現在開始分頭去找好了。」

小苦立即接上口。「師父，我可否留在這裏。」

「留在這裏幹什麼？」

「侍候天河這六位老前輩。」小苦一面笑容。「他們到底是老前輩……」

苦大師冷笑。「你何不直接說，害怕那些棺材？」

小苦給師父說穿了，只好無可奈何的點頭。

「其實棺材有什麼可怕？」

「我怕的是鬼——」小苦苦着臉。

苦大師上下打量了一遍。「方才你不是哭着的，怎麼不哭了。」

小苦想不到苦大師有此一問，當場怔住。

「難怪——」苦大師突有所悟的。「現在我才明白怎麼大人總是喜歡拿鬼來嚇小孩子，果眞有效。」

他說得煞有介事的，小苦卻不禁啼笑皆非，看看苦大師，又道：「這麼多人去找了，少我一個算得了什麼。」

「要是個個都是你這個意思，還有人去找的。」苦大師瞪着眼睛。

「我就是知道他們都不會這樣做。」

小苦目光一轉，頭上隨即吃了一記。

苦大師屈指又往小苦頭上敲了一下，才說道：「這麼偉大神聖的使命你都不接受，臨陣退縮，我這個做師父的臉放到那兒去，光天化日，怕什麼鬼，還不快快上去——」

一頓苦大師再一聲「上去——」手落在小苦腰上，一抓一拋，小苦立時飛起來，飛上了岩壁上的一副棺材上。

「打開它—」苦大師接喝一聲。

小苦苦着臉，鷄手鴨脚的將棺蓋移開，一個不小心，棺蓋立時掉下來。

苦大師及時跳開，棺蓋也正落在他立足的地方，「蓬」地一聲，飛砂走石。

小苦慌忙搖手，苦大師又罵。「高空擲物，是那一個教你的。」

小苦再搖手，苦大師也不等他說出口，接喝一聲，道：「看看在不在這具棺材裏。」

小苦這才瞇起一隻眼望去。

石棺內一副枯骨，一條長蛇正從骷髏的眼窩裏遊竄出來。

小苦大吃一驚，半身不覺一側，立時失去重心，一個身子由上掉下來，鳳樓梧連忙伸手接住，接問：「是不是就在那裏頭？」

小苦搖頭，那邊苦大師巳縱身掠上去，隨即又躍下來，問：「那你怕什麼？」

「蛇——」小苦叫出來。

「是不是這一條？」苦大師從背後伸出手來，手上正抓着那一條蛇，正向着小苦。

小苦一見雙眼反向，立時昏過去，苦大師看在眼內亦怔住。「這個小子原來眞的這麼害怕。」

鳳樓梧看着這師徒二人，不由苦笑。

心鏡大師那邊這時候巳指揮衆僧四方八面搜索。

× × ×

黃昏。

心鏡苦大師與衆僧仍然在搜索，鳳樓梧卻步出百棺岩外，汗流披面，頭髮亦散亂。

水靈跟在他後面，與他在百棺岩外水天嬌藏身的那具石棺上坐下來。

「你們不再找下去了。」水靈隨即問道。

鳳樓梧一聲歎息。「苦大師說得不錯，這個百棺岩棺材成千上萬，谷中有谷，沒有可能將之完全找遍，我們的惡運還要持續下去。」

「運氣若是好，一找便找到。」水靈微喟：「說到底都是我不好。」

「還記在心裏？」

「你們不怪責我，我反而更難過。」

「相信大家都明白，這或者就是天意。」鳳樓梧仰首向天。

「我現在亦明白，媽媽巳經不是人，不應該留在人間。」水靈垂下頭。

「只要你明白。」

「但不管怎樣，她都照顧了我這許多年。」水靈又一聲微喟：「以後——」

「有我照顧你。」鳳樓梧大着胆子說出這句話。

水靈與鳳樓梧的目光接觸，嬌羞地垂下頭，偎進鳳樓梧懷中。

鳳樓梧也就在這時候悄然的拾起一塊石頭向後疾拋了出去。

與他拾起那塊石頭同時，五隻手指從石頭下縮進了石棺內。

那是水天嬌的手，鳳樓梧卻沒有看到，只顧拿石塊拋向小苦。

水靈立即發覺，奇怪地問：「什麼事了。」

鳳樓梧還沒有回答，小苦那邊巳從石塊後冒出來，大叫：「你是想要我的命了，這麼大的一塊石頭拋過來，幸好我身手敏捷，一把接下。」

他雙手果然捧着那塊石頭。

鳳樓梧搖頭。「你可否答應我，不要在這個時候來找麻煩。」

小苦又大嚷。「這一次可是寃哉枉也，是師父叫我來找你進去的。」

苦大師的語聲即時傳來。「不錯是我叫的，可是等到現在仍然不見人，忍不住還是要出來看看你這個小滑頭到底在幹什麼。」

鳳樓梧水靈一齊白了小苦一眼，只是苦大師大搖大擺地向這邊走來。

小苦目光一轉，立時接上口：「師父，我發現這兒有一具棺材。」

他隨即用力將棺蓋推翻，往內望一眼。「不過裏頭沒有東西。」

苦大師看也懶看。「沒有人要你解釋為什麼留在這兒那麼久。」

小苦只好苦笑。

鳳樓梧接問：「巳經想到應付的辦法了。」

「巳經快要入黑了，還想不到辦法，我會留在這兒等死？」苦大師大笑三聲。

「是什麼辦法？」

苦大師眉飛色舞的道：「贖回貪狼星那柄古劍，由你來代替貪狼星的方位，重組天河七星。」

「可以？」鳳樓梧有些懷疑。

「有人願意犧牲，怎會不可以？」苦大師打着哈哈，令人看來卻有強作輕鬆的感覺。

「是那一個？」鳳樓梧不由追問。

苦大師沒有回答，大搖大擺的轉身走回百棺岩內，鳳樓梧水靈相顧一眼，不由雙雙追進去。

× × ×

甘願犧牲的不是別人，正是心鏡大師，鳳樓梧水靈看見他的時候，他巳經完成續劍的過程，雙臂各一道血口剖開，鮮血淋漓。

「爹——」水靈不由叫出來。

心鏡大師應聲回頭，展顏一笑。

苦大師目光一轉。「你這一聲『爹』尤勝靈丹妙藥，看他的樣子連痛苦也沒有了。」

鳳樓梧一旁上前。「心鏡大師——」

心鏡大師一聲佛號，還未開口，又被苦大師截住。「你問他還不是一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鳳樓梧只有苦笑，苦大師接住道：「貪狼星斷掉的古劍一定要佛門高僧的血脈

才能夠續回，除了他，還有那一個能夠勝任。」

那柄古劍也就插在心鏡大師面前，晶瑩的劍身內一絲絲一縷縷的，彷彿有血脈在劍身內。

苦大師目光由古劍轉落在鳳棲梧面上。「現在，看你這個小子的了。」

鳳棲梧毅然拔劍。

× × ×

夜幕終於低垂，鳳棲梧也終於學會了用劍的方法，身劍能夠合一。

苦大師看準了才喝一聲，道：「七星歸位——」

鳳棲梧與天河六星應聲凌空拔起來，交錯翻高，再落在地上已成劍陣，七劍齊展發出七種光虹，再一轉變成七塊不同顏色的玻璃，迴環交錯飛舞，彩光流轉，一陣移動變幻，才變回七個人。

心鏡大師看着露出安慰的笑容，旁邊小苦只看得手舞足蹈，連聲大叫。

苦大師這一次沒有喝止小苦，洋洋得意的笑道：「所以說，船到橋頭自然直，不用太担心，不成不成，現在還不是成了。」一頓接向心鏡大師一豎大拇指：「果然不愧是佛門高僧，有勇氣，夠偉大。」

心鏡大師又怎會不清楚苦大師的性格，只有苦笑。水靈侍候在他身旁，一直以敬服的目光望着他，這當然是最令他欣慰的了。

鳳棲梧等苦大師說完了才問：「我們就等在這裏。」

文曲星應道：「只等她出來，我們便發動攻勢。」

「她一定會出來的。」苦大師接道：「百棺岩的棺材我們大都已找過，明天不用半天相信我們便可以找遍，她如何躲下去。」

文曲星接道：「過百棺岩就是大沙漠，她只有這條路離開。」

心鏡大師一聲佛號，小苦接問：「師父，那我們又怎樣才是？」

苦大師打了一個「哈哈」。「看熱鬧好了，這種場合，很難遇上了。」

小苦點頭：「那便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了。」半身一縮，便坐在百棺岩外那具破石棺上。

劍陣在百棺岩外展開，除非水天嬌不離開百棺岩，否則一定會被他們截下來。

他們却怎也想不到水天嬌就藏在百棺岩進口外那具破石棺下，所有說話都已被水天嬌聽進耳裏，只等機會看如何發作。

現在是機會了，小苦才坐下去，石棺便翻起來，水天嬌破土而出。

小苦立時一個元寶也似滾跌而下，水天嬌一把抓住一擲，正擲向鳳棲梧天河六星那邊，鳳棲梧他們的反應也可算敏捷的了，一聽異响，立即轉身過來，劍陣同時展開，但小苦這樣飛來，怎能夠不閃避，鳳棲梧而且伸手接下小苦，劍陣立時便散開。

與之同時，水天嬌已閃電般撲向水靈，心鏡大師要阻止，雙臂血脈已斷，有心無力，被水天嬌一撞，飛摔出丈外，水天嬌隨即伸手抓向水靈。

「媽媽——」水靈脫口一聲，沒有閃避。

水天嬌一手抓在水靈頭頂上，冷笑。

「你還知道有我這個媽媽。」

鳳棲梧天河六星這時候已衝近來，劍陣再結合，七劍齊展，指着水天嬌。

「那一個動手，我便先殺掉她。」水天嬌抓着水靈頭頂的手一緊。

鳳棲梧第一個停下劍，心鏡那邊掙扎着爬起來。「她是你的女兒。」

水天嬌狂笑，抓着水靈飛撞向鳳棲梧，鳳棲梧急忙閃避，水天嬌抓着水靈一掠而過，化爲一道青光，射入夜空中。

苦大師看在眼內，跳起身子，喝一聲：「追——」

鳳棲梧天河六星七劍一轉，化成一團亮光飛起來，在場所有人亦同時被帶動，一齊飛入夜空中，追向水天嬌，一個接一個，一字長蛇的，蔚爲奇觀。

雖然牽引着這許多人，天河六星與鳳棲梧飛行的速度並沒有減弱，比起水天嬌却始終有一段距離。

水天嬌擁着水靈一團碧光越飛越遠，最後穿越濃霧，飛越鬼怒江，來到了那塊魔壁前面，向魔界的入口飛進去，消失不見。

魔界的進口隨即湧出了一塊散着浮雕的石壁，將進口完全封閉。

鳳棲梧等相繼落在魔壁進口前面冒出水面的岩石上。

封閉魔壁進口的那塊石壁這下子尚未完全緊閉，鳳棲梧一衝上前，天河六星緊接，全力要截止，到底來不及。

一陣鬼哭神號的聲音也就在這時候响起來，彷彿在嘲笑他們。

苦大師跟着上前來，一看急問：「有沒有第二個進口？」

「沒有——」鳳棲梧搖頭：「就是有也一樣被封閉起來的了。」

「那你可夠痛苦的了！」苦大師苦笑：「我們最多一生一世守候在這裏，你還要担心你那個水靈。」

鳳棲梧沉吟着：「也許我們可以將這塊魔壁鑿開。」

「也許可以的。」苦大師目光一轉。「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以我估計，三四天應該絕沒有問題。」

心鏡大師突然插進口來。「我們可是得三四個時辰。」一頓一聲長歎。

「這只是你說的。」苦大師也知道心鏡大師這個時候絕不會胡亂說話，還是忍不住頂撞一句。

心鏡大師仰首天望，說道：「師兄，你看——」

苦大師才將頭抬起來，面色便變了。

天際星雲正在變動。

「今日原來是十煞空亡日。」苦大師這句話出口，面上已經有笑容。

心鏡大師接道：「日出之前，九星聯珠，煞氣至重，天嬌只怕會變成天魔，扭轉乾坤。」

鳳棲梧急問：「這又會怎樣？」

「只要她喜歡，山崩地裂，翻江倒海，無所不能。」心鏡大師語聲面色都是那麼的凝重。

衆人聽說無不色變，不約而同仰首天望。

天際的星雲變動更大了，雖然接觸不

到，那麼的遙遠，衆人仍然感覺到那股壓力，喘不過氣來。

× × ×

自在天坐壁的大法師亦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突然張開了眼睛，長歎一聲：「天意——」

語聲一落，金光一閃，他的身子便消失，自在天那塊石壁上只剩下一個人形的凹槽。

× × ×

大法師那邊在自在天的石壁消失，這邊便在封閉魔壁進口的石壁上出現，半邊身子嵌在石壁內。

鬼哭神號的聲音立時靜下來，所有人也立時發覺，驚喜起來。

「師父——」心鏡大師苦大師一齊上前。

「阿彌陀佛——」大法師面露微笑。

心鏡大師沉吟道：「師父坐壁已經十八年，只差十八天便可以修成正果。」

「正果要緊、抑或天下蒼生？」大法師反問。

「弟子知錯。」心鏡大師惶然。

「我佛慈悲。」大法師接一聲佛號，開始誦經。

心鏡大師與衆僧亦齊聲跟着，連一向玩世不恭的苦大師亦神情肅穆，收起了笑臉，誦起經來。

魔壁開始震動，鬼哭神號的聲响再出現。

大法師的膚色誦經聲中逐漸轉變，變成了金色，閃亮生輝，在他身旁的石壁開始龜裂。

金光突然一閃，大法師的金身終於爆炸。

封閉魔界進口的那塊石壁與之同時被炸開，四分五裂，進口烟硝中再出現。

鳳棲梧天河六星率先衝進去，衆人跟着，一個個都是視死如歸的。

× × ×

爆炸聲直透進魔界的水殿內，迷離烟霧中，不少石塊掉下來，掉進水裏，濺起了不少水花。

水天嬌端坐在水殿上，水靈正跑在她面前，兩行珠淚不停的滴下。

「媽媽只要多吸一個活人的鮮血便可以成爲天魔，便可以度過這場刦難。」水天嬌突然探手抓住水靈的肩膀，將水靈拉過來。

水靈一面悲痛的表情。

「你是這兒唯一的活人，」水天嬌的眼中突然流下兩行淚水，「但也是媽媽唯一的親人。」

「媽媽——」水靈叫出來。

「水天嬌霍地把手一推，將水靈推倒在木台上，接把手一揮。

兩個侍女出現在水天嬌身旁，左肩上各自手抓着一個綁鼓，一面以手拍鼓，一面輕喝。

大羣忍者武士在鼓聲中出現，跪拜在水殿上。

水天嬌目光一掃，沉下聲。「今夜我在這裏算清楚這筆舊賬。」

衆人亦應一聲，整座水殿爲之震動。

水天嬌再喝一聲，那些忍者紛紛拔起身子，躍進水裏，衆武士同時拔出倭刀，「吆喝着刀向外，蓄勢待發。

× × ×

鳳棲梧等終於衝進了魔界，濃霧中與那些忍者展開了惡戰。

那些忍者神出鬼沒，或後水裏冒出來，或從岩石後閃現，暗器兵器齊施。

衆僧保護着心鏡大師，燈籠一個接一個飛出，飛撞在那些忍者的身上，一被擊中，那些忍者便消失，那些武士也一樣。

被那些忍者武士擊中，衆僧亦浴血身亡，這一場可是名副其實的血戰。

鳳棲梧天河六星在前面開路，在他們的後面，跟着苦大師師徒，手拿符咒，當然一樣有效。

天河劍陣展開，擋者披靡，到鳳棲梧與天河六星衝上水殿，那些忍者武士已被殺盡。

水天嬌獨對衆人，了無懼色，目光從衆人面上掠過，冷笑。「不擇手段，以衆凌寡，十八年後的所謂正派武林中人與十八年前的又有何分別？」

「有——」苦大師搶上前。「十八年前正派武林中人在這裏的所作所爲是錯的，現在則相反，天下間根本沒有所謂正邪，只有對或錯。」

水天嬌冷笑着接問：「你們也承認十八年前的所作所爲都是錯的了。」

「大錯特錯！」苦大師搖頭。「當時我雖然查清楚你們的底細，趕到來已經太遲，說也是廢話。」

「這我報仇，是否應該？」水天嬌盯着苦大師，沉聲喝問。

苦大師長歎：「冤有頭，債有主，你就是不該濫殺無辜。」

「我錯了，上天又怎會容許我存在到現在？」水天嬌大笑。

苦大師大搖其頭。「天意莫測，有時連我也不明白，怎麼有好人又有壞人，怎麼壞人要殺幾個好人，做幾件壞事才成爲壞人，又怎麼一定要等到惡貫滿盈才加以懲戒，才讓好人去將他們殺掉。」

小苦插口道：「師父也不明白的事情，我這個徒弟更不會明白的了。」

苦大師不等他將話說完，已然屈指迎頭擊去，小苦這一次好像知道有此一着，及時縮開。

「要是你沒有做錯，我們相信亦不會找到這裏。」苦大師接對水天嬌說。

「你們只是來送死？」水天嬌戟指苦大師。

「七星何在——」苦大師接喝一聲。

鳳棲梧與天河六星應聲手按劍柄，蓄勢待發。

水天嬌目光一轉，了無懼色，而且笑起來，完全就不將這個劍陣看在眼內。

苦大師笑道：「你絕對不是天河七星劍陣的對手。」

「你意思要我怎樣？」水天嬌盯着苦大師，突然提出這個問題。

苦大師立時一怔，猛抓着那把亂髮，一時間實在不知如何作答。

水天嬌看着冷笑，道：「不用傷腦筋，我怎樣性子，你不清楚，藍田玉應該清楚的。」

心鏡大師一聲佛號，上前，苦大師目光一轉再轉，搖頭歎息：「這歸根到底是你們夫婦二人的事情，你們最好關起來，自行了斷。」

心鏡大師立時一言驚醒的。「多謝師兄——」

水天嬌隨即一聲嬌喝：「入到來這裏，那一個也不許走。」

苦大師老羞成怒的亦喝一聲：「七星準備——」

鳳棲梧等七劍齊展，光芒奪目。

水天嬌目光落在劍陣上，連聲冷笑道：「我就是要看看，封了這個魔界，隔絕人世，在魔界內，是那一個本領，那一個厲害。」

苦大師大笑三聲。「這個魔界可以封閉，我倒是想不出如何封閉。」

水天嬌冷笑。「你完全不相信？」

苦大師把頭一搖。「這似乎是沒有可能的事，以我的聰明智慧。」

水天嬌反問：「開始的時候難道你可以想像得到有魔界的存在。」

苦大師怔住，鳳棲梧忍不住問：「你要怎樣將這裏封閉。」

水天嬌一字一頓：「以我的血——」隨即一拂袖，水靈由她面前倒飛了出去。

水靈脫口驚呼未絕，已落在鳳棲梧懷中，水天嬌目光接落在他們面上。「小伙子，抱緊我的女兒，我就讓你們死在一起了。」

鳳棲梧正要說話，苦大師已大叫：「小伙子，千萬不要感情用事，天河劍陣少不得你的。」一頓轉罵水天嬌：「又來這種手段拆散天河劍陣啊！」

水天嬌一陣大笑，肌膚陡然變成血紅色，披肩長髮跟着飛舞，亦變成血紅色，一個身正突然被鮮血濕透。

苦大師看着面色一變，再看水殿平台上已然鮮血奔流，一股血潮湧過來。

衆人齊皆震驚，也不由一齊往後退。

水天嬌接把口張開，一股鮮血射出，霍地化成血焰，燃燒起來。

也就在這刹那，心鏡大師突然迎前，眉心正好迎住了那股血焰，那股血焰直燒進去，心鏡大師自頂而下迅速變成了血紅色。「你要殺的都已經殺光了，只差我這一個藍田玉罷了。」心鏡大師淒然一笑。

水天嬌冷笑接問：「你不是心鏡？」

心鏡大師搖頭，一面祥和。「一切錯在藍田玉，無論你去那兒，藍田玉都與你一起。」

水天嬌又是冷笑：「你現在才說這種話？」

「總算有機會說啊？」心鏡大師移步走前去，肌膚血紅得來發亮，觸目驚心。

水天嬌冷冷的看着他，一直到他伸出雙手抱來，才有一絲笑容，笑得却是那麼凄涼。兩人終於相擁在一起，肌膚由血紅色變成火紅色，突然燃燒起來，化作兩具白骨。

苦大師看着怔在那裏，猛可省覺，狂叫一聲：「快走——」

衆人不由自主應聲倒退，水靈却不由自主撲向那兩具白骨，鳳棲梧及時將她抱住，往後退出去。

兩具白骨也就在這時候爆炸開來，水殿上的鮮血同時燃燒，變成了一片火海，往進口疾捲出去，所過之處爆炸不絕，整座魔壁都在動搖，亂石崩落，一連串的落在水中。

鳳棲梧天河六星劍陣隨結合，一團劍光亮起來，牽引着衆人往進口處飛去。

他們才從進口飛出，進口便被烈火封閉，緊接被崩落的亂石堵塞。整塊魔壁不停在震動，血紅的火焰在縫隙處洩出霹靂一聲，突然爆開，爆成了不知幾千百塊，漫天飛舞，每一塊都曳着血紅色的火焰，翻滾着掉進水裏，一時間水花激濺，烟硝四起。

苦大師在岸邊看着，不由合什誦起經來，衆僧很自然的跟着誦經，一片梵唱，响澈江面。

小苦看着，亦一正面色，跟着誦經。

天河六星一收劍，肅然立在江岸上，一聲不發，那刹那彷彿變成了六具石像。

水靈鳳棲梧却是相擁在一起，鳳棲梧無限感慨，水靈的眼淚又已流下來。

到她的眼淚流盡，那塊魔壁已然在江面上消失，烟硝四散，江面上一無所有。

衆僧仍然在誦經，也就誦着經隨着苦大師遠去，小苦亦跟着。

天河六星亦在這時候一合，化作一團亮光飛進入空中。

江岸上只剩下鳳棲梧和水靈，鳳棲梧只是緊擁着水靈，兩個人呆呆的仍看着魔壁下沉的方向。

一綫曙光正從那邊湧現，長夜終於逝去。

（完）

鑽戒的秘密

（本文承自第42頁）

假如沒有意外的話，他們應該在十一時五十五分到達交易地點附近，然後在他們進行交易時，上前將對方撲滅！

一切果然很順利，十一時四十五分他們便到燈塔附近，然後關掉機器，用帆和櫓慢慢前進。那兩艘快艇則停在附近，等候信號。因爲快艇一開動，馬達聲會驚動對方。

帆船駛了一段時間，便發現前面有四盞微弱的桅燈，王森十分緊張，還前不前進？假如不去，等下又怕抓不到人，去了如果青龍帮的人還未來交易，豈不是全功盡廢？

小虎子也在發問，要王森拿定主意。王森想了一下，認爲假如得到鴉片又捕到賣方的人，仍然可以在事後指證青龍帮！當下下令繼續前進。

一忽，遠處忽然又出現一排四盞桅燈，而且跟原來那一排十分接近！衆人都鬆了一口氣！交易在進行中！

王森傳令手下，準備作戰，小心對方有犀利的武器！三艘漁船分開三個方向前進，準備將對方圍住！

今夜無星無月，海面一片漆黑，雙方都認爲是個好天氣！但毒梟方面因爲有燈，所以目標明顯，對偵緝隊更有利！

王森眼看包圍即將成功，便下令手下發出訊號彈！那訊號彈平空而射，曳起一陣光芒，這已足够！

光綫一起，立即聽見叫聲：「有人來，快熄燈！」

王森道：「喊話！」

一個大嗓門的偵緝隊員大聲叫道：「青龍帮，同勝會和泰國來的毒梟，你們聽着，咱們已經包圍了海面，立即投降才有活路！」話音未落，槍聲已响了起來，王森喝道：「打！」機槍手趁對方尚未弄熄桅燈，作爲目標，「格格格」地掃了一排子彈過去！

王森傳令：「小心他們突圍！加强火力！」

旁邊那艘船由朱國明負責，由於他這裏沒有機槍，所以下令開船迫過去！

眼看距離接近了，朱國明拔出一枚手榴彈，用牙咬下拉綫，用臂將手榴彈拋過去！

「隆！」手榴彈落在甲板上，爆起一陣火光，夾着驚呼聲和慘叫聲，可惜，沒法將船炸沉，而且彈片把剩餘的一盞桅燈擊落，海面上一片漆黑！

對方也在這個時候加强反擊，槍聲响成一片！

剛才訊號彈發出時，王森已看到對方一共有四艘船，而己方只有三艘，三艘船圍四艘船，空隙甚大，實在沒有把握，王森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只能盼快艇及丁一彪那方面的人，能及時趕到，助一臂之力！

「營營」的一陣馬達聲响，對方已準備突圍，王森忙亦下令開馬達！

偵緝隊的火力比較强，但船少所以雖然極力合攏，仍沒法得逞！幸而快艇的馬達聲已越來越近！

王森叫何新華準備手榴彈，何新華把兩枚手榴彈縛在一起，說道：「處長，行了！」

王森向天發出一枚訊號彈！漆黑天與海，倏地變成一片光亮！何新華早已瞄準對方船隻的位置，霍地將手榴彈拉綫扯下，用手將手榴彈拋過去！

落點甚準，當他拋出時，訊號彈已熄滅，是故對方雖知他拋手榴彈，却看不到落點！只聽一陣巨响，震得大家耳朵嗡嗡亂响，那艘漁船爆起一陣火光，船上鬼哭神號！

快艇已至，穿插到船羣中，機槍亂响！黑暗中，看不清楚王森下令暫停攻擊，他不斷發射訊號彈，作爲照明之用！

幸而這時候遠處忽然有一道强烈的光柱照過來，照得纖毫畢露。小虎子歡呼一聲，叫道：「老丁派來的援兵到了！」

王森接着喊話：「你們已經被包圍了，快投降！」

援兵船上有人用廣播筒（當然沒有電，只是用白鐵造成一個尖塔形的筒）喊話：「青龍帮，同勝會，你們再不投降，咱們便開炮了！」

對方有人叫道：「他們沒有炮，不用怕！」

援兵的船共有三艘，有探射燈的那艘，停在遠處，其他兩艘則逐漸迫近。

對方的槍火雖强，無奈偵緝隊這方手榴彈在近距離，不斷發揮威力，不久，便有一艘船慢慢沉下去！

這一來對方陣脚開始亂了，有人不斷爭吵，大概是投降派跟死硬派發生矛盾。

王森下令船隻將對方團團包圍，喊話給他們三分鐘時間考慮。

下沉漁船上面的人，在海裏掙扎，有人游向己方的船，有人見到形勢不佳，索性游向偵緝隊的船，投降去了！

王森只想利用形勢迫對方投降，生恐炸破載鴉片的船，有所損失！每艘船的槍手都佔了有利的地方，槍口全對着艙口，只要有人探頭出來，幾顆子彈便飛過去！

一個舵手道：「處長，俺可肯定中間那艘船沒有貨，因爲入水較淺，再炸他們一艘船，他們便不能不投降了！」

王森道：「好，小何你再拋一枚手榴彈過去！」

何新華拋出的手榴彈在甲板上開花，第二枚又在後面炸開，船艙裏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再也沒法堅持，大聲呼叫投降。

王森叫他們全都站在甲板上，再將船慢慢駛過來！剩下來的那兩艘船見大勢已去，也只好乖乖投降！

這一役，不但人贓並獲，而且收了無數槍械，大獲全勝！

× × ×

船隊在晨曦中乘風破浪，向青島進發，這件案子至今已大功告成，但王森深深知道，以後還有許多手續和善後工作等着偵緝大隊去完成！但無論如何，現在總算勝利了！他站在船頭，迎着風，心情從未試過像今次這般輕鬆！

不知是誰先唱起了雄壯的偵緝隊隊歌，眨眼間海天都飄盪着歌聲……（完）

魔鳳遊龍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井望天、江玉南、伍明珠來到入山口處，只見不少武林人坐在泝裏休息，他們都是想到絕情谷內的人，但因早先有三批人從絕情谷出來時，不是雙目變瞎，便是滾落山谷中而死去，所以人們被那慘景嚇怕了，井望天等三人不理會這些，逕自走向谷口，江玉南首先跨過木碑，立有兩隻黑雀襲來，江玉南出手擊斃之後，黑衣少女又施出短刀攻來，都被江玉南接住，江玉南算是過了此關……人們隨他入絕情谷，却被紅衣女郎的絕招嚇退了衆人，只剩井望天等三人和老小兩叫化，青衣婦人現身，要他們露出一手才肯讓他們入絕情谷……

絕情谷組合

井望天道：「是伍堡主的千金。」

閻五哦了一聲，轉注到高泰身上，道：「高泰，你怎麼樣了？」

高泰道：「我很好，幸得江兄提醒，及時閉住了呼吸。」

兩人內功深厚，雖然交談，仍能不作呼吸。

井望天頗有自知之明，這些人中，可能以自己的武功最差，所以，他盡量少說話。

因爲，每說一句話，就可能會減少一些閉氣時間。

閻五道：「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高泰道：「咱們應該衝過去。」

閻五道：「這一羣毛丫頭，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咱們也不用客氣了。」

江玉南道：「那毒烟由五丈外一株五彩花叢中飄飛出來。」

閻五、高泰，竟然都沒有瞧到那毒烟來處。

經江玉南這麼一提，兩個人立時凝注

無情似有情

望去。

果然，那一叢五彩奇花中，飄出來一股淡淡的白烟。

那白烟很清淡，如是不留心，或目光稍差的人，就無法看得到。

閻五道：「那花叢之中，可能有人在施放毒烟。」

高泰低聲道：「老哥哥，除了毒烟之外，只怕還有別的埋伏。」

閻五道：「你的意思是？——」

高泰道：「不下重手，只怕咱們會吃大虧了。」

閻五點點頭，道：「好，我先警告他們一聲，然後你再出手。」

高泰道：「小要飯的不能自己作主，只好聽你老叫化子的了。」

閻五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妳們聽着，利用花叢掩護，施放毒烟，實非正大行徑，咱們按規矩拜山而來，希望見到貴谷谷主，但如諸位一定要在這裏暗施算計，那就別怪我們出手無情了。」

頭一擺，道：「小要飯的，老叫化已經交代過了，該怎麼辦，你自己酌量着辦吧！」

小花龍高泰挺身而起。

只見他向前一伏身子，整個身軀疾如流星一般，直向花叢之中衝去。

人近花叢，飛起了一道黑光，捲入了花叢之中。

但見花葉紛飛，耳際間同時響起了兩聲慘叫。

場中人大都沒有看清楚高泰施用的什麼兵刃。

但那方圓數尺，高過一人的花叢，一時之間，盡化烏有。

殘枝斷葉，飛起一丈多高，散落了一地。

好凌厲的一擊。

一大叢五彩花樹，已全化爲烏有，兩具身着黑衣的女子屍體，橫臥地上。

一個腦袋碎裂，早已面目難辨。

一個身子伏臥在地上，身體的上軀凹陷。

兩個人都是一擊斃命。

看兩人死狀，顯然是被重物擊傷，但站在一側的高泰，仍然是赤手空拳，未見手中執有兵刃。

只見高泰伏下身去，在兩個黑衣女子身上搜查片刻，突然投過了一個玉瓶，道：「解藥。」

閻五伸手接過，打開瓶塞倒出了一粒白色丹丸，在鼻子上聞了一聞，道：「是解藥，井兄請給伍姑娘服下去。」

他直呼伍姑娘，顯然心中並無什麼避忌。

井望天用手接着把藥物送入伍明珠的口中。

對症之藥，不過片刻時光，伍明珠打個噴嚏，清醒過來。

閻五道：「井兄，如有不適之感，也請服用一粒。」

在場三人，大都聞到了一抹輕淡的香味，也都中了毒。

不過，中毒很輕，仗着內功，支持下去。

井望天服過一粒，閻五自己也服了一粒。高泰、江玉南各也服了一粒。

高泰搖搖頭，歎道：「可惜，這兩位姑娘，小要飯的下手重了一些。」

閻五道：「咱們已警告過她們了。」

高泰道：「老叫化，咱們殺了人，那算正式翻了臉，她們也不會對咱們再客氣了。」

閻五道：「不錯，咱們殺了別人，別人自然也不會放過我們，當心暗襲。」

只聽一側花樹叢中，傳出了一個冷漠的女子聲音，道：「諸位都是名人，咱們敎主之意，只不過想先把諸位迷倒，想不到你們竟然出手殺人。」

高泰冷冷說道：「妳們施放毒烟，難道也是應該的麼？」

那女子聲音道：「不錯，你逞了一時之快，但給你們帶來了步步殺機，由此刻起，我們不準備再作捉活的打算了。」

閻五道：「妳們聽着，咱們也沒有準備殺人，也不想殺人，但那並非是咱們不會殺人，絕情谷中，如若激起了我們的殺

機，那就會引起一場很大的麻煩。」

只聽一陣步履聲響，一個全身黃衣，面罩黃紗的女子，緩步行了過來。

她身後還跟着四個黃色勁裝的佩劍少女。

那些少女，一個個貌美如花，但却神情冷肅，不見一點笑容。

黃紗掩去了她的面容，也增加了一份神秘、詭異。

閻五輕輕咳了一聲，道：「小叫化子，你退下來。」

高泰打量了那黃衣女子兩眼，才緩緩退到了閻五的身後。

現在，閻五面對那位黃衣女子。雙方保持了七尺左右的距離。

閻五道：「姑娘可是準備攔截我們的了？」

黃衣女子說道：「是！咱們這是第一道。」

閻五道：「絕情谷肯這麼正面出手，倒不失爲一個光明磊落的手段。」

黃衣女子又說道：「閻五，你在江湖上很有名氣，但這份名氣，不能在絕情谷要。」

閻五說道：「老叫化子到那裏都是一樣。」

黃衣女子道：「閻五，絕情谷不吃這一套。」

閻五哈哈一笑，道：「姑娘，咱們不用作口舌之爭了，妳要和老化子動手，盡管請便。」

黃衣女子道：「這地方太狹小，咱們換個地方。」

轉身向前行去。

轉過兩個彎，穿出一重花樹，景物忽然變了。

但見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平坦、廣闊，足足五丈方圓，草不掩足，花樹環繞，是雙方都可大顯身手的好地方。

黃衣女子居中一站，手一揮，四個勁裝佩劍的少女，忽然分散，兩前兩後，佈成了一個劍陣，道：「世人都以爲絕情谷中，全是靠機關，埋伏求勝，却不知絕情谷的劍法，也有獨到之處，今天，我就要諸位見識一下絕情谷中的五絕劍陣。」

閻五打量那排列的劍陣一眼，竟然是看不出變化脈絡，不禁心中一震，暗道：「江湖上絕情谷知道的太少，只知她們不許男子入谷，違者損其雙目，除此之外，再無傳聞。」

絕情谷在武林中名氣很大，但却很少人知曉內情。

高泰突然閃身而出，道：「笨鳥先飛，打旗的先上，我看第一陣，還是小要飯的先來，我如不行了，你再接住。」

黃衣女子道：「我們有五個人，你們也有五個人，五對五，你們一起上吧？」

高泰也感到，那劍陣看極平淡，只是兩前兩後，五個人站在那裏，但隱隱間，却暗合五行方位的變化。

江玉南也在很用心的看，而且，看的很入神。

黃衣女子冷冷說道：「五位可以出手了。」

江玉南回顧高泰一眼，道：「高兄，這一陣讓給區區吧？」

高泰道：「劍陣如長江之水，表面平靜，內裏面波濤洶湧。」

江玉南道：「不錯。」

高泰道：「咱們兩個人聯手如何？」

江玉南道：「咱們由兩側分進，或是一路攻人。」

高泰道：「一路攻人，兄弟先上，江兄給小要飯的接應？」

江玉南踏上了一步，說道：「高兄有請。」

高泰吸一口氣，緩步向劍陣行去。

四個勁裝少女劍已出鞘，但他却靜靜的站立着不動。

高泰人已踏入，陣中對方仍然是靜靜的站着。

高泰笑一笑道：「在下已經進入劍陣，諸位怎的還不發動。」

黃衣女子道：「不勞費心，該發動的時候，我們自會發動。」

高泰點了點頭，說道：「我明白了，你們這座劍陣，是以動輔靜，以靜制動爲主。」

黃衣女子突然取下了臉上的面紗。

好美的一張臉，柳眉、鳳目、雙頰艷紅。

但那身黃色的衣服，却把他托襯的神態莊嚴。

只見她緩緩伸出玉手，在柳腰絲帶活扣處一拉，抖出了一把軟劍，道：「你能瞧出我們劍陣中的內蘊，足證高明，報上名來，你是什麼人？」

高泰道：「小要飯的，天下像我這樣的人，何止千萬。」

黃衣女子腕微抖，手中軟劍忽然間畢直而起，冷冷說道：「你既不願說出姓名，那就請出手吧！」

高泰伸手從右袖之中，摸出一團黑色的圓球，用力一甩，化成了一條長約二尺四寸，粗如兒臂的鐵棒，道：「姑娘一定要在下先出手麼？」

黃衣女子臉色一變，道：「寒鐵如意棒。」

高泰道：「姑娘識得此棒，想已知我身份，小要飯的不報名字也不行了。」

黃衣女子道：「不用了，你是小花龍高泰。後起三秀，已有兩個人，到了絕情谷，眞使絕情谷生色不少。」

高泰說道：「哦，還有一位，是什麼人？」

黃衣女子道：「金劍銀衫客田榮。」

高泰道：「姑娘和他動過手了？」

黃衣女子道：「他們已爲敝谷主迎入賞花樓，作我們絕情谷的貴賓了。」

高泰道：「看來，小要飯的這個綽號叫壞了，我如叫金衫銀劍，也許一樣可以受到貴谷主的優待了。」

黃衣女子道：「只可惜，閣下報出名字的時間晚了一刻。」

高泰道：「哦！」

黃衣女子說道：「如果我未下令排出劍陣之前，咱們自然可以給你優待，可是小妹已排出了劍陣，只好試試閣下的身手了。」

高泰道：「姑娘，彼此動手相搏，難免要有傷亡。」

黃衣女子道：「我知道，但閣下可以放手施爲，咱們傷在了寒鐵如意棒下，那只怪咱們學藝不精。」

高泰哈哈一笑，道：「既是如此，小要飯出手了。」

如意棒一伸，攻向了黃衣女子。

他出手第一招，就攻向中宮之位。

但見寒芒連閃，佈守在四角的四柄長劍，同時以迅雷閃電的速度攻了過來。

四柄劍，來自四個方向，分刺向四個不同的部位。

高泰手中如意棒，忽然間幻化出一天棒影。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如意棒帶起一陣強勁疾風，震開了四柄落下的長劍。

但那黃衣女子却在高泰震開四劍，攻回棒勢的一刹那間，長劍如毒蛇出穴一般，直刺向他的前心。

高泰笑道：「好惡毒的一劍，是存心要小要飯的命了。」

笑喝聲中，如意棒輕輕一翻，震開了黃衣女子的劍勢，疾退三步。

原來那另外四柄長劍，散而後聚，一齊攻來。

這等五劍合一，如臂運指的綿連攻勢，使得高泰也有着應接不暇的壓迫，不得不退出陣外。

黃衣女子揚動了一下手中的長劍，冷冷說道：「大名鼎鼎的小花龍，也不過如此罷了。」

高泰神情冷肅，緩緩說道：「人無傷虎意，虎有傷人心，諸位姑娘休怪小要飯手下無情了。」

如意棒一招「神龍擺尾」，橫裏掃過去。」

守在西北方位的少女，舉劍封接。

只聽一聲金鐵大震，手中長劍，突然脫手飛去。

高泰轉身揮棒，攻向西南方位。

守在西南方位的少女，手中長劍一擋，又被如意棒震飛開去。

但見他身軀轉動，如意棒挾排山倒海般的威勢，連接震飛了四女手中長劍。

劍陣仍然是原來的樣子，但守在四角方位的少女，手中都沒有了長劍。

井望天臉上一片驚異之色，心中却暗暗讚道：「江湖上盛傳小花龍高泰神力驚人，手中無十合之將，今日一見，果非虛言。」

震飛了四女手中兵刃，高泰的目光，緩緩轉到那黃花女子的身上，道：「還要不要打？」

劍陣沒有了劍，雖然人無傷亡，但却完全失去了攻擊力量。

黃衣女子似乎是嚇呆了，高泰不但棒上力量强大，而且出手奇快，快得黃衣女子來不及發動劍陣的變化。

江玉南突然輕輕咳了一聲，說道：「高兄名不虛傳，震引神功，也確讓我們開了眼界，這位姑娘，讓給小弟試試身手如何？」

高泰回頭望去，江玉南已然舉步行了過來，只好閃到一側。

黃衣女子正感爲難，不知是否應該和高泰繼續動手，見他閃到一側，換了一個人，立時冷笑一聲，對江玉南道：「你要和我動手？」

江玉南道：「不錯，在下正是要和姑娘動手。」

黃衣女子說道：「好！你亮出兵刃來吧。」

江玉南說道：「用不着，姑娘只管出手。」

黃衣女子道：「你自己要找死麼？」

江玉南道：「試試看吧！姑娘。」

黃衣女子冷笑一聲，一劍刺了過去。

劍勢快如電光石火，一閃而至。

江玉南右手一抬，身子微側，劍鋒掠身而過，但那黃衣女子握劍的右手，正好撞在了江玉南的手中。

黃衣女子只覺右腕一麻，長劍已脫手而出。

江玉南笑一笑道：「姑娘，要不要再試試？」

黃衣女子道：「空手入白刃，我太大意了一些。」

江玉南道：「好，再來一次，這一下，姑娘要多多小心了。」

放開右手，緩緩把長劍交還入黃衣女子的手中。

第二次出劍，黃衣女子十分小心，劍勢橫斬，攔腰掃去。

她有了一次經驗，這一次，人離得很遠。

江玉南道：「姑娘留神。」

喝聲中身子疾如旋風一轉，已欺到黃衣女子的身邊。

黃衣女子只覺右手一鬆，長劍又被人奪去。

江玉南右手一伸，竟把手中的長劍插入了黃衣女子身上的劍鞘之中，笑道：「姑娘，還要不要再試一次？」

黃衣女子兩條秀眉揚了一揚，道：「不用試，我認栽啦。」

江玉南淡淡一笑，道：「那很好，憑我們兩個人的身手，可不可以見見貴谷的谷主？」

黃衣女子道：「你們已經闖過了這一道埋伏，可以請了。」

江玉南道：「一定要一關一關的闖過去麼？」

黃衣女子道：「是！目下形勢已成，只怕很難更改了。」

高泰道：「姑娘，有一件事，小要飯的必須要說明白。」

黃衣女子道：「請說。」

高泰說道：「絕情谷在江湖上的名聲並不太好，小要飯的很担心我自己控制不住。」

黃衣女子皺眉道：「你是說，你會殺人？」

高泰坦言道：「小要飯的是怕失手傷人。」

黃衣女子歎息一聲，道：「最好你不要失手。」

高泰道：「爲什麼？」

黃衣女子道：「你們手下留情，我們都會知道，但如你們傷了人，我們也會拚命。」

高泰哈哈一笑，道：「小要飯的就是想不通，我們爲什麼要一路打下去……」

黃衣女子道：「規矩，絕情谷有絕情谷的規矩，你們既然是闖了進來，就應該遵守我們的規矩。」

江玉南回顧了高泰一眼，道：「高兄，咱們應該如何？」

高泰道：「要不要守絕情谷的規矩，看江兄的意思了。」

江玉南突然轉過身子，抱拳一禮，道：「井前輩，咱們應該如何？」

他對井望天的尊敬，使得井望天有受寵若驚的感覺。

沉吟了一陣，說道：「事實上，咱們進入了絕情谷，絕情谷主不肯以禮迎接咱們入谷，咱們守不守他們的規定，都是一樣。」

江玉南道：「是！老前輩可否說得清楚一些？」

井望天道：「咱們守規定，也是闖進去，不守規定，也是一樣的闖進去。」

高泰道：「不一樣，咱們如果決心要守他們絕情谷中規定，心理上就有了一個規範，那是說，咱們就要處處手下留情，如果咱們決定了不守絕情谷的規定，那就用不着手下留情了。」

閻五突然接了口，道：「不用守她們的規矩，絕情谷在江湖上，也不是什麼好地方，就剛才她們施放毒烟的手段，就是見不得光的卑下手法。」

江玉南顯示的武功，很自然的受到了高泰的尊重，也受了閻五的敬仰，所以，兩人的口氣中，都留有餘地，似是把決定大權留給了江玉南。

江玉南心中明白，點點頭，笑道：「我看井老前輩的話，說的不錯，咱們就這樣闖下去吧！她們如敢再施用毒物對付咱們，咱們就不用客氣，以殘酷的手段對付她們就是。」

高泰目光轉注到黃衣女子的身上，冷冷說道：「妳聽到了，希望妳能轉告她們一聲，咱們堂皇而來，也希望妳們用光明正大的手段，攔阻我們，如若諸位還要施展陰謀暗算，那就別怪我們的還擊的手段毒辣了。」

黃衣女子舉手一揮，四個隨後的勁裝少女，突然一側，鑽入了花叢之中，消失不見。然後，他舉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緩緩說道：「諸位如肯相信小妹，那就聽我幾句相勸之言。」

江玉南道：「好……姑娘請說……」

黃衣女子道：「諸位手下留了一份情意，也會換到一份情意，絕情谷中的姑娘們，只是嚴格的遵守着谷中的規律，她們不是壞人，以諸位武功之强，如是放手殺戮，勢必將造成一場慘劇。」

高泰冷冷說道：「姑娘只知責人，忽於責己，咱們一直手下留情，未曾傷人，但絕情谷的姑娘們，竟然施放毒烟，準備把我們全都毒死，姑娘，如是適才我們之中，折損了一兩個人，此刻應該如何？」

黃衣女子歎息一聲，道：「果眞如此，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不過，幸好大錯還未鑄成……」

突然，放低的聲音，接道：「我會想法子通知她們一聲，要她們作個樣子，放諸位過去就是。」

江玉南道：「好！咱們一言爲定，不過，話要先說清楚，如果我們的人有一個傷亡，這約定就不再算數，我們要大開殺

戒……」

只聽一個冷冷的女子聲音，接道：「不用那麼費事了，我帶你們去見谷主。」

隨着語聲，一個身着勁裝的少女，緩緩由花叢中轉了出來。

黃衣女子見那玄衣少女出現，一屈雙膝，跪了下去，道：「見過仙子。」

玄衣少女一揮手，道：「妳起來。」

黃衣女子站起身子，道：「小婢怕他們大開殺戒，所以……」

玄衣少女接道：「我知道，妳不用解釋了，這種事，越描越黑，妳不過是怕死而已。」

黃衣女子道：「仙子，我……」

玄衣少女連連搖頭，道：「不要說了，妳下去吧！」

黃衣女子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高泰打量了玄衣少女一眼，道：「妳是什麼仙子？」

玄衣少女道：「你不會看看我穿的衣服麼？」

高泰道：「江兄，這個要你帮忙了，小要飯的見不得女人，一見女人，我就眼花繚亂，看不清楚所以然了。」

玄衣少女一皺眉頭，道：「小花龍，咱們有機會一分生死的，絕情谷能在江湖上屹立不搖，並非是浪得虛名。」

高泰道：「要打架，小叫化子一定奉陪。」

江玉南道：「姑娘可是玄衣仙子？」

玄衣少女對江玉南的神態，却十分和氣，點點頭，道：「絕情谷來自何方，這中間自有原因，見着敝谷主後，也許她可以奉告內情……」

語聲一頓，接道：「小妹正是玄衣仙子。」

江玉南道：「姑娘，在下有幾句不當之言，不知是否該問？」

玄衣仙子道：「只要不是誠心汚辱我們，請問無妨？」

江玉南道：「我想仙子之稱，在貴谷之中，也是一種等級？……」

玄衣仙子接道：「是！絕情谷的稱呼，和一般的江湖組合有些不同，這裏沒有護法，也沒有堂主。」

江玉南道：「列爲仙子等級的，在貴谷中，共有幾人？」

玄衣仙子道：「這件事，關係我們絕情谷的機密，但你既然問了，我可以破例奉告，絕情谷一共四個仙子，都依她們的衣着稱名。」

江玉南一抱拳，道：「多謝指點。」

玄衣仙子道：「谷主已知諸位盛名，免去了闖關之戰，特命我來迎接諸位，到鑄情堂上一晤。」

江玉南道：「谷中本無情，何來鑄情堂？」

玄衣仙子笑一笑道：「鑄情一成錯，回首恨已遲，本谷中所有樓閣、廳堂，都和情字有關，我相信，這是千百年來，武林中從未有過的事，只可惜小妹奉命迎賓，谷主正在候駕，無法和諸位詳談了。」

江玉南道：「姑娘見告已多，在下增加見識不少。」

玄衣仙子道：「言重了，小妹給諸位帶路。」

轉身向前行去。

高泰急行一步，和江玉南並肩而進，低聲說道：「江兄，江湖上傳說的絕情谷，充滿邪異、罪惡，如今看來，和傳言有些不同。」

江玉南道：「咱們對絕情谷知道的太少，希望這一次能够一開眼界。」

其實，江玉南心中也有着同樣疑問，自然無法回答高泰的問話。

玄衣仙子走得不快，似是有意讓幾人看清楚四下景物。

但江玉南、高泰等所能看到的，只是那排列整齊、高矮不同的花樹，白石小道，蜿蜒在花樹叢中，能够看到的，盡都是繽紛花色，蒼翠綠葉。

除此之外，什麼也看不到。

行約兩三里路，仍然在花樹中打轉。

閻五忍不住了，冷哼一聲，道：「姑娘，如是咱們只在這八陣圖似的花樹林打轉，幾時才能走到？」

玄衣仙子道：「整個絕情谷，都在花樹林中，閣下非得耐心一些不可。」

閻五道：「老叫化子一向不喜歡轉彎抹角，乾脆咱們從花樹上飛越過去。」

玄衣仙子道：「閣下的輕功，也許够高明，但不能從花樹上面飛越。」

閻五道：「爲什麼？」

玄衣仙子道：「上面有埋伏……」

閻五接道：「惹惱了老叫化子，放把火燒光妳們這些臭花臭樹。」

玄衣仙子笑笑說道：「你燒一下試試看？」

江玉南低聲說道：「閻老前輩，大概快要到了，咱們再忍耐一下。」

閻五淡淡一笑，道：「看在你小子的面上，老叫化子不和她計較就是。」

玄衣仙子冷笑一聲，道：「不用找下台階……」

閻五怒道：「小丫頭，妳說什麼？」

玄衣仙子說道：「我說你不用找下台階……」

閻五右手一伸，突然向玄衣仙子抓了過去，口中喝道：「小丫頭，老叫化子非得教訓妳一頓不可。」

玄衣仙子不閃不避，皓腕輕抬，一個春葱般的手指頭，點了過去。

一縷勁氣，直湧過來。

閻五吃了一驚，一挫腕，化掌拍出。

玄衣仙子仍不閃避，竟然舉掌封去，但當雙掌將觸之時，突然化爲擒拿手法。

閻五哈哈一笑，道：「好！小丫頭，果然是有幾下子。」

雙掌連環拍出，一句話完，已然攻出五掌。

玄衣仙子掌切、指點，一連化解了五招。

兩人在極短時間，互拆七招，彼此竟然是秋色平分，未分勝負。

閻五收住掌勢，道：「我還認爲絕情谷中，都是不堪一擊的丫頭，原來也有這樣的高手。」

玄衣仙子道：「名無倖致，絕情谷能屹立如今，自然有生存的條件，我，只不過是十餘人中之一罷了。」

高泰也瞧出了那玄衣仙子，實是身懷絕藝，和適才現身攔路的姑娘們，實不可

同日而語，笑一笑，道：「姑娘，貴谷中，像妳這樣的高手，不知共有幾位。」

玄衣仙子道：「你可是認爲我有些誇張麼？」

高泰道：「在下是誠心請教。」

玄衣仙子道：「一共四位仙子，武功都不在我之下，三姥姥、二聖母，高過我不知幾許，谷主的成就更是高深難測，她的六名從婢，亦都學有專長，再加上兩位副谷主，你算算有幾個人，至於那些情使、花女，那就不用算了。」

高泰道：「乖乖，這麼多厲害人物，江湖上竟然沒有傳聞。」

玄衣仙子道：「絕情谷不是喜歡誇張的組合，我們希望別人，知道的愈少愈好，但江湖人太好奇，無緣無故的跑到絕情谷中來鬧事。」

高泰道：「所以，妳們就挖去了他們的眼睛？」

玄衣仙子道：「雖然，我們的手段很毒辣，但仍然無法使他們望而却步，找上絕情谷的人，仍然是那麼不絕如縷，綿連而至。」

高泰道：「姑娘爲什麼不想想，這些人，爲什麼而來。」

玄衣仙子道：「這才說到我們的主題，你們爲什麼來，因爲，你們是男人，男人，都希望到這裏來，找到些什麼？至少，也要看到些什麼？這就是你們來的原因，我們謹愼小心，甚至取了絕情谷的名字，但仍無法使春光不洩，絕情谷也因爲神秘而傳揚江湖，其實，你們不該來，我們只是一羣不願仰仗男人，爲奴爲婢的女人，我們避世孤居，只爲了獲得一點點自我，千百年來，女人，都一直是男人的點綴品，一個富有的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王侯將相，更是歌姬美婢，爲所欲爲，他們高興了招過來，同床共枕一番，然後揮之令去，以後他們就可能不再聞問……」

她越說越激動，臉上也泛起了一片怒意，接道：「女人該死，稍有逾越，那怕只是精神上一點寄託，就被目爲淫蕩邪行，莫可饒恕，觸犯了七出之規，一紙休書，就可以把她送回娘家，這些女人們，有幾個還有勇氣再活下去，不是一根絲帶，懸樑自盡，就是一包毒藥，自了殘生，絕情谷就是爲此而設，希望能替我們女人，找一個清淨的地方，這裏面，沒有男人，我們平靜、淡泊、與世無爭，唯一的禁忌，就是不許男人們來擾亂我們的清淨生活，難道，我們錯了。」

這番話，有如急水下灘，滔滔不絕，只聽得小花龍高泰，瞠目結舌，一時間，不知該說些什麼？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接着說道：「仙子高論，使在下等茅塞頓開，在下確然相信，貴谷成立之初，確有這麼一個清靜無爲的主旨，但時間已久，難免會生出積弊……」

玄衣仙子哦了一聲，接道：「說說看，有些什麼積弊。」

高泰搶先接道：「你們既是要生活平靜，爲什麼要精研武功，使它形成了一個江湖組合。」

玄衣仙子道：「我們如若不精研武功，有力自保，這地方早已被蹂躪的不成樣子，江湖宵小，淫惡奸詐，還不把此地視作衆香國。」

高泰道：「但妳們對誤入谷中之人，不問皂白，不問情由，一律挖去雙目，是不是太狠了一些？」

玄衣少女道：「雖然如此，我們仍是無法使男人們視作禁地，不敢涉足，如無此嚴厲手段，只怕，每日都有上千成百的男人，入谷尋春了。」

高泰呆了一呆，竟然想不出什麼反駁之言。

伍明珠突然開了口，道：「姑娘，這是以偏概全之論，不足爲教……」

玄衣仙子目光轉動，盯注在伍明珠的臉上，道：「妳是女人？」

伍明珠道：「是，小妹以女人的身份，覺着妳們的看法大有問題。」

玄衣仙子冷冷說道：「姑娘，這時間不是咱們辯論的時間，我只是想告訴你們，本谷這個組合，並無向江湖上爭權奪利之心，我們只是求得安靜二字，想不到，這麼一點微小的希望，竟然無法辦到。」

伍明珠道：「一個人想遺世孤立，都不太容易，何況，這樣大一個組合了。」

玄衣仙子輕輕吁一口氣，未再答話，轉身向前行去。

轉了兩個彎子，景物又爲之一變。

只見一片形狀怪異的奇樹，攔住了去路。

以閻五和井望天見識之廣，竟然也沒有見過。

那是一種很粗壯的樹身，却不見一塊樹葉，但樹身之上，却生了很多粗如兒臂的長鬚。

玄衣仙子停下脚步，道：「諸位見過這樣的樹麼？」

閻五搖搖頭，道：「沒有見過。」

玄衣仙子道：「那麼，諸位也不知道這樹的名稱了？」

井望天道：「不知道，姑娘指教。」

玄衣仙子說道：「吃人樹，聽過了沒有？」

閻五道：「這名字老叫化聽是聽說，倒是第一次看到罷了。」

高泰道：「姑娘，這樹眞的能够吃人麼？」

閻五說道：「不錯，你可是想試一試看？」

高泰笑一笑，道：「小要飯倒是眞想試試，不過，不是現在。」

玄衣仙子道：「造物神奇，非人所能想像，所以，最好還是別試。」

井望天道：「這地方長有吃人樹，在下第一次聽到。」

玄衣仙子道：「中原境內，不生此物，這樹是別處移植來此，因爲這地方土質、氣候，倒還適合。」

井望天道：「姑娘，咱們是不是要穿過這一片吃人的樹林呢？」

玄衣仙子道：「是。」

江玉南一直在打量那些奇形怪狀的樹身、長鬚，發覺那長鬚之上，不但生有白色的細毛，而且還有很細却很尖利的細刺，心中暗道：這樹能够吃人，必是憑仗那些長鬚，但使人無法掙扎的，一定是長鬚上那些短刺。

井望天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咱們要怎麼過去？」

玄衣仙子道：「這就要聽我了……」

語聲一頓，接道：「有兩個辦法，你們選一個。」

閻五突然伸手撿起一根木棍，投入樹林之中。

林內觸鬚，受到木棍一擊之後，仍然保持原狀，不見有所動靜。

玄衣仙子淡淡一笑，道：「閻大俠，這吃人樹很奇怪，石塊、木棍，就算觸擊到它，它也不會有什麼反應，但如換了是人，那就大大的不同了。」

閻五道：「這麼說來，非要人碰上它，它才能發揮威力嗎？」

玄衣仙子道：「是。」

井望天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那兩個辦法，能渡過這片吃人樹，姑娘還沒有說出來。」

玄衣仙子道：「第一個辦法是諸位信任我，蒙上眼睛，由我帶諸位從一條地道中過去。」

井望天道：「這個辦法不錯，不過，在下等還希望聽聽第二個辦法。」

玄衣仙子道：「第二個辦法更簡單，咱們繞過這一片吃人樹，不過，還要坐一次纜車，才能通過去，那也是一個很驚險的一次旅程，不同的是，諸位不用蒙上眼睛，你們可以看得見。」

江玉南低聲道：「井老前輩，晚輩覺着，咱們還是蒙上眼睛，走地道的好。」

井望天點點頭，道：「姑娘，咱們蒙上眼睛的用意何在？」

玄衣仙子道：「不准你們看到我們啓開地道的隱密。」

井望天道：「進入地道之後呢？」

玄衣仙子道：「可以解下諸位臉上的眼罩。」

閻五道：「姑娘，老叫化子一向不喜歡轉彎抹角，有話在下希望直說。」

玄衣仙子道：「好！你請說。」

閻五道：「咱們蒙上眼睛之後，你們如是暗算我們，那將如何？」

玄衣仙子笑一笑道：「所以，諸位必須相信我，你們可以想法子，把我作爲人質。」

高泰道：「姑娘，你跟小叫化子走在一起如何？」

玄衣仙子道：「可以，我們走在一起。」大步行了過來。

高泰道：「我要用一根繩子，把姑娘和在下綁在一處。」

玄衣仙子笑一笑，道：「好！如果敝谷主眞的存有加害諸位之心，也不在乎多犧牲我一個人。」

高泰道：「姑娘，至少有一件事咱們有利，那就是姑娘如若逃走時，在下可以知道，多一分準備抗敵的警兆。」

玄衣仙子道：「哦！」

高泰眞的從身上摸出了一根繩子，先在玄衣仙子的身上綁好，然後，又在自己身上打了一個結。

這些繩索，都是打的死結，就算是高泰本人，要想解開這個死結，也不容易，至少，要花費了相當的時間，才能把這個結解開。

玄衣仙子冷笑一聲，道：「綑的很結實。」

高泰道：「姑娘，小要飯的做事，一向是紮實的。」

玄衣仙子也很鎮靜，冷冷說道：「現在，該我了。」

高泰道：「好吧，在下靜待宰割。」

玄衣仙子一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副眼罩，道：「戴上。」

高泰伸手接過，戴在臉上，道：「這眼罩很實際，一點也看不到。」

江玉南、井望天、伍明珠、閻五，每人都戴了一副眼罩。

玄衣仙子當先而行，江玉南等魚貫相隨，每人牽着前面一個人的衣服。

感覺中，似是走下了一座地道之中。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左右才停了下來。

只聽玄衣仙子的聲音道：「諸位果是君子人物，沒有一個人揭開眼罩瞧過。」

高泰道：「現在呢？」

玄衣仙子道：「可以取下來了。」

羣豪伸手取下眼罩。

只見停身處是一個很豪華的大客廳。

玄衣仙子揚揚手，道：「高泰，可不可以解去我手上的繩索？」

高泰笑一笑，道：「這要費一點工夫了，姑娘要耐心一些。」

花了一盞熱茶的工夫，才解去了兩人手臂上繩索。

玄衣仙子吁一口氣，道：「諸位請在此地休息一會，在下去看看我們谷主，是在此地接見諸位，還是請諸位到望情樓會晤。」

高泰收好繩索，道：「如若貴谷主把我們當作佳賓看待，在下倒希望給我一個參觀貴谷的機會。」

玄衣仙子道：「我只是一個迎接貴賓的使者，別把我看作了有很大權力的人。等一會見到了敝谷主時，希望閣下直接向谷主提出來。」

高泰道：「好！」

玄衣仙子舉手互擊兩掌，兩個梳着大辮子的姑娘，快步行了進來，分托着兩個精緻的木盤。一個木盤中放着香茗，一個木盤中放着細點。

玄衣仙子道：「諸位隨便進用一點香茗細點，不過有一件事，希望諸位要記在心中，小妹未來引接諸位之前，諸位最好別離開這座大廳。」

高泰道：「你幾時來接咱們，該有一個時間約定吧！」

玄衣仙子道：「不會太久，至多不會超過半個時辰。」

高泰道：「好！如果超過了半個時辰，那就別怪咱們東奔西走了！」

玄衣仙子未回答高泰之言，却望着兩位大辮子的姑娘道：「妳們好好招呼貴賓，如若他們需要什麼？妳們一定要設法辦到。」

兩個女子一齊躬身，說道：「小婢遵命。」

玄衣仙子一轉身，行出大廳。

井望天輕輕咳了一聲，對兩個少女道：「兩位姑娘，老朽想問兩位幾句話，不知道是否可以？」

兩個少女齊聲應道：「我們職位卑微

，只怕不能回答你們什麼。」

井望天道：「不要緊，而且，老朽問的事，都是很容易回答的，兩位可否先見告姓名？」

兩個少女對望了一眼，左首姑娘道：「我叫蘇鶯，她叫蘇燕。」

井望天道：「兩位姑娘都姓蘇？」

蘇鶯道：「怎麼，這不行麼？」

井望天道：「行，行，老朽只是覺着太巧了一些，兩位姑娘雖然都生的如花似玉，但老朽看法，兩位却非一母同胞。」

蘇燕道：「我們本來不是姊妹嘛！」

井望天又問道：「蘇燕姑娘，令堂好麼？」

蘇燕道：「你是問我娘？」

井望天道：「是啊！」

蘇燕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井望天笑一笑，道：「誰無父母，姑娘怎麼會連自己的母親也不知道呢？」

蘇燕呆了一呆，道：「我們都是人家棄去的孤兒，如非谷主憐憫，把我們收養，早已屍骨化灰了。」

井望天回望了江玉南一眼，又道：「姑娘既然連生身父母都不知道，又怎知自己姓蘇呢？」

蘇燕道：「這個，這個，我們都是跟着……」

蘇鶯突然接下去，冷冷說道：「你這人問的太多了，我們是丫頭，知道的事情有限得很，不能答覆你什麼，你也別想從我們口中套出什麼來。」

井望天笑一笑，道：「姑娘誤會了，在下只是關心這位姑娘罷了。」

蘇鶯道：「我們不用誰來關心，也不用說明我們的身世。」

目光轉到了蘇燕的身上，緩緩說道：「妹妹，不許胡說話了，我們奉命招待客人，不要管別的事。」

蘇燕道：「姊姊說的是，小妹不再理會他們了。」

其實，井望天想知道的事情早已經知道了，也未再多問下去。

不久工夫，玄衣仙子行了回來，笑笑道：「咱們谷主決定了，在望情樓接見諸位。」

閻五哈哈一笑，道：「樓號稱爲望情樓，爲什麼谷中的樓閣，聽起來都和情字有關？」

玄衣仙子說道：「絕情谷也和情字有關……」

語聲一頓，接道：「咱們都很忙，敝谷主更忙，所以，諸位如要見她，現在應該去了。」

井望天道：「現在就去麼？」

玄衣仙子道：「是，敝谷主現正在望情樓上候駕。」

閻五站起身子，道：「好吧！咱們就去見見那位谷主。」

玄衣仙子回顧蘇鶯、蘇燕一眼，道：「妳們收拾一下東西，在此待命。」

二女躬身應道：「婢子遵命。」

玄衣仙子帶着幾人穿過一片花樹叢，到了一座松木和竹子搭成的樓上。

在花樹環繞之中，這座竹樓顯得特別的清雅古緻，使人生出飄然世外的感覺。

江玉南很少講話，但他一直都是留心看四外的景物，發覺了這絕情谷中，第二個奇怪之處，就是所有的房舍、樓閣，都不相連，每一座房舍，都是孤處於花樹叢中。

玄衣仙子在竹樓旁停了下來，說道：「這就是望情樓，諸位，是不是覺着很失望？」

閻五笑道：「竹樓花樹，紅綠相映，貴谷主是個雅人。」

玄衣仙子道：「敝谷主爲人，何止是雅，而且超人……」

只聽一個清脆的笑聲，傳了過來道：「蘇仙子，怎可在外人面前如此捧我！快請貴賓登樓吧！」

那聲音由竹樓上遙遙傳了下來，但玄衣仙子立時泛了一片崇敬之色，欠身說道：「屬下遵命。」

井望天看得心頭一震，暗道：「聽這玄衣仙子的談吐，分明已是文武兼具之人，但她竟對谷主崇敬如斯，絕情谷主，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物呢？」

江湖上對絕情谷中的種種傳說，難道都是皮相之論，不足爲信麼？心中念轉，暗中更爲留意。

從一道蜿蜒的樓梯盤旋而上。

二樓窗門緊閉，窗帘低垂，看不到室中景物。

三樓上，却是一座廣大的廳房，編籐爲椅，原木爲桌，整個房中，都是自然之色，看不到一點人工作出的色澤。

但佳美的配合，使廳房中顏色十分調和，有一種動人的雅緻。

一個身着淡紫衫裙的少女，正在廳門口處迎客。

只見她秀眉淡掃，脂粉不施，但端正的輪廓，高雅的氣質，合鑄成一種自然的美，那是一種令人敬愛，却又不敢妄生猥褻之思的美。

玄衣仙子向前一躬身，道：「見過谷主。」

紫衣少女笑一笑，露出了一口整齊的細白牙齒，道：「不用多禮，替我引見一下幾位貴賓。」

玄衣仙子指着閻五，道：「這位是大名鼎鼎的鐵面神丐閻五。」

紫衣少女一頷首，道：「閻大俠。」

閻五道：「不敢，不敢，我是老叫化子。」

「這位是追魂秀才井二堡主。」

紫衣少女道：「中州三俠的老二，伍家堡的二堡主？」

井望天說道：「在下井望天，見過谷主。」

紫衣少女道：「堡主言重了。」

玄衣仙子目光轉到了高泰的身上，說道：「這一位是江湖新起人才，小花龍高泰。」

紫衣少女哦了一聲，道：「失敬，失敬，江湖上，新起三秀之一的小花龍？」

口中說話，目光却在高泰的身上轉動着。

高泰說道：「小要飯的，不登大雅之堂。」

不待玄衣仙子引見，江玉南已抱拳一禮，道：「在下江玉南，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未完・七）

珠緣佛劫龍鳳配

攻破五行院　解藥救閻羅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藥一龍只知搜魂閻羅匡散受人之託，隱居四十年又重出江湖，至於幕後主使人是誰則不知道，其目的志在取佛門三寶，因此有必要查清其底蘊和動向，故喬裝韓仲屏尾隨其後，在黃鶴樓故意同座同食，道出自己是梁丘皇的首徒韓仲屏，說出佛門三寶都落在五行院內，希望合作，遭到匡散拒絕；再引誘其和五行院殺手相鬥，中了有鋼綫虫的箭弩，使其求醫診斷無法醫治，然後再進言為其制止病情，效果極佳，取得匡散相信之後，他便將自己重出江湖是朝廷潞王授意、受到威脅所致。同時潞王作反，想行弒王兄聖駕，並想將鎮北侯去邊疆受降在半路狙擊，結果全部失敗，謀朝篡位叛國不得逞……

老者笑道：「可見你等處心積慮，謀算甚深。不錯，今晚你等所遇者並無一個眞是大內侍衛。」

「那你是何來歷？」

「與你等一般，還有一件你等也算計錯了，你等來時也曾服過解毒之藥，大師亦罡氣護體，兵刃難傷，殊不知所罹者乃不解奇毒？」

禿僧不禁面色慘變，說道：「為何施主不畏不解奇毒？難道已找出了解救之藥麼？」

老者哈哈大笑道：「如非找到了解藥，焉能妄自施展？不過你等算計錯了，均身懷奇毒，但無法得逞，殿外同黨俱已遭擒，大師，你就認命了吧。」

禿僧道：「這倒未必，施主別得意太早！」

老者道：「你還有何所恃？唉，這不解奇毒使你皮肉漸蝕，形銷骨化受盡痛苦而亡，九城兵馬司楊問樵自身難保，未必能救你等……」

「甚麼？」禿僧雙目圓睜，泛出驚悸已極神光道：「施主全知道了。」頓覺自知失言，悶聲不語。

老者面色一沉，喝道：「拿下！」並向一侍衛示一眼色。

那侍衛會意，縱身一躍，穿出殿外而去。

楊問樵把着宮門外，只覺心神不寧，宮門又緊緊閉合，一顆心宛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

為人不做虧心事，此時楊問樵似神明內疚，若事敗罪及妻孥，族滅之誅，在此數九寒天，楊問樵竟汗透重襟。

忽然，宮門開啓，只見一年逾半百大內侍衛跨步走出。

楊問樵不禁一怔，只覺面生得很，大內侍衛他熟知能詳，並無此人。

那侍衛不待楊問樵開口，淡淡一笑道：「潞王有旨，宣楊大人進宮。」

楊問樵一聽「潞王有旨」，言中有物，分明這侍衛正是潞王隨來的親信，不禁喜極忘形，忙道：「臣遵旨。」三步變作兩步，趨至侍衛身旁低聲道：「大事成了麼？小臣還在提心吊胆！」

侍衛微微一笑道：「楊大人快走吧，王爺還在候着你商計如何登基哩！」

楊問樵樂得昏了頭，連聲答應，隨着侍衛疾趨進宮。

侍衛又笑笑道：「楊大人明兒個便是開國元勳，位列三台，官居一品，首相閣揆非楊大人莫屬。」

楊問樵聞言暗中雖欣喜不勝，但口中卻遜謝道：「楊某無尺寸之功，侍衛大人在說笑了，但不知昏君身旁侍衛俱悉數就殲了麼？若有一人漏網……」

那侍衛不容楊問樵說完，即朗笑道：「楊大人請放心，此事安排得天衣無縫，入侵刺客自稱為呼延狠主所遣來，與大內侍衛殊死拚搏，兩敗俱傷，大內侍衛傷亡殆盡，入侵匪徒亦折傷十之七八，昏君親自出手與匪徒格鬥，重傷垂危，這時潞王爺率來護衛高手趕到，將匪徒格斃，昏君口授遺詔傳位於潞王。」

「皇上不傳位於東宮麼？」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昏君尚在彌留，潞王爺立等楊大人商計。」

可嘆楊問樵死到臨頭猶不自知，到達偏殿外丹墀下御道內，只見當朝一二品文武官員均列班在道側，宰輔閣老，六部尚書，王侯將伯都面色凝肅，不禁一怔，暗道：「自己把守着宮門外，御林軍圍繞如鐵桶般，不准出入，他們從何處入宮？」

但仔細一望，發現文武官員朝班裏，每隔三四丈外必有一帶刀侍衛站立其中，面色冷肅，其中一些乃潞王率來之侍衛，不由心中大定。

忽見丹墀上一名大內侍衛快步如風朝自己走來，和領自己晉見潞王密語一陣，快步走回。

那年逾半百的侍衛轉面向楊問樵低聲

笑道：「皇上尚未龍馭歸天，召請王爺有所囑附，所以王爺又去皇上處。反正大事已定，毋庸憂慮，楊大人不如且在朝班內與同僚閒聊，老朽侯芳，尚有事要辦，容再相見。」言罷抱拳略拱，轉身往偏殿內走去。

楊問樵內心多少有疑慮，也無法查問清楚，只得在朝班上一站，與宰輔六部尚書站在一處。

兵部尚書何禮低聲道：「楊大人，聽說你親率御林軍把守宮禁，怎麼容呼延罕手下兇徒侵入？積屍如山，儲君已死，皇上也差不多了。楊大人罪不容過，眼看大禍臨頭，為何楊大人一點也不憂慮？」

楊問樵聞言暗暗冷笑，躬身答道：「兇徒侵入下官立即發覺，怎奈潞王有旨，說侵入兇徒却是高來高去武林人物，有大內高手及王爺帶來的護衛禦敵綽綽有餘，御林軍人多無濟於事，嚴令不容漏網之魚，下官遵旨行事，何罪之有？」

兵部尚書何禮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繼又用憫惻眼光望了楊問樵一眼，低喟嘆息出聲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楊問樵不禁心神猛凜，詫道：「何大人之言是何所指？」

何禮道：「你是聰明人，何必多此一問？」

楊問樵不由自主地背脊上冒升一縷奇寒，面色慘變，說道：「何大人都知道了麼？」

何禮道：「不知道，是本部堂入宮之際，無意聽到了一雙潞王護衛說話，說是新王登基，第一要殺的就是你楊大人，本部堂心內暗暗納罕，忖思楊大人平時如非得罪了潞王，便是所知潞王隱秘太多，潞王蓄養武士，儼然宛若小朝廷，久懷異志，鎮北侯早有疑慮，無奈皇上手足情深，鎮北侯為疏不間親，一直都沒有在皇上面前提起……」

話尚未了，只見侯芳匆匆又走了過來，兵部尚書何禮倏然止口不語，別面與掌輔敍話。

但見侯芳面色冷肅，向楊問樵道：「潞王千歲有命，請楊大人去見一下，侯某領路，請！」

楊問樵欲得詢問去見何人，侯芳已轉身走去，只得暗暗惶恐追隨侯芳之後，亦步亦趨。

皇宮大內遼闊，殿宇亭榭間太監宮娥來往匆匆，楊問樵發現他們個個面無笑容，冷肅沉重，侯芳邁步如飛，所去的路徑是冷宮。

楊問樵不禁心內發毛，似欲發問却不敢出聲。

冷宮內一間密閉小室坐定兩個勁裝捷服中年江湖人物，愁眉苦臉相互談話，見侯芳帶着楊問樵進入，戛然止口，立起稱呼侯芳一聲「侯大人」！」

侯芳搖首一笑，道：「老朽救不了你們。」言畢轉身退出，拉合鐵門，接着起了落鎖聲。

楊問樵滿頭霧水，只覺並不認識這兩人。

其中一身裁魁梧的濃鬚大漢注視楊問樵道：「楊大人雖不識我們，我們却識得楊大人。」

楊問樵不禁怔了一怔，詫道：「兩位是……」

「我等都是潞王千歲所遣，喬裝番酋呼延罕派來的刺客。」

「兩位為何落得這般模樣？」

「楊大人有所不知，我等共是數十人，在鎮北侯離京起程之際，逐個換裝大內侍衛服飾潛入皇宮，奉命潛匿隱秘去處，必須守候鎮北侯隨身四異離去後，不得脫身，豈料我等藏身處却是通往宮外一條秘徑……」

「秘徑？」楊問樵失聲詫道：「怎麼楊某不知？」

另一人陰惻惻冷笑道：「楊大人如何知道，此乃鎮北侯與皇上有事相商時出入之徑，我等正要脫去大內侍衛現身行刺之際，不料却遭上眞正的大內侍衛領着丞相六部尚書一品大員入宮，力竭成擒……」

楊問樵至此才恍然大悟，為何自己統率御林軍把守九城，不准出入，怎麼宰輔及文武一員大員竟能先他入宮之故，又忙問道：「兩位未曾說出是潞王所遣麼？」

「食人之祿，當忠人所事，我等豈是貪生怕死之輩，豈料竟被兵部尚書何禮認出我等乃潞王府中之人。」

「他如何認出？」

「楊大人記否去年仲春王妃壽誕之期，何大人奉了欽命出京督辦軍需，順道選了一份壽禮恭賀千秋，潞王親自延見，命我等收下壽禮，那知道何禮竟有過目不忘之能。非但認得出，連我等姓名均未曾遺忘。」

楊問樵不禁面如死灰道：「楊某難道也被他們識破了麼？」

濃眉繞鬚漢子長嘆一聲道：「大人統率御林軍把守九城嚴禁出入，不言而知大人係奉了潞王之命，這叫做狡兔死，走狗烹，殺人滅口。」

楊問樵顫聲問道：「如今大事已成，新王即將登基……」

漢子淒涼一笑道：「新王如不將我等賜死，鎮北侯返京有何話語答對。」

楊問樵宛如雷轟電擊，眼中金花亂湧，呆若木雞……

× × ×

潞王事敗之日，五行院外亦風雲日急，金塔寺天象活佛前些時數次驅門下攻入五行院，却屢戰屢敗，鎩羽而退，非武功不如人，均罹不解奇毒慘死。

常鴻年那邊亦是一般。

武林黑白兩道、三山五嶽耆宿高手雲集，他們雖與天象活佛及常鴻年等不相為謀，却目的相同，但採取觀望之策，不作無謂犧牲。

令人更驚異的是草莽江湖竟出奇的平靜無波，不知有什麼無形的巨大力量壓制着，雙燕堡長沙金府擁翠山莊，桂林澄波鄧府雖奉梁丘皇之命侵襲各大門派，但只是騷擾性質，最近不是偃旗息鼓，便是銷聲匿跡。

搜魂閻羅匡散受盡了艱辛方始到達了五行院外一座紅鶴嶺上，途中屢屢遭受狙擊，仗着一身驚人武功敗退來敵。

紅鶴嶺若在仲秋時分，滿山紅楓如火，遠遠望去，酷肖展翅紅鶴，如今禿幹凋

殘，却盡在如銀積雪覆蓋下，不勝淒凉。

匡散忽聞一聲清朗笑聲傳來道：「閣下別來無恙？」

不言而知那是韓仲屛語聲，循聲望去，只見韓仲屛疾行似箭飛掠而至。

匡散一見韓仲屛不禁欣然色喜道：「韓老弟，你來到五行院外有多久了？」

「比閣下早到五天。」韓仲屛目光凝注在匡散臉上。淡淡一笑道：「在下原以爲再也無法與你匡閻羅再見面了！但欣見閣下仍然活着。」

匡散道：「老朽幾次死裏逃生乃上蒼庇佑，途中頻遭狙擊，對手之强，生平僅見，只恨他們暗中侵擊，不敢明目張胆公然挑戰。」

韓仲屛笑道：「他們如敢，那不是死定了？」

匡散亦笑了笑，道：「老弟到此五日，形勢如何可否爲老朽一說？」

韓仲屛搖首苦笑道：「戰况激烈，傷亡慘重，五行院外所安多處暗樁，連日來已被攻破大半，但雙方却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尤其是西域金塔寺幾乎全軍覆沒。」

匡散不由神色微變。

韓仲屛道：「更可嘆的是受閣下鬼王令趕來的人亦畏不解奇毒，無功而退。」

匡散更感震驚，道：「老朽不信。五行院眞是龍潭虎穴麽？是否梁丘皇自己出手？」

「雖非龍潭虎穴，却相差無幾，死者均傷在奇毒暗器之下，非武功不如人之過。」韓仲屛嘆息一聲道：「閣下不信，我韓仲屛可領閣下至一處瞧瞧便知所言不假。山外黑白兩道羣雄，攻入五行院方向不止一處，却並未聽說有見過梁丘皇親自露面出手之人。」

「梁丘皇龜縮不出？」

韓仲屛略一沉吟道：「倘在下猜測不錯，梁丘皇一定不在五行院中。」

匡散不禁呆住，半晌才道：「那麽梁丘皇身上在何處藏匿？」

韓仲屛搖首答道：「不知道，此乃在下猜測之詞，未必就可當眞。」

匡散道：「但願梁丘皇仍在五行院，不然老朽無法取得佛門三寶。」

韓仲屛心內暗暗嘆息，道：「閣下不願先找得解藥麽？」

匡散不禁一怔，道：「小友不是親口應允替老朽潛入五行院取來解藥麽？唉，老朽知小友話中含意，必是暗責老朽貪求佛門三寶，無奈……」

「在下知道。」韓仲屛忙笑了笑道：「閣下身罹鎖神散禁制，更顧念閻府老少，乃逼不得已爾，不過……」

「不過什麽？」

「不過閣下就算得手佛門三寶，心願亦無法達成！」

「老弟是說潞王取有佛門三寶，也未必能賜予解藥？」

「並未盡然如此。」

「爲什麽？」

「此事暫且休提，在下一向無德不報，但不知閣下……」

話尚未了，搜魂閻羅匡散已知韓仲屛說些什麽，不禁哈哈大笑道：「老朽四十年前獨來獨往，向不受人點滴之恩，但也是湧泉以報，如今老弟爲老朽取得解藥，老弟請說吧！你要老朽如何報答你？」

韓仲屛正色道：「去五行院取解藥是在下應允在先，不求任何報答，但在下如果爲你取得鎖神散解藥，解開禁制，包你閻府老幼安然無恙則將如何？」

匡散不禁怔住，略一沉吟，慨然笑道：「老弟，這是以後的事，目前未免言之過早。」

韓仲屛朗笑道：「太遲了，還說言之過早。」

匡散張大着雙眼，逼射碧綠神光，詑道：「這話何解？」

「在下要說明兩事，希望你搜魂閻羅匡散不要激怒。」

「老弟你說，老朽決不生氣就是。」

「在下斷言你無法取得佛門三寶，此其一。第二潞，王已被禁天牢，樹倒猢猻散，你往何處求得鎖神散解藥？」

這次搜魂閻羅匡散反而鎭定了，道：「老弟，你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語吧？」

「絕對不是。」

「你又何能找來鎖神散解藥？尚有老朽……」

「每日子夜你定須受那鎖神散禁制煎熬，單是解藥無用，而且要知解救手法是麽？」

匡散不由目瞪口呆，搖首嘆息道：「老弟眞非常人也，我匡散由衷欽服。你說，你眞正用心要老朽爲你做些什麽？」

韓仲屛答道：「在未把話說明之前，做些什麽暫且別提，潞王爲圖謀篡奪，事洩身敗，他乃世俗之人，爲何需攫有佛門三寶？此必另有其人，據在下所知，潞王久蓄異志，一面借番酋呼延罕之力興兵作亂，若攻城掠地事成，則鎭北侯威望掃地，一面蓄養江湖奇才異士，爭霸武林，利用武林中人之力奪取天下易如反掌。但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呼延罕孤立無助，梁丘皇私心自用，同床異夢，故謀取佛門三寶更切，閣下因而爲其所制。」說着韓仲屛長吁了一口氣，接道：「在下現在要改口稱呼你爲老前輩，還望老前輩襄助，查明亟於謀求三寶之人，殲滅此獠，則武林蒼生幸甚。」

搜魂閻羅匡散哈哈大笑道：「老弟，誰叫你我一見如故，雖然其中隱私內情，老朽茫然無知，但老弟一定比我所知更多。」說着面色一整，凝注在韓仲屛面上，道：「四十年前老朽可縱橫天下，如今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老弟你不要太抬愛我匡散了，匡散乃武林中人見人厭人物，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韓仲屛微笑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老前輩應允相助晚輩就是。」

匡散道：「老朽無不應允。」

韓仲屛道：「好，你我去五行院。」

兩人振臂先後騰起，疾如飛鳥電瀉下得嶺脊，望銀蓋積雪山谷中掠去。

× × ×

一處兩側壁立千仞峽谷內，五行院高手與金塔寺衆激烈搏殺中，刀光劍影，兔起鶻落，作殊死之鬥。

雪地上屍體狼藉，不下十數具，却屍體不全，在形銷骨化中，不言而知係遭受不解奇毒斃命，死者雙方均有。

韓仲屛與匡散藏身在一株凌幹聳霄古木之上，借濃密枝葉隱蔽，居高臨下瞧得極爲清楚。

匡散驚詑道：「雙方武功精湛，不在老朽之下，令老朽不解的是，他們爲何要先擒住才出招。」

「搶上風，不受奇毒侵襲，而且須遠離死者。」韓仲屛加重語氣道：「前輩如若與五行院殺手拚搏，必須搶得上風位置，五行院倘形勢危殆之際，才敢施展不解奇毒，在上風處先發制人，那不解奇毒必毒害自己，迅疾飄後方得安然無恙。」

匡散點頭道：「老朽明白了，韓老弟，你我忘年之交，無須以前輩相稱，最多叫一聲老哥哥便够了。」迅又接道：「此處距五行院有多遠？」

韓仲屛道：「不遠，由峽谷進入僅三里之遙。」

「那麽你我快去！」

「不行！」韓仲屛搖首，道：「愈深入阻力愈强，不如待他們兩敗俱傷時再去，何況在下又是五行院叛徒，必招羣攻，恐欲速則不達，何妨隔岸觀火，取漁翁之利。」

搜魂閻羅匡散搖首嘆息道：「眞乃後生可畏，老朽在江漢沼澤白水湖棲鳳洲偶遇一少年，不但武學奇高，而且翩翩俊逸。老朽頓萌惺惺相惜之感，不料又遇韓老弟，與這少年相較毫不稍遜。可見老朽耄矣，何能與人爭一短長。」

韓仲屛微笑道：「但願在下有幸得與此少年相遇。」

匡散道：「一時之瑜亮。」說着忽目注雙方形勢，只見天象活佛忽起一招「西天佛印」，不禁讚了一聲好精絕的掌法！

天象活佛乃西域一派宗師，更與中原武功大異，蹊徑別走，玄奧奇詭。他深信韓仲屛與其坐而待斃，不如先發制人再說，率領門下諸大法王趕至五行院外，接着金塔寺衆相繼趕來增援，聞得番酋呼延罕糧盡援絕不得已請降，更驚於金塔寺已成一片瓦礫廢墟，對五行院主梁丘皇厭惡痛恨，誓不兩立。

但——

金塔寺衆可說是傾巢而出，不下百數十人，連日鏖戰，眼看即將攻入五行院腹地，却僅餘十九人。

五行院殺手武功之高，令天象活佛大出意料之外，尤其對方一身怪異的劍法處處尅制自己，不禁殺機猛萌，施展西域絕學「小雷音」掌法。

對方乃一豹首虬鬚老叟，一柄彎龍劍奇招迭出，寒飈狂捲，不料天象活佛施展小雷音掌法，只覺無形罡氣重逾萬斤，逼壓猶若潮湧，忙倏再施一掌朝虬鬚老叟騰空的身形打去，身如流星朝峽谷內掠去。

金塔寺衆正與五行院殺手拚搏猛烈，見掌門人掠入峽谷，立時有五六人逼開對方，魚貫隨向天象活佛撲入峽谷。

虬鬚老叟身形落地，面泛狠毒陰笑，任由天象活佛等人進入峽谷，示意同黨繼續攔截金塔寺衆。

只見寒虹劃空疾若流星，殺手刀法無比的迅厲。

如非金塔寺僧武學怪異，個個功力復原，一招之間定身首異處。

韓仲屛向搜魂閻羅匡散打了一個手式，不願觀望雙方拚殺究竟，雙雙振臂穿空撲向峽谷內而去。

由于韓仲屛乃葉一龍喬裝所扮，並非眞的瞭如指掌，雖得陰司秀才于冰指點甚詳，但也要審明地形，思索再三。

匡散詑道：「韓老弟似乎有點遲疑不決，莫非心生畏忌之感？」

韓仲屛點了點頭道：「不錯，是有些畏忌，此處形勢在下雖瞭若指掌，但叛離之後，梁丘皇將原佈設無疑已有變更，你我盡量避着點，偸到了解藥後再說，希望天象賊禿將五行院殺手全部引開！」

× × ×

五行院深藏於萬山峽壑中，屋舍依山而建，通往山腹，接先天五行八卦捷徑紛歧，密如蛛網，禁制機關奇險萬分。

乾宮方位一雙人影疾閃隱起。

正是韓仲屛與搜魂閻羅匡散兩人。

只聽韓仲屛低聲道：「有人來了！」

接着傳來輕微的慢步聲。

山腹洞徑幽暗，仗着每隔十丈石壁嵌裝一盞油燈，散發昏黃光輝，依稀可辨景物。但見一雙勁裝黑衣帶刀漢子並肩慢步低聲談話。

「奇怪，咱們院主離了五行院，便不知下落，翟堂主內心甚感憂懼。」

「唉，梁院主也眞是！這個豈非叫做一走了之麽？西域天象賊禿已攻入了五行院，翟堂主將他們引往巽宮，欲置他們於死地不可。但，很難！」

「爲什麽？」

「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天象賊禿一派宗師，武功奇高，我等倘無不解奇毒爲恃，本山必凶多吉少。」

「不解奇毒！」那人長嘆一聲道：「本門中人如在翟堂主手上接過不解奇毒，那就等於自己死定了，這心頭滋味委實不好受。」

另一人忽面色一變，驚叫道：「有人引發禁制，咱們快去。」雙雙展開身法奔去。

韓仲屛說道：「如何？在下料定梁丘皇必已離山他去。老哥哥暫隱藏勿動，在下很快便會取來解藥。」說着一閃便已無踪。匡散只有耐心等待。

他藏身之處外面乃一八角形石室，分八個方向各有道路，但只有兩條路徑是眞正通路，其餘均是凶險無比的死亡陷阱。

一條洞徑內忽身形疾閃，掠出三個面貌獰惡老者，落在八角形石室內，不由相顧一呆。

這山腹內岔徑如網，更相距百丈，必有同樣的八角形石室，使人迷惑又回到原處。

一灰衣老者訝異詑道：「又回到了原處麽？」

「不是，」另一老者道：「小弟每至一處必留下不同的暗記，此處沒有，並非走回原處。」

「那麽望何條路徑，可至梁丘皇潛居之處。」

忽聞一聲陰惻惻冷笑接道：「望這處走！」

一雙五行院殺手迅如電射而出，身未落地，各打出一掌白烟。

灰衣老者駭然叫道：「毒烟！」

一雙殺手站地之際，忽同地各劈出一刀。

銳嘯悸耳，快若奔電。

三個貌像獰惡老者避讓不及，各中了一刀，換了別人，必屍橫兩截，但他們均不畏刀劍，如砍金鐵，顯然震了開去。

雖然如此，却都吸了毒烟，並非不解奇毒，但却頭暈目眩紛紛倒地。

一雙殺手相視一笑，左手一人冷笑道：「常鴻年老賊所遣十五高手無一倖免，難怪翟堂主誇下海口五行院無異天羅地網，闖入者必有來無去……」

說話時，韓仲屏已匆匆返回搜魂閻羅匡散之處，悄聲道：「解藥倖而取得！」

忽聞一剛脆語聲傳來道：「狂徒大言不慚！」

韓仲屏雙眉一皺，暗道：「她怎麼來了？」

洞徑中跨出一老一少女。

一雙殺手聞聲不禁一呆。

匡散悄聲道：「來者何人，老弟能認出麼？」

韓仲屏答道：「老者乃九指雷神桓齊，這少女似是桓齊掌上明珠桓愛珍。」

只覺桓愛珍大病初癒，面龐稍見豐腴，面泛玫瑰紅暈，却清瘦未復，天生美人胚子，秀髮如雲，益顯得清麗脫俗，眸子不時逼露殺氣。

匡散低聲嘆道：「天生麗質，我見猶憐，怎麼如此濃重的殺氣，未免美中不足，有損壽元。」

韓仲屏道：「料不到老哥哥亦精擅風鑑。」

這時，只聽桓愛珍冷冷的說道：「兩位如願棄暗投明，不再助紂爲虐，只應允相告梁丘皇藏處，姑娘任憑二位離開五行院。」

一雙殺手早認出來者便是九指雷神桓齊父女兩人，左立黃鬚老者不禁放聲狂笑道：「桓姑娘妳這是自投羅網，能爲再高，也無法在不解奇毒之下倖免，賢父女不如束手歸降，梁丘皇院主愛才若渴，定不加害。」

桓齊突厲聲道：「你等無須危言恫嚇，老夫知道梁丘皇有不解奇毒，但他決不願將不解奇毒任意交付你們，防遭反噬，此刻你們必無不解奇毒。」

黃鬚老者面色一變，左手疾發出九柄飛刀，快如流星，打向桓齊父女，急拉着同伴掠入一條洞徑中。

桓齊冷笑道：「這等破銅爛鐵，也敢施展。」大袖一揮將打來九柄飛刀震回。

那知九柄飛刀遇阻，鏗然折斷，在斷處迸發一蓬牛毛細針。

桓齊父女暗驚，劍掌連揮，侯毒針打落，一雙殺手已穿入洞徑而杳。

但見桓愛珍皓腕一揚，發出兩點赤紅暗器，擲向一雙殺手逃入洞徑內。

韓仲屏忙率着搜魂閻羅匡散低喝道：「快走！」疾如離弦之弩退向洞徑內。

火光強閃，霹靂雷動。

兩人疾掠而行，桓愛珍雷珠威力強大，同樣波及地動山搖，洞壁碎石簌簌飛落如雨。

出得五行院禁區山外，匡散驚道：「想不到雷珠竟然有如此強大威力，看來五行院必成瓦礫廢墟不可。」

韓仲屏點首答道：「此是當然不移之理，但桓齊父女無功而退，一無所得。」

「難道九指雷神桓齊也覬覦佛門三寶麼？」

「不是，」韓仲屏答道：「尋仇！桓齊父女對梁丘皇深懷痛恨，可惜梁丘皇已離山遠去。」說着取出一顆丹藥。

匡散接過一口吞下。道：「請老弟與老朽守護在側。」說着盤膝坐在雪地上，瞑目調息行功。

約莫一個時辰過去，匡散睜目一躍而起，笑道：「多謝老弟。」語聲略頓，又道：「此次老弟進入五行院，請問有無所得？」

韓仲屏微微一笑，道：「在下有何所取？」

匡散太息一聲道：「梁丘皇雖不仁，老弟却不能不義，須知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得饒人處且饒人。」

「並非在下不義，而是梁丘皇已下令追殺在下，不達目的決不甘休，與其躲躲藏藏，不如先發制人。」韓仲屏目注匡散朗笑一聲道：「閻羅發善心，難得難得——請問在下此番如未取得解藥，老哥哥是否饒過梁丘皇？」

匡散搖首答道：「老朽只知責人不知責己，你我各有難言隱衷，如箭在弦，不得不發。看來江湖中怨怨相報，永難中止了。」

韓仲屏忽似有所覺，低聲道：「有人來了。」雙雙急擇處隱起。

遠處忽現出甚多人影疾掠而來。

只見是九指雷神桓齊父女及常鴻年等人。

韓仲屏詫道：「桓齊父女怎會與常鴻年他們在一處？」

常鴻年忽在七八丈外停下，轉身向桓齊父女抱拳一揖，道：「常某等如無賢父女及時發出雷珠相救，定喪生在不解奇毒之下，此恩此德，他日必有以相報。」

九指雷神桓齊哈哈大笑道：「不敢。如不先發制人，桓某父女亦將不免，惜梁丘皇久已離山，翟羽又漏網逃脫，再想找出梁丘皇下落，恐如大海撈針。」

常鴻年道：「殺師之仇，不共戴天。梁丘皇如不死，必能找到。」

雙方意欲作別，桓齊忽想起一事，抱拳笑道：「方才來此途中，桓某無意聽見常老師言及有怨責丐帮未能來此相助，但不知常老師與丐帮是何交情？」

常鴻年略一沉吟，答道：「常某與丐帮並無交情，但與丐帮辛鐵涵、薛海濤天地二老相交莫逆，二老應承相助，只不知今日爲何爽約？」

桓齊大喜過望道：「桓某正要找尋天地二老，丐帮內部已生傾軋，途中相遇丐帮弟子多次，詢及二老行踪下落，均稱未知，但不知現在何處？還請見告。」

常鴻年道：「倘常某所料不差，天地二老就在左近不遠。賢父女何妨與常某同行，常某必可在一個對時內找到他們的下落，」

九指雷神桓齊望了桓愛珍一眼。

桓愛珍低聲道：「姑且聽信。」

九指雷神桓齊慨然允諾，父女二人隨着常鴻年一行而去。

韓仲屏心中暗震，知桓愛珍尋找天地二老必是探求自己眞正來歷，心念疾轉，欲思一良策，覓求脫身之計。

匡散詫道：「老弟在想什麼？」

韓仲屏長嘆一聲道：「五行院雖破，但梁丘皇猶在人世，此獠不除，江湖永無安寧之日。」

匡散道：「梁丘皇有這麼厲害麼？」

「不厲害，厲害的還是他身後主使人。」韓仲屏道：「潞王身後主使者未必就是同爲一人，故而你我該是分道揚鑣的時候了。」

說眞的，搜魂閻羅匡散還是有生以來有依依難捨之感，深深地注視着韓仲屏，似無限惜別道：「韓老弟眞要分手了麼？但不知老弟有何吩咐？如何做法？你我當在何時晤面？」

韓仲屏沉吟片刻，與匡散密語良久，並取出半片銅符，笑道：「見符如見人，半年期內在下必可取得解救鎖神散靈藥，相見有期。」一聲珍重出口，人已潛龍冲天而起，去如電射，瞬即杳失無踪……

× × ×

一間山野酒店孤零零地座落在騾馬小道旁，青磚砌牆，樹皮作頂，堂屋外尚有五六間房，供過往旅客投宿，門前尚建有一座瓜棚，倒也寬暢，頗成格局。

由於川境多山，酒店四外羣峯插天，壁立如刄，雖在隆冬歲寒，但該處溫煦如春，草木葱翠。

一陣綿密的蹄聲自峽谷中傳來，不久漸現出兩頭矮小勁健的褐栗色川馬，騎上分乘坐着一老者及一英氣逼人少年。

兩騎奔至酒店前佇住，老者一躍下鞍，呵呵笑道：「徒兒，我師徒兩人就在這小店中投宿，明晨再走如何？」

少年劍眉飛鬢，身着一襲天藍色緞袍，肩披一柄斑剝蒼爛的古劍，顯得俊秀挺拔，聞言落騎下鞍，躬身含笑答道：「徒兒遵命！」

正說之間，忽在酒店對崖密翳林木中掠出三條迅快人影，向酒店奔來。

來人正是常鴻年及九指雷神桓齊、桓愛珍父女。

常鴻年黑巾幪面，隱秘本來面目，入川攻襲五行院時已無須隱秘他本來面目，一張黃澄澄長臉，鷂目深睛，虎鼻海口，陰森冷沉，使人望而生畏。

九指雷神桓齊似認識方才下騎的老者，怔得一怔道：「閣下莫非就是童清溪老師麼？」

老者凝目望了桓齊一眼，似驀然想起，不禁哈哈笑道：「長久不見，桓山主別來無恙？」

桓齊爲常鴻年引見，道：「這位是五台高僧超空禪師師弟童清溪老師，胸襟淡泊，隱逸家居，昔年桓某曾途次五台，拜望超空老禪師時，幸得把晤童老師一面，屈指算來不覺又十數易寒暑，歲月不饒人，彼此又垂垂老矣，幾年覿面已互不相識矣。」

常鴻年含笑道：「幸會，請至酒店內一敍。」

店堂內共有十數張白木方桌，已有兩席坐得有人，均是來往商旅。

櫃上店主是一短裝村翁，見得常鴻年等五人入來，忙走出趨迎着坐。

常鴻年道：「店主，廿斤瀘州陳年大麯，配上五樣現成佐酒好菜，要快。」

店主喏喏連聲而退。

接着灶厨上奔來店小二，送上杯箸及一大錫壺陳釀，尚未傾出，已是酒香襲鼻，令人微醺。

店小二又端來一盤熱騰騰的包子，哈腰笑笑道：「酒菜馬上送來，爺台請先用食。」

童清溪手指少年道：「這是拙徒羅留華，童某帶他去見愚師兄超空處歷練，超空師兄應少林奇行大師之邀參預剿滅五行院之事現在成都，童某隱世已久，無意涉足江湖，還望兩位日後多加提携。」

桓齊大笑道：「童老師太客氣了，自古道得好，名師出高徒，依桓某看來，羅賢侄精芒內斂，一身所學成就非凡，假以時日，必揚名武林。」說時爲他愛女桓愛珍引見。

桓愛珍與羅留華見禮，落落大方，却冷漠如冰，似對羅留華却不置一顧。

羅留華正襟危坐，飲宴之間舉止有禮，但爲桓愛珍清麗絕俗丰姿所動，不時向桓愛珍矚目。

只聽九指雷神桓齊道：「童老師，如今江湖上風風雨雨，莫不是爲五行院而起，風聞奇行大師及令師兄超空聯合各大門派高手早就有攻打五行院之謀，爲何尚在成都按兵不動？」

這時，小二送來五菜一湯，雖非山珍海味，却也豐盛味腴。

童清溪舉杯敬飲了一巡，捋鬚呵呵笑道：「挽弓當挽强，擒賊須擒王，此爲確實不移之理，超空師兄一來因現攻打五行院甚急者有西域金塔寺天象活佛率擧寺精銳及常老師等同道，但獲知梁丘皇並不在五行院內，故而敝師兄等在成都坐鎭，偵騎四出，搜覓梁丘皇的下落，雙管齊下，易於奏功。」

常鴻年愕然詫道：「梁丘皇離山他往，想令師兄早就知道，爲何在下毫無所知？」言下大有責怪彼此都是武林同道，目的相同，爲何守口如瓶，不然屬下精英何致損在不解奇毒之下。

童清溪目露歉疚之色，太息一聲道：「如依童某看來，超空師兄等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什麼苦衷？」

「碍於西域密宗天象活佛一干人手得知，目前番酋呼延罕請降，但他手下將帥莫不是由金塔寺一手訓練出來的，朝廷對江湖之事佯裝聽任，其實欲藉五行院之力將其殲剿，免得西番寇邊又死灰復燃，風聞常老師與天象活佛有携手殲敵之意，這樣一來愚師兄等不得不守口如瓶。」

常鴻年不禁默然不語，面猶有憤憤不平之色。

桓齊大笑道：「事過境遷，梁丘皇雖離山他往，而五行院被夷成平地，而且金塔寺賊禿俱已喪亡殆盡，梁丘皇終必就逮，何必因此自尋煩惱。」言畢不停地敬飲勸菜。

驀地——

店主忽快步走來，湊在常鴻年耳旁低聲道：「老爺子，敝店店房內有一客官請老爺子過去敍話，這位客官自稱係奉了辛老爺子所命。」

常鴻年霍的立起，抱拳笑道：「常某暫且失陪，去去就來。」

童清溪含笑道：「常老師請便！」

常鴻年急隨店主快步入店房。

只見一身着百補千綻大褂中年化子正踞坐室中，右手扣着盛酒大碗，左手握着一隻鷄腿豪飲咀嚼，目睹店主領着常鴻年走入房來，緩緩放下酒碗鷄腿，用污穢衣袖拭了拭嘴，道：「這位就是常老師麼？化子但文奎參見常老師。」

常鴻年沉聲道：「貴帮天地二老爲何不遵照約定前來聯臂共擊五行院？」

但文奎答道：「常老師有所不知，天地二長怎會不遵照約定，怎奈總舵突遭襲擊，傷亡慘重……」

「遭何人襲擊？」

但文奎苦笑道：「同門相殘，羞於奉告，現雖把襲擊者驅退，但臨時總舵必須移撤，但化子奉命趕往通知常老師，無奈途中頻遇狙襲，究竟遲了一步……」

說着語意忽轉，又問道：「聽說常老師急於與天地二長老晤面，辛長老說五行院已破，尚有何事，命但化子來此煩請相告。」

常鴻年沉聲道：「天地二老想是避而不見。」

但文奎冷冷一笑道：「常老師這話就未免太見外了，兩位長老因箕豆相煎不勝痛心，而且對方眼目衆多，若行跡稍一不愼，必帶來無窮禍患，這樣吧，但叫化願帶路，領常老師去見二位長老，不過途中如受襲擊，不可牽怒但叫化。」

常鴻年道：「老朽尙有數位友人一同前往，煩請傳訊與貴二位長老！」

「不可傳訊！」

常鴻年知不可傳訊之意，頷首道：「請稍待片刻，容老朽酒足飯飽即刻起程。」言畢抱拳略拱轉身離去。

但文奎目中泛出一抹狠毒之色，但一閃而隱，把一碗酒咕嚕嚕一飲而盡，又自斟滿一碗，繼續啃嚼那支鷄腿……

一個時辰過去，但文奎聞得房外傳來常鴻年的語聲，說道：「但老師可以上路了。」

但文奎一躍而出，望望九指雷神桓齊、桓愛珍父女及童清溪、羅留華一眼，抱了抱拳道：「但化子頭前領路。」身法奇快掠出店外而去。

童清溪、羅留華師徒坐騎棄而不用，隨着桓齊父女施展上乘草上飛武功快步如飛。

常鴻年則與但文奎接踵，前後僅一步之差。

本來童清溪、羅留華師徒兩人願欲趕往成都，後轉念丐帮天地二老爲武林奇人，羅留華又暗戀桓愛珍，不想就此分離，藉瞻仰兩位武林奇人爲詞，慫恿其師同往，童清溪無可無不可，遂結伴同行。

六人一行奔行在一處峽谷，籐蘿密翳峭壁之上，忽傳來一聲陰惻惻斷喝道：「站住！」

但文奎面色一變，猛然佇住脚步，驚詫道：「行跡果然被他們發現，恐難免一戰。」

只見八條身影疾如鷹隼電瀉飛落在地上。

爲首乃一頭如巴斗，眼若銅鈴怪人，頭大身矮，手執一柄外門的兵刃鷄爪斷魂鐮。

無疑另外七人長像異常獰惡，裝束奇特，兵刃亦莫不逾越兵器之列。

但文奎道：「原來是金嶺八友，但化子自問與八位無仇無怨，湯朋友爲何攔阻去路？」

那爲首頭大身矮的怪人名喚湯雄，立舵在閩北金嶺，殺人越貨，無所不爲，行旅聞名生畏，入閩多山，古稱不毛之地，盜匪多如牛毛，官府鞭長莫及，亦莫可奈何。

近十數年，金嶺八惡突銷聲匿跡，却不料竟然在川境露面，湯雄聞言哈哈大笑道：「不錯，湯某與但老師無仇無怨，實乃湯某昔年曾受恩於貴帮主，理當圖報，受貴帮主重託，查明天地二老下落，望但老師明白見告，我等決不敢攔阻去路。」

但文奎冷冷一笑道：「湯朋友認爲但化子是貪生怕死，賣主求榮之人麼？」

湯雄聞言哈哈大笑道：「但老師是否爲丐帮中人？」

「不錯。」

「那麼，但老師是否應聽從貴帮主令諭？」

「湯朋友却非敝帮弟子。」

湯雄面色一寒，沉聲道：「貴帮主已然來了，他不露面之故，係因清理門戶私事，不願冒犯但老師同行之武林道高人，故而命湯某八人前來。」

但文奎冷笑道：「敝帮主已然來到之言，但化子不信。」

湯雄面色異樣難看，道：「那麼但老師暫請留下，桓山主等不敢攔阻，稍時但老師定可與貴帮主見面。」

這話弦外之音丐帮帮主係忌與九指雷神桓齊等人對面，只要桓齊等一行離去，他立即現身。

九指雷神桓齊目中神光忽炯然電射，大喝道：「湯雄，你等不要命了麼？連連退去，不然休怨老夫心辣手黑！」

湯雄面現懼意，苦笑一聲道：「我等怎敢與桓山主爲敵，無奈湯某受人之託，應忠人所事。」

桓齊沉聲冷笑道：「老夫也是受人之託。」

湯雄苦笑了笑：「那麼湯某無話可說了。」抱拳一揖又道：「前途珍重！」轉身揮手示意七人後撤讓開去路。

羅留華忽一鶴冲天而起，凌空身形疾轉，陡地化爲飛鷹攫兔落下，攔住湯雄去路，喚道：「且慢！」

湯雄八人猛然頓住前行之勢，冷笑道：「尊駕這是何故？」

羅留華軒眉一笑道：「因爲在下已聽出湯朋友有語病，其中有詐，所以八位請留下。」

湯雄八人不禁面色大變。

一個三角臉漢子獰喝道：「無中生有，我等何詐可言。」

羅留華朗笑道：「如須查明丐帮天地二老下落，盡可不露聲色，暗躡我等之後，那有如此打草驚蛇之理，再說丐帮清理門戶，更是光明磊落，堂而皇之現身露面，怎可由你等領命，莫非你等受桓山主仇家所託，故意阻路，讓前途設伏，可將我等一網打盡！」

三角臉漢子手中鋸齒彎月刀忽電閃揮出，劈向羅留華前胸。

雖只一式，却包涵了無窮巧妙變化，刀勢所及，令羅留華無法避了開去。

那知羅留華不退反進，錯步欺在三角臉漢子身前，左手五指倏地翻腕搭向三角臉漢子右臂。

三角臉漢子大驚暗道：「怎麼這快！」尙未轉念之際，右臂被扣了個正着。

羅留華左手觸及三角臉漢子右臂之際，肩頭長劍已隨腕飛出。

只見飛虹一捲，血光噴飛，一顆頭顱離肩冲起，橫屍在地。

桓齊目睹羅留華身法之奇，出劍之快，不禁目露驚異之色，望着童清溪呵呵大笑道：「令高足他日必不在你我之下，眞乃後生可畏！」

童清溪道：「微末技藝，不登大雅，尙望桓山主時加提携。」

這時湯雄見拜弟未及一招便自喪命，不禁目眥皆裂，大喝道：「殺！」

七人一擁而上，殺招齊出。

常鴻年喃喃自語道：「以衆凌寡，忒也可惡，常某當助一臂之力。」意欲出手相助。

桓齊微笑道：「常老師沒瞧見童老師渾如無事人般？知徒莫若師，羅賢侄穩操勝算無疑，我等且作壁上觀如何？」

桓愛珍星眸凝注場中拚搏形勢，似不信其父之言，以一敵七，穩操勝劵。

金嶺八惡兇名久著，武功更非易與，以一新出道後生末學，別說桓愛珍不信，就是常鴻年也深感言之過甚。

只有但文奎面色陰晴不定，不知想些什麼？

但見羅留華一柄長劍虹飛濤湧，幻出漫空銀星力敵湧雄七惡，拚得難分難解。

七惡招式嚴謹狠辣，招招都是殺手，看來羅留華要立於不敗尙有疑問，何況還須制勝克敵。

桓愛珍低聲向其父細語，道：「羅少俠劍法乃武當絕學太極慧劍，雖深得其傳，但僅七成火候，以一對七，必勝無疑，但……」

言尙未了，只見羅留華劍法疾變，宛如撒下千萬支劍影，凝結成一片光網，罩沒湯雄七惡，破空嘯聲悸耳欲聾。

桓愛珍驚詫道：「這是什麼劍法，雜亂無章，似是新近習成尙未熟練，奇則奇爾，依女兒看來只不過三招。」

童清溪聽得一清二楚，大感驚異，道：「令嬡靈心慧思，目光銳利，料事如神，說得一點不錯，這套劍法乃得自偶然，容後奉告。」

但文奎忽道：「但化子到此刻才想通了。」

常鴻年詫聲問道：「但老師想通了什麼？」

但文奎說道：「金嶺八惡實是奉了敝帮主之命查覓天地二位長老下落的其中一路，無意發現但化子行踪，其實敝帮主亦未到來，若此八惡實不可留，以免無窮禍患。」

驀地，一聲凄厲慘嗥騰起，只見一惡爲羅留華詭異劍招斬成三段，另外一惡亦被削落一隻右臂，鮮血濺飛如雨。

湯雄不禁胆寒魂飛，大聲喝道：「快退！」

但文奎哈哈發出一聲長笑，身形湧飛而出，雙腕齊揚，打出兩掌棗核釘。

湯雄帶着兩惡搶先竄起圖逃，正巧遇上疾如芒雨的棗核釘，閃避不及，三惡面門胸腹被打了一個正着。

但文奎手法勁沉，棗核釘深嵌入骨，只聽湯雄三人狂嗥出聲，翻跌在地。

其餘三惡爲羅留華詭異狠辣劍招捲削屍橫數截，死狀厥慘，不忍卒睹。

但文奎連起三掌，湯雄三惡聲都未出，登時顱裂氣絕斃命。

常鴻年道：「但老師爲何不留下湯雄一個活口？」

但文奎冷冷一笑道：「如想在八惡中掏出一句眞話，其難無異登天，趕路要緊，常老師不是急於與二位長老見面麼？」

常鴻年不禁語塞。

羅留華還劍回鞘，飄然走回來，絲毫不現驕色，侍立其師童清溪身旁，恭謹如常。

桓愛珍心中頓泛出一絲好感，暗道：「氣質凝重，倒也難得。」

此刻但文奎道了一聲：「請。」率先搶步而出。

只見但文奎走出峽谷，領着羣雄走入一片參天密林，黝黑不見天日。

約莫半個時辰過去，密林漸疏可見天光，但時已近暮，却仍未出得參天林木叢中。

忽傳來一聲斷喝道：「但舵主麼？」

但文奎倏地止步，循聲仰望，朗聲道：「正是，花賢弟麼？請速傳報二位長老，常老師已駕到，還有桓山主父女及武當俗家名宿童清溪老師師徒兩人亦專誠隨來拜望。」

「兩位長老此刻不在，但不久必回，臨行留話，命但舵主欵待，不可失禮！」

但文奎微微一笑，轉面躬身道：「容但化子帶路，請！」

遠處密林掩映中火光連閃亮起，諸人都是目光異於常人，察知那是一間竹屋，亮起了數盞燈火。

走至臨近，只見四名年少丐帮弟子垂手迎立在屋外。

但文奎領着常鴻年等人進入屋中，迎面一間堂屋，一張竹桌上放着一支燭台，紅燭巨如兒臂，四壁亦懸掛了多盞氣死風燈。

竹屋甚是陳舊，色已黃灰，多處有碧綠巨竹撑擎，可見此屋原已傾倒，臨時修建加强才維原狀。

一個少年化子躬身稟道：「兩位長老帶同門下出外設伏並故佈疑陣，以免發現罹受重大傷折，不久必回。」說時另三年輕化子紛紛端上酒菜，俱是山鷄兔肉，鮮筍野蔬之屬，香味撲鼻。

但文奎坐在主位，立起在諸人面前酒

杯中滿滿斟了一杯酒。

酒色碧綠，濃如醇醪，芬芳襲人，未飲欲醉。

但文奎高擧酒杯，含笑道：「奉命代作東主，山禽野蔬，不成敬意，但化子先乾爲敬。」言畢一飲而盡。

桓齊酷嗜杯中物，一眼即分辨出那是久年陳釀，入口甘冽，連聲稱讚不絕。

常鴻年、童清溪、羅留華及桓愛珍品嚐果然。

但文奎待他們杯中餘瀝無存，又續滿滿地各斟了一杯。

桓齊只覺面對好酒，不能盡興暢飲，引以爲人生一大憾事，伸手擧起酒杯，宏聲大笑，張口欲言之際，忽數顆小石疾如流星打來。

叭的一聲，桓齊手中酒杯粉碎，酒液四濺。

同時各人酒杯亦被打碎。

但文奎面色大變，欲待翻身竄出之際，猛感後胸一冷，立時目瞪口張，呆在那裏動彈不得。

桓齊等人面色一驚，還不知是什麼事情。

突聞屋外傳來一聲蒼老宏渾大笑道：「空腸之毒，服不得。」

屋外魚貫掠入兩條身影。

正是那丐帮天地二老辛鐵涵、薛海濤二人。

× × ×

變生倉促，一聲：「空腸之毒服不得！」常鴻年及桓齊父女、童清溪師徒等人不但莫名其妙，而且大感震駭。

丐帮天地二老辛鐵涵、薛海濤飛掠而來落地，望也不望常鴻年一眼，同地抱拳向桓齊、童清溪笑道：「桓山主，童老師別來無恙？」

九指雷神呵呵大笑道：「難道酒中放有劇毒麼？」

辛鐵涵道：「不錯！」

「酒甚芳醇甘冽，確是極品。」桓齊詫問道：「桓某服下到此刻毫無異樣，爲何？」

薛海濤微微一笑道：「第一杯無毒，第二杯却不同了。」手指酒壺，接道：「桓山主何妨查視酒壺一下。」

辛鐵涵轉面沉聲道：「進來！」

竹屋外突迅快走入四個勁裝漢子，各押着一名丐帮裝束門下，正是方才接待常鴻年等的丐帮弟子。

九指雷神桓齊取過酒壺掀蓋一瞧，只見壺內共分內外兩層，內小外大，容量差異甚巨，第一杯酒是內壺傾斟，恰恰六七杯，壺把上裝有按掣，只順輕輕一按，內壺有孔與外壺相通，捺開暗孔後，外層酒液即注入內壺，不禁皺了皺眉頭。

桌上僅但文奎面前酒杯並未打碎，酒液尚存，薛海濤笑道：「但文奎這孽畜預先已服下解藥，服後可安然無事，諸位却不同了。」取過酒杯，轉身望一個面無人色化子走去。

那化子見薛海濤走來，更是魂飛魄散，張口欲言，薛海濤左手五指疾伸，卸脫下顎，一杯酒液强灌入腹中。

只見那化子面色大變，兩頰忽慢慢冒起無數水泡，漸蔓延開來，全身上下顯露之處均無不現出珠大水泡。

水泡竟是越冒越大，本是透明却轉爲黃色，那化子眼神中似是痛苦已極，喉內頻頻發出慘嗥哀呼。

驀地——

水泡潰破，流出腥臭汁液，身軀漸漸縮銷，迅快只剩下外衣套着一具骷髏。

常鴻年只瞧得心驚胆寒，做聲不得。

薛海濤喝聲道：「推了出去，聽候發落。」

四勁裝漢子領命押着三化子奔出屋外而去。

這時，辛鐵涵面色沉肅，目注常鴻年道：「入川之前，老朽兩人曾與常老師約定，僅能你我三人面晤，不容他者參預，防洩漏機密，爲何常老師信任但文奎，居然不曾絲毫起疑！」

常鴻年滿臉愧疚，詫道：「難道但文奎心存離叛，吃裏扒外？」

薛海濤冷笑道：「他並非我這兩個老不死的遣來，而是奉了敝帮那不成材的帮主所命。」

常鴻年道：「那麼但文奎所言兩位遭受丐帮主狙擊傷亡慘重都是謊言麼？」

「句句是眞。」薛海濤道：「常老師屬下有位任湘的麼？此人乃凶邪派在常老師處的眼綫，如不及時除去，總成大害，常老師速速返回，遲則無及！」

常鴻年聞言不禁面色大變，張口欲問詳情。

辛鐵涵催促快走，遲則不及，常鴻年只得告辭。

薛海濤忙道：「我們也快走！」扶起但文奎當先掠出屋外。

丐帮天地二老領着九指雷神桓齊一行人疾奔如風掠出密林進入一幢宏偉莊宅。

大廳內早擺好一桌豐盛酒宴，分賓主坐定後，九指雷神桓齊即道：「桓某父女這次造訪，是因小女病癒，專誠向天地二老致謝。」

辛鐵涵笑道：「又非我倆老叫化治好令嬡，委實當之有愧！」

桓齊道：「飲水思源，設非二老擧薦神醫，小女怎能轉危爲安，藥到病除，所以小女特來申謝，並希望面謝那位救命恩公。」

辛鐵涵呵呵大笑道：「老叫化知道賢父女的心意，受人點水之恩定當湧泉相報，何況救命之德，但這位老弟惜相交不深，又神龍見首不見尾，連姓名至今都不知道，此刻這位老弟夫妻兩人已採藥去。」

桓愛珍一聽辛鐵涵言說他們夫婦二人已前往東海採藥，不禁心頭大感失望，但却不深信，幽幽一笑道：「辛老前輩，恩公夫妻前往東海何處採藥？」

辛鐵涵搖首嘆息道：「老叫化也不知，如今五行院雖破，梁丘皇及殘餘手下依然活在人世，不解奇毒仍可荼毒江湖，更不幸的是苗疆少主郝南鴻陷身在一知名的女魔頭手中，所以這位老弟急于尋取解救之藥，不然，武林中多少無辜不免罹遭毒手。」說着，微微一笑：「一俟他找出解救之藥，定可相見，桓姑娘，我等均非世俗之人，救世拯危乃份所應爲，毫無絲毫施恩望報之心，妳也不必耿耿於懷了。」

（未完・廿九）



常服
氣全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